

# 臺灣百年體育

100 Years

# 人物誌



臺灣身體文化學會 編印

# 台灣百年體育人物誌 (一)

## 目錄

主委序	I
許序	II
編者序	III
<b>女子體育</b> 程瑞福   蔡秀華   黃怡玲	
永遠的標槍皇后—林招枝	1
法律界的短跑名將—張甘妹	13
<b>田徑</b> 雷寅雄	
台灣田徑之神—高何土	21
第一位參加奧林匹克運動大會的台灣人—張星賢	35
<b>柔道</b> 黃武雄   黃國恩   陳福士   呂耀宗	
台灣柔道之父—黃滄浪	55
柔道天王南霸天—謝龍波	119
和平館戊寅仙—陳戊寅	131
弘道推手王老師—王金柱	147
台中柔道至寶—張國安	165
<b>桌球</b> 劉亞文	
桌壇一顆閃亮的明星—周麟徵	173
從少女打到阿媽—一生的「桌球人」—姚  足	185

# 台灣百年體育人物誌 (一)

## 目錄

<b>排球</b>	胡文雄 陳麗蘋 林玫君	
	推展台灣排球運動的功勞者—溫兆宗.....	195
	首創台灣排球雜誌的功勞者—胡均發.....	209
	排壇耆老—林有德.....	223
<b>棒球</b>	謝仕淵	
	跨世代的傳承與榮耀—台灣「貝比魯斯」—洪太山.....	233
<b>網球</b>	楊聯琦 林玫君	
	台灣軟網「球聖」—柳金木.....	247
<b>橄欖球</b>	鄭健源 陳良乾	
	台灣橄欖球之父—陳清忠.....	279
	南部橄欖球運動的啟蒙者—黃茂卿.....	299

# 永遠的標槍皇后～林招枝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程瑞福  
國立台灣大學 蔡秀華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黃怡玲

## 林招枝小檔案

民國二十三年生

台灣省屏東縣人

小學：大同國民學校

中學：高雄州立屏東高等女學校(屏東女中)

大學：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專修班(民國 47 年畢)

47-55 年服務於省立屏東女子中學，擔任體育教師

55-57 年服務於省立左營高中，擔任體育教師

57-60 年服務於高雄市立前鎮國中，擔任體育組長職務

60-70 年服務於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擔任體育教師職務

70-85 年服務於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擔任體育教師職務

共服務 36 年，83 年 8 月 1 日於高雄女中退休

逝於民國九十年十二月，享年六十七歲

## 壹、前言

提起林招枝女士在 40 年代是家喻戶曉的標槍皇后，除了標槍，林招枝女士也喜歡音樂和美術，她的多才多藝顛覆了許多人對運動選手「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看法。林招枝女士會踏入體壇跟她中學時期的體育老師-----林德泉老師有關，她在她的自述中提到絕大部分的運動技能都是林老師傳授給她的，再加上本身運動能力也還算不錯，讓她在往後的運動生涯裡打下硬底子。



第七屆台灣省運動大會，屏東女中榮獲女子組壘球冠軍，第一排左邊第一人為林昭枝女士的中學恩師---林德泉老師，第一排中間則為林招枝女士。

## 貳、運動生涯

林招枝女士在民國四十年第三屆全國田徑賽時便開始嶄露頭角，展現她在標槍方面的長才。從外表一般人絕對看不出林招枝的專長項目，她的女兒賴孝珍女士認為林招枝女士是靠技巧取勝的選手，賴女士提出她小時候第一次在校運會時參加標槍比賽，林招枝女士教導她的情形，她覺得從她的教法及動作示範來看，林招枝是屬於天賦及技巧型的選手。

參加國內賽事方面，從民國三十八年第四屆台灣省運動會開始，林招枝女士開始參加全省大大小小的比賽，她在全國田徑賽、省運會、大專運動會等獲得好成績，其中從第五屆至第七屆田徑賽(民國四十二年及四十四年)連續三年冠軍且分別打破全運會及大會紀錄。在省運會方面，分別在第六屆、第七屆及第九屆破大會及全國運動會紀錄。



林招枝女士比賽的英姿

參加國際賽方面：民國四十三年當選為第二屆馬尼拉亞洲運動會之田徑國手，代表台灣出國比賽。第二屆亞運會為台灣光復後第一次以台灣身分出國參與之國際比賽，能代表台灣出國比賽意義重大，而林招枝女士也剛好恭逢了這項盛會。當初代表台灣出國的田徑女國手，也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代表台灣出賽的田徑女戰將分別是林招枝、蔡明玲、吳韻珊、黃春棉、吳麗姿、賴純真等人。吳韻珊女士在回憶林招枝女士時曾提及林招枝在各方面都表現的很搶眼，在左營參加集訓時，因當時國家經濟狀況並沒有很好，政府對選手們所提供的訓練並沒有現今的完整，選手們的訓練通常都只是以做操、跑步的方式來進行，但林招枝會想一些輔助訓練的方法，如她曾提出建議將腳踏車的內胎剪成一半，綁在樹上以此練習手臂、大腿、小腿的肌力，這就是她特別的地方。

民國四十七年，林招枝再度獲選為第三屆於東京舉行的亞洲運動會田徑國手，她代表台灣參與標槍和接力賽兩項，這兩項都為台灣得到第四名的名次。

### 叁、教學觀



林招枝女士重視體育教學正常化與樂趣化，在她中學時期上體育課的過程中就注意到那些不擅長運動同學在面對運動時所散發出來的落寞，從那時候起，即立下決心，假如有一天能當上體育老師一定要照顧到每一位同學，尤其是要讓那些不擅長運動的同學也能享受到運動的樂趣。而這一點從賴孝珍女士的訪談中可驗證，她提到林招枝女士曾和她聊到校園裡有很多老師上課是「一顆哨子、兩顆球，哨子一吹都自由」的教學法，但林招枝女士覺得自己沒辦法這樣子，她認為透過體育教學可以培養學生做事情專注的個性，及做人做事力求大公無私的精神，因此她常會以不同的教學方式來吸引學生的興趣，以便引起學生們學習的動機。林招枝女士從一開始的點名、做操、基本動作的示範、學生運動時的安全講解都是上課時所特別注意的細節，而且她必定會待在球場上陪著學生直到下課，一方面是指導學生、注意學生的安全，另一方面是和學生培養感情，這種對教學敬業的態度與精神實在令人佩服。

個性強勢的林招枝將她對體育的理想充分展現在她的教學當中，個性雖強勢但是對於事情也很講道理，學生犯錯，絕對是先問清楚前因後果後才決定處理的方法，也因此她不贊成體罰學生，在早期很多老師認為體罰學生上理所當然的事情，而林招枝女士能尊重學生個體，以身體力行方式反對體罰，在學生權益未如今日高漲的年代有此觀念實屬難得可貴。



由於林招枝女士認真的教學態度及愛護學生的行為，學生和她的感情也都很不錯，常常會有學生下課後找她聊些家常或較私人的事情，而很多已經畢業的學生，在畢業後也會抽空回學校探望她。在節日前夕更可看出林招枝女士的超人氣，賴孝珍女士說到只要有節日，家中的櫃子上一定擺滿了學生寄來的賀卡，而且這些賀卡不乏是畢業後好多年的學生寄過來的。林招枝女士教學的成功我們可以從學生寄來的卡片中看出，有位考上醫科的學生在大三時寄了一張賀卡給林招枝女士，內容大概是說在中學體育課所培養出的人生觀，是幫他支持過醫學院學業上難關的大功臣。

## 肆、家庭生活

在參加第二屆、第三屆亞運會時，林招枝遇見了她人生中的終身伴侶----賴連光先生。榮獲九屆籃球國手的賴連光先生生活簡單，為人誠懇、忠厚，面對很多事情永遠保持著與世無爭的態度，這些優點深深的吸引了林招枝女士。他們同時參加二屆的亞運會，但直到第三屆亞運會時才有較深的認識及接觸，也因彼此的相互吸引使得他們第三屆亞運會回國後，未久即踏上紅氈的另一端。標槍國手和籃球國手的聯姻在當時轟動整個體育界，而婚後美滿的婚姻生活也證明林招枝女士識人的眼光。

他們育有二子一女，林招枝對兒女的教育非常的重視，據賴孝珍女士的說法林招枝

女士在一領到薪水後，第一件事就是將兒女的學費與家庭生活開支分開來處理，林招枝女士的觀念是認為兒女的學費無論如何都不能隨便動到的，一切以兒女的教育考量為優先。雖夫妻兩人均是體育國手，但她認為運動這條路的發展和其他工作比較起來是受限制較多的，運動可以當成是興趣、終身活動，但不能用來當飯吃，因此，在她的刻意保護下，兒女們的身體素質縱然比一般人好，但也都未朝體育這一條路進行規劃。



林招枝女士新婚照

## 伍、人際關係

個性開朗、充滿陽光氣息的林招枝女士是大家都樂於親近的對象，她是個惜福、惜緣的女性，吳韻珊女士曾提到說她和林招枝的相識是在第二屆亞洲運動會集訓時，那時的林招枝已有著老大姐的架勢，雖年紀只長她二歲，但對她和另外的幾個田徑女將都十分的照顧，因集訓及比賽這樣長時間相處下來，她們彼此之間的革命情感使彼此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當時一起參與第二屆亞洲運動會的田徑女將還有蔡明玲、黃春棉、吳麗姿、賴純真四位女士，比賽結束後大夥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林招枝女士仍陸陸續續的用電話聯絡彼此的感情，可以說她是個感情豐富的人。

台灣四〇年代的女性大多是害羞、溫婉的個性，而大部分的女性運動員雖在運動場展現身體的力與美，但私底下仍有這種傳統的性格，也因此個性大方的林招枝也是比賽後體育記者樂於採訪的對象，她的落落大方、能和記者侃侃而談女性參與運動的甘苦與經驗分享，這些行為都是許多女性選手爭相學習的對象。

## 陸、休閒活動

林招枝女士是個做事情很有計劃、對自己很負責任、生活簡單且規律、興趣很廣泛的人。個性開朗的她除了運動方面的天賦外，也展現出在音樂、美術方面的才氣。在年輕的時候，即對美術展現了高度的興趣，只要有空的時間，常可看到她拿著畫筆在美術教室畫素描、水彩，為了畫好一幅畫、插好一盆花，她會四處找書、或是請教別人，靠著驚人的自學能力素描、水彩、油畫、插花均難不倒她。林招枝在高雄女中退休前夕舉辦了一次為期一周的個人畫展，畫展的展出在雄女是叫好又叫座。在音樂上，林招枝更是喜歡聲樂，在音樂上有很好的造詣，她曾受邀在一次花藝研討會上上臺獨



唱。退休後她將自己的生活安排的很好，每天去長青老人大學念書，一直自我充實。

或許是年輕時過度運動透支了老本，林招枝在退休下來沒幾年的光陰，離開了人世，走過兩個時代，她活得精采，伴隨著林招枝的不僅有她那洋溢整身的才氣，還有學生、家人及朋友的滿滿懷念及祝福。

## 柒、賴孝珍女士訪談

訪談地點：賴孝珍女士台北家中(林招枝女兒)

時間：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五日 7：00~9：30

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7：00~9：30

**問：你母親小學、中學在哪就讀？**

答：那時是日治時代，因此她就讀的學校是大同國民學校，中學是高雄州立屏東高等女學校也就是現在的屏東女中。

**問：可否說一下你母親的家庭背景？**

答：外公是做生意的，家中共三男一女，我媽媽是長女，下面有三個弟弟，過去因本省人都希望能生男丁，所以外公將我媽媽取名為招枝，希望能家中人口能枝葉繁華，結果不久後連接生了三個男丁。在我媽媽二十八歲時外公過逝，那時她最小的弟弟才十二歲，和她差十六歲，家中的生計突然中斷，因此我媽媽必須幫忙家計，一邊教書一邊養家照顧三個弟弟，所幸皇天不負苦心人，也將我三個舅舅拉拔長大，他們一個是國立藝專畢業，一個是台中體專畢業、一個是屏東農專，就當時的眼光來看都算是高學歷。

**問：你母親從事運動，家中曾反對嗎？**

答：外公是做生意的，因此那時家中小孩都是外婆在管，外婆個性算是蠻開通的，所以我媽有這方面的才華，外婆應會鼓勵，沒聽過家中有反對的聲音。

**問：知道你母親為何會選師大就讀？**

答：我媽家中的經濟狀況並沒有很好，我媽媽會就讀師大，最大的原因是因為公費。

**問：你母親師大畢業後任教的學校是哪一所？**

答：聽說當時有機會留在台北教書，但因為父母親都住在屏東，也認為屏東女中是她的母校，一路栽培她到大學，基於回饋鄉里的心情，一畢業後就回到屏東女中教書，之後陸續在左營高中、前鎮國中、前鎮高中、高雄女子高級中學服務，最後從高雄女子高級中學退休下來。

**問：你父母是如何認識的？**

答：他們在東京亞運的時候認識，我爸爸是籃球亞運國手，我媽媽是田徑標槍，我爸爸為參加亞運、遠東運動會、奧運、亞洲及世界男籃賽的國手賴連光，當時我媽媽和他同時參加第二屆亞運會，但沒有太多的接觸機會，但四年後，參加第三屆亞運的選手成立集訓大隊，他們生活在集訓大隊中，相識、相愛，到東京亞運結束回國後，我父母親兩人就結婚。聽說當時爸媽的婚姻是國內體壇的大事，籃球、田徑國手聯姻好不風光。我爸媽感情一直都很好，因為他們都是學體育的，不論是在興趣或是個性都很像。

**問：你母親有帶校隊嗎？**

答：我只記得她在當前鎮高中當體育組長的時候，有帶波浪操(大會舞的一種)，我知道這當時在高雄市算是走在前面的先鋒，很少人在帶這種新式的體操。她會為了編這些舞去請教別人，努力把事情做好，是個很有使命感的人，因此不管學校賦予她任務或是自己個人設定的目標，她都會努力的完成，至於她後面有沒有帶球隊，因為她待的不是體育重點學校，所以我比較不記得了，不過我知道只要有比賽的話我媽都很配合學校的安排。

**問：您母親除體育外，有其它興趣嗎？**

答：他喜歡鋼琴、聲樂、畫畫。我媽媽喜歡唱歌，聲樂唱的很好，她自己在空閒的時候參加合唱團也曾和合唱團出去比賽過，都有不錯的成績。她也曾在所參與的插花聯誼會上獨唱過。我至今仍會覺得我讀音樂系是她要我圓她的夢，因此從小我媽就讓我開始學鋼琴，她一直栽培我到省高女考上政戰學校音樂系，這段時間我媽栽培我很多年，她不會讓我鬆懈下來，當初我考上政治作戰學校音樂系，我的家人都很開心，我媽媽很高興，因為我讀音樂系，我爸爸很開心，因為他是軍人身份，而我讀政戰學校也算是軍人學校，所以我就念政治作戰學校。



在聯誼會上受邀獨唱

**問：你母親是什麼時候開始畫畫，是自學嗎或是從小就接觸了？**

答：在我有印象的時候就開始畫畫了，我記得很深刻的是我媽媽在屏女任教時只要她一有空，就會待在美術教室畫畫，素描、風景畫…等之類的都有。我覺得她畫畫畫得這麼好應是天賦，我媽媽小時候外公外婆家經濟環境不是很好，應沒有太多錢可以學這些才藝，她能在音樂及美術上有這樣的成就，一方面是天賦，另一方面也

是自學而來，她就這樣從年輕一路畫畫到退休，並不是退休後有較多的空閒時間才學畫，在退休前曾在高雄女中辦過自己的個人畫展，時間約一個星期，反應還不錯。



退休前於雄女舉行之個人畫展

**問：你母親和學生相處的情形？**

答：我媽對學生很嚴格但不會擺架子，她和學生感情很好，很多學生私底下會和我媽聊些家常瑣事，就是私底下，在記憶中只要是教師節和聖誕節，她收到學生寄來的卡片就是這樣擺滿我家的櫃子。而學生畢業後有回母校的時候都會回學校看我媽媽，他很有愛心，也算是在培養體育後進吧，以前看到喜歡學體育的小孩沒有好的球鞋，或資質潛力好的運動學生，她會主動買球鞋給學生，算是很有愛心的一個人，在我媽往生的時候我整理我媽的東西才發現我媽經常捐款，像創世紀的啦、喜憨兒的很多捐款的收據，我那時很驚訝，我都不知這一段。

**問：可否說一下印象中的母親？**

答：我針對我母親的教學來說好了，我媽媽她敬業精神很夠，就是從開始點名、做操、基本動作的示範、學生的安全、她尤其是注重學生的安全，她會在球場陪學生渡過上課時間，在社團活動方面我媽媽都會盡全力的協助，在我從小到大的記憶裡，我媽媽就是很專心在她工作上，不管學校有什麼任務，尤其體育方面她一定會盡一份她的心力，她參加比賽、當過前鎮高中的組長，到後來才到高雄女中，她在學校服務了三十六年，等年紀大了身體比較不能負荷的時候就退休了。

**問：您母親是個老師，對你們的家庭教育有無特別之處？**

答：我爸是個軍人在軍中服務，我們家三個小孩從小就是生活在左營眷村中，小孩子們聚在一起都比較愛玩，我媽媽怕我們玩瘋掉，應是也可以說我媽媽怕我們功課不好，所以就主動要求我爸爸要離開眷村，她也就到前鎮高中當組長。可以說他很注重我們的教育。



林招枝女士和其學生之合影留念



參與教師組的羽球比賽

**問：父母都是優秀運動員，且母親也是位體育老師，她會希望你們也走體育這條路嗎？**

答：因父母的遺傳關係，我們家三個小孩的運動神經都很好，我哥校隊一直打到大學，我弟弟的體育成績也很好，我個人運動神經也還不錯，但是我媽認為運動員的發展受限較多，所以我們家三個小孩在我媽刻意保護之下沒走上體育這條路，她覺得說運動可以當成是一輩子的興趣，但興趣究竟只是興趣，她不希望我們朝這方面做相關的生涯規劃，走別的路會比較好一些，所以我們家三個小孩受我爸媽的遺傳體育都很好，但都沒就讀體育系。我哥哥、弟弟都是高雄中學畢業，我省立高雄女中畢業都算是還不錯的學校，所以可看出我媽的教育她滿有一貫性的，有她自個的想法，希望我們朝別條路發展。所以基本上她覺得體育對小孩而言可以當成是興趣，我們三個人考體育系身體素質上其實都沒問題。我想三個小孩就是在我媽嚴明開通的教育下長大，他很重視我們的功課，你要讀書要買什麼，一定買滿足我們的慾望，圓她的夢嘛，這樣講。他律己甚嚴，這方面影響我很深，生活上很多事情她沒刻意教你，但很多東西是潛移默化的，我覺得對我影響很大

**問：你母親的教學情形？**

答：我沒上過我媽媽的課，我媽調去雄女的時候，我已經從那邊畢業了，但我們閒聊時她曾提過有許多體育老師是「一顆哨子、二顆球哨子、一吹都自由。」比較屬於放牛吃草型的教學，但她覺得這樣不好，覺得教學要認真、敬業。舉例來說上游泳課時，很多體育老師不一定會下水，但我媽一定換裝一定下去陪學生；在其它方面的課時，她一定是在球場陪學生到下課，我很佩服她樣的教學態度，我在雄女讀了三年，這中間也換過很多體育老師，但比較少有像我媽這樣子的。

**問：你母親是位體育教師同時也是位優秀運動員，她有特別訓練或教你們運動項目嗎？**

答：她並沒特別教我們哪一項運動項目，但我記憶最深的是學校校運會標槍的預賽，我報名參加，同一天正好也要代表學校參加歌唱獨唱比賽，我趕回來後我不會擲，我從沒擲過標槍，因這太危險了學校體育課不會教，但比賽有這個項目，所以我仍報名參加。我媽陪我回學校後也待在旁邊看我練習，我媽見我丟標槍的姿勢，

直說我沒概念，示範了一次給我看，並教我用哪邊的力量去丟，這是第一次她教我專項的運動項目，而那一次我也就這樣得到名次了，能得名或許是和我從小打躲避球和壘球所練出來的臂力有關，但重點也是有學習到技巧。別看我媽體型不是很高大就以為他擲標槍擲不遠，她是屬於不用蠻力而是用技巧的選手。

**問：你母親的退休生涯是如何安排的？**

答：退休下來的生活她安排的很好，每天去長青老人大學，學書法、念英文、日文，英文和日文她都講得很好，她一直在學沒中斷過，空中英文每個月都買、每天都聽，一個六十幾歲的老人家每天跟你念空中英語，我真的很佩服這樣的毅力，所以她退休下來的生活也都還是很充實，一直到身體真的有不好的時候，在各方面她才慢慢的減少。我媽做事情很有計劃，對事情很負責任，生活都很簡單、也很規律，她興趣很廣，所以還算很有才氣，每次都會砥礪自己做些什麼事、要學些什麼，她很有恆心，這方面的興趣和我是覺得我媽的人生觀是很積極很樂觀。



打網球之英姿

## 捌、吳韻珊女士訪談

地點：丹堤咖啡(台北羅斯福路)

時間：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九日 7:00~9:00

**問：和林招枝老師當初是怎麼認識的**

答：我們是參加一九五四年第二屆亞洲運動會集訓三個月的時候認識，當時她就讀屏東女中，是標槍選手，而我就讀台中女中，是跳遠選手，因為都是田賽項目所以那段期間我們常在一起。

**問：您知道林招枝老師是何時開始練標槍的嗎？**

答：我們小學時都還是中日戰爭，常要躲空襲警報，上課很不正常，所以我們會練標槍應是中學的時候，那時開始有中學聯運，學校和學校間有對抗賽才開始練習，屏東女中田賽方面的表現比較傑出，像林招枝是標槍選手、吳錦雲是鉛球、林千玉是鐵餅，只有蔡明玲是徑賽一百、二百公尺比較好。

**問：林招枝老師是怎樣個性的一個人？**

答：她是個開朗、活潑的人，你知道楊傳廣和我們算是同一個時期的人，他們那一批人是山地同胞，很會講日文，又愛開玩笑，而林招枝她日文也說的不錯，個性也很開朗，他們的對話常常是用日文，相處的很和諧。參加第二屆亞運會田徑方面只有六個女生，記得集訓時，因林招枝大我們約二歲左右，因此很有老大姐的架勢，對我們也都很照顧，我們一起參加比賽，比賽完就各自回到自己的崗位上，但陸陸續續用電話連絡，可以說她是個感情豐富的人，你看我和謝天性老師出國二十年，我們回國後，她都還陸續和我用電話連絡就可知道。但後面這幾年她就過的比較辛苦，有一天她突然告訴我，她耳朵聽不到了，起先是她兒子打電話給她，她聽不到聲音以為是電話壞了，後來才知道是耳朵一邊有問題，聽不到聲音，為此她感到很沮喪。



東京亞運時和林招枝女士  
和日本友人之合照



**問：可否說明一下當初亞運會集訓的情形？**

答：第二屆亞運會可以說是台灣第一次參加國際比賽，我們在左營集訓的時候是住在海軍士官學校，正確的名字我忘了，我們住的是上下舖，吃飯的時候桌子都是竹子做的，早上所謂加營養就是多一個奶油、饅頭和兩顆蛋，這就是所謂的加營養，你們沒法想像啦。以前國家不是很有錢，因此國家只發兩套衣服，一套西裝典禮要穿的，另一是運動服上繡國旗，其它的東西都是自理。順帶一提的是，你知道在剛開始，女生比賽的褲子還是穿日治時代留下來的有點像束褲的燈籠褲，但是林招枝老師她們屏女這批人將運動褲的褲管放寬，然後穿的比以前的運動褲短，因此臺灣女生運動褲應可算是她們改革的啦，後來運動會結束後林招枝老師他也留了一條給我。

**問：她在運動場上的表現如何？**

答：應可以說她是一個很有鬥志的人，我們一起參加集訓我就這麼覺得，她對自己的要求很嚴格，以前國家沒有什麼經費，我們集訓時不像現在有很多設備可以加強訓練，就只有練習跑步及做操，但那時林招枝老師就會想很多輔助練習的方法，例如把腳踏車的內胎剪斷，綁在樹上，用來強化手部和腳的肌力，這是他想出來的方法，也叫我們一起練習。

**問：她和賴連光先生是怎麼認識的？**

答：第二屆亞運會上認識，因集訓時就只有田徑隊在左營集訓。第二屆亞運會是在菲律賓，那時籃球隊有參加比賽，賴連光當時是籃球隊員，應是在那個時候認識的。會結婚可能是第三屆東京亞運時，接觸比較多，所以回來沒多久就結婚了，也是很突然啦，聽到他們兩個要結婚我也嚇一跳，平常大家都認識，不知道他們私底下有這麼密切的交往，那個年代是很保守的，像兩個人戀愛，也都不好意思走在一起，都是私底下，都是要結婚了大家才知道。

**問：兩個人都是國手那時結婚在體育界算是盛事吧？**

答：那個年代沒像現在這樣開放，當然報紙會報導一些，但沒有像現在這樣會被報紙搞的轟轟烈烈的。



結婚典禮時之獨照



和賴連光先生結婚時與  
賴先生軍中袍澤合照



結婚喜宴上之情形

**問：林招枝老師有擔任行政職務嗎？**

答：她是田徑方面的專長，會在省運會、田徑賽中擔任裁判。那時已經有田徑協會但是印象中沒有在裡面當幹部，至於屏東那邊的田徑分會我就不知道有沒有了。

**問：你知道林招枝老師在唱歌方面也有不錯的表現嗎？**

答：她唱的不錯也可以說是很喜歡唱歌，是屬高音方面的。我以前比較少聽到她唱，我們那個年代是很保守的，在大家面前沒有很常唱歌，只有有時大家喝酒會哼個幾句。

**問：可否說明一下林招枝老師教學的情形？**

答：她教學的情況我沒很清楚，她在教學的時候我人住在國外，不過我相信她是一個好老師，你從個性上就可知道，對自己嚴格的人在教學上或者是任何一方面應都是很認真，可以問一下和她共事過的同事就知道了。對於林招枝老師，我們大家都是好朋友，大家彼此都互相關心，會打電話相連絡，以我們這樣在運動場上認識是

很難能可貴，她是很惜福惜緣的人，來台北兒子家中住的時候，有時間能見面時我們就一起出來吃個飯，沒時間見面她也會打個電話給我，我很高興也很懷念這樣一個好朋友，我們一起參加第二屆亞運會的田徑女將，已經走了二個，一個是她，另一個是林招枝老師的好朋友，蔡明玲。

## 林招枝個人參賽表

比賽名稱	年代	項目	名次	代表	備註
第四屆台灣省運動會	民國 38 年	標槍	第四名	屏縣	
第五屆台灣省運動會	民國 39 年	標槍	第二名	屏縣	
第三屆田徑賽	民國 40 年	標槍	第一名	屏縣	27.22 公尺
第六屆台灣省運動會	民國 40 年	標槍	第二名	屏縣	破省運
第七屆台灣省運動會	民國 41 年	標槍	第二名	屏縣	破全運
第八屆台灣省運動會	民國 42 年	標槍	第二名	屏縣	
第五屆田徑賽	民國 42 年	標槍	第一名	屏縣	31.35 公尺破全運
第七屆田徑賽	民國 42 年	標槍	第一名	屏縣	33.59 公尺破大會
第二屆中等學校運動會	民國 42 年	標槍	第一名	屏女	31.13 公尺破大會及全運
第六屆田徑賽	民國 43 年	標槍	第一名	屏縣	32.79 公尺破大會
第九屆台灣省運動會	民國 43 年	標槍	第一名	屏縣	34.14 公尺破省運
第十屆台灣省運動會	民國 44 年	標槍	第二名	屏縣	
第十一屆台灣省運動會	民國 45 年	標槍	第五名	北市	
第九屆田徑賽	民國 46 年	標槍	第一名	北市	31.71 公尺
第十二屆台灣省運動會	民國 46 年	標槍	第一名	北市	31.39 公尺
第六屆大專運動會	民國 46 年	標槍	第一名	師大	33.27 公尺
第三屆亞洲運動會	民國 47 年	標槍	第四名	台灣	39.18 公尺
第三屆亞洲運動會	民國 47 年	四百公尺接力	第四名	台灣	52 秒 3
第十一屆田徑賽	民國 48 年	標槍	第一名		39.24 公尺

## 參考文獻

雷寅雄 (1989)。台灣光復後田徑運動發展之研究。中華民國田徑協會。

相片來源：賴孝珍女士提供

# 法律界的短跑女將～張甘妹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程瑞福  
國立台灣大學 蔡秀華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黃怡玲

張甘妹小檔案

民國十九年生

屏東縣佳冬鄉(客家人)

小學：日誌時期堀江小學校(現在之鹽埕國小)

中學：高雄第一高等女學校

大學：台灣大學

民國八十六年二月退休，現在是台大法律系名譽教授。

## 壹、前言

民國三十七年曾經代表台灣至上海參加第七屆全國運動會的法律界短跑選手張甘妹女士，目前已屆齡七十四歲(2004年)，由於年輕時運動訓練打下的好底子的關係，現在的她身體仍非常的健壯，走起路來健步如飛，與張甘妹女士談起當年運動員時代的過往事蹟，她仍滔滔不絕的訴說這一段光輝燦爛的歲月。

提起張甘妹女士會進入田徑界要追溯到她中學時期，那時仍是日本治臺時期，張甘妹就讀高雄第一高等女學校(高雄女中前身)，因從小即展露運動的天賦加上父兄影響使她喜歡上運動，中學時她加入田徑隊展開一連串的訓練，當時田徑隊的教練為日本籍的無敵女士，她對學生的訓練相當嚴格，也因此為張甘妹打下良好的田徑基礎。

光復後適逢上海舉行第七屆全國運動會，這是台灣第一次參加在大陸舉行的全國運動會，由於時代變遷的特殊性，臺灣隊的參加更顯得具有時代意義，而張甘妹女士也有幸恭逢了這項盛會，她參加的項目有六十公尺，一百公尺、跳遠及四百公尺接力賽等四項，其中只有跳遠及接力賽拿到第四名。她扼腕的說她的專長短距離項目沒拿到名次實在是十分可惜的一件事，之所以會沒得名是因為台灣隊是搭船去上海的，由於她是頭一次長途搭船，一上船就開始頭昏腦脹地吐了一天一夜，也因坐船引起身體不適使她元氣與體力大傷，再加上身負得牌的重責大任，使她在比賽時太過緊張而跌倒，這一跌就把她自己跌出了決賽外。所幸在接力賽及跳遠仍有不錯的表現，在



跳遠方面她拿到了第四名的成績，而在接力賽方面，靠著團隊默契和郭烏紹、郭美麗還有林白嬌四人拿下接力賽的第四名，在臺灣光復初期臺灣隊能有這樣的成績出現誠屬難得。或許是為了爭一口在上海全國運動會時未能得獎的氣，回台灣幾個月後張甘妹加強對自己的訓練，在參加第三屆省運會(民國三十七年)的六十公尺及一百公尺個人賽中，分別破了大會紀錄，而六十公尺八秒一的紀錄至今仍未有人打破。

民國三十八年張甘妹女士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台灣大學法律系，在當時高雄女中只有二人考上台大，張甘妹就是其中之一。高雄女中校長在畢業留言冊上給她的留言是「運動、功課、品性都不錯」，但她也面臨到了一個難關，在當時的台灣仍是屬於保守未開放的社會，張甘妹的母親就曾對她說一個女孩子家讀那麼高做什麼，但所幸她父親對教育是屬較開放的立場，母親也沒反對下去，也就讓她順利北上讀書。

上了台大之後，張甘妹女士除了每日忙於功課外，她也沒忘了運動是她的最愛，雖當時台大沒有正規訓練的田徑隊可參加，但她仍每天一大早獨自一人拿著自己的釘鞋在田徑場上練習，似乎是在她的帶動之下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練田徑的行列，在台大四年期間，張甘妹女士也參加了大大小小的比賽，小至校園的運動會，大至全國的省運會、大學聯合運動會、台灣省田徑賽都有她的蹤影，也因張甘妹女士在田徑場上的優異表現，使得她也成為日後台灣大學田徑隊的指標性人物之一，台大田徑隊創隊元老郭博修先生就將創隊元年往前追溯至張甘妹入學的那一年(民國三十八年)開始。



張甘妹女士之獨照



比賽跳遠時之英姿

大學畢業後，張甘妹女士雖未再參與比賽，但她將對運動的熱忱轉至她的事業上，她打破了世人過去對運動員抱持的「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刻板印象，在法律學界、政界開創出屬於她的一片天空。畢業後她留在台大擔任法律系助教的工作，並曾赴日本國立東京醫科齒科大學犯罪心理暨精神醫學研究所、東京大學法學部及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部進修，專攻刑事法學。在台灣大學、東吳大學、中央警官學校(現警察大學)及中興大學法商學院都曾服務過，而目前還是台大法律系的名譽教授。在政界她受外交部奉派為出席聯合國第二十六屆中華民國代表團顧問之一。民國六十一年她更受聘為省政府委員，她說能有這樣的一個機會完全是因為在參加第七屆全國運動會時認識了謝東閔先生，謝東閔先生得知她是法律專長，因此在這個機會下，請張甘妹女士去省政府擔任委員。張甘妹女士是台灣第一個擔任省政府委員的女性，她與有榮焉的說：「她覺得一方面她是法律系出身，能將所長運用在政界上，另一方面，她也是代表女性能在政界為女性出聲，且在擔任省政府委員期間她致力於台

灣少年輔育院感化教育業務革新。」在社會上張甘妹女士全力推動觀護輔導工作，民國六十九年她榮獲台灣觀護協會的名譽理事長之榮譽。

回顧台灣早期仍是屬於比較重男輕女、男尊女卑的社會型態，張甘妹女士能以自己的實力在法律界、學術界、政界開創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天空誠屬難得，在訪談過程中張女士曾提及因為是女性的緣故，常有人會因妒意而說一些不中聽的風涼話，但她就是憑著一股不服輸的精神，堅持下去，她個人覺得這或許是因為從小參與田徑訓練所培養出的吃苦、耐勞及公平競爭的運動家精神，使得她在面對很多阻撓時也都能毫不畏懼的勇往直前。

## 貳、採訪張甘妹女士

採訪：蔡秀華、黃怡玲

時間：九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10:00~15:00

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台大法律系教師休息室

時間：九十二年十月十二日 12:00~14:00

地點：台大體育館迴廊咖啡

**問：請問您是哪裡人？**

答：我是屏東縣佳冬鄉客家人，民國十九年生，幼時隨家人遷至高雄市，我們家十個兄弟姐妹，我是女生的老大，排行是老二，家中生有五男五女。

**問：小學是讀那一所學校？**

答：是堀江小學校，也就是現在的鹽埕國小，在當時它是屬於日本人讀的小學校。

**問：小學就開始跑步了嗎？**

答：應該是說小學開始展現運動的天賦，受哥哥的影響，在小學五、六年級時開始喜歡上跑步。

**問：您和日本人讀同一間學校，同學會不會欺負您？**

答：我在日治時期念小學時，有時候還是會看到日本人欺負台灣人的事情，但大體而言老師人還不錯，學校同學因我功課不錯，對人也都客客氣氣的，不太會對我怎樣，雖有幾個同學會對我不禮貌，但老師會告訴他們不能這樣，加上我自己個性也不強烈，所以這種情況比較少發生。我有一個臺灣同學個性比較強勢，他會為此常和日本籍的同學辯論。

**問：小學開始參加田徑隊的練習嗎？**

答：沒有，真正加入田徑隊是在中學的時候。

**問：中學就讀哪一所學校？**

答：高雄第一高等女學校。

**問：聽說，日治時期小學升中學也需要考試，請問考試內容有包含體育嗎？**

答：當時小學畢業要繼續讀中學的話需參加考試，成績過了才有學校讀，我中學讀的是高雄第一高等女學校。我們除了考學科外，我們也加考了體育這一科，體育考的項目有急行跳遠、一百公尺和拉單槓…等，我體育的分數很高有九十分，我想能進高雄第一高等女學校我的體育成績不錯也佔了一部分。要知道在那時高雄第一高等女學校是給日本人讀的，第二女子中學才是給台灣人讀的，那時我們崙江小學校考上高雄第一高等女學校的台灣人才二個人，所以我覺得體育這部分的成績佔了很大的因素，一般人都認為會運動員是「頭腦簡單、四肢發達」這一類型的，但我恰恰就不是，我發展算是比較均衡，我記得中學畢業時不是都會給老師、同學們寫畢業留言嗎，我中學時校長給我的留言就是「功課、運動、品性都不錯」。

**問：剛剛有提及是中學才加入田徑隊，請問田徑隊的教練是誰？**

答：是日本人，名字叫做無敵，是位女教練，她訓練非常嚴格，現在還健在住在日本。

**問：當時中學田徑隊約有幾個人參加？**

答：約有二十至三十人。

**問：請問一下你們練習的方式？**

答：一個星期有三次隊訓，無敵教練對我的訓練非常嚴格，尤其是在跑步方面，因為我的專長項目是六十公尺、一百公尺及跳遠三項。

**問：依時間推估，您讀中學的時間剛好碰到中日戰爭，那時學校仍上課嗎？**

答：沒有正式上課，我們拿水桶去增產報國，種芝麻、炸油、做飛機等事情，當時生活很痛苦。我那時住鹽埕濱啦很熱鬧，但戰爭時被轟炸啊，許多房子被炸的毀掉了。我們家是二層樓，第二層被轟炸的暴風壓扁掉了，一樓好像是還好，我那時念高雄第一女子學校，那時心想已經炸了一次應不會再炸了，所以跑到二樓沒被炸毀的桌子要讀書，沒想到過不久又炸了一次，嚇死我了，我舅舅躲在防空洞時，被熱風熱死，他就這樣被犧牲掉，我會沒事是因為我看見飛機射下來的子彈，我很好奇想下去撿子彈，我運氣不錯，我下來時，二樓瞬間就被炸扁了，一樓也是很恐怖，滿滿都是灰塵。

**問：您參加那麼多的比賽，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哪一個？**

答：記憶比較深的是全國運動會去上海參加比賽，那應是民國三十七年的事，但正確的日期我忘了，要查一下。



第七屆上海虹口體育場



跳遠之英姿



背號 193 的張甘妹女士

**問：您參加哪些項目呢？**

答：有個人六十公尺，一百公尺、跳遠及四百公尺接力賽共四項。

**問：當時參加接力賽的選手有哪些人？**

答：有我、郭烏紹、郭美麗還有林白嬌共四人

**問：那時是怎麼樣過去上海的？**

答：當時是搭船去的，當時總領隊為許恪士先生，副領隊為教育廳的副廳長謝東閔先生，四月底的時候由謝東閔先生率領，從基隆乘「中興號」的船出發前往上海，那時約有近一百人代表台灣去上海參加比賽，男男女女都有。我記得那時我們是搭船過去上海，由於我會暈船，出基隆港我頭暈就吐了，就這樣在船上吐了一天一夜，到上海時因在船上吐到沒力氣全身都軟趴趴的。這一路吐過來的影響很大，因坐船引起身體不適沒那麼快復原，以致成績表現沒有預期中的理想。

**問：全國運動會是臺灣第一次參加中國舉行的運動會，聽說成績不錯，不知老師那時的成績如何？**

答：剛剛有提到因坐船引起身體不適沒那麼快復原，以致成績表現沒有預期中的理想。在短距離中有跑進複賽，但決賽時就進不去了，因為我心急且緊張，在紅泥土跑道上滑倒所以沒拿到名次，到現在那個疤還留在我左腳的膝蓋上，不過我參加的跳遠就拿到了第四名。在接力賽方面，我和郭烏紹、郭美麗還有林白嬌代表台灣參賽，那次我們也榮獲了第四名的成績。

**問：除了全國運動會，還有參加哪一方面的比賽呢？**

答：也有代表學校參加臺灣省運動會、大專院校運動會…等大大小小的比賽，我記得有一次代表台大參加臺灣省運動會有打破了女子六十公尺的大會記錄，但我忘了



第二屆省運會百公尺冠軍留念

是哪一屆，也要再查一下。

**問：當時家中的人會反對您參加運動嗎？**

答：我母親認為一個女孩子跟人家搞運動做什麼，但因父親沒有很強烈的反對，而她也是屬於模範母親的思想，也就沒有繼續反對下去。

**問：您考上大學時家人會反對你繼續讀書嗎？**

答：我父親很聰明，他茄苳國小六年都是第一名畢業，但因眼睛不好有砂眼，雖然功課方面不錯，但是考試這一關就通不過不了，當時在日本統治台灣的時代，如果要讀書身體不能有太大的問題，日本這方面管的很嚴格。我父親管教小孩是屬於較開明那一型的，母親她則認為女孩子家讀那麼高做什麼！但也許因為我父親不反對，她也就沒有堅持下去，我才能北上就讀。

**問：您剛上大學時的情形如何？有繼續參與校隊練習嗎？**

答：我剛進台大時，台大並沒有田徑隊。我剛開始時是住仁愛路的親戚家，但後來沒多久我便搬入第一女生宿舍。每天早上都拿著釘鞋自己在操場上練習跑步，那時沒有校隊，就幾個喜歡跑步的同好自己在操場上練習而已。

**問：大學畢業後有繼續運動嗎？**

答：當時運動員的生涯和現在的運動員一比是屬於比較短的，我大學畢業後留在台大擔任教職的工作也就沒參加比賽了。平常的休閒活動是打乒乓球，所以你看別人六七十歲都是胖胖的，但我就是不會啊，運動訓練出來的肚子、腳、手臂都很結實，這是從事運動幾十年來的成績。今年(民國九十三年)台大退休人員聯誼會第一次參加學校運動會，我也參加了跳遠、六十公尺跑步這二項，退休聯誼會報名的吳組長他是教官吧！還叫我不跳的太多，隨便跳一跳就好了，因為一方面我們也很久沒參與這樣的運動競賽，另一方面年紀也大了，萬一跳完了，身體也出毛病就不好。

**問：運動員的生涯對您自身有何影響？**

答：對我影響最深的是價值觀的部分，我覺得運動員那種吃苦耐勞、不服輸的精神對我而言影響很大，因為過去常有人認為我一個女生那麼的出風頭，有時也會對我的表現有一些意見，但我就是憑著一股不服輸的精神，也不去和他們辯論，靠著自己繼續做下去。

## 叁、參考書目

張素珠 (1990)。台灣隊參加全國第七屆運動大會。《中華體育》，第四卷第三期。  
 自立晚報 (1948)。  
 台大田徑隊 (2004)。《台大田徑隊五十週年紀念特刊》。  
 雷寅雄 (1989)。《台灣光復後田徑運動發展之研究》。中華民國田徑協會。

## 附錄一：張甘妹個人參賽成績表

比賽名稱	年代	項目	名次	備註
第二屆台灣省運動會	民國 36 年	跳遠	第三名	高市
第二屆台灣省運動會	民國 36 年	六十公尺	第二名	高市
第三屆台灣省運動會	民國 37 年	跳遠	第三名	高市
第三屆台灣省運動會	民國 37 年	六十公尺	第一名	高市 8.1 秒破省運紀錄
第三屆台灣省運動會	民國 37 年	一百公尺	第一名	高市 13.6 秒破省運紀錄
第七屆全國運動會	民國 37 年	大隊接力	第四名	台灣省
第七屆全國運動會	民國 37 年	跳遠	第四名	台灣省
第四屆台灣省運動會	民國 38 年	跳遠	第三名	北市
第五屆台灣省運動會	民國 39 年	跳遠	第二名	北市
台灣省第二屆田徑賽	民國 39 年	六十公尺	第三名	台大
台灣省第二屆田徑賽	民國 39 年	鐵餅	第二名	台大
第一屆大學聯合運動會	民國 41 年	六十公尺	第二名	台大

相片來源：台大田徑隊提供。

# 台灣田徑之神—高何土先生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雷寅雄

## 壹、前言

高何土先生是西元一九〇七年（民國前四年，日據時代為明治四十年）出生於台北市大稻埕（今台北市延平北路），當時台灣剛割讓給日本統治沒多久，在台北反抗日本的民族意識非常濃厚，特別是高何土先生的三兄—高兩貴先生—是蔣渭水先生的信徒；其受三兄影響很大，因此對日本人非常敵對，他提倡田徑運動目的就是要打擊日本人的高傲及提高台灣人的尊嚴。從小他就有領導能力，雖然他的田徑成績不是很出色，但他有很強的領導力及組織力，結合優秀的田徑選手在田徑場上來對抗日本人。

台灣光復後，他更是發揮領導能力，創立很多體育組織，開體育運動之先河，提倡田徑運動不遺餘力，七十幾年從不間斷；台灣只要有田徑活動，就能看到他的影子。

## 貳、啟蒙時期

### 一、受三兄影響，為爭自由、為民族意識而奮鬥

台灣在清朝光緒年間因馬關條約割讓給日本，從此台灣就落入日本軍皇的統治。雖經過台灣一些有志之士的反抗也無力可回天，就如台灣民族英雄丘逢甲先生所說：「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到了民國初年這種為民族爭自由奮鬥的精神仍然持續不變。

他當時為著民族爭自由的潛在意識，有鑑於生長在日人控制下的台灣人民生活困苦，油、鹽、米、糖按級配給，生活環境艱苦，加上教育及從政的不平等，人民受壓迫，根本無自由可言。更因受他三兄（高兩貴先生）的影響（他三兄為當時民族運動領導者林獻堂、蔣渭水和蔡培火先生的追隨者。在民國十二年二月台灣全島實行大拘捕，被捕入獄八個多月，因無證據才放出。他三兄未入獄之前也是一位田徑健將，對於撐竿跳高、跳遠、跳高造詣都有很高水準）。當時日本人在台灣實施「愚民政策」，不讓台灣同胞有受教育的機會，以防知識份子的反抗。因此林、蔣、蔡三位先達即發起文化運動，各地紛紛響應，如台北市組織台北青年會，以促進體育文化交流、獎勵體育活動為宗旨，鍛鍊健全體魄；然而日本總督府當局下令禁止，並以武力鎮壓，終被解散。後來以體育做號召，先成立台北青年體育會，而推行田徑、桌球等運動。尤其蔣渭水先生對青年體育更是大力支持，在慘澹經營下，運動風氣逐漸提高，因此也稍有成就，人才輩出，可跟

日本人爭長短。

## 二、以體育運動為號召，提高民族意識，啟發田徑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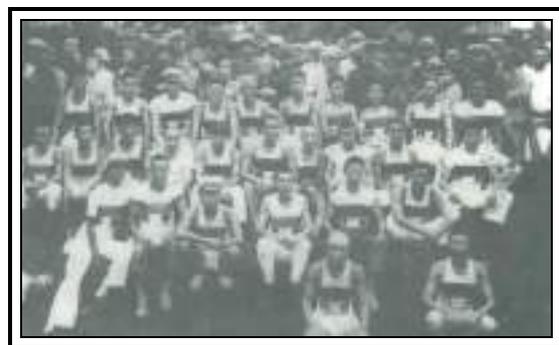
受壓迫的民族更易體會出自由與民族意識的重要，運動競賽是不分種族、宗教、政治而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平競爭的活動，他三兄有鑑於此，即想利用操場上的公平競爭，來為民族爭一口氣，以壓抑日本人那驕傲目中無人的氣焰。在林獻堂與蔣渭水先生的支持下，組織了「台北青年體育會」，他就在民國十二年（十六歲）加入此組織而苦練中長距離賽跑。當時的訓練場地為現在太平市場之原址。此地原是一片水田，經蔣渭水先生向地主張家坤先生接洽後，無償提供而開闢一個小小差不多二百公尺左右的運動場，可見當時同聲一氣，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愛國情操。他就天天在這塊場地上留下無數足跡，每天早上或晚上都要來此地跑上幾十圈。當時根本沒有所謂教練的指導，只知道不斷地跑，後來漸漸對每天枯燥無味的繞圈跑失去興趣，就改跑馬路，有時向北跑到圓山、大直、士林而至北投，有時向南跑到公館、景美，也會跑到蘆洲、新莊。這些道路當時皆為石頭子路。跟現在的柏油路有天壤之別，跑起來又堅苦又難過。所以每當他在繞圈跑或傻傻地帶著愛犬跑馬路時，不時會聽到鄰居伯叔們冷言諷刺——「吃飽飯沒事做了！」「吃飯換餓！」「這樣跑下去一定會吐血！」或「這個孩子真沒出息！」等語，甚至於他父親也開始不贊成他們從事田徑運動！然而，他們並不氣餒，還是繼續訓練下去，他的成績也漸漸地進步，並在各種運動比賽中，逐漸有了優異的表現，父母親因此感到興趣而給予鼓勵。

## 三、開始運動生涯

民國十六年（二十歲），成立北星田徑團（隊）（如圖一），由他擔任團（隊）長，團（隊）員總共有三十多人，練習操場改在現在的太平國小內。一時田徑好手輩出，每次參加競賽，都獲優良成績。當時好手如：胡火炎、林贊成、林福興、杜三江、杜火倫、莊家珍、林淋標、林石壁、王長流、李塗生、蔡再添、蔡樟、蔡得春、林清輝、李養順、賴長壽等，都是當時的英雄人物（如圖二、圖三）。



(圖一)1928年，北星田徑隊參加台北市四城門接力賽獲得冠軍(持旗者為高何土)



(圖二)1928年參加高雄、台北間公路接力賽到終點時，台北隊與各隊選手合影

民國十七年（二十一歲），北星田徑隊人員越來越多，因此再擴大分成A、B兩隊，人數一多大家練習起來就更有興趣，大夥們勤加苦練，為的就是要與日本人一爭長短，利用運動場上的競爭，替我民族爭一口氣。當時為參加一年一度由台灣陸上競技聯盟主辦之三線道路（即西城門）接力賽（參照圖三），大家更加勤練。所謂四城門即為現在的東、西、北、南門，全部賽程道路：起點即西門現在之新生報前（中山堂右測）→小南門（現在經濟部）→東門（現在之中央黨部前）→現監察院→現火車站前→北門→西門（現新生報社前）。每隊出五人（北星A隊為高何土、林贊成、林石壁、賴長壽、杜三江），結果北星奪得A隊冠軍，打敗了由全日本人組成的鐵團隊（即日本人從日本人選派優秀田徑選手來台灣，安插在鐵道管理局—即現鐵路局，專門培養參加各項比賽的職員，所組成的代表隊，目的想壓制台灣人）。因此每敗一次，即再向日本人遴選更優秀選手前來寄養於鐵道管理局。一時台北傳為佳話，各方青年無不興奮雀躍，並把以前的取笑觀念改正了過來，因此加入北星田徑隊的人，也就再慢慢增多了。在這日本人口與台灣人口不成比例的情形下，能出人頭地的真令人歡欣鼓舞。

民國十八年陳清波先生（為前台北市體育會理事長陳清汾之三兄）發起組織「大稻埕青年團」（如圖四），並擔任團長（大稻埕為現之延平區、建成及大同區），大伙兒都加入「青年團」，他本人擔任體育部長，繼續與各愛好體育的朋友，天天在操場上苦練。在這段時間內台北市青年團參加了台北州（即現在的宜蘭縣、基隆市、台北縣、台北市等四縣市）田徑對抗賽，均獲得冠軍。同年（二十一歲）台灣日日新報社（後稱新生報）慶祝三十週年紀念，主辦「五州對抗縱貫道路突破競走大會」（當時台灣區分為：台北州（如上縣市）、新竹州（桃園、新竹、苗栗）、台中州（台中縣、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台南州（雲林縣、嘉義縣、台南縣、台南市）、高雄州（高雄縣、高雄市、屏東縣），共五州）台北→高雄公路接力賽，高何土等十二人代表台北州參加角逐。由此十二人所組成的隊伍，氣勢浩大，結果台北州榮獲冠軍。（如圖五）



(圖三)1928年，台灣日日新報社（後來稱台灣新生報）主辦之台南—高雄間公路接力賽跑，台北州獲得冠軍。中排右二為高何土。



(圖四)1930年由高何土發起組織之「大稻埕青年團田徑隊」之隊旗。



(圖五)1928年，台北州管轄四縣市（台北市、台北縣、基隆市、宜蘭縣）選拔參加公路賽，結果十二人中，日籍七人，本縣籍五人（前排右第二人為高何土，後排右側劉順清、林贊成、蔡再添、郭火石等）

民國十九年（二十三歲），台南新報社主辦「第四同驛傳競走大會」，高雄—台南間之公路接力，由高何土、林贊成、胡火炎、林淋標、林石壁等五人所組成的北星田徑隊參加角逐，結果獲得亞軍，當時參賽隊伍共有二十六隊。（如圖六、七、八）

幾年來，他們在運動場上佔盡了上風，使得日本人不斷地向其本土請求高手前來助陣，但是仍然常在公平競賽上臣服。本省青年因而氣勢高昂，日本人則恨之入骨，但居於運動競賽是公平競爭的活動，也無可奈何。然而日本人卻演出「小氣作風」，為了此事遷怒他三兄高兩貴，禁止他代表參加一年一度的東京明治神宮田徑大會。



(圖六)1930年參加高雄—台南間之公路接力賽跑，隊員們合攝。右二為高何土。



(圖七)1931年，全台灣青年團田徑對抗賽大稻埕青年團獲得冠軍(前排五為高何土)



(圖八)1931年，台北州青年團田徑對抗賽大稻埕青年團優勝合影紀念(右五為高何土)



(圖九)1933年7月18日歡迎廈門籃球隊來台友誼賽(前排左五為高何土)



(圖十)1929年北星田徑隊參加台北州青年團田徑對抗賽優勝紀念(前右三為高何土)



(圖十一)1932年台北州青年團田徑對抗賽會大稻埕青年團獲得總冠軍留影紀念(前右五為高何土)

#### 四、從運動場上退而不休，繼續奔跑於提倡社會體育

民國二十八年，三十二歲的高何土退出競賽，前往廣東經商，但仍本著愛好運動的熱忱，不時培養照顧後繼之青年朋友，所以於民國二十九年，台灣在廣東成立台灣同鄉會時，被聘任為體育組長，領導青年從事各項運動練習，繼續與日本人舉行對抗賽。

雖然他一直熱衷於田徑運動，但為提倡體育，藉運動之勝利，好在日本人面前揚眉吐氣，於是在擔任大稻埕青年團體育部長任內時，也組織了台北業餘籃球隊，由他本人擔任領隊，當時台北市由本省人組成的籃球隊只有兩隊，與日本人籃球隊比賽，常獲勝利，也大快人心。(如圖九、十、十一)

### 參、台灣光復回祖國懷抱 極力組織社會體育

民國三十四年是我們最幸運的一年，祖國歷經八年對日抗戰，終於勝利，台灣重回祖國懷抱，全省同胞無不歡欣鼓舞。所以民國三十五年他即從廣東回到台灣故鄉，奉命擔任台北市體育會籌備主任，著手籌備台北市體育會。不到數月體育會即順利組成，公推台北市長游彌堅先生出任第一屆台北市體育會理事長，常務理事有黃啟瑞先生（為當時教育局長）、許尚文先生（前國際戲院總經理），理事有林挺生、王初生，柯文河、顏德馨、駱水源及他本人。常務監事由周延壽擔任（為當時參議會議長）、監事為林石壁和王承道，並請歐陽元添擔任總幹事。隨即參與籌備為慶祝台灣光復節而舉辦之第一屆全省運動會的各項工作。他擔任台北市代表田徑隊領隊，並負責田徑訓練，結果成績斐然。他並擔任第一屆省運會主持聖火者。(如圖十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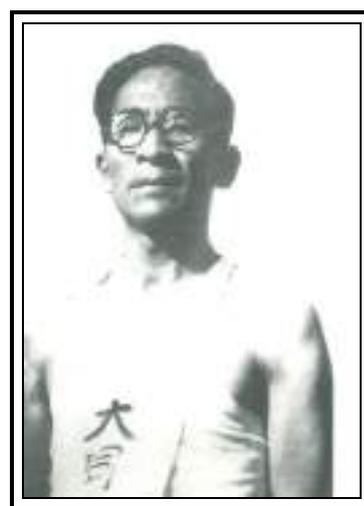


(圖十二)第一屆全省運動會高何土

擔任持聖火繞場一周

右(圖十三)1946年參加台北市三線道路接力賽

當時代表大同區出賽



這一年實在是他最興奮的一年，當年這群參加四城門接力賽擊敗日本鐵團隊的同伴

們，又重溫起那愉快的時刻，於是再度發起舉辦台北市各區參加四城門接力賽，以中山堂為起點，經小南門→（現經濟部旁）→東門（現中央黨部）→監察院→火車站前→北門→起點，其場面熱鬧空前。如今，台灣回到祖國懷抱已六十載了，這六十年來，社會安定，經濟繁榮，教育水準普遍提高，都市蓬勃地發展，台北四城門已車水馬龍，再也無法從事接力跑賽事了，這一具有意義的活動，今後也只有在回憶中去回味了。

第四屆台灣省運動會於民國三十八年又轉回台北市舉行，高何土除負責台北市田徑代表隊之組織訓練外，並再次擔任持聖火進場及點燃任務（如圖十四、十五）。



(圖十四)第四屆全省運動會  
由高何土點燃聖火



(圖十五)1945年，與昔日田徑同伴擔任四屆省運會聖火隊，  
全體隊員合影留念(前排右四為高何土)

### 一、籌備第一屆台灣省田徑賽大會，打好根深蒂固的良好基礎

民國三十七年負責籌備及正式成立台灣省田徑協會，由張星賢先生擔任第一任會長，他擔任總幹事，隨即開始籌劃第一屆台灣省田徑賽大會。如今台灣省田徑協會會長從張星賢先生→吳市長三連→高市長玉樹→梁許委員春菊→王在塗先生→吳振緣先生，一連串的接棒下來，會長六次轉任，但台灣省田徑運動仍能日益進步，水準逐漸提高，台灣省田徑賽大會已走遍全省各重要的市鎮，年年從不間斷。這期間也發掘不少名將，如田徑彗星—楊傳廣與紀政等，當年都是在田徑賽中跑出來的。

值得回憶的乃是於 國父百年誕辰那年舉辦全省第一屆公路接力賽跑，從中興新村省政府大門前分段跑到台北市中山堂前，是本土仿造日據時代的公路賽跑而舉辦的。雖然台灣經濟繁榮，交通發達車輛增加迅速，西部公路不再適合舉辦公路接力，然而此具有意義的公路接力賽從未間斷，反而推廣至東部、澎湖、金門等地輪流舉行，對於提倡長距離賽跑、培養長跑選手有很大之貢獻。

台灣省田徑賽從民國三十七年第一屆開始舉辦，到民國六十二年共二十六屆，為「省田徑賽大會」；六十三年隨著台灣區運動大會的易名，順改為「台灣區田徑賽大會」，名稱雖改但每屆次仍繼續，到了民國八十年整整四十三屆，四十多年來從未間斷。甚至於每年由各縣市之鄉鎮輪流主辦，這是本大會之特色，同時運動大會能由最基層的鄉鎮推展，可說從基層打好了根深蒂固的良好基礎。

由於這種良好基礎，使台灣能培養出無數優秀的田徑運動人才，更因田徑賽大會能

從基層做起，而使一些鄉鎮都有舉辦大賽的能力與機會，因此可說中華民國的田徑人才，大大小小都是經過這項賽會所培養及鼓勵。

## 二、組織創立台北市田徑委員會

民國三十八年創立台北市田徑委員會，開始輔導台北市田徑運動，每年都有負責籌備選拔田徑選手參加台灣省運動大會及台灣省田徑賽，獲得良好成績。此項工作直到民國五十七年台北市改制為院轄市時，台北市體育會改組，才隸屬於台北市體育會之各單項的一員。民國五十九年敦請前台北市市議會議長張祥傳先生出任主任委員，他本人擔任副主任委員，張主任委員以古稀高齡為本市田徑運動而努力，大家鼎力支持更是義不容辭，所以在短短的四年中他協助張主任委員籌辦了第一屆青年長跑比賽（六十年四月）。這四年裡的重要競賽如下：

六十年六月舉辦台北市國民小學田徑賽。

六十一年十月舉辦國慶杯田徑公開賽。

六十一年四月第二屆青年杯長跑比賽。

六十二年四月舉辦青少年田徑公開賽。

六十三年四月接辦台灣第二十六屆田徑大賽（他本人任副會長）。

這些競賽活動使台北市的田徑運動又有了生氣，尤其六十二年的青少年田徑公開賽，使沉默很久的國中年輕活動又恢復了早年的生機，特別因舉辦了這項公開賽，更使北市國中的田徑運動立下堅固的基礎，能在爾後有良好的成績。

台北市田徑委員會，因張主任委員之年高不便，一再請辭，即於六十三年敦請了醫界頗負盛名之青年才俊洪文棟先生接任主任委員，六十七年再由張博夫先生擔任；高何士先生都被聘任首席顧問，再接再厲積極協助發展台北市田徑運動。

在此兩個（台省田徑協會、北市田徑委員會）田徑組織的過程中，他出力最多，因此承蒙各位會長、主任委員的肯定及頒獎鼓勵，這都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安慰。

## 三、擔任台北市體育會理事及常務理事

民國三十九年八月十八日，協助成立台北市體育會，第一屆成立大會假台北市延平區太平國小召開，他本人被推選為理事，大會並推選游彌堅市長為首任會長。他一直擔任理事到民國六十年，再被推選為常務理事至民國八十一年，在此期間本著愛護體育運動的立場，協助台北市體育會推展各項體育活動。三十九年台北市體育會成立後，同時也在中山堂附設成立餐廳部，由他擔任總經理，體育界朋友經常在此聚會商討體育事宜，或舉行聯誼活動。

## 四、擔任歷屆台灣省運動會馬拉松裁判長及審判委員

自民國四十年第六屆台灣省運動會以來，到六十五年第二十五屆止，擔任了二十屆的馬拉松裁判長。每屆從查路線、安排路標、協調裁判分組工作，一點都沒馬虎，使歷屆馬拉松賽跑能順利進行並完成任務，也是他此生最大的安慰；民國六十六年以後，

他繼續擔任區運動會審判委員。

## 五、組隊遠征國際，促進國際友誼及互訪活動

在台灣省田徑協會時，他主動協助舉辦國際田徑互訪邀請賽，做了很多國際交流活動。例如：民國四十一年台灣田徑隊訪問菲律賓，他擔任總管理；民國五十五年中興田徑隊再度訪非對抗賽，他又擔任總管理；民國五十六年中興田徑隊遠征日本，他以裁判身份隨行…這些國際賽都獲得優異成果，得到國際人士好評，也刺激了國內選手及田徑水準的提高，更獲得國際友誼（如圖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對此他很感謝當時台北市長吳三連先生及高玉樹先生在經費與精神上的全力支持，才有此成果。

這期間與國際間亦有交流，在台北市舉行中、日田徑友誼賽。從民國六十年起六十四年止，共舉辦了四屆琉球田徑隊與台北市中興田徑隊交流友誼賽（一年假琉球，一年假台北市舉辦）。第二屆由高何土先生本人擔任領隊前往琉球，獲得壓倒性勝利。兩地之間的國民友誼亦因透過田徑運動的交流而彌堅，實對國民外交有莫大的幫助。



(圖十六)1952年台灣田徑隊由吳市長三連率隊遠征菲律賓，啟程前全體隊職員合攝於機前（二排右三為高何土）。



(圖十七)1967年中興田徑隊赴日本假東京國立競技場競賽時入場式(第三位為高何土)。



(圖十八)1967年中興田徑隊遠征菲律賓載譽歸，下機時全體攝於機坪。



(圖十九)1966年十月中興田徑隊遠征菲律賓全體隊職員攝於台北國際機場坪前。

## 六、受聘擔任中華民國田徑代表隊領隊

民國七十五年中華民國田徑協會派隊參加第一屆亞洲青年田徑賽，他受聘擔任領隊，這是他一生最快樂最興奮及最後一次跟田徑選手出國遠征的經驗。跟年輕朋友們一起出國另有一份滋味在心頭，也是最難忘的一次。詳情各報隨隊記者們都有報導，茲把

各報所報導的剪報貼錄如下：



## 肆、接受各界表揚與頒獎

### 一、報章雜誌報導

民國六十七年七月十四日「民生報」記者曾清淡先生以題「高何土與田徑結緣五十年…」報導高何土先生的奉獻田徑生涯。民國六十七年八月五日中華日報記者楊小雲小姐以「高何土田徑生涯六十年」，以及民國七十二年四月二日由民生報記者呂美娟小姐以「高何土與台灣區田徑賽」還有民國七十五年「台北體育」記者黃惠珍小姐在一二〇期以「畢生為田徑奉獻的高何土」為題發表專題表揚。

因為版面有限，以民生報曾清淡先生為代表之全文如下：

「體育常青樹」高何土在田徑場上馳騁半世紀之久，七十一高齡了，豪情仍不減當年。

最近，高何土以「我從事田徑運動生涯」為題，出版了一本紀念冊，記述他與田徑結緣五十年的點點滴滴。

高何土的一生就是一部我國田徑運動的近代史，日據時代他發揮筆路藍縷的精神，對田徑運動貢獻良多。

現在的高何土兒孫滿堂，身為「曾祖父」仍不忘情田徑，自己天天跑，也鼓勵人人運動，他說：「運動對身體有幫助。」

過去高何土是長距離選手，他的成績以今天的水準來衡量，也許不太入流，但當年叱吒風雲，屢挫日本人而替炎黃子孫爭氣。

高何土回憶日據時代的情景。日本人在台灣實施「愚民政策」，不讓台灣的同胞有受教育的機會，以防知識份子反抗，但有志之人倡導體育，毅然加入運動行列，從此跟田徑結緣。

那個時候，沒有田徑場，他們就將稻田擴充運動場，雖然缺乏教練指導，但人人跑得起勁，有時候也跑馬路，耐力增強不少。

二十歲時，高何土籌組「北星田徑隊」，這支田徑隊人才濟濟，經常與日本人對抗，一再獲得勝利。

當年與高何土一道馳騁的英雄好漢，如今繼續留在田徑境界貢獻心力的人不太多了，除高何土外，六十八歲的林福興現任台北市田徑委員會裁判組組長，七十二歲的林贊成從鐵路退休後，偶爾也回到田徑場效力。

高何土跑了十多年，三十二歲退出比賽，贏來的獎牌難計其數，琳瑯滿目的獎品目前就擱置於客廳，不論是一座大銀盃或一面小錦旗，都會讓高何土回味半天。

退出比賽後高何土經商，賺了錢毫不吝嗇，大力提倡運動，不僅推展田徑，同時也籌組籃球隊，他還當過裁判呢！

民國三十五年，第一屆台灣省運動會在台北市舉行，高何土高舉聖火繞場一週，掌聲連連，三年後他又為第四屆省運動會的一棒聖火。

從三十七年起，高何土對田徑運動的推展更是不遺餘力，台灣省田徑協會經過他奔波而成立，第一任會長是張星賢，他任總幹事。

協會成立，比賽就多了，光在運動場的比賽還不夠，高何土辦了公路接力賽，使長跑蔚成風氣，三十八年至五十五年間，他並擔任台北市田徑委員會主任委員，造就不少田徑人才。

從選手而領隊，從裁判而裁判長，從總幹事、組長而主任委員，高何土對田徑運動的推展熱忱五十年如一日。

去年，高何土七十歲。台北市青年杯聯合運動會揭幕，老當益壯的高何土穿著背心、短褲，重返田徑場，為大會引燃聖火，全場觀眾歡聲雷動為這位田徑長老致敬。

論輩分，高何土是目前田徑界最資深的一位，連田徑老將張星賢都要喊他一聲「大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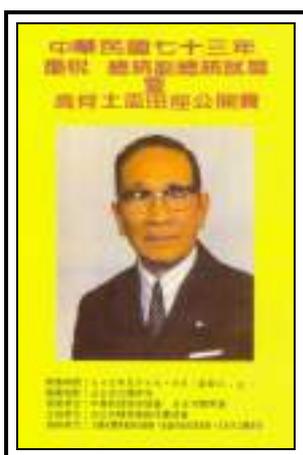
七十一高齡，高何土身體依然硬朗。他說：「這是不斷運動所賜。」現在的高何土較少跑野外，但每天仍在客廳做原地跑步，一天三次，每次十分鐘。

四代同堂好福氣，高何土的兩個兒子過去也是運動好手，長子高何興三十年前是全省拳擊賽中丙級冠軍，次子高何謙在省田徑賽以十一秒正得過百公尺金牌。

高何土的老伴高鐘花，也鼓勵年輕人運動，他們結婚快五十年了。

兒孫繞膝，高何土可在家享福，但每逢田徑賽，他還是愛湊一份熱鬧，高何土說：「我這一生與田徑結了不解緣，閒不下來！」

## 二、舉辦「高何土盃田徑公開賽」



民國七十三年為慶祝高何土先生從事田徑運動六十週年紀念，田徑界人士特別籌劃了一項「高何土盃田徑公開賽」，來表彰高老先生六十年來對田徑運動的貢獻。這項競賽也做為參加一九八四年洛杉磯奧運會的最後一次選拔機會，結果女子標槍選手李惠貞以五五公尺零四打破全國紀錄並成為參加奧運會的最後一位入選選手。這當然算是「高何土盃田徑公開賽」一個收穫也是一件賀禮，但是人生有多少「一甲子」呢？僅此而已啊！後來高何土先生自己出錢辦了三屆「高何土盃田徑公開賽」。

聯合報記者曾清淡先生在民國七十三年五月十七日第三版也以「阿土伯、田徑場跑一甲子…」標題刊登了一篇作為慶賀，還有「高何土盃田徑公開賽」的秩序冊，特別請高先生寫一篇「我從事運動的事蹟」，以及筆者及張博夫主任委員在秩序冊上的「序」文都是「高何土盃田徑公開賽」祝賀的內容，在此省略。

### 三、接受各界頒獎

#### (一) 歷年來接受政府機關頒獎：(如圖二十)

1.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蒙 先總統 蔣公獎章乙枚。
2. 民國四十九年台北市黃市長啟瑞銀盾與獎狀各乙座。
3. 民國六十年台灣省陳主席大慶獎盾乙座。
4. 民國六十年七月一日教育廳潘廳長銀盾乙座。
5. 民國六十三年台北市張市長豐緒銀盾與獎狀各乙座。
6. 民國六十六年九九體育節教育部李部長表揚行健銀質體育獎章乙枚。
7. 民國七十一年九九體育節教育部朱部長表揚行健銀質體育獎章乙枚。



(圖二十)71年九九體育節接受教育部朱部長匯森頒發金質行健體育獎章。

#### (二) 歷年來接受體育團體頒獎：

1. 民國六十一年十月台北市體育會陳理事長清分獎狀乙面。
2. 民國六十三年台北市田徑委員會張主任祥傳「服務田徑五十年」銀盾乙面。
3. 民國六十三年高部長玉樹「功在體壇五十年」銀狀乙座。
4. 民國六十三年四月台灣省田徑協會梁許會長春菊「功在田徑」獎盾乙座。
5. 民國六十三年六月台北市體育會陳理事長清分「服務體育五十年」銀盾乙面。
6. 民國六十三年七月台灣省體育會謝理事長國城銀盾乙座。
7. 民國六十三年十一月台北市體育會陳理事長清分獎面乙座。
8. 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台北市田徑委員會洪主任文棟獎章乙座。

9. 民國六十四年琉球田徑協會宮城會長，感謝狀乙紙、金像獎乙座。
  10. 民國六十四年九九體育節中華民國體育協會黎理事長玉璽獎狀乙座。(如圖二十一)
  11. 民國六十五年省立台中體專周校長鶴鳴「服務體壇五十年」銀狀乙座。
  12. 民國六十五年台北市林校長鴻坦「服務體壇五十二年」銀狀乙座。
  13. 民國六十六年五月中華民國田徑協會王理事長惕吾(感謝推行田徑五十三年)銀盾乙座。
  14. 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中華民國田徑協會王理事長惕吾銀盾乙座。
  15. 民國六十九年十月中華民國田徑協會王理事長惕吾獎盾乙座。
  16. 民國六十九年台灣省田徑協會梁許會長春菊(感謝推行田徑五十五年)獎牌銀盾各乙座。
  17. 民國六十九年八月台北市體育會蔡理事長萬才「服務本會理事三十五年」銀盾乙座。
  18. 民國七十年五月台北市田徑委員會洪主任文棟獎牌銀盾各乙座。
  19. 民國七十年九月高雄市田徑委員會卓主任委員耀長獎章乙座。
- 及其他體育界士五十多人贈送獎牌、銀盾、獎狀等。



(圖二十一)64年接受全國體育協會理事長黎玉璽之表揚。

#### 四、功在田徑

民國八十年當選由國際傑人會中華民國總會主辦之「第一屆中國傑人獎」，由李登輝總統頒發「功在田徑」。

#### 伍、結語

高何土先生的運動成績雖不頂尖，但對於籌組運動組織及建立制度卻有他的一套，他做事情積極、熱心。民國十六年二十歲時，他組織「北星田徑隊」擔任隊長，三年後又成立「大稻埕青年團田徑隊」使台灣同胞在日據時代運動風氣逐漸普遍。

民國三十八年創立台北市田徑委員會，自己擔任主任委員一段時間，出錢出力，對於推展台北市田徑運動幫助極大。

民國三十五年成立台灣省體育會，民國三十七年成立台灣省田徑協會，民國三十八年成立台北市體育會，他都積極參與並擔任重要職務，可見他熱心體育的一面，稱得上台灣田徑「拓荒者」。

幾年來台灣省田徑協會或台北市田徑委員會舉辦國際文化交流活動，他也都出錢出力的參與。

台灣省田徑協會、台北市田徑委員會及高雄市田徑委員會之間若有什麼不能溝通的事，只要他出面疏導就迎刃而解，因此他是二者之間的橋樑，也是「潤滑劑」，因為他處事公道、有理，更有「公道伯」的雅號，後來以「阿土伯」代稱。

「阿土伯」七十餘年來只要台灣省、台北市及高雄市有田徑活動，就能看到他的影子，從不間斷，在世界上也找不到第二位了吧！

「阿土伯」育有兩男兩女，兩位公子都是運動健將：長子高何奧曾獲全省拳擊賽中丙級冠軍，次子高何謙曾獲得台灣省田徑賽跳遠冠軍；家庭美滿。

「阿土伯」於民國八十七年（九十二歲）患喉癌，喉嚨手術切除，無法講話，才沒到體育場；但在家裡還是關懷田徑事，好幾次筆者到他家裡跟他報告田徑近況！有一次他在國泰醫院住院，筆者去看他，他的眼睛已張不開，但聽到是筆者去看他時，笑得好可愛，好像又看到了田徑。因此紀政女士給他「台灣田徑之神」雅號。

高先生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元月十九日（農曆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九時五十五分病逝國泰醫院，享年九十七歲。

# 第一位參加奧林匹克運動大會的台灣人— 張星賢先生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雷寅雄

## 壹、前言

張星賢先生自小家境貧困，赴日本升學一直是他的願望，但因沒有錢使他陷入困境，後來硬著頭皮到了日本，幸遇貴人楊肇嘉先生給予金錢資助。留學日本除了讀書，最大抱負是發揮他的田徑專長，以報答楊肇嘉先生的恩情。他努力訓練田徑，竟當選了兩屆「奧林匹克運動大會」的日本選手。由於台灣當時是日本的殖民地，殖民地民族所受不平等待遇也是他一心想在「田徑運動奮發圖強出人頭地」的主因。在田徑場上奮鬥了二十年，到三十七歲還代表台灣參加第七屆全國運動大會，這個過程對出生在台灣的他，別具意義。

## 貳、啟蒙時期與學生時代從事田徑運動生涯

### 一、少年時代

張星賢先生祖籍福建省漳州府，漳浦縣南門外七都門眉田保人家社，其祖先源於清朝。乾隆年間移民到台灣居住，並定居台中縣梧棲南方一塗葛堀（即現在的台中縣龍井鄉麗水村），張先生於清朝宣統二年（民國前二年）十月二日出生於斯地，其父啟明公早年畢業於臺北國語學校（今國立臺北師院前身）。

他少年的時代就讀台中國民學校，本性好動，每天上、下學的時候都喜歡邊走邊跑，每當有舉辦運動會或是競技大會都跑去看。學業成績不錯，就讀國小二、三年級時都擔任班長，從小就很有領導能力，每當上課之前都先把班上同學集合整隊，再帶進教室上課。有一次在運動場上與同學玩摔角，上課鐘響仍忘記進教室，被級任導師痛斥，因是班長還挨了一記耳光，可見小時候愛玩愛運動的一面。

國小四年級的時候因為他父親不滿日本人的殖民統治，放棄了教職，攜家人到汕頭經商，他就隨家人遷移到福建、汕頭就讀，這兩年對他的運動基礎影響很大，原來那時中國對足球運動的風氣很盛，到處都可看到小學生們把小皮球當足球踢，他也加入此行列，並學到很多技巧，對於他的體能奠下根深蒂固的基礎，並啟發他對運動的興趣。

## 二、就讀中等學校時期

兩年後國小畢業，返台繼續升學，考上台中商業學校。運動是他每天必做的嗜好，每當下課後都會留在學校運動後再回家，有時踢踢足球，有時打打網球。有一次學校舉行短程馬拉松大會，規定全校同學必須參加，結果他跑了第二名，前輩朱春良跑第一名；升三年級後他得到第一名，使他對田徑有了高度的興趣。

### (一) 開始參加田徑比賽生涯

昭和三年（民國十七年）台灣舉行五州（臺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州際「傳競走」<sup>1</sup>，賽程是從高雄到基隆，由各州先行預賽。台中州是以台中師範為主力，張先生就找班上同學賴阿鳳去報名，初選要二十名，他獲得第八名入選。這次比賽成績不理想，因第一次對外參加比賽沒有經驗，卻引起很大的興趣。

### (二) 參加「建功神社運動大會」初次獲勝

昭和三年四月為慶祝建功神社祭典而舉辦的田徑賽大會在臺北舉行，張先生已有參加半程馬拉松賽的經驗，因此決定報名一千五百尺及三級跳遠二項，比賽前一晚非常興奮整晚未眠。一千五百公尺賽完不但落選，且跑完後嘔吐了一陣子，疲勞到極點，連中飯都吃不下，但因為這是第一次參加，又從台中專程到臺北，因此下午二點的三級跳遠仍決定參加，那時身體雖然很疲憊，但參加的鬥智絲毫不減。比賽結果以十三公尺十五的成績獲得冠軍(如圖一)，真是喜出望外，以前練習時從未跳過十二公尺，沒想到有如此佳績，競賽對手中有位台灣紀錄保持者－石村卻三次犯規而失敗。這場競賽經驗及勝利給他很大的信心，並且瞭解自己的專長項目，應該是短距離及跳遠、三級跳遠，而不是中、長跑。



(圖一) 1929年9月22日就讀台中商校時獲得三級跳遠冠軍

### (三) 幸遇好教練

在台中商校三年級時的暑假(如圖二)，在中商運動場練習時，遇到一位撐竿跳高及跳高揚名全日本的南部寬人選手，從日本來台就職，也在中商訓練，他從南部寬人選手那裡學到很多跳的方法及當選手的必備條件以及要領，這就是他以後進步的主因。

西元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民國十八年）一月，日本派了一位跳遠及短距離非常有名的選手叫南部忠平<sup>2</sup>到台灣巡迴講習及指導，談及他參加奧運會的經驗，尤其是他擔任教練所穿的日本奧運選手的運動服及就讀早稻田大的服裝，讓他非常羨慕，內心裡許下宏願，一定要做一個一流的選手。

<sup>1</sup>公路賽跑

<sup>2</sup>為第十屆洛杉磯奧運三級跳冠軍

從此以後張星賢更加勤練，他同班有位三鐵的好手叫楊啟德，是台灣屬一屬二的優秀選手，他們每天形影相隨地一起訓練，互相勉勵。昭和四年（民國十八年）六月全省中等學校田徑大賽在臺北高等學校（現台灣師大）舉行，張先生參加二百公尺低欄、跳遠、四百公尺、八百公尺接力都獲得第一名，加上楊啟德同學的三鐵也獲冠軍，因此台中商校獲得總冠軍。他們兩位是最大的功勞者。



（圖二）就讀台中商校時的校服照

#### （四）代表台灣地區參加日本神宮大會

昭和四年（民國十八年）十月初，在台中水源地運動場舉行全島陸上競技選手權大會，選拔參加日本神宮競技大會的選手。張先生報名參加三級跳遠及五項運動（跳遠、鐵餅、二百公尺、標槍及一千五百公尺），比賽結果三級跳遠以十四公尺〇八獲得冠軍，並創造全日本中等學校最高紀錄，原紀錄是由北海道中學的鹿野選手保持的十四公尺〇七。五項運動獲得第二名入選台灣地區的代表，當時台灣地區有三個人入選，而張先生只是中學生而已。能代表台灣地區到東京參加明治神宮競技大會（後文以神宮大會簡稱），非常興奮，第一次參加大規模的比賽沒有經驗，調整不得法，又因東京氣候非常寒冷，加上訓練過度引起腳痛，因此慘遭敗北，但獲得一次不得求勝心切的教訓與寶貴經驗。

#### （五）民族意識的感染

昭和五年（民國十九年）三月從台中商業學校畢業，剛畢業還沒找到工作，賦閒在家，但仍不忘到運動場去練田徑，五月在東京將舉行第九屆遠東運動會（現亞洲運動會之前身），他想參加選拔，即使不能代表日本國參加，最起碼能以台灣人的身分參加全日本最後的選拔機會。四月選拔賽在圓山運動場舉行，他報名參加跳遠及三級跳遠兩項，三級跳遠以十四公尺四九獲勝，跳遠本有六公尺八十～九十的實力，結果因三次都犯規而失敗，因是選拔賽要求再給一次機會，但日本人澤決吾郎裁判沒有答應。何以三級跳遠連參加到日本去決選的機會都沒有，原來是執事體育會的日本人村橋昌二搞的鬼，他一向持有民族意識，看不起台灣人。大家都替他抱不平，但權利操在日本人手裡也無可奈何？但這個刺激，也深深烙印在他內心裡：「一定要以台灣人的身分代表日本參加國際賽。」

賦閒在家半年後，終於找到了工作，進入鐵道部，被派到臺北本部工廠當一個倉庫管理員，鐵道部也有田徑、棒球、足球、網球等運動組織，張先生因田徑基礎好，對其他球類也很有功勞，因此鐵道部的日本人對他都很好。但因待遇的不公平，他的月薪三十六元，僅夠付房租及膳食費而已，不但零用金不夠，要買運動器材的錢也沒有，開始還可忍耐，但後來就逐漸撐不下去了，精神上的苦悶越來越大。因為以前認識幾位早稻田大學畢業的田徑選手，他們都鼓勵他田徑成績要進步就要上大學進修才行，並願

意推薦，介紹他到早稻田大學。早稻田大學的「W」制服一直都是他羨慕的，如果有一天他能穿上「W」運動服該有多光榮啊！但因家庭經濟情況不容許，因此遲遲不敢決定。在鐵道部服務四、五個月後，精神上的苦悶越加嚴重及掙扎，後來想與其在此受苦不如到日本留學來得好。

### 三、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時期

經過幾番掙扎，剛好有位前輩朋友—柯子彰、黃清端在早稻田大學就讀，他們家庭富裕，想想還是寫信跟他們商量，柯子彰回信說：你就來看看吧！於是在昭和五年（民國十九年）二月底整裝抵達東京，朋友們都伸出歡迎的手，但學費問題卻無法解決，雖然心裡徬徨，仍每天都到田徑場去練習。

#### （一）遇到貴人—承蒙楊肇嘉先生的資助(如圖三)

有一天，早稻田大學田徑賽部的部長—山本忠奧先生找人來叫他到早大「大隈會會館」。經山本先生的介紹，原來是有一位楊先生要找他，並說：「楊先生聽到台籍青年你的家境很差，所以想幫忙你」。張先生此時感動得幾乎要哭出來，渾身熱騰騰，好像有種力量湧上來。他與楊肇嘉先生素昧平生，為何要資助他呢？言談間深深感覺楊先生是一個胸襟闊達仁慈的人，才知道受他幫忙的台籍青年很多，逐漸地一種不能辜負他的意念湧上心頭，並根深蒂固地烙印在心坎裡。從那時起他對人生開始抱著很大的抱負，雖有時難免受到挫折，但因為受到楊先生的感召與薰陶，故都能克服；後來又遇好幾次挫折而萌生退學意念時，都受到楊先生諄諄勸阻而作罷！楊肇嘉先生真是一位有正義感，有強烈民族意識的長者。他經常把兩、三個月的補助費一次寄給他，而他也能省吃儉用。因此可說如果沒有楊肇嘉先生的資助，就沒有今天的張星賢。



（圖三）1932年參加第十屆洛杉磯奧運會後與楊肇嘉先生合影。

#### （二）考進早稻田大學深造

獲得楊先生的資助，學費沒有問題了，但能否考取「早大」是一個努力的目標。昭和五年（民國十九年）二月東京的氣候寒冷，對於一位從亞熱帶來的青年是很難受的，但一切都得去克服，他一方面努力準備應考，一方面不斷地訓練田徑，學費的問題解決了，但能否考上，心裡還是非常地不安，只有努力！再努力！那年三月終於考取了早稻田大學，幾年來的美夢終於達成，一想到能穿上繡有「W」字樣的運動衣的美夢快要實現，這種高興真是難以形容。因此努力！再努力！的鼓勵聲一直湧上他的心頭。

然而失望也接著降臨。四月中旬有一個「關東選手權大會」在明治神宮運動場開幕，

他第一次以「早大」學生身份出場，參加跳遠競賽獲得第二名，但成績六公尺七十，壞透了！他自己非常不滿意，「反正這是到東京來第一次的比賽，再好好加油！」他安慰自己！

五月十日早稻田大學舉行一項為參加「早稻田大學與慶應大學田徑對抗賽」的校內代表選拔，他不幸卻落選了！到日本來留學最大願望就是想以跳遠及三級跳遠專項，作為將來參加「奧運會」的目標，但現在落空了，所有的努力也白費了，那種沮喪、失望心情又湧上心頭，真是辜負了楊肇嘉先生的一片美意。「早大」的選手資格既然得不到，夢寐以求的繡有「W」字樣運動衣也穿不成了，這種失望與痛苦真是難以承受，檢討失敗原因有二：一是天氣寒冷訓練過度造成肌肉酸痛及疲勞，二是調節不當。唉！當晚輾轉難眠！想想學費有了著落、學校考取了，最重要的一個目標選手卻落空了！唉！人生多坎坷啊！再努力吧！但一夜未能成眠。

### （三）初次參加早稻田大學與慶應大學田徑對抗賽

正當失望之際，選拔完後的第二天，住吉隊長對他說：「我們決定讓你參加四百公尺，你好好去準備吧！」聽了真是喜出望外！歡喜若狂！想到還有機會穿上那件繡有「W」的運動服真是高興萬分（如圖四）。在台灣曾跑過四百公尺以五十四秒完成，同伴都說他的跑姿很不錯，大概是平常練習時他們看到，因此認為他是可造之才吧！



（圖四）張星賢先生終於穿上「W」的制服，甚感光榮。

後來聽說住吉隊長分析過，「早大」已擁有中島選手四百公尺以四十九秒二保持日本紀錄，另一位鵜澤選手有五十一秒的實力，包辦前二名沒有問題因而不用參選，參加選拔而入選的小島選手不一定會跑勝過慶應大學的一位跑百公尺的阿武選手（這次對抗賽也要兼跑四百公尺），因此小島選手既然贏不了，不如讓一位新人換取經驗。入選名單公佈後，他遇到小島選手，向其打招呼，對方卻不理不睬，雖然有點內疚，但有此機會就盡力拼了。

早稻田大學與慶應大學的田徑對抗賽開始，四百公尺比賽結果正如預期，「早大」包辦前三名（中島第一名、鵜澤第二名、張星賢第三名），張星賢以五十二秒多壓倒「慶應」的阿武選手。總分算法是：第一名得三分、第二名得二分、第三名得一分，對抗結果，「早大」剛好以總分一分勝「慶應」，張星賢反而成為勝利的關鍵人物。從台灣到日本來留學，本來想以跳遠及三級跳遠來競爭奧運代表權的，現在卻要以四百公尺項目從頭來了。但經過分析，日本的跳遠及三級跳遠是世界頂尖的強國之一，選手中織田幹雄、南部忠平、田島直人、大島、原田等都是世界級的頂尖選手，要爭取奧運代表權談何容易，想想前途好像一片茫然！

很快半年過去，暑假來臨。有一天遇到一位台灣來的「早大」前輩柯子彰，他是「早大」橄欖球隊長，說有位「早大」前輩在大阪商船當總務長，搭船可免費，因柯子彰家也在福州經商，就相約從上海轉回福州度假了。

#### (四) 一度想輟學的掙扎

到了福州，想到要爭取奧運代表權無望，讀書又要靠楊肇嘉先生資助，尤其深感楊先生的人格高尚，不願辜負他一片美意，不如死了這條心吧，就把輟學的想法寫信告知楊先生，楊先生立刻回信，並寄來一筆旅費並訓斥他不能有此傻念頭，要好好完成學業。受到楊肇嘉先生的訓斥，決定再繼續努力，便從福州回台灣再返回東京，準備往後繼續奮鬥！

再回東京不久，九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兩天有「關東學生對抗選手大會」，又稱「春季全日本學生大會」，學校決定推派他參加四百公尺、四百公尺中欄及一千六百公尺接力，兩天裡要參加這麼多項目是件非常艱苦的任務，要經過預賽、複賽、決賽總共要跑八次，只有下定決心堅持到底了。經過兩天的激烈競爭，一千六百公尺接力獲得冠軍，四百公尺中欄獲得第二名，四百公尺獲得第三名，總算完成任務，成績也算滿意，內心甚感安慰！但比賽後全身酸痛，陷入極度疲勞，晚上的「慶功宴」只喝了點湯，什麼都吃不下，全身熱烘烘地無法入睡，但想到在比賽中前輩及同學們的按摩、鼓勵及讚美，這些痛苦全拋到九霄雲外了。

十月二十七日在神宮競技場舉行第一屆日本學生團與實業團（社會團）田徑對抗賽，張先生被選為代表學生團參加四百公尺跨欄項目，當時他想，只參加一個項目要好好表現，比賽一開始他領先群雄，但到第十欄卻因拖倒了欄架而跌倒，慘遭敗北主要原因是求勝心切。這次對抗賽織田幹雄隊長創下三級跳遠十五公尺五八，南部忠平跳遠下七公尺九八的世界紀錄。

#### (五) 創造日本四百公尺中欄的全國紀錄

日本明治神宮大會又稱「國民體育大會」。是聚集日本全國選手於一堂的比賽，盛況空前，台灣地區也派了多位選手參加，包括女選手林月雲及蕭織兩位。這次的日本神宮大會張星賢參加四百公尺中欄，在預賽以五十六秒八獲得分組第一名並打破日本紀錄，但決賽又犯了老毛病，前半程用力過猛，後半程協調性不佳，造成到了第十欄全身僵硬而跌倒，前功盡棄的沮喪心情非筆墨所能形容。決賽中陸口選手獲得第一名，並以五十六秒四刷新了日本全國紀錄。

### 四、積極準備參加第十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的代表權

到東京留學整整一年，學科成績也及格了，一年來田徑運動的生涯，有歡樂也有心酸、有「幸運」也有「不幸」，但永遠讓他不能忘懷的是到東京早稻田大學來留學的目的，是想以台灣人的身份代表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這種潛在的「民族意識」一直深藏在他內心裡，深根蒂固。東京的嚴寒天氣，對於從亞熱帶來的他一直無法適應，但也得慢慢克服。「早大」計劃在三月要到較溫暖的大阪附近豐橋市集訓，在這之前他自己也得好好加油！

剛從台灣到日本留學的時候，他是計劃以跳遠及三級跳遠來進軍奧林匹克的，經過一年發覺不可能，因為日本這兩項的人才太多了，而且都是世界頂尖之輩，只好作罷。而日本的四百公尺中欄成績世界水準並不高，要派選手參加的機會並不大，分析認為爭取四百公尺及一千六百公尺接力是唯一的辦法，擬定計劃後便全力以赴。

「早大」的田徑選手都住進集訓所，他早上跟大家一起做熱身操及體能訓練，下午就做比別人加倍的量。當時沒有科學的訓練法，只有苦練再苦練，每次體力消耗很大，疲憊不堪，練到口水都是苦的。每每只剩下他一個人氣喘吁吁地在訓練著，拖著疲憊的身軀乏人理睬，有時難免一陣心酸、哀淒，也難免黯然淚下，但轉念一想，自我勉勵：「你想當奧運選手、為漢民族爭氣的精神到哪裡去了？」「有楊肇嘉先生在鼓勵你！」就再提起精神了。每次回到宿舍，大夥們已上街玩去了，只有他一個人在宿舍休息，每天除了苦練外，大部分時間都在寢室休息，隊友們都勸他出去散散心，不要悶壞了，但他認為養精蓄銳在訓練上是必要的。

### **(一) 參加關東奧運選手預選賽**

在豐田市集訓告一段落，回到東京「早大」宿舍，全日本奧運代表權選拔「關東預選會」，訂於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及五月一日兩天舉行，他參加四百公尺以五十一秒四獲得第二名，他的前輩增田磯以五十秒八獲第一名。他當然不滿意這個成績，因這在全日本是排不上前四名的。檢討成績不佳原因，為從豐田市回來沒有休息，處於疲勞狀態。「比賽前應該稍休息，不能再做重的訓練」，他有時會自己檢討。

接著參加關東學生對抗賽，他參加四百公尺、四百公尺跨欄及一千六百公尺接力，張先生四百公尺以五十一秒獲得第二名，四百公尺跨欄以五十七秒二獲得第二名，一千六百公尺接力因同伴有人受傷而棄權，結果總分輸了而敗北。

### **(二) 參加全日本奧運代表權總決選**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兩天的全日本奧運田徑總決賽來臨，經過上次比賽的檢討，調整了訓練量，體力已逐漸恢復，因此懷著必勝的信心。第一天四百公尺的預賽以五十一秒獲得第一名，複賽再以五十秒四獲得分組第一名並且是所有參賽者最好的成績，但到休息室卻吐了酸水，心裡非常不安，當天晚上未能好好入睡。第二天決賽則以五十一秒獲得第四名，第一名五十秒、第二名五十秒六、第三名五十秒八，原日本全國紀錄保持者中島選手因受傷沒有參加，因此他非常擔心是否能入選。

### **(三) 入選參加第十屆奧林匹克運動會日本代表選手**

第二天他從報紙上看到報導，日本代表團的選手名單裡有他的名字及照片！這真是一個突然其來的好消息！他不敢相信，拿起報紙再看一遍，果然是真的，而歡喜若狂！他的目的達成了，對得起楊肇嘉先生了。台灣的賀電也接踵而來，這是「台灣」首次選出奧運選手，那些對台灣人有偏見的日本人應該另眼相看了。想到此百感交集，以中國人身份代表日本參加洛杉磯奧運會，是他畢生心願，除了報答楊肇嘉先生的恩情，也為

漢民族爭一口氣！

#### (四) 參加第十屆洛杉磯奧林匹克運動會

這次入選奧運代表權的田徑選手中，男選手有二十七位，女選手九位合計三十六位，馬上報到、整裝集訓二十天，在集訓期間生活起居管理嚴厲，但能入選奧運代表，再疲累也是值得的。結訓典禮完後，參加「文部大臣招待會」及各界歡送會，領取代表隊服裝(如圖五、六、七、八)、奧運當選紀念章(如圖九)等，忙得不亦樂乎！



(圖五) 1932年當選第十屆洛杉磯奧運會選手，攝於奧運會練習場。



(圖六) 1932年參加第十一屆柏林奧運會與吉岡隆德攝於夏威夷。



(圖七) 1932年洛杉磯奧運會搭「龍田丸」油輪全體代表團。



(圖八) 1932年日本參加洛杉磯代表團之簽名照。



(圖九) 參加1932年洛杉磯奧運會之紀念章。

因船班的關係，選手分批出發，田徑隊與游泳隊為同一批，於一九三二年六月三十日出發，要從東京坐火車到橫濱，改搭「龍田丸」輪到美國。出發前先到火車站集合再徒步到皇宮遙拜完後再回東京火車站，出發時很多台灣同鄉來送行，但滿滿的人潮只能看到謝國城先生遠遠地一直揮手。

從日本搭船到美國要十七天的航程，在船上每天都要練習，這是運動員不能怠慢的。十七天的航程，中途經過夏威夷、舊金山各停留一夜再航行，每次都下船練習。

抵達洛杉磯後，受到日僑的歡迎，然後住進選手村，大家積極練習做比賽準備。奧林匹克運動會經過隆重的開幕典禮後，各項都展開競賽。張星賢報名參加四百公尺、四百公尺跨欄及一千六百公尺接力，而一千六百公尺接力日本全國紀錄保持者的中島選手選拔時因傷未跑，奧運會時已痊癒，便改由中島上場。張先生四百公尺跨欄預賽以五十七秒遭淘汰，四百公尺也以五十秒八在預賽落選。經過奧運會一番奔波，返回日本後較

少練習，休息了一段時間，再規劃往後的運動生涯。

## 五、參加關東大學田徑對抗賽並創田徑四百公尺最高紀錄

從「奧運會」回來放鬆練習一段時間，接著又要參加「關東學生選手權對抗大賽」，這個比賽一直在東京的神宮體育場舉行，張先生仍舊參加四百公尺、四百公尺跨欄及一千六百公尺接力，結果四百公尺他以四十九秒八獲得第二名，創下了個人最佳紀錄，四百公尺跨欄也以五十六秒四獲得冠軍創個人最佳紀錄，並擊敗勁敵陸口選手。一千六百公尺接力早稻田大學一路領先獲得冠軍，「早大」也創八年蟬連冠軍。

一年一度的早稻田大學與慶應大學的對抗賽，原來都是五中旬舉行，這年因「奧運會」之故，延到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舉行，他參加四百公尺及八百公尺接力、四百公尺以五十秒正獲得第二名，第一名為他的校友學長中島以四十九秒正獲得冠軍，並創造了日本的全國新紀錄。八百公尺接力他與校友高野、窪田、中島四個人合作以一分二十九秒二獲得冠軍並創日本最高紀錄。

## 六、最有收穫的一年

一九三二年就這樣過去了，檢討這一年可說收穫最多，除了如願獲得「奧林匹克」運動代表權以外，又創造了四百公尺、四百公尺跨欄的個人最佳紀錄及八百公尺接力的日本全國紀錄。為了爭取奧運代表權，可說都是在「苦練」、「再苦練」中渡過，大部分時間都疲憊不堪；洛杉磯奧運會後較放鬆，成績反而大有進步，可見適度的放鬆是很重要的，在訓練的課程上有依各階段稱『調整期』，就是少量而以質為重才能消除疲勞。

## 七、返台做巡迴教練

一九三二年忙碌告一段落，他到日本留學整整兩年，一連串的重大比賽也結束，總算有點收穫，也對得起台灣關心他的家鄉親朋好友。台灣幾位長輩要他利用暑假返鄉擔任教練，且這時楊肇嘉先生也回台灣了，正好藉此機會回去面謝他。回台一個月，首先拜會新民報社社長羅萬傳先生，感謝該社在奧運期間對他的鼓勵與支援，並去面謝楊先生，若沒有楊先生的資助就沒有辦法在日本留學，也就沒有現在的成果。

接著到台灣各地與一些田徑朋友互相切磋勉勵。首先拜會何友澄（二百公尺台灣紀錄保持者）與楊啟德（鉛球、鐵餅台灣紀錄保持者）、四百公尺好手王象、林丙丁以及幾位前輩如：賴土金、林朝杰、林朝權、林阿亮、王萬得、莊加恩、高兩貴、高何土、林贊成、林石壁等，都是當時台灣一流的田徑好手，獲得他們很多的鼓勵。返台一個月迅速且充實地過去了，再度整裝到日本繼續努力。一九三三年元月返回日本時，日本還是嚴冬時節，田徑不做正規練習，大家就玩玩球類活動，不幸在一次比賽足球時傷了腿，這個傷整整醫治了半年才痊癒，使得上半年都不能參加比賽及練習。

## 八、早稻田大學遠征朝鮮與滿洲

「滿洲」是清朝末年，日本促成在中國東北成立的「偽政府」，大原則是受日本控制政治的偽政權，早稻田大學田徑隊以旅遊的方式去遠征，到過北京、大連、奉天（瀋陽）、新京（長春）及哈爾濱。大家以半玩半比賽的方式，因沒有對手大部分都獲得勝利，但成績並不理想；只有在哈爾濱時，因沒有四百公尺的場地，只能跑百公尺，他就去玩玩看，沒想到他以十一秒正獲得第一名，並創造他個人最佳成績。

遠征滿洲回日本，接著又是一年一度的「關東大學田徑對抗大會」，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在神宮體育場舉行，他還是參加四百公尺、四百公尺跨欄及一千六百公尺接力。四百公尺以五十秒正獲得第一名，四百公尺跨欄五十五秒九第二名，前二名都打破日本全國紀錄五十六秒正；跑完全身酸痛、苦不堪言並吐了酸水，本來「早大」已獲得總冠軍，他可不用參加一千六百公尺接力，但其榮譽與使命感告訴他不能放棄！經預、複、決賽，他二天已跑了七次四百公尺，隊友雖勸他不要參君接力，他還是下去跑，結果獲得冠軍；跑完即支持不住而暈倒，隊友們看了有責備、有鼓勵，許多隊友均掉下眼淚，並稱讚「張星賢的精神」值得敬佩！

## 九、參加遠東運動大會

第十屆遠東運動大會於一九三四年五月在菲律賓舉行，日本代表在四月要決選，張先生在三月份的練習時不慎受了傷，經過一個月的調養才痊癒，而距決選的時間已迫在眉睫，沒有充分時間練習，因此經過預、複賽已筋疲力竭，決賽獲得第五名，代表權已無望了。第二天從報紙上卻看到他當選的名字及照片，原先的第四名卻落選了，經查詢才知選拔委員認為距「遠運會」尚有一個多月，而他平常的表現較好。這件事情讓他非常感動，想起四年前他在台灣舉行的遠東大會選拔時，在台灣日本人不讓他到東京參加決選，讓他非常不滿，但在本國的日本人觀念上卻有天壤之別，讓他非常的感慨！想到日本人對他的恩惠，他更要好好努力。

### （一）「滿洲國」問題引發暴徒襲擊集訓營

第十屆遠東運動會，引發一個新會員國的問題，就是「滿洲國」的參加權。當時日本在中國東北促成一個「滿洲國」，想參加「遠運會」。日本一些激進份子威脅日本政府要協助其加入，並威脅日本代表團：「如果滿洲團不能參加，日本也要拒絕參加，以示抗議！」

當日本代表團在大阪甲子園集訓時，有一天晚上，激進份子及暴徒帶著日本刀包圍選手村，一時大亂，有些選手從二樓跳下受傷，有些選手從窗口溜了，有些選手被捉，張先生剛跟前輩織田幹雄及南部忠平在樓下商議事情，見到此景趕快從窗口逃跑，真是緊張萬分；後來政府以警察鎮壓，代表團總算順利出國。

## （二）參加「遠運」的惡運接踵而來

代表團坐船從大阪出發經香港轉菲律賓，抵香港時停留一天，大家下船假南華體育場練習，不幸他卻傷了左腳，雖然經過打針治療，但一時不能參加比賽，養兵千日用在一時，比賽不能參加實在是一件痛心的事。

代表團出發之前，當局曾提醒大家，菲律賓裁判很不公平，大家要特別小心注意。果然到了比賽時，不只田徑場，包括籃球、足球、排球等都反應裁判不公，日本選手們皆提出棄權表示抗議，加上「滿洲國」參賽權事件，日本代表團都無心比賽、草草了事。為了準備參加這次「遠運會」，張先生放棄了很好的就業考試，一連串的不愉快都發生在這段期間，可說是一個不祥的「遠運會」，後來「遠運會」也中斷了。

## 參、早稻田大學畢業後的運動生涯

一九三四年，他畢業於早稻田大學，為了準備參加一九三六年第十一屆柏林奧林匹克運動會，沒有計劃回台就業，而留在東京，一方面擔任巡迴教練，一方面找工作。

原來在東京成立了一個「台灣同鄉會」，並設有體育部，當年召開了一個運動會，由全體同鄉會及家眷參加，於一九三四年九月在井草運動場舉行。大家身兼選手及裁判，他也報名參加一百公尺及跳遠，結果百公尺跑了十秒九，跳遠七公尺〇七，創下他個人最好成績，這個運動會也有林月雲及李紹商兩位台灣田徑名將參加。

一九三四年三月中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招考職員，他參加考試被錄取。距離四月到就職時間還有一段時間，而且東京又是嚴寒的冬天，他想回台灣一趟，一方面較溫暖利於練習，一方面台灣要為他慶祝考取「滿鐵」及入選第十一屆奧運第一候補。為歡迎他的比賽會裡有很多位台灣的名將參加，如王象、林丙丁、張啟震等，他自己參加一百公尺、二百公尺及四百公尺都獲勝但成績不太理想。

## 一、赴中國東北時期（偽滿洲國）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日赴大連向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報到，從此脫離學生時代受資助生活，而能自力更生。「滿鐵」對於體育運動非常重視，不遜於日本各大學，而那裡的運動選手大部分都是成名定型的選手，因此不必像學生時代那麼猛練。「滿鐵」每年五月都定期舉辦「色別對抗賽」<sup>3</sup>，並跟日本各大學經常往來舉辦對抗賽。他創造跳遠七公尺二十四個人最佳紀錄（此成績後來被列中國最佳紀錄）。

新進「滿鐵」的三個月算是實習階段，因此有兩個星期的觀摩：沿著「滿鐵」路線從大連→奉天(瀋陽)→新京(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牡丹江→圖們江→吉林沿途再回大連，兩個星期都不忘練習，雖然僅是跑跑步及做些體能操，但馬上參加與文理科對

---

<sup>3</sup>所謂“色別”是用顏色區分隊別。

抗賽卻創下跳遠七公尺十五、百公尺十秒九的佳績，可見此時的他已成熟，不需像以前大量練習，對柏林奧運也較有信心。

## 二、回台灣參加三殖民地田徑對抗賽(台灣、韓國、滿洲國)

在回台灣參加三殖民地對抗賽之前，先回東京參加「神宮大會」，從大連到東京兩天航程遇颶風，風浪大暈船嘔吐了兩天，比賽結果成績不理想，引起批評，認為「社會青年張星賢君的體力已衰退了」。

「神宮大會」完後，又匆忙搭船趕回台灣，因他在滿洲國工作，故代表滿洲出賽。「三殖民地田徑對抗賽」是從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旬到十一月底分別在台北的帝國大學(今台大)、台中水源地及台南體育場三地舉行，比賽結果總成績是「偽滿洲國」最好，張先生是在台灣出生長大，卻代表滿洲國參賽，那種滋味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如圖十)



(圖十) 1935年在台灣、朝鮮、滿洲三外地對抗賽 外地三隊合影。

因工作關係，不能留在台灣，回滿鐵後，在冰天雪地的中國東北勤練準備柏林奧運會。冬天在滿洲沒有人敢練習田徑，僅玩玩球類運動，但他為了準備柏林奧運，不敢怠慢，只好加厚衣服，先利用室內空地做熱身練習，再到外面跑，因雪地路滑還得小心怕滑倒，每天不敢停止，認識的人幫他加油，不認識的則投以異樣眼光，以為他是瘋子。

## 三、入選第十一屆奧林匹克運動會日本代表選手

在東京將於一九三六年五月舉行奧運日本代表權決選之前，四月份在滿洲舉行當地選拔賽，他參加跳遠、創造七公尺二八個人最佳紀錄，也是中國紀錄，但跳遠是日本的強項，他要以跳遠入選不容易，因此只好往四百公尺努力。

記得去年到東京參加「神宮大會」時，遇颶風而暈船，因此這次要到東京參加奧運決選時提早啟程；決選時因準備充分，四百公尺以第三名入選，完成目標，這種不讓日本人看不起的心理也減輕很多。滿洲尚沒有人入選奧運代表，這次他代表「偽滿洲國」入選，整個滿洲國一片歡喜，當他要出國時，大連還特別為他舉行歡送會。

### (一) 代表團出發，經由西伯利亞前往芬蘭集訓

日本奧運代表團一行從東京經由朝鮮、滿洲搭西伯利亞鐵路到芬蘭，他就在大連與代表團會合。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在哈爾濱稍作停留，搭火車到滿洲里再轉換國際列車經西伯利亞往芬蘭，火車橫越西伯利亞需要八天行程，沿途經過蘇聯各城市都是休息幾十分鐘，僅能下來走動走動，無法練習；中途到莫斯科及列寧格勒休息較長時間，有安排練習。蘇聯雖然沒有參加奧運會，但運動設施很完備，優秀運動人才也很多，尤其在列寧格勒遇到二百公尺、一千五百公尺及跳高幾位世界頂尖的選手。大伙從列寧格勒

換火車到愛沙尼亞首都塔林，再從塔林坐小船抵達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已是六月二十四日，從日本出發整整十天。芬蘭是北歐國家，位於北極圈上，筆者一九八七年曾去過，對於天氣狀況相當了解，其冬季晝短夜長，夏季則相反是晝長夜短，夜間只有兩三小時而已，晚上十一點多還看到太陽高照，早上兩點多太陽又出來了，這是我們住在亞熱帶的人最感到好奇的。芬蘭人性溫順是非常愛好和平的民族，非常熱愛運動，尤其是偏愛田徑，因此素有「田徑王國」之稱；夏天氣候非常涼爽，很適合訓練，日本代表團在赫爾辛基集訓一個月，再整裝往柏林進軍。

## （二）大軍開往柏林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如圖十一、十二）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在芬蘭赫爾辛基結束一個月的集訓，大家整裝前往柏林。第十一屆柏林奧林匹克運動會的主政者是希特勒，他為宣揚國威及民族優越感，把奧運場地及一切事務辦得有聲有色，特別是奧運主場地可容納十一萬人，至今都很難超越。尤其是德國人的服從精神及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做法，讓張星賢印象深刻。

田徑競賽總共七天的賽程，日本獲得很好的成績，田島直人獲得三級跳遠冠軍(金牌)並以十六公尺創造世界紀錄，原田獲得第二名(銀牌)，孫基禎獲得馬拉松金牌並創世界紀錄，南昇龍獲得銅牌，西田與大江獲得撐竿跳高銀牌及銅牌，村社講平獲得五千公尺及一萬公尺第四名；在亞洲算最好的國家，他參加一千六百公尺接力但在預賽獲得分組第四名未入選決賽，因此接力比賽完後他就成為觀眾了，除了跟隊友加油，就是參觀別人比賽，本屆有位非常出色的選手就是美國的歐文斯個人獲得一百公尺、二百公尺，跳遠及四百公尺接力，四項冠軍(金牌)，並創新世界紀錄的偉大成就的運動員，讓人敬佩萬分。特別跟他合照留念(如圖十三)。

日本田徑代表隊參加完奧運後，分別到各地及各國做親善訪問，回程也沿途到各國做訪問比賽(如圖十四)。首先到丹麥的哥本哈根做訪問比賽，八月二十二日再轉往的德國布萊梅訪問比賽。八月二十四日搭機飛往法國巴黎接受日本大使招待。在巴黎遊覽幾天，轉往義大利觀光，然後乘郵輪由可倫坡



（圖十一）1936年揖於第十一屆柏林奧運會選手村。



（圖十二）1936年參加第十一屆柏林奧運時攝於練習場。



（圖十三）與獲得1936年柏林奧運四面金牌的美國選手歐文斯合照。



（圖十四）1936年參加第十一屆柏林奧運會返程停留印度孟買友誼賽時攝於會場。

→新加坡→香港→上海→九州→東京，結束了四個月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參賽之旅。

### (三) 創造滿洲十項運動新紀錄

一九三六年的「奧運會」結束，本來決心退出體壇，冬季休息了一段時間；隨著一九三七年新年度到來，春天降臨大地，在滿州工作之餘還是運動健身，一切輕鬆。五月的滿鐵運動會，以輕鬆心情參賽，一百公尺竟跑出十秒八，創造個人最高紀錄，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

秋季的「滿洲田徑錦標賽暨參加明治神宮代表權選拔賽」來臨，他想換換口味參加十項運動玩玩。第一天以三六〇〇分遙遙領先各選手，第二天比賽完，前九項總成績已很有可能打破滿洲新紀錄，最後一項一千五百公尺只要跑五分二十秒九即可打破；他以五分鐘跑完，總分六千零三十四分打破由田岡和好選手保持的紀錄，他是一位跳遠及三級跳的好手。

一九三七年「神宮大會」他參加十項運動，比賽結果他以六千零五十分獲得第二名，第一名的和賀行雄是以三鐵的優勢獲勝。他的各項成績如下：

一百公尺	十一秒
跳遠	六公尺九九
擲鉛球	九公尺七十七
跳高	一公尺七十一
四百公尺	五十秒八
百公尺跨欄	十七秒三
擲鐵餅	二十八公尺十九
撐竿跳高	三公尺十
擲標槍	三十八公尺三二
一千五百公尺	四分三十八秒



(圖十五) 偽滿洲國建國十週年紀念運動大會。

### (四) 回台灣完成終生大事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他回台灣與畢業於日本明治大學的鄭新合女士結婚，完成終生大事，婚後就攜眷回大連復職。這時剛好「滿鐵機構」改組，中樞機構移到奉天（瀋陽），他則留在鐵路總局大連。冬季來臨，大家都從事各項球類運動，他以前因準備參加「奧運」，專心練習田徑，此時也可玩玩球類運動了。他以前從沒有碰過橄欖球，但因與同在總局的同事柯子彰先生的交情很深（其為早稻田大學高一屆的學長，且同寢室是上下鋪的室友，在「早大」時受其很多鼓勵及照顧），柯先生就教他打橄欖球，張先生雖技術不好但速度很快，在「滿鐵」的橄欖球比賽，柯先生經常做機會給他達陣，玩得不亦樂乎！

一九三八年為慶祝「偽滿洲國」建國十週年紀念（偽滿洲國是汪精衛執政），決定在新京（長春）舉行盛大運動大會，邀請了日本及中國參加，當時有個插曲：台灣同胞代表三個國家分庭抗禮的尷尬場面，張星賢（滿鐵職員）代表滿洲國，王象代表日本，林朝權、

楊基榮、張立三等代表中國(如圖十五)。這真是歷史的惡作劇。

## 肆、台灣光復以後返台就職

第二次世界大戰，經過八年的長期戰爭，日本無條件投降，這時是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張先生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才攜眷回台灣，當時有熱心體育人士：王成章、游彌堅、謝東閔、林朝權、馬敬華、許尚文、林和引、高何土、嚴春福、林朝杰諸位先生發起組織「台灣省體育會」，於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一日成立，公推王成章先生為理事長，游彌堅、謝東閔、馬敬華、許尚文、張星賢、林鴻坦諸位先生為常務理事，林朝權先生為總幹事，並積極負責籌備第一屆台灣省運動大會。

### 一、參加第一屆台灣省運動大會

民國三十五年結束「滿鐵」工作攜眷返回台灣，當時台中師範學校校長洪炎秋邀請他去幫忙，擔任訓導主任。本來他對執教鞭興趣並不高，但因洪校長的誠懇相邀也就答應了，在台中師範執教，從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到三十六年四月共計八個月的光景。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台灣光復紀念日，第一屆全省運動大會在台灣大學運動場舉行，他因在台中師範學校執教，多少有運動，就代表台中縣報名參加兩項接力賽、跳遠及十項運動，結果獲得三級跳冠軍成績十三公尺三十、十項運動冠軍及四百公尺接力三項冠軍，當時他已經是三十八歲的中年人了。

### 二、參加第二屆台灣省運動大會

民國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台灣光復紀念日，第二屆台灣省運動大會決定在台中水源地體育場舉行，當時台中縣長宋增渠先生是位清廉、熱心的父母官，特別召見張星賢先生，談及如何把省運辦好及加強台中縣的運動水準，此時張先生已在台北經商，仍決定參加最後一次比賽，並協助台中縣前輩賴土金先生選訓台中縣代表隊事宜，因台北市隊伍超強，宋縣長也經常蒞場勉勵加油！

張先生報名參加跳遠、三級跳遠、百公尺跨欄、四百公尺跨欄及接力，個人獲得跳遠、三級跳遠、百公尺跨欄三項亞軍，四百公尺跨欄冠軍，這時他已四十高齡了。年青時是二屆奧運的英雄，這時為地方的榮譽不計個人得失，真是令人敬佩，結果田徑獲得總冠軍，省運總成績總分與台北市平分，因冠軍項目較少而屈居亞軍，是意想不到的成果。

### 三、參加第七屆全國運動會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中華民國第七屆全國運動大會在上海舉行，台灣被日本統治五十餘年，剛光復回祖國懷抱，是難得機會，以前在「滿鐵」工作地處東北，屬日本機構，雖然已屆不惑之年，張先生仍決心參加這個紀念意義的比賽。

他報名參加跳遠、三級跳遠、四百公尺跨欄、四百公尺接力及一千六百公尺接力等

項目。這次全國運動會是台灣同胞向祖國表現的好機會，因此台灣代表隊經過慎重選拔組團，並借用台灣大學場地集中訓練，因剛光復一切未上軌道，集訓時各方面都很簡陋，晚上睡在鋪稻草的地板上，選手都很不滿；當時張先生是田徑隊長，也是代表團總隊長，大家跟他反應，他都勸大家不要生氣，好好練習到上海爭取榮譽再說吧！

台灣代表團總領隊原來由教育廳長許格士擔任，副領隊是副廳長謝東閔擔任，後來因許廳長身體不適改由謝東閔擔任總領隊。台灣省代表團搭船抵上海後被安排住在「中訓團」。台灣團抵達上海受到很大的歡迎與注意，因此訂定嚴格的公約要求團員遵守。田徑代表隊在新公園運動場練習，每天進出都整隊邊唱「台灣省運動會歌」，精神飽滿獲得很多上海老百姓的鼓掌。在上海集訓期間，台灣先達連震東先生、楊肇嘉先生及陳重光、郭國基、林朝權都來為選手們加油，因此台灣團在上海同心協力，發揮高度實力，成績非常優異。(請參閱筆者著《台灣光復後田徑運動發展研究》)

張先生已高齡四十，尚獲得跳遠第三名及三級跳遠第四名，在第七屆全國運動會期間本身要練習、又要協助教練、又要擔任隊長，每天整隊及服務，結果累得病倒了，被送到楊肇嘉先生家裡診療及靜養才恢復體力，從此就真正退出選手生涯。

#### 四、成立台灣省體育會田徑協會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台灣省舉辦第七屆全國運動大會之際，除幾位優秀選手外，幾位田徑前輩林朝杰、于路加、莊加恩、高兩貴、高何土、林朝權、林贊成、林石壁、林福興、李紹商、林和引等三十幾位都前來關心，並談起成立田徑協會事宜，決定在赴「全運」之前的四月初，在林朝杰先生家（臺北市公園路二十八號）集會商討成立事宜；結果選出常務理事為林朝杰、賴土金、高何土、李紹商、林和引、于路加、張星賢，並選張星賢為第一任會長，高何土先生為總幹事。台灣省體育會田徑委員會主導台灣省田徑活動相當長時間，從民國三十五年第一屆省運到民國六十二年第二十八屆省運，以及民國三十九年台灣省田徑賽大會到民國六十二年的台灣區田徑賽大會都是由它主導，培養優秀田徑選手無數，並開台灣田徑與外國（如菲律賓、日本）交流之先河。

#### 五、就職台灣省合作金庫與棒球結緣

第七屆全國運動大會在上海舉行，謝東閔先生是總領隊，台灣省代表團各項成績都非常優秀，領先全國各省獲得總錦標，謝先生看到張先生當選手又擔任總隊長非常認真，也很感動。當時謝先生是教育廳副廳長兼合作金庫理事長，知道張先生還沒有固定工作，就推薦他到「合庫」工作。張先生獲得這固定職務非常高興，特請楊肇嘉先生陪同向謝理事長致謝。他利用空閒時間在合庫組織棒球隊，促成銀行工會體育會成立，在新公園草地舉行友誼賽，後演變成銀行界的棒球賽，合庫都獲得冠軍。後來謝東閔先生擔任棒球協會理事長，由華南銀行協理蘇嘉和擔任總幹事，謝理事長因工作繁忙，大部分「棒協」事務都由蘇總幹事負責掌理。有一次亞洲盃棒球選拔，因蘇總幹事的不公引起很大的爭議，應該球員大部分是「合庫」為主，當時「合庫」棒球都是由協理謝國城先生擔任，他們都不便抗議，張先生就仗義出面到謝東閔理事長官邸報告此事，當時媒

體也議論紛紛大抱不平，謝理事聽從張先生的意見重新選拔，並更換總幹事一職，由謝國城協理擔任總幹事，從此中華棒協做得有聲有色。後來謝東閔理事長任命台灣省主席，就由謝國城先生接任理事長，發揚到我國榮獲世界棒球的「三冠王」，這些跟張星賢先生都有密切因緣。

## 六、倡導田徑親善交流與提攜後進優秀田徑選手



(圖十六) 1952年(民國十四年)由台北市長吳三連率台灣省田徑隊征菲勝後返台，全體攝於機場。

張星賢先生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求學時，當選了兩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選手，代表團裡他結交了很多好友，如織田幹雄、田島直人，南部忠平等三級跳遠金牌選手都是他「早大」的學長，另外尚有吉岡隆德、中京大學創辦人梅村清明夫人渡邊澄子等都是後來日本田徑界的領導人，跟他很熟對以後促成「中、菲、日，田徑交流」幫助很大(如圖十六)。

## 七、與菲律賓田徑交流開台灣與國外交流之先河

民國四十一年菲律賓政府透過僑領陳掌諤先生與張星賢先生聯絡，促成中華民國田徑代表隊與菲國田徑代表隊友誼賽之先河。

民國五十五年第二次「中、菲田徑對抗賽」假菲律賓馬尼拉舉行。

民國五十六年第三次「中、菲田徑對抗賽」假台北市舉行。

## 八、與日本親善交流比賽

民國五十七年邀請日本教育大學田徑隊來台參加「台灣省田徑賽大會」。

民國五十八年受邀參加「東京夜間田徑賽大會」，並邀請紀政小姐參賽。

與日本中京大學田徑交流比賽。

與琉球做田徑交流比賽。

## 九、培養優秀田徑選手

陳英郎：第一屆台灣省運動會時，一個偶然機會下，陳英郎冒名頂替許昇龍跑四百公尺結果獲得冠軍；之後接受張先生的指導訓練，結果成績突飛猛進，後來成為第二屆、第三屆亞運國手及倫敦奧運國手，四百公尺更以四十八秒六打破張星賢先生保持二十多年的全國紀錄。

楊傳廣：楊傳廣剛出道參加台灣省運跳高時是赤腳在參加比賽，張先生擔任裁判看到他身材很好，就告訴他要穿鞋子。第三屆亞運會集訓時，張先生是田徑教練，楊傳廣在第二屆亞運會獲得十項運動金牌，但各項技術尚未成熟；全國田協主任委員關頌聲先

生便請他邀請日本奧運三級跳遠金牌得主及日本十項運動紀錄保持者織田幹雄來台指導，而張先生本身也是十項好手。後來楊傳廣成為世界級選手，對於打好前段基礎，張先生提供很大的幫助。

另外如蘇文和、蔡登龍、陳明智在當選手時的專長技能及競賽經驗，張先生都給予許多啟示，讓他們的成績能更上層樓。

## 十、提攜後進

日本名古屋中京大學是我國田徑選手留學的搖籃，如：張文和、戴世然、林月香、陳進龍、陳文昭、黃文成等都是從中培養出來的。其主要都是張星賢先生的關係：中京大學創辦人—梅村清明的夫人渡邊澄子是張星賢先生參加第十屆洛杉磯奧運會時，同為代表日本田徑隊的選手，兩人私交很好，後來又有該校安田矩名教授的協助，只要張星賢先生推薦介紹的田徑選手，中京大學絕無異議，因此造就很多台灣優秀選手到中京大學留學。

## 伍、結語

張星賢先生從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到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前後二十一年，從未間斷過運動選手生涯，這種愛好田徑運動的精神，很難能再找到第二人。即使就讀運動科系的也沒有這種精神，更何況他是讀商學系。為了訓練田徑，他貫注全副精神，摒棄一切生活享受。若說訓練田徑是一種享受，那是騙人的，那些寂寞、憂鬱只有獨自忍受。電影、娛樂、戀愛？什麼都沒有。只為田徑奮鬥，這就是他的前半生。

張先生為人忠厚、勤儉、內向、客氣、是一位典型的「紳士」。「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句銘言正是他的寫照；他知恩圖報，能成為兩屆奧運選手，就是要報答楊肇嘉先生的鼓勵與資助；他是一位循規蹈矩的人，從年青時代就經常被「歐巴桑」稱讚他做事情井井有條，連到浴室洗澡，衣服都疊得整整齊齊，可見他細心的一面。但也因此他做事比較保守，不是屬於好出風頭的人。筆者詮釋，是因為以前已經出盡風頭了！把人生看淡，這也是筆者跟他相處一段時期後，對其的了解與看法（圖十七）。



(圖十七) 張星賢先生與筆者合影。

張先生育有四子，也都是運動場上的佼佼者；長子張光男是網球省運好手，次子張輝雄是棒球國手，參子張昭洋為橄欖球好手，肆子張昭平也是田徑好手，在金融界都很有成就。張星賢先生於一九八九年三月十四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辭世，享年八十歲，一生奉獻於田徑運動，劃下完美休止符。

筆者也是田徑選手，後來擔任田徑教練相當長的時間，和張先生是不同時代的運動員。張先生的奮鬥過程，有些和我們很類似，但大部份是土法煉鋼式的訓練，更有

很多是他自行摸索苦練出來的；他的鍛鍊精神值得我們後輩效法，但現在進步改採科學訓練方法。訓練要有「全年計劃」、「每月計劃」、「每週計劃」到「每天的訓練課程」，在課程上更要「過渡期」、「鍛鍊期」、「調整期」、「競賽期」的執行計劃。現今有科學的技術協助，如運動營養以及訓練心理、競賽心理的加強等，都是他以前沒有的。因此現在的選手若有張先生的精神，是一定會成功的！

## 附錄：

張星賢先生曾經保有中華民國紀錄如下：

三級跳遠：十四公尺四九於一九三〇年四月創於台北市。這年中國第四屆全國運動會在杭州舉行，三級跳遠冠軍是司徒光成績十三公尺三九被列為中國紀錄。事實在日據時代台灣有另一位選手張立三以十四公尺八一破張星賢先生的紀錄並保持到一九四〇年。

四百公尺：一九三二年於東京創造四九秒八，當時中國紀錄是劉長春的五十二秒六。這項紀錄保持到二十年後，才由他的弟子陳英郎先生以四十八秒九打破。

四百公尺中欄：張星賢先生於一九三三年九月在東京以五十五秒九打破日本紀錄。同年中國第五屆全國運動會假南京舉行，四百公尺中欄第一名陶英傑成績五十九秒四是當時中國的紀錄，以中國人來說張先生的此項紀錄保持二十二年才由蔡成福先生於一九五五年以五十五秒八打破。

跳遠：一九三六年日本選拔柏林奧運會選手權時，張星賢先生創造七公尺二八的跳遠個人最高紀錄，當時中國紀錄是張嘉慶的七公尺〇九，以中國人來講張先生這項紀錄保持二十多年才由林德生以七公尺三十五打破。

十項運動：張星賢先生的十項運動紀錄是創造於一九三七年東京第二十四屆全日本田徑選手權大會，各項成績為：1.百公尺十一秒一。 2.跳遠六公尺九九。 3.鉛球九公尺七七。 4.跳高一公尺七一。 5.四百公尺五〇秒八。 6.百公尺高欄十七秒三。 7.鐵餅二十七公尺一九。 8.撐竿跳高三公尺一〇。 9.標槍三八公尺二二。 10.千五百公尺四分三十八秒。當時（一九三四年）的計分法算總成績是六〇五〇分，但未被世界記錄統計專家孟果尼列為一九四〇年的中國紀錄。當時中國的紀錄是張齡佳於一九三三年南京第五屆全運會所創的五八八七分（此為一九一二年的舊計分法，若以一九三四年的計分法只有五二九八分）。張星賢先生的六〇五〇分若再用一九五四年的計分法計算則為五三五四分，此項成績也保持到一九五四年第二屆亞洲運動會才被楊傳廣以五四五四分打破。

# 台灣百年柔道人物序言

輔仁大學 黃武雄

自 1882 年由日本嘉納治五郎先生創立講道館柔道後，由於他極力的出訪推展柔道，使得此項運動能在世界各地蓬勃發展，之後其次子嘉納履正（Risei Kano）傳承其父偉業，於 1949 年成立全日本柔道連盟，並於 1952 年結合四大洲 19 個國家，共同成立國際柔道總會（International Judo Federation），以及榮獲推派為第一任會長。接著 1956 年於東京舉辦第一屆世界杯柔道錦標賽，並於 1964 年東京奧運會上正式將柔道列入比賽項目；在國際女子柔道競賽方面則是在 1980 年美國舉行第一屆世界杯柔道錦標賽，並於 1992 年巴塞隆納奧運會成為正式比賽項目，從此全世界不分男女，皆能參與柔道競賽，亦完成了嘉納先生將柔道推展為奧運會競賽項目之遺願。

有關台灣柔道的足跡最早可能追溯至西元 1895 年中日所訂定的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後開始將柔道運動帶進台灣本土，迄今已有一百多年。在日據時期，柔道運動雖然在國民學校已被列為正式體育課程之一，在警界方面更是被列為必備之技能；然而台灣光復之初對於具有大日本帝國主義色彩的一切相關事物，都被加以限制與排斥，柔道自然也就理所當然成為侵華武器的一種象徵而被嚴格禁止。雖然如此，台灣柔運並未因此消失殆盡，其原因主要是長達五十年的日據時期，無論是在台啟蒙於日人教授的前輩們，或是遠渡東洋求學的高知識份子，早已孕育為數不少的柔道菁英，絡印出不可抹滅的身體文化，如台北李清楠、卓萬欉；台中張國安、陳再乞；彰化王金柱；嘉義陳戊寅；臺南林永杰、王溪清、邱錦章；高雄張天煌；以及台東南信一等等；另外至日本求學的先進如武專的黃滄浪、拓殖大學的謝龍波、日本大學的陳呈誥、早稻田大學的張銀淮、東京國士館的吳定標及天理大學的劉義人等等。由於諸多前輩們犧牲奉獻地在各地成立練習場所與傳授，才得以延續台灣柔運之命脈。直到黃滄浪先生由日本學成歸國後，開始一方面向當時國民政府闡揚柔道運動的精神與教育，另一方面則連絡全省各地柔道界的同好，凝聚共識團結一心，終於在民國 41 年列入台灣省運動會表演項目，並於民國 43 年第九屆台灣省運動會，將柔道列入正式比賽項目。柔道運動在台灣才得以正式提倡與普及，甚至成為日後警政教育必修之技能，以及開啟優秀選手保送高等教育入學之管道。

然而這些早期含辛茹苦的前輩們，其背後種種不為人知的辛苦歷程，實為當今莘莘學子們最好的教材，對於日後台灣柔道的發展影響深遠，但由於歷史背景的種種因素，這些珍貴價值的史事，並未獲得妥善之保存，正隨著歲月加速地在消逝中；此次撰著，乃基於身為柔道人，對於早期台灣柔道運動發展特有的身體活動與歷史文化，應付予傳承的責任和使命，遂以台灣柔道拓荒者們畢其一生的豐功偉業為主題，逐一探究，藉以啟發後人的效法、敬仰與追思。

此次所撰寫的台灣早期具代表性柔道界的耆老們，不僅親身參與了台灣柔道運動的推展過程，且影響深遠，就身體文化的意義而言，我們不僅可以從個人生命史的角度切

入，更可印證台灣柔道運動史的發展，甚至於台灣柔道百年歷史洪流的課題。然而由於篇幅所限及時空轉移，無法將所有前輩的豐功偉業在此完全呈現，因此遂先以台灣柔道之父-黃滄浪先生、台中柔道至寶-張國安先生、弘道推手王老師-王金柱先生、和平館戊寅仙-陳戊寅先生、柔道天王南霸天-謝龍波先生等五位撰著，爾後再續其他柔道界先輩之事蹟。本文自史料的蒐集、分類整理、陳述歸納至完稿，可謂盡心盡力而為，此次資料的提供得力於黃有終先生、黃有正先生、黃有三先生、沈博和先生、張平和先生、葉永宗先生、王榮錫先生、孫義雄先生、鄭淑敏小姐以及張樹林先生等等的大力幫忙，提供諸多寶貴意見，讓本文得以順利完成，在此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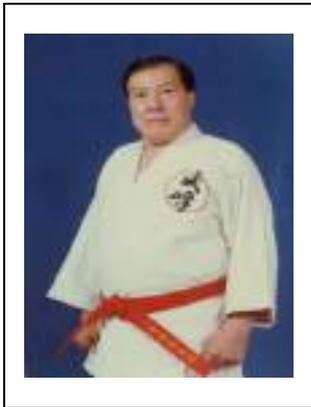
# 黃滄浪—台灣柔道之父

輔仁大學 黃武雄  
臺灣大學 黃國恩  
東華大學 陳福士  
富春國小 呂耀宗

## 壹、生平紀要

### 一、幼年時期

黃滄浪，別號「武峰」，在我國享有「柔道之父」盛名的柔道十段師範高手，對於國內柔道運動風氣的推展貢獻良多。



黃滄浪「柔道之父」。



黃滄浪之父黃振興。

黃滄浪生於民國五年(西元一九一六年)三月十四日。原籍為彰化縣埤頭鄉芙朝村，家中務農，在家裡排行老三，上有哥哥黃樹標和一個姊姊，下有兩個弟弟黃滄明、黃樹林。父親黃振興，曾為當地的保正(即現今村長)，克勤克儉的耕作來養活一家大小，曾獲選為埤頭鄉「模範父親」；母親吳李氏教子有方，亦曾獲得彰化縣的「模範母親」。<sup>1</sup>滄浪先生八歲時才開始上學，啟蒙的學校為彰化縣溪州鄉的溪州公學校，溪州公校離他的家芙朝村有幾十里遠，每天一大早，天都還沒亮，就要趕著去上課，太陽下山後再趕著回家，平時來來去去都是用徒步行走，趕時間的話乾脆就用跑步，就這樣維持了一年多的徒步上學生活，雖然對年紀還小的他來說十分艱苦，但也因此練壯了他的兩條腿。<sup>2</sup>

後來埤頭公學校牛稠子分教場(現在的芙朝國民小學)建設完成，剛好學校就在黃滄浪家隔壁，於是他就轉學到此就讀。幼時個性好打抱不平、有強烈好勝心，每遭年長小孩欺負必抵抗到底互相爭鬥，一定要贏過對方討回公道。且童年時期正值台灣的日據時代，常看到日本警察對同胞的壓迫，往往濫捕無辜，以灌水、坐老虎凳等殘酷刑罰來

<sup>1</sup> 《民族晚報》，1986年10月22日。

<sup>2</sup> 《偉華體育雙周刊》，1960年1月。

逼供，年紀還小的黃滄浪看在眼中，不禁在幼小的心靈產生一股與之對抗的潛意識，所以熱衷起玩摔角遊戲，經常和一些比他塊頭大、年紀大的人對抗豪不畏懼，希望自己能變強壯，來與日本人互相抗衡。在讀公學校三年級時（現今小學），還曾被人摔傷右手，他忍了三天的疼痛，都不敢說出來，之後才被父母發現，結果感染了破傷風，還好因發現得早，才救回了他的生命和右手臂，由此可看出其堅忍卓絕的性格。手臂治好後兩、三個月，大家又看到他和別人摔在一起，動作又蠻又烈，斷了手臂又痊癒的黃滄浪，不但不知收斂，反而變本加厲，看得大人們背地裡大搖其頭，還大嘆他無藥可救哩！<sup>3</sup>



黃滄浪就讀埤頭公學校時之獎狀。



埤頭公學校時之畢業證書。



黃滄浪就讀溪州公學校時之獎狀。

## 二、東瀛求「道」

在彰化縣埤頭鄉芙朝小學畢業後，當年並沒有考取中學，留在溪州公校補習一年。在當時有一位日本教師名叫小野澤，他知道黃滄浪因小時候對日本警察的壞印象，而痛恨日本人的心裡，所以這位老師就常常跟他說：「在台灣的日本人的確是不行的，不過假如你有機會到日本去，看看那裡的人，看看那裡的風光，你的觀念就會不同了。」又說：「真的，那裡有溫厚的人情，明媚的風光，你想去嗎？」就是小野澤老師的這番話讓他心動了，開始有了到日本去的念頭。但他的父母卻不答應，並且阻止他到日本，其主要是因為兒子一個人孤伶伶地到那麼遙遠的地方，實在是令人不放心。不過經由他的再三誠懇請求，他的父母才退讓，答應他如果再考不上中學的話再說。第二年他去考台中一中，但又落榜了，當然這是他故意繳白卷所致。於是在無可奈何之下，他的父母終於同意他和一位親戚一同到日本去。民國十九年(西元一九三〇年)，黃滄浪出發至日本，先在日本岡山的一處私立中學就讀，之後再轉至日本的兵庫縣柏原中學(初中部)就讀，當年他只有十四歲。<sup>4</sup>

## 三、初試啼聲

初到日本之時，正是柔道運動最興盛的時期，在他就讀柏原中學第三學期的時候，身體健壯、銅筋鐵骨、喜好武藝的他，毅然決定參加柏原中學「寒中柔道特別訓練班」，開始了學習柔道的艱辛之路。他每天都要在清晨的時候，於道場裡至少練習一個半小時，然後才去休息，經過連續三個星期的不斷自我磨練，在結訓的比賽中，創下了十一

<sup>3</sup> 《翡翠雜誌》，1986年9月，第139期，頁34-35。

<sup>4</sup> 《偉華體育雙周刊》，1960年1月。

連勝的傲人紀錄，展現了不凡身手，也得到他未來柔道啟蒙老師北川艇二的喜愛與看重，而且也一下子從柔道無級的身份一躍至五級，自此之後，他正式加入了學校的柔道隊。北川艇二乃是日本柔道九段的大師，他認為黃滄浪天賦異秉，是個可造之材，於是開始對他進行特別訓練和指導，讓他有更多學習的機會。



黃滄浪之日本恩師團照(前排左四為嘉納治五郎)。

十四歲初到日本的黃滄浪也不是那麼順利，因為語言不通的關係，說起話來總是結結巴巴，受盡了日本小孩的歧視，常常在背地裡偷偷地取笑他。還好他後來遇到了鹽谷扶二男，不僅教導他標準的日本語言，還教他神戶和丹波的地方方言，減輕了他對語言不通的困擾。這位好心的鹽谷還是劍道的主將，也是他在就讀柏原中學時的另一恩人。兩人原本都立志做武道家，但後來鹽谷改變心意，就讀了大阪的牙專。後來黃滄浪以柔道揚名，鹽谷卻以醫術和他的醫德為人所推崇。據說擔任牙醫師的鹽谷，每次看到病患在被醫治時總是呲牙裂嘴、哀哀哼哼的，為了體驗病患的苦處，鹽谷竟然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把自己的牙齒連拔十六顆，好去親自體驗；黃滄浪曾說過他和鹽谷的友情，是他一生中最難忘的事之一。<sup>5</sup>



就讀柏原中學時的黃滄浪。



就讀柏原中學時留影(中間有黑點者為黃滄浪)。

<sup>5</sup> 《聯合報》，1980年12月3日，12版，萬象。

十五歲那年的暑假，黃滄浪趁著回台探望父母的時候，順道參觀北斗鎮武德殿的日本警察柔道訓練場，親眼見到日本警察對柔道教練岡田恭敬有加的態度，在羨慕之餘，也暗自許下心願「我將來一定要當個柔道教官」，對岡田架勢的神氣，動不動就怒罵受訓的日本警察產生不滿的心情，心中暗想自己有一天一定要打敗岡田。<sup>6</sup>另外在日本的時候，他每次看到柔道老師把學習的人摔倒在地，被摔倒的人還要爬起來，對老師說聲「多謝」，而且老師都是日本人，他就常常在想，自己一定也要當上柔道老師，去教日本人，然後同樣的把這些日本人摔倒，並向他說聲「多謝」。也就因為這一股愛國及剛烈的情緒，讓黃滄浪在學習柔道之路上更加勤奮、努力。有一次還在表演賽中，偶然以二級的實力摔倒了一位二段的選手，使他在日本柔道界開始嶄露頭角受到注意。



就讀柏原中學時練習劍道之留影。

#### 四、武專深造

在辛勤的練習之下，黃滄浪在十八歲時就得到初段的資格，十九歲時，民國二十四年(西元一九三五年)晉升為二段，戰績輝煌的他，變成校園裡的風雲人物。但他並不以這些殊榮而自滿，反而更加用心勤習柔道，別人每天花兩個小時練習，他自己額外多花兩個小時，每天總共四小時來自我鍛練，讓自己在柔道的學習上精益求精。<sup>7</sup>



左圖：就讀日本武專時留影(中間有黑點者為黃滄浪)。



右圖：就讀日本武專時留影(著黑衣者為黃滄浪)。

<sup>6</sup> 同註 3。

<sup>7</sup> 同註 3。



就讀日本武專時練習留影(紅點者為黃滄浪)。

就讀日本武專時期參加忘年會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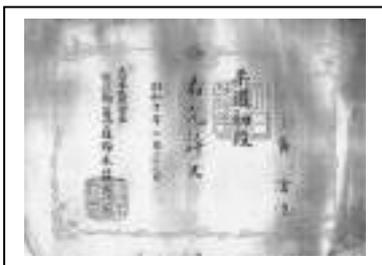
昭和十年年度學業成績表  
第三學年學生

姓名	國文	算術	理科	英語	體育	音樂	美術	勞作	社會	衛生	合計	平均	備註
黃滄浪	...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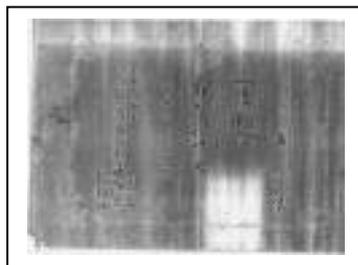


黃滄浪於日本就學時之成績單。

黃滄浪於柏原中學畢業時的照片(第二排中間)。



1935年獲得柔道初段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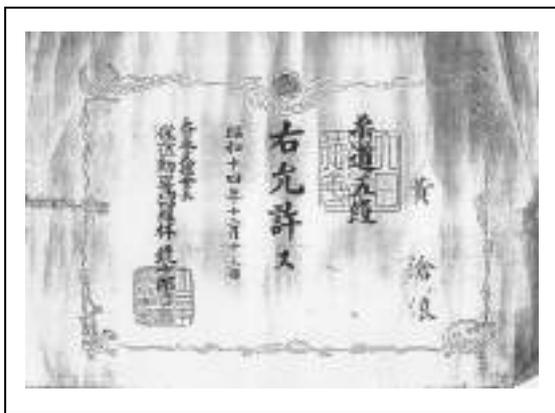


1935年晉升為柔道貳段證書。



1936年晉升為柔道參段證書。

在十九歲那年畢業於柏原中學後，他的父親希望他能去考醫專學醫，但為了實現當個柔道老師的願望，在民國二十六年(西元一九三七年)，他去報考了日本京都唯一一間專門培訓柔道、劍道，且師資最優的武道專門學校。<sup>8</sup>這所學校的人學考試競爭激烈，當時有四百多人去報考，只錄取四十名，柔道和劍道各二十個，且來參加考試的都是日本各地中學的柔道、劍道高手，黃滄浪從中脫穎而出，成為當時唯一破格錄取的外籍生，也成為武道專科校長磯貝一先生(柔道十段)的得意高徒。<sup>9</sup>同年再晉升到柔道三段的段數。因自我努力的練習和天資聰慧，緊接著就在民國二十七年(西元一九三八年)，晉升為柔道四段鍊士。隔一年，民國二十八年(西元一九三九年)，再次被日本評定為柔道五段的高手<sup>10</sup>，而且同時也擔任學校的柔道隊長。此年他才二十三歲，這種紀錄不僅是我國的第一人，在日本柔道界也是相當罕見的，因此被視為柔道奇才。隨後並獲選為日本傑出柔道選手，並和兩位日本最傑出的柔道高手，一起在當時的日本裕仁天皇的御前做柔道表演，矯健的身手得到在場人士的一致讚賞，留下一次特別的殊榮經驗。<sup>11</sup>在武道專門學校就讀的他，就這樣幾乎是一年晉升一段的速度，讓當時的教練和選手們都對他特別重視，競爭對手也因此增加不少。



1939年升為柔道五段的證書。



大日本武徳會武道專門學校之證書。

例如在日本享有「金牌教練」之稱的松本安市，那時候比黃滄浪低兩班，在學校裡，柔道專科的十幾名學員，誰也不服誰，大家都是千中選一的佼佼者，彼此競爭得十分激烈，尤其是黃滄浪和松本。一次晚上，松本在睡覺前，偷偷向他下了戰書，於是在午夜時分，兩人就在學校的柔道場上，展開一場高手對高手的對決，結果足足拼了兩個小時還是沒辦法分出勝負，兩人都累倒在榻榻米上不能動彈。經過此一決戰，兩人彼此心服，

<sup>8</sup> 該校的創立導因於大日本武徳會，於明治三十八年時為了獎勵武術、提振國民士氣，並培訓優良武術教員而成立「武術教員養成所」，到了明治四十四年改立「武徳學校」取代，隔年又改立「武術專門學校」，後來至大正八年時將校名改為「武道專門學校」，即黃滄浪所就讀之處。但此校已於二次戰後解散，目前僅存一塊立於平安神宮內的石碑予以紀念。

<sup>9</sup> 《台灣新生報》，1985年3月10日。

<sup>10</sup> 同註一。

<sup>11</sup> 同註一。

也從原本對立的緊張關係變成了日後的莫逆之交。<sup>12</sup>

民國二十九年(西元一九四〇年)三月，黃滄浪從京都武道專門學校畢業，並與三品節子(後來歸化為我國國籍，並改名為黃淑華)小姐結婚。在武專這段嚴格的訓練，終於順利的畢業，同期入校的有二十名學生，畢業後竟只剩十一名，原來這些少掉的人都病死了。在就讀訓練的這段期間，他們每天打打摔摔，每天搞得鼻青臉腫，有時候耳朵都腫起來，在別人眼裡或許這是非常嚴重，應該要休息，但是他們只能拿繃帶把腫大的耳朵包起來後再練。就這樣不斷重覆的練！練！練！練到他們排泄出來的尿水，由原本正常的黃尿變成帶血的紅尿，甚至最後變白濁(蛋白已排出體外)。就是經過這樣嚴厲、密集的磨練，能在這樣環境下忍受過來的，他們一個個才能脫胎換骨的從武道專校畢業，成為一位更勇壯的武士。<sup>13</sup>

## 五、任教高校

民國三十年(西元一九四一年)，畢業後的黃滄浪被日本香川縣高松第一中學聘為主教漢文的教師和學校柔道部的教練和監督。其間參加日本全國性和地方性各式大小的柔道比賽，屢獲佳績，深受校方的嘉許與器重。當時的主要對手為大阪的信田庄三郎，難分軒輊，因此成為摯友。<sup>14</sup>同時因為佳績不斷，戰力節節提升的他，獲得晉勝為柔道六段的資格。同年他也有另一項喜事，那就是長男有終的誕生。到了民國三十二年(西元一九四三年)，黃滄浪以二十七歲的年輕英姿，經過格式檢定通過，被授予「達士」<sup>15</sup>的最高位階，又更上一層樓，達到柔道七段<sup>16</sup>，成為日本柔道界最年輕之師範，同時取了別號「武峰」，而日本柔壇也公認他為一個柔道奇葩。這一年，長女碧珍出生。至此，黃滄浪達成了當年在柏原中學就讀時，想要成為柔道老師的心願，真可說是皇天不負苦心人啊！



黃滄浪任教日本高校時師生合影。



1941年黃滄浪晉升為柔道六段鍊士的證書。

<sup>12</sup> 《聯合報》，1978年12月2日。

<sup>13</sup> 《聯合報》，(萬象)，1980年12月2日，12版。

<sup>14</sup> 《自立晚報》，(人物春秋)，1980年3月30日。

<sup>15</sup> 「達士」這一個稱號，其前身為「鍊士」，昭和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六三年)時根據「大日本武德會稱號等級審查規定」之修改，將「鍊士」改為「達士」。

<sup>16</sup> 同註1。



1943年黃滄浪晉升為柔道七段達士的證書。



講道館所頒發之師範證書。

而在日本的這段期間裡，還有一件令他感到榮幸而值得一提的事，是在日本愛媛縣武道大會中，他以拿手的「丟體」絕招，摔倒了當時頗受歡迎的日本人—妻鳥，黃滄浪是五段，妻鳥也是五段，但兩人所不同的是，黃滄浪是位沒有靠山、沒有支援，獨自一人從台灣來日本打拼的青年，而妻鳥背後則有一百二十位的支持者，這些人平常就給妻鳥精神或經濟的幫助和支援，所以黃滄浪對於自己能把妻鳥摔倒感到十分的光榮，也在他的人生中留下難以磨滅的回憶。<sup>17</sup>

## 貳、貢獻事蹟

### 一、榮歸故里

民國三十五年(西元一九四六年)，台灣光復後，黃滄浪堅持謝絕日本友人的挽留，帶著妻子和兩個小孩從日本返回台灣，到台灣省彰化中學擔任體育組長，從事體育教育工作。並住在學校附近的八卦山腰之學校宿舍裡，次子有正也在此年誕生。次年暑假，赴省訓團受訓，一次打籃球，無意中踩了簡關車一腳。簡氏亦是教員，曾任省體操以及山地二協會總幹事，柔道二段。當時黃滄浪七段，與簡兩人互不相識，簡突被黃踩一腳，簡便使出一招「掃腳」，不料黃迅速一縮腳，給簡一招



黃滄浪於彰化中學任教時留影。

「燕反掃」，簡立刻被摔得四腳朝天，於是兩人就得以相識，遂結成為好友。<sup>18</sup>

當時柔道運動在台灣並不盛行，算是一很冷門的運動，沒有被廣大的推行，身懷絕技的黃滄浪頓時變得英雄無用武之地，所以只能打打籃球而已，「但每次打籃球帶球往

<sup>17</sup> 同註3。

<sup>18</sup> 《聯合報》，(萬象)，1980年12月2日，12版。

前進攻時，後面如果有人想搶球，他總是習慣性的伸出腳來擋住對方，然後使出絕招『大外丟』，把對方摔倒在地，害得沒有人敢跟他打籃球，自己也覺得很過意不去，之後就不敢再打籃球了。」<sup>19</sup>在彰化中學任教時除了負起行政業務外，還擔任彰化中學田徑隊的組訓工作，短短幾年田徑隊亦創下不少該校的歷史佳績。

民國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四九年)，黃滄浪獲選為彰化縣模範教師，前往接受表揚，三男有三也在此年誕生。在彰化中學擔任體育老師的時候，有一次騎著腳踏車回家途中，有個地痞流氓故意騎車向他撞過來，把他的腳踏車撞壞了，還言鄙氣粗的揚長而去；黃滄浪遭遇此事，並沒有動怒，也沒有還手，只是一言不發的牽著腳踏車返家。後來這位鄉野間地痞流氓知道此「忍者」竟是柔道七段的黃滄浪，深深感到愧疚與驚慌，馬上央求地方父老陪同他向黃滄浪賠罪，此事後來成了彰化縣埤頭鄉民所津津樂道的趣事。<sup>20</sup>



彰化中學之教員聘書。



民國三十八年台灣省教育廳之獎狀。

## 二、籌組協會

為了自己喜愛的柔道專長，黃滄浪開始推廣教學柔道，與王金柱先生於彰化市八卦山下的地藏王廟裡的露天庭院，利用課餘的黃昏時刻開班授徒，礙於時空環境的限制，只能要求每一位學生帶一張榻榻米來，因為不是長期使用，每次都要搬動、鋪設和擦拭，然後再去拉燈泡來做照明使用，在如此克難的情況下開始柔道的教授。<sup>21</sup>另外，黃滄浪也馬不停蹄的從台灣頭到台灣尾，拜訪當時的柔道菁英，如宜蘭的陳呈誥，基隆的簡林朝波，台北的何朝儀、卓萬叢、李清楠、林永杰、廖運成，台中的張銀淮、張國安、陳再乞，嘉義的翁焜輝、陳戊寅，台南的謝龍波、陳水木、王溪清，高雄的張天煌，台東

<sup>19</sup> 同註 3。

<sup>20</sup> 《聯合報》，1996年7月8日。

<sup>21</sup> 同註 8。

的南信一等人，共商推展柔道運動大計；並且積極的參訪台灣各地道場及負責人一起討論柔道組織的籌設與比賽等事宜進行交換意見。在假日時還會巡迴各地做柔道技術與格式的表演，藉以吸引民眾學習柔道的興趣。終於在民國四十二年十月三十日，台灣省體育會成立了全省柔道協會，聘請全台灣有名望之柔道人士擔任委員共同提倡柔道運動，主任委員為當時台灣省體育會理事長王成章兼任，黃滄浪則擔任總幹事，自此將台灣的柔道運動奠下良好根基。民國五十八年（西元一九六九年），除了繼續擔任台灣省柔道協會總幹事，亦為中華民國柔道代表隊執行教練，技擊委員會的總幹事，中華民國柔道協會高段審查委員會之主任委員，並擔任亞洲柔道連盟技術委員。同年在基隆市舉行台灣省柔道錦標賽中，首次列入社會女子組比賽，也是黃滄浪推展女子柔道運動的另一項功績。直至民國六十二年中華民國第一屆柔道協會才正式成立，並由毛民初先生擔任理事長，黃滄浪擔任副理事長兼高段審查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吳定標先生擔任總幹事。由於黃滄浪的努力提倡和體育界、柔道界人士大力的幫助下，柔道運動在台灣各地蓬勃發展，對柔道之推展可說是功不可沒

### 三、省運入籍

在黃滄浪返台多年的奔波推廣後，柔道運動開始引起大眾的重視。民國四十一年（西元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屏東所舉辦的第七屆全省運動會中，臨時增列柔道為表演項目之一，同時黃滄浪也不斷的向主辦單位薦請增設柔道比賽項目，在多次的申請後終於在次屆增設為表演項目，此屆參加者經統計共有六十餘人，以濁水溪南北為界，分成龍、虎兩隊來對抗比賽，表演之精彩，自不在話下。



黃滄浪常在各式柔道比賽中擔任裁判長職務。

民國四十二年（西元一九五三年），第八屆的全省運動會在台北中山堂舉辦，主辦單位鑒於上屆的柔道表演深為廣大群眾所喜愛，又再次將柔道列為表演項目之一。這一次共有十一個縣市參加，人數比上次多了一倍。民國四十三年（西元一九五四年）第九屆的省運動會，柔道才被列入正式比賽項目，黃滄浪也在比賽中擔任裁判長之職務，此年剛成立不久的柔道協會也開始舉辦一連串的柔道比賽，有南部七縣市柔道比賽，全省柔道錦標賽，中北部柔道賽，南北對抗賽。嘉南區柔道賽，中部三縣市比賽，三軍柔道賽等，各地的柔道訓練班如雨後春筍般紛紛設立。

### 四、獨創「柔道綜合制敵法」

黃滄浪先生所自創的「柔道綜合制敵法」，為揉合柔道各種摔倒法、護身術、柔術為一爐，而獨創一格的武術，其內容包括：浮丟、拋摔→後退：浮腰、彈腰→左右斜前斜後：送腳掃(左、右)、釣袖進腰、內腿、掃腰、浮摔→連續攻擊法：「釣進腰一大內割」、「掃腰—釣進腰」、「釣進腰—丟體」、「彈腰—掃腰」、「釣進頂腳—送腳掃」→反擊法：

「小內割—膝車」、「小外掛—捲彈腰」、「大內割—反大內割」、「大外割—鞠摔」、「掃腰—後腰」、「內腿—丟體」、「彈腰—移腰」、「送腳掃—燕反掃」、「丟體—側車」→綜合立姿勒：腋下制肘法、小內割、拋摔、逆十字勒、拉進勒、緘肘→腳部制肘法、地獄勒、掃腰、十字勒肘、緘肘、側四方壓制、腕壓肘→剪腿、袈裟壓制、肩壓制、腋下制肘→單臂過肩摔、滑襟勒、扼勒、半羽勒→制腕摔、擊額、橫打、踢陰、捉袖、後抱、滑倒摔、後摔。此一綜合制敵法，黃滄浪先生經常親自在各式賽會中表演，深受各界好評，就連日本各大學親善訪問團，亦讚佩不已，嘆為觀止，故使其聲名遠播。

當年警務處長的郭永先生就曾目睹黃滄浪於賽會中精湛之綜合制敵法後，深表讚許，並召請面會黃滄浪，表示期盼將柔道運動引進警界廣為推展。<sup>22</sup>那時與黃滄浪表演「柔道綜合制敵法」者，由最早期的周老進、曾雅郎外，因各人事業發展及階段性任務傳承，接著有警官學校畢業之李佐治、警校畢業之邱左賢，以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畢業之王榮錫(現職服務台北體院教授，亦為我國國際裁判)等，經常巡迴各地表演此術與古樣格式。「柔道綜合制敵法」目前雖已成絕響，年輕一輩選手無緣目睹此一技術，但卻仍深植在今日柔道界前輩之腦海中。

## 參、任重道遠

### 一、深耕警界

民國四十四年(西元一九五五年)，黃滄浪任教於彰化中學轉眼間已接近十年的教育生涯，身懷絕技的他已經在台灣聲名遠播，其間也為柔道教育和推廣立下了不少的功勞，因此承蒙當時的警務處長郭永先生之賞識，而與省刑警總隊長李葆初先生當面力邀黃滄浪擔任刑警總隊的總教官，指導警務人員柔道(防身鎮暴)技術。於是全家從彰化搬到台北來擔任警職，開始了另一段嶄新的人生。

民國四十五年(西元一九五六年)，黃滄浪兼任中央警官學校暨台灣省警察學校的柔道總教官，一批批的警察和警官都必須從他的身上習得柔道的技藝，開始肩負起社會治安的重責大任。警界中的柔道訓練成績斐然，柔道成為警察人員不得不具備的基礎條件之一，除了當時校長趙龍文先生和警務處長郭永先生的大力提倡外，黃滄浪的認真教導也是原因之一。在教授柔道時，他經常告訴學生一些學習柔道的道理：「『武德』、『禮貌』和『堅忍』是柔道的生命，也是柔道的傳統精神。其中以『武德』最為重要，真正學柔道是為了健身、自衛、砥礪情操和保護人民，絕不是拿來意氣用事、爭強鬥狠，凡是學習柔道造詣越高，個人的品格修養也相對的越深。」<sup>23</sup>從這些話就能看出，長時間對柔道的磨練，塑造了黃滄浪高尚不凡的情操。由於任職警界的這段時間，表現不凡，因而在民國五十四年獲選為優秀(模範)警察人員，並且接受表揚。

---

<sup>22</sup> 同註 1。

<sup>23</sup> 同註 3。

## 二、入國際賽會觸角

民國四十五年（西元一九五六年）五月第一屆世界盃柔道錦標賽於日本東京舉行，我國當時即由黃滄浪先生擔任教練職務，率領我國選手陳呈誥、謝龍波二位選手參賽，其中謝龍波先生第一場遇到印尼選手僅用了七秒時間即以一勝成績，將對手打敗，此外在競賽期間黃滄浪先生亦帶領二位選手拜會當時日皇次弟高松宮殿下，深獲日皇嘉許。



第一屆世界盃柔道錦標賽時中國代表隊日本高松宮殿下（日皇次弟）合影，（由右陳呈誥、黃滄浪、高松宮殿下、謝龍波）

民國四十七年（西元一九五八年），黃滄浪再以執行教練的身份率領我國選手陳戊寅、陳再乞、李清楠、張聰輝等四位，赴日本東京參加第三屆亞洲運動大會；在此次運動會中，台灣柔道代表隊參與人數最少，卻獲得最多的金牌，計有陳再乞、李清楠、張聰輝等三名選手各獲金牌一面，如此傲人成績，使得我國柔道運動開始揚名中外，成為他一生中最感到榮幸的事。<sup>24</sup>民國四十九年（西元一九六〇年），四十四歲的黃滄浪晉升為柔道八段達士的地位，為當時我國柔道段數最高之人。<sup>25</sup>



第三屆亞洲盃柔道賽之剪報。

民國五十三年（西元一九六四年）應東京奧運籌備會邀請，擔任柔道賽會的裁判，是我國首位擔任奧運會的柔道裁判。民國五十四年（西元一九六五年），身任全國技擊委員會柔道部主任的黃滄浪，率領中華柔道代表隊，赴巴西里約熱內盧參加第四屆的世界柔道錦標賽，黃滄浪亦應聘擔任賽會裁判，林永杰先生擔任代表隊教練，隊員則有張溫故、杜吉雄、林吉貴和于摩西。各在輕、中、重量級中獲得第五名的成績，同時黃滄浪也於錦標賽會中贏得風度最優、裁判最佳、工作最忙裁判之榮譽。同年亦代表我國飛往東京，參加國際柔道會議和擔任世運會柔道裁判。<sup>26</sup>



擔任一九六四年東京奧運裁判照。

<sup>24</sup> 同註 3。

<sup>25</sup> 同註 1。

<sup>26</sup> 《新生報》，1964 年 2 月 10 日。

民國五十六年（西元一九六七年）八月，黃滄浪飛往美國猶他州鹽湖城，參加國際柔道會第一次舉行的國際柔道裁判甄試，總共錄取八名，黃滄浪以中華民國國民的身份獲得世界裁判的資格，其他的還包括日本兩名，法國兩名，英國一名，荷蘭一名，比利時一名。為我國首位獲取國際柔道裁判證照者，也變成他人生中另一感到最榮耀之一。<sup>27</sup>此時已是八段達士的他，在柔道道路上，仍不斷的追求更高的境界來鍛鍊自己。



黃滄浪擔任國際柔道比賽裁判。



黃滄浪參加國際裁判說明會。

民國六十一年(西元一九七二年)，再次應聘於在德國舉行的慕尼黑奧運會柔道裁判<sup>28</sup>，並以執行教練的身份，率領中華柔道隊參加慕尼黑奧運會，隊員有張平和、莊振戊、鄭吉祥、王榮錫等四名，其中鄭吉祥選手進入四分之一的準決賽時負於蒙古選手。民國六十三年(西元一九七四年)，擔任在韓國漢城舉行的第三屆亞洲柔道錦標賽大會裁判，台灣也由領隊吳定標和教練王金柱帶隊參賽，其中鄭吉祥選手榮獲輕量級(-63Kg)銀牌一面。



慕尼黑奧運代表隊出國前合影(右為游泳教練武育勇、中為黃滄浪、左為廖運成)。



慕尼黑奧運代表隊出國前合影。

<sup>27</sup> 同註 3。

<sup>28</sup> 同註 8。

### 三、親善訪問團來台

此時的台灣柔道早已聲名遠播至世界各地，日本方面紛紛開始帶隊前來台灣進行友誼觀摩，如日本天理、慶應、早稻田等大學柔道隊陸續抵台做親善訪問，並於台北三軍球場進行友誼賽<sup>29</sup>，黃滄浪代表台灣表演柔道格式(綜合制敵法.防身術)之外，並進行一對十(十名黑帶高手)的表演賽，過程精彩刺激，黃滄浪先生以十種不同招式(技術)制服對手，大顯身手，搏得滿堂喝采。



日本慶應大學來訪合影。



日本早稻田大學柔道社訪問合影。

有一次日本講道館館長嘉納履正訪台，黃滄浪亦陪同造訪台灣柔壇大老與知名道館。另日本柔道之鬼一木村政彥先生也來台訪問，並在台灣進行巡迴技術指導，更舉辦南北柔道對抗賽。還有日本柔道名手川村禎三七段<sup>30</sup>和大澤慶已六段也來台做三天的訪問，川村和黃滄浪也一起表演古樣摔倒格式，此種格式又名「古式之形」，目的是顯示柔道的動中有靜，靜中有動的特點，只有高段者才會此一技能，古樣摔倒格式是台灣光復後的首次表演。



「古式之形」表演。



黃滄浪畢生對於柔道的推廣工作不遺餘力。

<sup>29</sup>當年三軍球場位於總統府斜對面，可容納約三千名的觀眾，後因都市計畫進行拆除，現址成為凱達格蘭大道旁之「介壽公園」。

<sup>30</sup>〈日本柔道名手訪華記〉，《柔道雙周刊》，第九期。

#### 四、桃李滿天下

在警界的這段時間裡，黃滄浪除在軍警單位裡擔任總教官，還兼任各大專院校及高級中學的柔道社團指導老師。例如：

軍警學校部分：國防醫學院、中正理工學院、三軍大學、政工幹校、憲兵學校、警備學校、警務處直屬大隊、陸軍戰技幹部訓練班(林口)。



民國四十二年政工幹部學校體育幹部訓練班第一期結業合影。



戰訓體育隊柔道組合影(第三排中間為黃滄浪)。



民國五十六年陸軍戰技幹部訓練班柔道隊合影。



國防部長蔣經國巡視陸軍戰技幹部訓練班留影(右為當時陸軍戰技幹部訓練班隊長王覺生)。



民國五十六年陸軍戰技幹部訓練班結訓典禮時，黃滄浪與黃武雄表演綜合制敵法。(當時表演是在中午十二點於滾熱的柏油路上)。



民國五十六年陸軍戰技幹部訓練班結訓典禮  
(前排右三為當時參謀總長黎玉璽將軍)。



民國五十六年陸軍戰技幹部訓練班結  
訓典禮時柔道表演(當時表演是在中午  
十二點於滾熱的柏油路上)。



民國五十六年陸軍戰技幹部訓練班結訓典禮  
時柔道表演。(當時表演是在中午十二點於滾  
熱的柏油路上)



民國五十六年陸軍戰技幹部訓練班結訓  
典禮時柔道表演(當時表演是在中午十  
二點於滾熱的柏油路上)。



民國五十六年陸軍戰技幹部訓練班結訓柔  
道預演。



民國五十六年陸軍戰技幹部訓練班結訓典禮柔道表演時長官席與觀禮來賓一角。



民國五十六年陸軍戰技幹部訓練班結訓典禮時，黃滄浪與黃武雄表演綜合制敵法。



民國五十六年陸軍戰技幹部訓練班結訓典禮時，表演勒頸術後，造成對方真正休克，再施行柔道急救復甦術。



陸軍戰技幹部訓練班柔道示範。

政工幹校師生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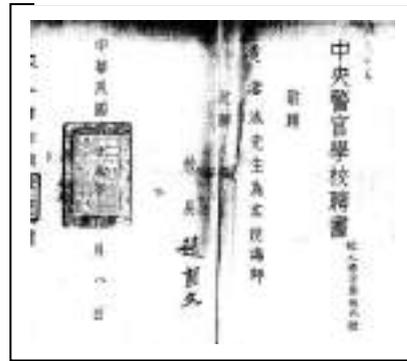
警察學校師生合影。



於警校任教時對學生面授機宜。



陸軍柔道代表隊聯誼餐會合影。



民國四十五年中央警官學校之聘書。



黃滄浪於武德殿內指導警察練習柔道之情形。



台灣省警察學校獎狀。



黃滄浪於武德殿內指導警察練習柔道之情形。



台灣省政府考績獎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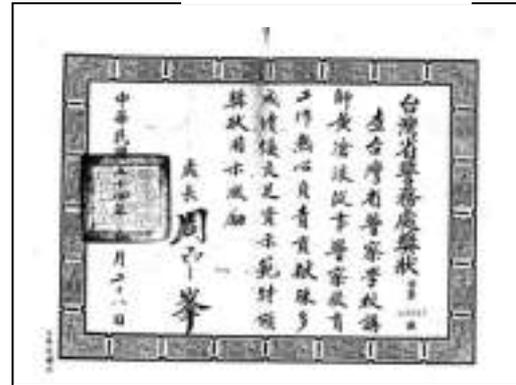
黃滄浪於武德殿內指導警察練習柔道之情形。



政工幹校講師聘書。



民國五十四年中央警官學校與中正理工學院的聘書。



台灣省警務處獎狀。



民國五十七年台灣省警察學校的聘書。



憲兵學校之柔道教練聘書。



憲兵司令部之教練聘書。

大專院校部分計有：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政治大學、海洋大學、私立文化大學、私立淡江大學、私立明志工專、台北體專。並於民國六十一年，協助私立輔仁大學於中美堂裡舉行第一屆全國大專柔道錦標賽。



臺大柔道隊合影(前排中間為黃滄浪)。



民國四十九年臺大柔道隊畢業合影  
(前排中間為黃滄浪)。



四十年代臺大柔道社之師生合影。



四十年代師生合影。



五十年代師生合影。



民國五十一年國立臺灣大學柔道研習社畢業合影(後排左邊為黃滄浪)。



民國五十二年臺灣師範大學體育表演會留影(中間為黃武雄)。



民國五十三年臺灣師範大學榮獲第三屆大專杯柔道錦標賽團體組冠軍合影(後排中為黃滄浪、右一為許志村、右三為石詔明、左一為沈博和、左二為黃武雄、前排右一為謝昌雄、右二為宋彥雄、左一為郭朝煌、左二為田光中)。



民國五十三年臺灣師範大學榮獲第三屆大專杯柔道錦標賽團體組冠軍合影(左為黃武雄、中為許志村、右為沈博和)。



民國五十三年臺灣師範大學榮獲第三屆大專杯柔道錦標賽團體組冠軍後校長接見合影(前排中為校長杜元載、右為黃滄浪、左為體育系系主任吳文忠，後排右一為郭邦雄、右二為黃武雄、右三為石詔明、右五為謝昌雄、右六為郭朝煌、左一為蘇雄輝、左二為沈博和、左三為許志村、左四為宋彥雄、左五為田光中)。



民國五十四年臺灣師範大學參加第四屆大專杯柔道錦標賽合影(前排中間為黃武雄)。



民國五十四年臺灣師範大學畢業典禮合影(中為黃滄浪、右為沈博和、左為黃武雄)。



民國五十二年政大柔道社合影(前排中間為黃滄浪)。



民國五十九年師大柔道隊合影(第三排中間為黃滄浪，第三排左四為黃武雄、左三為紀俊安、左二為王榮錫、左一為黃錦能、右一為王百祿、右二為楊啟明、右三為黃宮富、第二排右一為鄭瑞華、右二為徐耀輝、右三為涂清木左一為歐陽美、第一排右二為翁啟修)。



民國五十八年臺灣師範大學榮獲台灣北區大專柔道錦標賽優勝合影(前排右一為傅恆霖、後排右一為徐耀輝、右三為王榮錫、右四為李鴻志、左一為翁啟修、左二為紀俊安、左三為黃宮富、左四為郭汾派)。



民國五十九年臺灣師範大學榮獲參加大專杯柔道錦標賽團體組冠軍合影(前排中間為黃滄浪)。



黃滄浪致力推廣柔道，並指導大學學子參與比賽（後排中間為黃滄浪、後排右二為黃武雄、後排右一為楊啟明、後排左二為王榮錫、後排左一為莊振戊、前排右一為涂清木、前排右二為黃錦能、前排左二為紀俊安、前排左一為王百祿）。



臺灣師範大學女子柔道社團合影(後排中為黃滄浪、右為黃武雄、前排右二為鄭瑞華)。



民國六十年臺灣師範大學柔道社合影。



臺灣師範大學柔道隊榮獲大專杯柔道錦標賽甲組冠軍合影。



臺大柔道社師生合影。



臺大柔道社師生合影。



臺大柔道社師生合影。



民國四十八年臺灣大學柔道組主任教練之聘書(當時柔道仍隸屬於國術的項目之一)。



臺灣師範大學講師聘書。



私立文化學院(現今文化大學)之講師聘書。

高中學部份：台北市建國中學、台北市成功中學、台北市啟明學校等。此外，亦擔任台北市成功道館、台北市新力健身院、台北市武峰道館、台北市山彥道館、高雄市志道柔道館等道館館長、首席技術顧問等職務，可說是身兼多職，使得他十分忙碌與受大眾的歡迎與愛戴。所以他的學生遍佈社會各階層，粗略估計多達四萬多名的學生出自其門下，台灣很多柔道高手都是直接或間接的受到他的指導，一些在國際比賽中得名的選手也是他的學生，其功勞自不在話下。他曾以幽默的口氣警告柔道學生：「台灣的警察都是我的學生，誰學了柔道卻去打架滋事，我馬上就會獲得情報，小心我修理他。」<sup>31</sup>

<sup>31</sup> 同註 3。



對中學生進行柔道表演。



黃滄浪在主持武峰道館時之留影。



在道館內對社會大眾進行柔道表演。



與學生練習柔道。

在 50 至 70 年代，除了技術指導外，黃滄浪也出版了不少有關柔道的著作，有柔道學、柔道格式的研究、柔道裁判法和柔道初步的研究等等，以淺顯的文字使柔道更能為愛好者所深入理解。經過黃滄浪幾十年的努力，亦使得台灣柔道協會終於在民國五十九年(西元一九七十年)承辦第二屆亞洲柔道錦標賽。

## 參、對柔道的精神與體現

### 一、詮釋柔道的精神

黃滄浪對柔道精神在運動上的態度，認為柔道運動應成為體育運動的標竿。因為柔道運動不但可使身體愈鍛鍊愈靈活，具有精力善用與護身之術；而且另一方面並成為智育的一部份，具有情操教育的價值。柔道在競賽中最能表現武德之精髓，即此謂(一)盡全力正正當當的競爭，(二)為爭取勝利必全力以赴，不在乎勝敗。(三)禮遇對手，友愛敵人，以禮開始，以禮完成。(四)絕對服從裁判。以上四點，他認為作為一個普通運動員，如果沒有高尚的品德修養和優秀的技術造詣，是難以做到這四點的。但如果做為一個柔道修行者，無論他的造詣和段級的高低，大都能發揮這種運動精神，就可以說上述的四點精神，亦可名之為「柔道精神」，此為黃滄浪以此點來為柔道精神所下之定義。



黃滄浪認為柔道在競賽中最能表現武德之精髓。

還有，他認為柔道乃是為人處世之道，柏拉圖曾言「最優美的運動就是使用最少的力量而獲得最大的效果。」其意就是要善於應用身心之力量，優美的動作就是效率。所以在我們日常生活中，該如何使用最少力量而達成自己想要達到的目的實為一重要課題；至於在運動競技上如果想保持技術的進步，和去指導他人，一定要擁有柏拉圖所言的此一運動力學的修養，並站在這個立場上去多加觀摩，以收「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功效，若踏實的去做，此一力學原理必然能成為在教導柔道時最好的指針，不然單靠經驗與第六感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



黃滄浪強調柔道訓練是用最少力量獲取最大勝利。

黃滄浪提出柏拉圖之見解來應用到柔道上，指柔道訓練的最終目標就是運用最少的力量來獲取最大的勝利。除了有這樣對柔道的體悟外，他還表示學習柔道的人並非一定要孔武有力、身強體壯的人才，有些身材矮小，看似瘦弱不堪的人，照樣能在柔道比賽中有優異的表現，此說明了靈活的運動、純熟的技巧和敏捷的反應等等，常能彌補體力

的不足。更進一步的說，有效的借力使力，這就是柔道訓練中最重要項目。

## 二、體現柔道主要精義

他常以柔道的創始師範嘉納治五郎之遺言來時時勉勵自己，其遺言為：「柔道能使身心力量發揮到最理想、最有效的方法。由於不斷的磨練，在學習攻擊與防禦當中，都可以做為身心鍛鍊與人格修養，而在長期訓練中，很明顯地自己可以養成這種精神。藉此人類可以培養其高貴的人格，進而服務社會，盡其所能貢獻於全世界。這是有志練習柔道者的最終目標。」黃滄浪尊崇此番遺言，畢生盡力的把自己所學推廣到世人身上，可說是身體力行的實踐了嘉納治五郎所提倡的柔道精神。

對於在比賽時，有許多該注意的事項，黃滄浪認為必須要保持鎮靜，不可鬆懈，四肢肌肉不能緊張，要保持身體重心的穩定，敏捷輕快的移動身體，及變化自己的體位，最重要的是有效利用自己的力量，以有限的體力，配合優質的技術與動作，以發揮無限大的力量，更明顯的來說，自己本身的力量是有限的，有時要順勢的利用對方的力量，採取制勝的對策，來把對方摔倒。決定要摔的時候可以運用「順水推舟」之法，即你推我拉，你拉我推。比賽中要能眼明、手快的使用技術，不要讓敵人先洞察你的意向，更要注意不可將力量使用耗盡，總歸一句就是「不以力鬥，宜以智取。」

黃滄浪一再強調「力量的運用不管是在柔道的訓練或比賽時，都是非常重要的」。平常時就必須多加練習，純熟運用，比賽時才能運用自如，得心應手，要訓練自己在須要力量時，能夠隨時集中全身的力量使用出來，這就是柔道的精髓部份。



黃滄浪常藉演說來推廣自己對柔道的看法。

## 三、柔道研習要點

除了以上力量運用的觀點外，黃滄浪還有自己對柔道的標準與看法：

### 訓練時可依以下五點的順序來看其對訓練的要求

- 1、初心—開始準備運動，即運動前的暖身，使身心皆達一致來準備開始。
- 2、習得—就是要先習「護身倒法」，因為如果倒法無法學習得好，自己的技術也就不會進步，倒法就是柔道的基礎，基礎當然要先學好才能更進一步習得其他技術。
- 3、習熟—會了保護自己的方法後，開使學習攻擊敵人技術的「連攻法」。
- 4、精熟—練習要有良好的姿勢，左右並用，採取攻守，勿退守。
- 5、熟達—即不斷重覆以上四點來讓自己在練習時的效果達成自己所定的目標。

### 柔道訓練具備的條件

- 1、氣力(積極性與精神力)

2、體力(持久性與遠心力)

3、筋力(柔軟性、爆發力、彈力性與神速)

要取得技術、研究心和連攻法，要反覆磨練，以自己的身體來體會。

#### **比賽要訣**

1、膽要大

2、氣要盛

3、心要定

4、神安靜

5、攻要猛

6、守要穩

#### **處世要訣**

1、信心

2、專精

3、熟識

4、勤勉

5、有恆

6、修養

至於柔道在台灣的推廣，黃滄浪覺得日本在柔道方面的實行，值得我們借鏡。他對日本在體育上的成就，曾讚佩不已。他說，日本人在體育上所舉辦的活動是多方面的，不管在政策、經費以及人才的培養上，均有其獨到之處，使日本的體育活動呈現朝氣蓬勃的現象。而日本愛好柔道者，也多達幾百萬人。其訓練方式，在學校中，從初級中學開始就把柔道列為正課項目之一，藉使學生們在體育方面與學業齊頭並進。在社會上，柔道傳習所街頭林立，使柔道成為國民普遍愛好的一項運動。柔道在日本廣為民眾接受。反觀當時黃滄浪回國後，剛光復的台灣，柔道學習者寥寥無幾。看到這種情形的他，便下定決心要來推廣柔道運動。

黃滄浪認為惡性補習阻遏台灣人民體魄發展甚鉅，因此他主張消除「惡補」，為健強國民體格，中、小學應將柔道運動列入體育課程，派遣專任教員傳授。在社會上，他主張體育主管機關，應有計劃，有魄力的積極推行，加強柔道運動的設備，經常主辦各種錦標賽。在各項比賽中，尤其重要者，應以性別分明，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以提高大眾的興趣，達到普遍愛好的目的。至於在機關團體中，他認為很容易就能推行，每天應該有定時、足夠的練習時間，並分別編組，派專人指導，如此嚴格的實行，才能產生台灣的柔道好手。以上都是黃滄浪對柔道推廣上，所持的誠懇意見，直至今日，也適合應用在其他運動的推廣。

黃滄浪還認為柔道運動技術，警察單位應當特別重視，因為這一項技術，是員警們接受任務後一種制敵的必要武器。在他置身於警界後，曾向當局建議，先訓練兩批兩百二十名的柔道幹部，去充任單位的技術教官，加強訓練，還經常舉行柔道比賽，提高技術進步。在他任教的十幾年時間裡，警察人員受到柔道訓練者，就佔去了當時台灣學習

柔道者五萬多人的半數，有段者，也是兩千五百人中佔了一半以上的人數，這些成就，都歸功於黃滄浪在警界中對柔道專心致力教導下的貢獻。<sup>32</sup>

## 肆、自警界退休

### 一、勇者不為利誘

至民國六十年(西元一九七一年)，不慕榮利，始終一直是二線一星的黃滄浪自警界功成身退，大家感到依依不捨並給予無限的祝福。後來又到憲兵學校和在南部武道館指導柔道，直至民國六十四年(西元一九七五年)之後才完全從教育界退休下來。在教育學生的這段時間，有一件令人他感到印象深刻且非常欣慰的事，那就是以往在各學校教授柔道時，常常汗溼衣衫，所以一天得換好幾套道服，冬天時也不例外，每次從甲校到乙校，在路途上冷風陣陣吹來，因為穿著濕透的道服，就讓他冷得發抖。後來，有一次也是相同的情形來到國防醫學院教柔道，這時有一位學生在上課前，把一件暖烘烘的道服拿給他穿，原來，他自己先把道服給穿暖了才給老師穿，此一舉動著實讓黃滄浪感動許久，心中一片溫馨。<sup>33</sup>

退休後的黃滄浪，好多餐廳老闆和娛樂界老闆，紛紛聞風而來要他擔任不用出錢而可以分紅利的「股東」，或者是不用上班卻可以擁有高薪的「顧問」。但是，卻被他一一給拒絕了。他挺著腰幹說：「其實這些全都是『保鏢』性質的股東和顧問，當然以我的招牌和警方間的關係，是可以幫人解決許多問題的，但把半輩子掙來的清高聲譽，很可能就因此給糟蹋掉了」。<sup>34</sup>如此傲骨清高的黃滄浪，在退休時除了有一條紅白相間的柔道八段帶，和無數的弟子稱他為「老師」外，他幾乎是兩袖清風。連嫁給他的日籍妻子，也是在陪同他來台三十三年後，黃滄浪才籌措了一筆錢，讓她首次回日本娘家探親。

### 二、推廣盲啞學校柔道

民國六十九年(西元一九八十年)，黃滄浪自二十年前得到八段的資格後，再次晉升到柔道九段的榮譽。<sup>35</sup>此時的他並致力於殘障(啟明、啟聰)的柔道運動，於民國六十九年(西元一九八十年)舉辦莊敬國際獅子會國際盲啞柔道錦標賽，共有二十位選手參加，目的在使殘障青年能積極、勇敢的表現自我。使這些殘障者多一份信心與能力，亦奠下日後我國參與殘障運動柔道比賽榮獲金牌的基石。

### 三、自力更生

黃滄浪的硬骨頭，讓他退休後仍不肯接受四個兒女的奉養，坐享含飴弄孫之福。反

<sup>32</sup> 上述資料多出自黃滄浪所遺世之筆記本內容。

<sup>33</sup> 同註 6。

<sup>34</sup> 《中國時報》，1979 年 7 月 13 日。

<sup>35</sup> 同註 1。

而轉至競爭激烈的人壽保險業當保險員從頭幹起，與衝勁十足的年輕人相互競爭。他自己認為，兒女們有這份孝順的心意就夠了，自己還能跑得動，可以工作來養活自己，不需要孩子們再為他和老伴花錢。如此體貼的黃滄浪，也以他見人無數的經驗和謙遜的態度，為人壽保險公司創下了一億五千萬元的投保金額，令柔道界和保險業，都為這位老將出馬的表現，感到欽佩稱奇不已。<sup>36</sup>



黃滄浪退休後投身壽險工作，並屢創佳績。

不僅如此，在退休後仍是忙碌的生活中，他依然沒有放棄他的柔道生命，每天清晨起來，都做約一個小時的柔軟體操。他的起居生活都極為規律，清晨六點半起床，晚間十一點就寢，中午睡一個小時，不抽煙也不喝酒，生活的恬淡可想而知。<sup>37</sup>他曾經在一紙上寫上老年人生活要愉快有四個要件，第一是健康，吃東西食物的時候要謹慎，睡眠要充足，想要有健康的身體就要早起來運動，對任何事情要看得寬，不要對事事都感到心煩。第二是老伴，老了最怕寂寞又孤單，如果有老伴在身旁互相照顧陪伴，就能感到幸福。兒女長大都分散各地，要一齊相聚實在困難，不要冀望子女的照顧，所以有深愛的老伴最好。第三是老朋友，就是老兄弟，彼此以誠相待，好聚好散，見了面笑呵呵。這樣一來人生的禍端就全無。第四是老本錢，



黃滄浪夫婦鶼鶼情深。

人要有積蓄做老本，老了就不用伸手向子女要錢，花錢也不困難且單純，向人借錢是世間最不好的事了。從這四點裡我們看到了黃滄浪的人生觀，有規劃的進行生活，這或許也是他在向人推銷保險時所用的話語，單憑這幾點，就讓大家對他是深深折服於他對人生寬遠開朗的態度，也造就了他在保險業的傲人成績。

忙裡偷閒的他還有一項興趣，那就是常常寫毛筆字，在他家裡的筆筒中總是插著大大小小的毛筆，只要興致一來就拿起筆墨硯臺，坐在餐桌前揮毫起來。他練毛筆的時間跟柔道一樣久，有將近五十年的歷史，他的字跡絲毫不苟，蒼勁有力。他以柔道養身防衛，以練字來修養心性。當他執筆書寫的時候，就像他在柔道場上，產生一種沉靜穩重的氣氛，旁觀者連氣都不敢喘一聲。身懷絕技的黃滄浪，在豪邁中透著溫文儒雅的氣質，在他身上看不到習武之人常有的粗獷。

「夫柔道者，處世為入之道也！」這是他常常寫的條幅，也常常寫一個大大的「忍」字，在忍字下有兩句較小的字：「一勸天下無難事，百忍堂中有太和。」柔道是他生命

<sup>36</sup> 《中國時報》，1979年7月13日。

<sup>37</sup> 同註3。

中的一大部份，寫字亦是他生活中的一大調劑。<sup>38</sup>

#### 四、克紹箕裘

黃滄浪律己嚴謹，教育子女更是遵從聖賢古道，共育有三男一女，其中次男黃有正和三男黃有三亦繼承其衣鉢，和父親一樣，在柔道界中有傲人的成績。令他感到人生中欣慰的事就是自己的子女也能學習柔道，在他們十四、十五歲時，一次偶然的機會，兩人各摔倒五名學員，黃滄浪一看大驚，暗自想：「孺子可教也」。於是開始大力的栽培兩兄弟<sup>39</sup>，他們也不負父親的期盼，在柔道上層層邁進更高的地位。老二有正達到柔道六段，曾任台北市體育會柔道委員會的總幹事和中華民國柔道協會理事、常務監事及台灣省警察專科學校的柔道教官等經歷，並經國際柔道總會嚴峻考試授予「B」級裁判的資格，亦曾擔任亞運會的柔道裁判。三男有三亦有柔道六段的段數，曾任中華民國柔道協會的總幹事，榮獲國際柔道總會給與「A」級裁判的資格和洲際裁判證照，擔任世界級的柔道裁判。民國七十三年(西元一九八四年)，赴美洲巴拿馬任國家隊的教練，自民國八十五年(西元一九九六年)更榮任為亞特蘭大奧運會裁判，接下來民國八十九年(西元二千年)、九十三年(西元兩千零四年)也繼續擔任澳洲雪梨



黃滄浪受邀回日本時，各界歡迎的盛況。



黃滄浪教子有方，一家人和樂融融。

和希臘雅典奧運會的柔道裁判，讓國內體育界與有榮焉。<sup>40</sup>後來還利用電腦科技，將我國柔道推向國際化。<sup>41</sup>有三謙虛的說：「邁向柔道之路，只是不敢有違父命，盡力傳承家父黃滄浪先生之衣鉢而已。」<sup>42</sup>有正也說過：「習柔道以強身防賊，習書法確可修養心性，家父常叮嚀：要勤練書法，使字跡保持絲毫不苟，蒼勁有力，習武之人並修武術和書法最是理想，在豪邁中可透出溫文爾雅之儒將氣質，而非面目可憎的粗獷武夫」<sup>43</sup>如此謙遜有禮的態度，和兩人都對書法精通，可看出兩兄弟都是受父親極大的影響。不過其實黃滄浪自己雖然是柔道高手，但個性溫和的他，並不強迫自己的子女要學習柔道，完全

<sup>38</sup> 同註 3。

<sup>39</sup> 同上註。

<sup>40</sup> 《埤頭鄉訊》，1996年11月20日，2版。

<sup>41</sup> 《大成體育報》，2000年1月10日，10版。

<sup>42</sup> 同註 35。

<sup>43</sup> 同上註。

尊重自己家人的選擇，所以大哥黃有終往室內設計方面的學術路線努力，與柔道絕緣。自己唯一的女兒碧珍亦在刑事警察局中任職，可說他的四個子女在各方面都有不錯的成績，堪稱滿門豪傑。<sup>44</sup>也是黃滄浪的教子有方，自由開放的作風所造成的，他是一位柔道好手也是一位好父親的代表。

民國七十四年(西元一九八五年)三月時，於台北的福華飯店舉行歡宴，以祝賀柔道九段的黃滄浪七十壽誕，三男有三也特地從巴拿馬回台，與父親一起慶祝，已高齡七十歲的他，以威名遠播的名聲和誠懇的待人處世，得到大家對他的祝福。

邁入七十的他，老天爺卻開了他一個玩笑，民國七十五年(西元一九八六年)，年初健康檢查的時候發現身上長了惡性腫瘤，於是隨即進入三軍總醫院進行更詳細的檢查。結果一向硬朗的他，於醫師口中證實自己罹患了大腸癌，只好住到醫院，開始做化學治療與腫瘤割除的手術。自從家屬知道他得到癌症後，對他們來說簡直是晴天霹靂，不敢相信這是個事實，心中非常的悲痛，但黃滄浪卻反過來安慰他們，告訴他們這是上天註定的事，人的



臥病在床的黃滄浪仍不忘平生最愛的柔道。

生死並不能自己控制，只要一生中每分每秒都有好好的生活就夠了，他以開闊且坦然的態度來面對這一事實，藉以撫慰家人悲傷的情緒，並和家人一起對抗病魔。

同年，八月二十八日，黃滄浪終抵抗不了腫瘤從身體四處擴散，於三軍總醫院裡病逝，享年七十一歲，一代的柔道大師就這樣離我們而去了。

中華民國柔道協會為了感念黃滄浪畢生為柔道之盡心提倡與貢獻，追贈他柔道中最高榮譽的柔道十段，成為台灣柔道界中最高的精神指標。此時傷心的家人，也強打起精神，遵照黃滄浪生前的願望，為他穿上柔道道服火化，十月二十三日時在台北市第一殯儀館的「景行廳」舉行告別式，渥蒙當時總統蔣經國先生暨五院院長賜額致祭，使家人備感哀榮，治喪委員會主任委員為當時中華民國柔道協會理事長毛民初先生和總幹事李佐治先生。當天蒞臨現場致祭人士包括黨、政、軍、警、商和體育界高層主管與代表，及來自全國眾多柔道界師徒道友等團體，光是個人的總數就將近兩千多人，場面莊嚴感人，群眾皆緬懷黃滄浪的高風亮節情操，每個人不捨之情都溢於言表。之後以他的囑咐安厝於台北縣金山安樂園(金寶山)。

民國七十六年(西元一九八七年)，莊敬國際獅子會為了悼念滄浪先生推展盲啞柔道運動奠定基礎與犧牲奉獻精神，在台北啟聰學校裡舉辦「滄浪杯」盲啞柔道錦標賽。

獻出柔道生命共五十七年的歲月，是黃滄浪用血、淚和汗，努力一步一步的締造他今日的偉大成就。他的耳朵是與眾不同的，因為了習武，每天都要苦練推拉摔踢的功夫，

<sup>44</sup> 《聯合報》，1996年7月8日。

且在比賽中面對各國高手，不免要有強烈的耳鬢廝磨較量拼鬥，所以他耳朵的內軟骨早已碎裂，耳殼邊緣也因長期的折磨而變得沒稜沒角的，有了奇特變形的「耳相」。<sup>45</sup>所以他的柔道之路是走得十分艱辛，雖然他的人生旅途已經結束了，其留下的柔道精神更寓有品德的表現，廣受後人推崇。

他說過：「學習柔道不是爭強鬥狠的工具，而是一種全身的綜合運動，更是集智慧、精神、注意力和堅忍於一身的訓練。」<sup>46</sup>對柔道真諦的領略與貢獻，豈是一般粗淺表現者所能匹比於萬一的。縱觀他的一生為人剛正耿介，誠摯謙和，淡泊名利，重道義講氣節，致能獲得清高之讚譽。自日本返台後對台灣的柔道運動可是奉獻了他的大半的生命，在教育界中汲汲的教導學生，使學生都能在比賽中獲得好成績，也因他對柔道運動的推廣，還為失傳盡三百年餘年的柔道正名為我們中華民族所開創，從日本手中奪回來，讓台灣的柔道享譽國際，帶動了一股全民學習柔道的風潮，實是功不可沒，讓我們更加懷念他為柔道所做的一切。他的生命旅程就像一部台灣的柔道簡史，直至今日，許多報章並追封他為台灣「柔道之父」，此一美稱肯定了黃滄浪一生的貢獻，也讓他的風範與精神永遠活躍於柔道界。



黃滄浪的非凡成就與典範，將長留於台灣的柔道界。

## 各式珍貴照片圖集：



台灣中部五縣市歡迎嘉納先生蒞台合影。

<sup>45</sup> 同註 35。

<sup>46</sup> 同註 1。



黃滄浪回日本柏原中學訪問時之合影。



第二屆亞洲杯柔道比賽前留影。



第二屆亞洲杯柔道比賽留影。



第二屆亞洲杯柔道比賽留影。



第二屆亞洲杯柔道比賽留影。



昭和五十六年黃滄浪參加同學會合影。



黃滄浪回日本拜訪時的合影。



黃滄浪(中間)與其墨寶  
(左為何朝儀, 右為李清楠)。



黃滄浪與其墨寶。



黃滄浪與其墨寶。



黃滄浪之墨寶。



黃滄浪之墨寶。



台灣省大專柔道邀請賽合影。



黃滄浪與柔道學子合影。



黃滄浪參加南區柔道講習會時合影。



黃滄浪參加北區柔道講習會時合影。



五十年代的柔道比賽會場。



台灣省第十二屆全省柔道錦標賽合影  
(右為李清楠、中為廖運成)。



柔道前輩合影(後排右一為廖運成、右三為吳定標、左一為王金柱、左二為黃榮樽、左三為何朝儀、左四為黃滄浪、前排右一為翁有為、右二為林永杰)。



台灣省第十三屆全省柔道錦標賽會場留影。



民國六十五年暑期柔道集訓合影。



前往爭取第二屆亞洲杯柔道錦標賽主辦權時合影  
(右一為廖運成、右二為黃滄浪、右三為林永杰、  
左一為李清楠、左二為謝龍波、左三為張銀淮)。



柔道比賽情形。



警務處演習。



歡送林永杰前往爭取第二屆亞洲杯  
柔道錦標賽主辦權時合影。



《柔道百年歷史》書套上的圖片，  
為黃滄浪正在擔任國際比賽之裁判。



柔道比賽情形。



柔道比賽精彩鏡頭。



柔道前輩合影(中為黃滄浪、右一為卓萬叢、右二為陳再乞、右三為李清楠、右四為趙龍文、左二為陳戊寅、左三為謝龍波、左四為張銀淮)。



與警界長官討論柔道推廣事宜。



黃滄浪為國小組比賽成員加油打氣。



民國六十二年南北對抗賽前所有隊員先禮後兵。



嘉納正光訪台時與林永杰會面留影。



警察學校柔道表演。



警察學校柔道表演。



軍方的柔道表演。



軍方的柔道表演。



軍方的柔道表演。



警界柔道表演。



黃滄浪擔任柔道比賽裁判之情形。



黃滄浪擔任柔道比賽裁判長之情形。



黃滄浪擔任柔道比賽裁判長之情形。



黃滄浪擔任柔道比賽裁判長之情形。



黃滄浪擔任柔道比賽裁判長之情形。



黃滄浪擔任柔道比賽裁判長之情形。



黃滄浪擔任柔道比賽裁判之情形。



台灣地區南北柔道對抗賽及升段比賽會場。



黃滄浪擔任柔道比賽裁判之情形。



黃滄浪在板橋道館與柔道界人士合影。



黃滄浪個人照。



黃滄浪個人照。



黃滄浪個人照。



黃滄浪個人照。



黃滄浪個人照(當時為八段)。



黃滄浪與父母、兄弟合影



黃滄浪與母親合影。



第九屆大專杯柔道錦標賽合影。



彰化中學同學會合影。

柔道教學示範照片：



柔道教學。



拋摔。



半羽勒。



扼勒。



丟體。



出腳掃。



蹲姿後倒(連續動作一)。



蹲姿後倒(連續動作二)。



蹲姿後倒(連續動作三)。



坐姿後倒。



臥姿左右應用倒法(連續動作一)。



臥姿左右應用倒法(連續動作二)。



臥姿左右應用倒法(連續動作三)。



滑襟勒。



送腳掃。



十字勒。



十字關節法。



柔道教學示範。



單臂過肩摔。



肩車。



進入抓牢法預備動作。



懸絨肘。



左自護體。



小外掛。



袈裟壓制加關節法。



浮丟。



單臂過肩摔。



彈腰。



浮技(連續動作一)。



浮技(連續動作二)。



前方倒法。



單臂過肩摔。



捨身技。



蹲姿側倒。



立姿右倒。



綜合制敵法之制踝摔。



肩車。



拋摔。



制腕摔。

### 黃滄浪珍藏之柔道比賽中精彩照片：





黃滄浪回日本母校參訪和對校內學生進行柔道指導之留影：







## 伍、黃滄浪大事紀

西元	民國	年齡	重 要 紀 事	備 註
1916	5	1	三月十四日誕生於彰化縣埤頭鄉美朝村，父黃振興，擔任[保正]-現今村長。 濟貧扶弱，樂善好施，頗為鄉親所稱頌，為深具影響力與聲望的家族，育有四子，黃滄浪先生為次子。	
1929	18	13	畢業於彰化縣埤頭鄉美朝國民小學。 自幼稟性善良，崇尚武藝，濟弱扶傾。	時逢日據時代不滿日警時常欺壓百姓、濫捕無辜，希望自我茁壯勤習武術，以擊敗日警，討回公道為目

				標
1930	19	14	赴日就讀兵庫縣柏原中學(初中部)。 參加[柔道特訓班]，經嚴格訓練展現優異潛能與不凡身手。	柔道啟蒙老師為北川 艇二先生。 黃滄浪先生幼時天賦異秉，反應靈敏，領悟力強，北川先生視為可造之材.而給予特別指導與調教。
1935	24	19	畢業於柏原中學(高中部)。 昭和 10 年 2 月，晉升柔道貳段。	高中時期由於戰績輝煌出眾，成為校中[風雲人物]。
1937	26	21	就讀日本京都武道專門學校(為日本唯一培養柔道.劍道師資的專門學府)柔道科(晉升參段)。 武專僅設柔道與劍道二科系(每屆僅招生 40 名 / 柔道.劍道各 20 名。) 校長為磯貝 一 先生(柔道拾段)。	黃滄浪先生為唯一破格錄取之外籍留學生.(當年應考生 400 多名,全都是日本各中學的柔道、劍道好手)。
1938	27	22	晉升柔道肆段。	鍊士。
1939	28	23	膺任隊長並晉升柔道伍段。	
1940	29	24	膺選日本傑出柔道選手並受邀於裕仁天皇御前表演。 畢業於京都武道專門學校(26 屆)	同期(昭和十五年)畢業生共計 11 名(入學時二十名)。 與三品 節子小姐結婚(返國後歸化國籍改名黃淑華)。
1941	30	25	應聘擔任日本.四國香川縣高松第一中學教師並兼任柔道部教練，屢獲佳績，戰績彪炳，深受校方嘉許與器重。 晉升柔道陸段，長男有終誕生。	主教漢文兼任柔道部 監督。 日本柔壇公認滄浪先生為”柔道界奇葩”。
1943	32	27	晉升柔道柒段，經格式檢定通過授予”達士”位階 (別號”武峰”)。 長女碧珍誕生。	成為日本柔道界最年輕且段位最高之達士教練。
1946	35	30	台灣光復偕同妻兒返國。 次男有正誕生。 受聘任教於台灣省立彰化中學(擔任體育組長)並配住於八卦山腰之學校宿舍。	
1947	36	31	與王金柱先生於彰化市八卦山下地藏王廟內露天庭院正式開班授徒(黃昏時刻)，柔道運動自此萌芽。 黃滄浪先生為倡導柔道運動，經常利用閒暇，由北到南，拜訪台灣柔壇菁英諸如：宜蘭陳呈誥先生、基隆簡林朝波先生、台北何	由於非固定長期使用，因而須於每次練習前後搬鋪並擦拭榻榻米並拉點燈泡照明。 黃滄浪先生自返國任教後，除了肩負學校行政業務外並兼任彰中田徑隊之組訓工作，數年間締造無數該

			朝儀、劉義人、卓萬叢、林永杰、廖運成先生、台中張銀淮、張國安、陳再乞先生、嘉義翁焜輝、陳戊寅先生、台南謝龍波、陳水木先生、高雄張天煌先生、台東南信一先生...等共商推展柔道運動之大計。 時任警務處長郭永先生目睹黃滄浪先生於賽會中精湛綜合制敵術後，深表讚許並召請面會黃滄浪並表示期盼將柔道運動引進警界廣為推展。	校田徑隊歷史佳績。 每逢假日則依計劃行程南北奔波，與各縣市道場負責人針對籌組台灣省柔道協會與籌辦賽會等事宜交換意見，並巡迴各地指導柔道技術與格式表演，藉以吸引廣大民眾注意並樂於參與柔道運動。
1949	38	33	膺選為彰化縣模範教師並接受表揚。 三男有三誕生。	
1952	41	36	10月假屏東舉辦第七屆省運會，柔道列為表演賽項目。 黃滄浪先生建請籌備會將柔道列入省運會正式比賽項目。	
1953	42	37	10月30日台灣省體育會柔道協會正式成立主任委員王成章先生，總幹事黃滄浪先生。	第八屆省運會假台北市舉辦，柔道仍列為表演賽項目。
1954	43	38	舉辦首屆台灣省柔道錦標賽暨南北柔道對抗賽。 10月柔道正式列入第九屆省運會比賽項目，黃滄浪先生擔任賽會裁判長。	黃滄浪先生擔任裁判長並表演柔道格式與綜合制敵法，防身術..深受民眾歡迎，與引起熱烈迴響。
1955	44	39	蒙警務處長郭永先生賞識暨省刑警總隊長李葆初先生面邀擔任總教官，推廣警務人員柔道(防身鎮暴)技術。	民國44年辭去彰中教職。 舉家搬遷台北，轉任警職。 為實踐普及推展柔道運動之理想正式踏出第一步。
1956	45	40	黃滄浪先生兼任中央警官學校暨台灣省警察學校柔道總教官。	校長為趙龍文先生。 第一屆世界錦標賽代表隊擔任教練。
1958	47	42	擔任執行教練率陳戊寅、陳再乞、李清楠、張聰輝等四位選手赴日本東京參加第三屆亞運會。	陳再乞、李清楠、張聰輝等三名各獲金牌一面，載譽歸國。 出版著作《柔道格式之研究》。
1960	49	44	晉升柔道捌段。	與晉升七段相隔十七年。
1964	53	48	應第十八屆東京奧運會籌備會邀請擔任柔道賽裁判。	為我國首位擔任奧運會柔道裁判，參加選手有張聰輝、張溫故、黃金椿、黃榮椿。
1965	54	49	偕同代表隊赴巴西里約熱內盧參加世界柔	黃滄浪先生應聘擔任賽會裁判。

			道錦標賽。 膺選為優秀(模範)警察人員並接受表揚。	林永杰先生擔任代表隊教練 隊員：張溫故、杜吉雄、林吉貴、 (旅日留學生)于摩西(自費參賽)。
1966	55	50	兼任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北體專、憲兵學校等柔道社團指導教師。 應聘擔任陸軍戰技幹部訓練班柔道部總教官。	吳清嚴、吳吉次先生為外聘教官黃武雄先生(預官役)為駐隊教官，當年國防部長為蔣經國先生，參謀總長為黎玉璽上將。
1967	56	51	赴美國.鹽湖城參加國際裁判甄試通過。	為我國首位獲取國際柔道裁判證照者。
1969	58	53	假基隆市舉辦台灣省柔道錦標賽(為首次女子柔道比賽)。	
			擔任台灣省柔道協會總幹事。 中華民國柔道代表隊執行教練。 技擊委員會總幹事。 中華民國柔道協會高段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暨亞洲柔道連盟技術委員	
			日本天理，慶應，早稻田..大學柔道隊陸續抵華親善訪問，並於台北三軍球場進行友誼賽，黃滄浪先生除表演柔道格式(綜合制敵法.防身術)之外，並進行一對十(十名黑帶高手)表演賽，過程精彩刺激，黃滄浪先生以十種不同招式(技術)制服隊對手，搏得滿堂賀采。 日本講道館館長嘉納 履正訪華，黃滄浪先生陪同造訪台灣柔壇大老與知名道館。 日本柔道之鬼一木村 政彥先生訪華，並進行巡迴技術指導。 舉辦南北柔道對抗賽。	當年[三軍球場]為位於總統府斜對面，可容納3,000觀眾，後因都市計畫進行拆除，現址成為凱達格蘭大道旁之”介壽公園”。
1970	59	54	推展女子柔道運動。 推展殘障(啟明.啟聰)柔道運動。	第二屆亞洲柔道錦標賽假高雄市舉辦。
1972	61	56	應聘擔任第二十屆慕尼黑奧運會柔道裁判，兼任中華代表隊執行教練。 假私立輔仁大學舉辦第一屆大專柔道錦標賽(私立輔仁大學.中美堂)黃武雄教授時任籌備處總幹事。	隊員：張平和、莊振戊、鄭吉祥、王榮錫等四名，其中鄭吉祥選手於進入1/4準決賽時負於蒙古選手。
1973	62	57	中華民國第一屆柔道協會成立。由毛民初先	

			生擔任理事長，黃滄浪先生擔任副理事長兼 高段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吳定標先生擔任 總幹事。	
1974	63	58	擔任第三屆亞洲柔道錦標賽大會裁判(韓國. 漢城)。	領隊：吳定標 教練：王金柱其中 鄭吉祥選手榮獲輕量級(-63Kg)銀 牌一面。
1977	66	61	假私立輔仁大學.中美堂舉辦第五屆大專柔 道錦標賽。	擔任大會裁判長及裁判委員會召集 人。 大專杯首次列入女子組比賽。
1980	69	64	晉升柔道玖段。 舉辦莊敬國際獅子會盲啞柔道錦標賽。	與晉升八段相隔二十年。
1981	70	65	假私立輔仁大學.中美堂舉辦第九屆大專柔 道錦標賽。	擔任大會裁判長及裁判委員會召集 人。
1983	72	67	中華柔協甄選蔡金耀、黃有三、王榮錫等三 名參加洲際裁判甄試(地點：香港)。	黃望男先生通過國際裁判甄試， 蔡、黃、王等三名通過洲際裁判甄 試。
1984	73	68	黃有三經中華柔協遴薦赴巴拿馬擔任國家 隊教練。	外交部同時借調師大附中教師王百 祿與金華國中黃有三兩位(前有吳 玉棟先生擔任教練)。
1985	74	69	3月於台北”福華飯店”舉行盛大七十大壽喜 宴。 黃有三專程自巴拿馬返國。 黃滄浪先生偕同夫人赴日拜會親友。	
1986	75	70	年初健檢發現”惡性腫瘤”隨即進住三軍總 醫院觀察並進行手術與治療。 8月28日病逝於三軍總醫院。 中華民國柔道協會 追贈柔道“拾段”證書 依黃滄浪先生囑咐穿著柔道服火化。	經醫師證實黃滄浪先生係罹患“大 腸癌”。

		<p>10月23日假台北市第一殯儀館“景行廳”舉行告別式，渥蒙 總統蔣經國先生暨五院院長賜額致祭。</p> <p>治喪委員會主任委員為中華民國柔道協會理事長：毛民初先生，總幹事：李佐治先生家屬依黃滄浪先生囑咐安厝於北縣金山安樂園(金寶山)。</p>	<p>當天蒞臨現場致祭人士包括黨.政.軍.警.商.體育界高層主管與代表暨來自全國眾多柔道界受業學生、道友等團體，個人總人數將近2,000人，場面浩大感人，緬懷一代宗師黃滄浪先生一生高風亮節情操，不捨之情久久不已。</p> <p>1987年為悼念黃滄浪先生為推展盲啞柔道運動奠定基礎與犧牲奉獻精神，舉辦“滄浪杯”盲啞柔道錦標賽(台北啟聰學校)，一直沿續至今。</p>
--	--	--	--

## 陸、著作介紹

柔道初步的研究、柔道格式之研究、柔道學、柔道裁判法和國民體育叢書第五輯柔道。茲就幾本做大略的介紹。

### 一、柔道初步的研究 民國四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前鋒書局發行

此書為黃滄浪有鑑於國內青年在柔道修練中缺乏良好的指導書籍做為參考，對於技術的進步影響甚巨，因此以自己修練柔道的經驗與心得撰寫此書。分為兩編，一為總論，二為各種技術的研究。大致內容為第一篇為論述柔道的特性、柔道的歷史、台灣的柔道現況及世界地位、柔道的訓練法、柔道的用語、進退法、力的使用法、護身倒法、技術名稱及其分類、格式與自由訓練的關係、開始訓練前必須留意事項、訓練中必須留意事項等，第二篇則是介紹摔倒法及捉牢法，書後並附改訂柔道比賽規則。

### 二、柔道格式之研究 民國四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前鋒書局發行

本書為補前「柔道初步的研究」一書的不足，更加詳細的描寫柔道運用的格式技巧，以繪圖的方式呈現，前段論述有關第一次率領台灣選手參加亞運會柔道比賽的觀感。此書特別的是，還有台灣當時的各個柔道好手擁有的柔道特技自我說明，做為大家的參考，也順便介紹了柔道界的三十三位菁英。內容大致有總論、摔倒格式的研究、捉牢法格式的研究、實鬪格式的研究、急救法、柔道護身術及我國柔道俊豪的特技等。

### 三、柔道學 民國五十二年九月 憲兵學校發行

此書為黃滄浪與其弟子李佐治所共同完成，其內容是由李佐治在黃滄浪授課時，將講課內容心得一點一滴的記錄下來，再由師生倆整理輯印成書。書中文字力求淺易通

俗，適合大眾閱讀；另一方面在柔道技術的應用上都有詳細的說明，並附上實際的動作照片，對日後施教柔道的各位教師幫助良多。本書共有二十七章，從柔道的歷史和發展到柔道技術應用、急救，都有詳細的解說，對柔道有全面詳細的介紹，章節內容大致有柔道的歷史、我國柔道的現況、柔道的段級、柔道的佩帶、柔道的準備運動、練習時應注意事項、比賽時應注意事項、柔道的禮節、柔道衣、柔道站姿、護身倒法、柔道抓襟法、柔道身體的運動、柔道術中使對方破勢、柔道各種摔倒技術、地面制敵法、地面制敵法基本攻擊法、地面制敵法基本防禦法、壓制法、壓制法技術講解、勒頸法、勒頸法技術講解、關節法、關節法技術講解、柔道的變化技術與反擊、柔道急救法要義、急救法技術講解等。每章後段更條列詳說章節內容，並附當時台灣省柔道協會的獎懲規則、比賽辦法及升段辦法。

#### 四、國民體育叢書第五輯(二)柔道 民國五十四年七月出版 台灣商務印書館

此書是為發展國民運動，增進民眾身心健康所出版的一整系列有關各項體育運動介紹、技巧的實行等內容的體育叢書。黃滄浪為這套叢書編寫了有關柔道的這一本書，內容可以分為七部份。這七部份第一是柔道的歷史，介紹柔道的源頭及在世界各地傳佈推廣的情形。第二是柔道的段級，寫柔道晉級升段的標準和段級計分方法。第三是柔道的佩帶，第四是練習時應注意事項，第五是練習後應注意事項。第六為柔道家站的姿勢，分有正、右和左的自然姿勢及自護姿勢，第七是護身倒法，寫被對方摔倒時，該如何保護自己身體避免受到傷害排除危險的方法，有分臥姿倒法、坐姿倒法、蹲姿倒法和立姿倒法，下再細分，第八是技術講解，講述在柔道比賽中如何應用技巧來搏倒對方的方法，介紹了許多技術，如大外割、內外割、出腳掃，釣進頂腳等等。第九是比賽時應注意事項。全書分為九項對柔道運動做了詳細介紹和附加圖示的說明。

#### 五、講道館資料

### 柒、學歷和經歷簡介

#### 一、學歷

彰化縣溪州鄉溪州公學校(1924-1925)

彰化縣埤頭鄉芙朝公學校(1926-1929)

日本兵庫縣柏原中學初中部(1930-1932)

日本兵庫縣柏原中學高中部(1933-1935)

日本京都武道專門學校(1937-1940)

#### 二、經歷

京都武道專門學校(26屆)柔道隊長

日本四國香川縣高松第一中學漢文教師並兼任柔道部教練  
台灣省立彰化中學擔任體育組長  
台灣省體育會柔道協會總幹事  
中央警官學校柔道總教官  
台灣省警察學校柔道總教官  
東京奧運會柔道賽會裁判  
兼任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防醫學院、海洋大學、中正理工學院、三軍大學、政工幹校、私立文化大學、私立淡江大學、私立明志工專、台北體專、憲兵學校、警備學校、警務處直屬大隊、陸軍戰技幹部訓練班(林口)、台北市建國中學、台北市成功中學、台北市啟明學校等柔道社團指導教師，台北市成功道館、台北市新力健身院、台北市武峰道館、台北市山彥道館、  
高雄市志道柔道館等道館館長、首席技術顧問和總教官等職務  
台灣省柔道協會總幹事  
中華民國柔道代表隊執行教練  
技擊委員會總幹事  
中華民國柔道協會副理事長  
中華民國柔道協會高段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  
亞洲柔道連盟技術委員  
慕尼黑奧運會中華柔道隊執行教練和柔道賽會裁判  
第三屆亞洲柔道錦標賽大會裁判(韓國漢城)

### 三、黃滄浪二代傳人 次男黃有正及三男黃有三之柔道經歷

黃有正

民國三十五年次



學歷

台灣省立體育專科學校畢業

經歷

中華民國柔道協會 理事、常務監事、高段審查委員、國家級教練、裁判和審判委員  
1989 年榮獲國際柔道總會洲際裁判證照(於泛太平洋國際柔道錦標賽時取得/比賽地點：  
中國.北京)

黃有三

民國三十八年次



學歷

台灣省立體育專科學校畢業

經歷

台北市體育會柔道委員會競賽、裁判組長，段級審查委員、副總幹事、總幹事、副主任委員

中華民國柔道協會競賽組長、裁判組長，總幹事、理事、常務理事國家級教練、裁判、裁判委員會 主任委員

1996 應聘擔任美國.亞特蘭大奧運會裁判

2000 應聘擔任澳洲.雪梨奧運會裁判

2004 應聘擔任希臘.雅典奧運會裁判

1999 – 2004...

擔任亞洲柔道連盟(JUA)審判委員，洲際裁判考試官、講師。

# 謝龍波—柔道天王南霸天

輔仁大學 黃武雄  
台灣大學 黃國恩  
東華大學 陳福士  
富春國小 呂耀宗

## 壹、謝氏與柔道運動之緣起

謝龍波先生出生於民國八年（西元 1919 年）四月二十二日，世居台南縣新營市後壁鄉，國小就讀於菁寮公學校，十六歲繼續求學於嘉義農林專校，在求學期間開始學習柔道運動，最初之柔道啟蒙教練為日人濱田教師（四段），求學期間再受日人角田教師指導（陸段），在嘉義農林求學期間，開啟了謝氏對於柔道運動的熱愛與執著，因嘉義農林是日據時期台灣柔道的名校，台灣本土第一代柔道高手有相當多的人士皆出自該校，甚至更有拿下台灣中等學校個人組冠軍的台灣柔道高手，如台南柔道先進邱錦章先生、台中港柔道館館長陳再乞先生、嘉義柔道館館長陳戊寅先生...等等，皆為嘉義農林出身之校友。

謝氏於嘉義農林畢業後，在二十一歲時前往日本柔道名校拓殖大學就讀，在日本求學期間，經常前往日本柔道殿堂講道館，練習柔道相關技術與哲理，在拓殖大學的教練是日本柔道界相當有名的名人牛島，並有優秀的前輩學長木村政彥（前世界柔道冠軍，後留校任教），謝氏在日本不斷的苦練柔道，當二十四歲回國時，已是三段的柔道高手。

謝氏由日本回國後，任職於台灣拓殖株式會社工作二年，轉任至台南縣政府及台糖新營糖廠任職八年後，再轉任教職，任教於高雄市前金國中任教二十八年，退休於高雄市前金國中<sup>1</sup>。



謝龍波年青時之照片。  
照片提供：孫義雄先生。



任第六屆世界柔道錦標賽柔道  
裁判時之照片。照片提供：謝龍  
波先生。

<sup>1</sup> 謝龍波口述 2004 年 7 月 16 日 謝龍波自宅。

## 貳、謝氏對台灣柔道界之貢獻與成就

在日據時期台灣本土接觸柔道運動的途徑大致上可分為兩種：

- 一、在本島上求學修課外活動柔道課或與日本人接觸向日本人學習柔道。
- 二、至日本內地留學在學校裡或講道館學習柔道。

台灣柔道界第一代留日先進有，張天煌（高雄）、黃滄海（台北）留學於武專，謝龍波（高雄）留學於拓殖大學，張銀淮（台中）留學於早稻田大學，陳呈誥（宜蘭）留學於日本大學<sup>2</sup>。

謝氏自日本回國後，積極的投入台灣柔道界的活動。民國四十二年（西元 1953 年）十月二十九日，第八屆台灣省運動會中安排柔道運動為表演賽，於大會結束當晚在台北市中山堂成立台灣省柔道協會，成立大會由體育協會理事長王成章主持，柔道協會由黃滄浪、劉義人、簡關章、張天煌、黃輝煌、陳呈誥、卓萬欉、謝龍波、呂振聲等人所發起。

民國四十三年（西元 1954 年），謝氏親自參加戰後台灣第一次公開的柔道比賽（南北對抗賽），由於謝氏柔道實力相當優秀所以被安排擔任南隊的主將，柔道運動在此次的比賽後，才開始獲得正式的正名（之前均用國術館名稱行練柔道之實），也再次讓柔道運動在台灣本土繼續發展，台灣柔道運動因此有了新的發展歷史。



（圖二）民國四十五年（西元 1956 年）謝龍波參加台南柔道相關活動之照片，

前排坐右四為林永杰、右五謝龍波（戴眼鏡）、中央為邱錦章先生。

照片提供：摘自呂耀宗《台灣柔道史 1954-1970》台中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碩士論文未出版 2001 年 71 頁。

在第一屆台灣省柔道錦標賽中，謝氏拿下台灣省柔道比賽最高段組甲組（參段以上）之冠軍<sup>3</sup>，充分的展現出了個人柔道實力上的造詣。

民國四十四年（西元 1955 年），謝龍波先生親自參加於台北三軍球場柔道與摔角的武術競技比賽，因柔道選手以壓倒性的勝利，成功的將柔道運用推展至官方推展的層

<sup>2</sup> 呂耀宗，《台灣柔道史 1954-1970》，台中，國立台灣體育學院碩士論文未出版，2001，頁 54-55。

<sup>3</sup> （1）《中央日報》，1954 年 3 月 14-15 日，第四版。

（2）李貴榮，〈台灣省早期柔道比賽記錄〉，《雲林柔道會刊》第十一期。雲林，雲林縣柔道發展協會，2001，頁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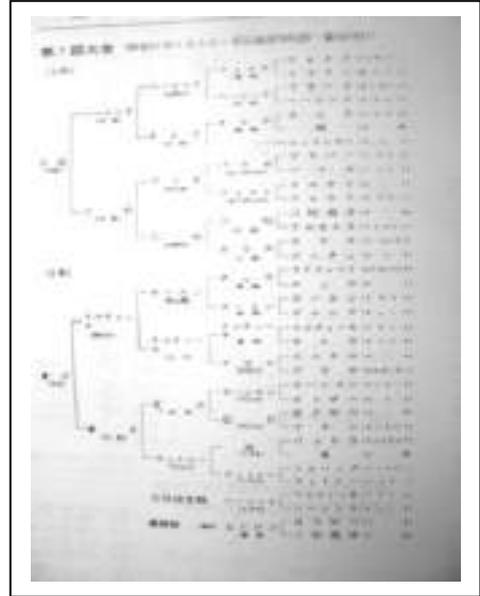
次，謝氏運用自己的柔道實力直接協助柔道運動的推展活動<sup>4</sup>。

民國四十五年（1956年）年五月三日，第一屆世界柔道錦標賽，比賽地點在日本東京藏前國技館舉行，參加的國家共有 20 個國家，參加選手合計有 31 名，比賽制度以不分體重不分段級單敗淘汰賽進行，而我國代表隊成員有領隊鄭丙丁、教練黃滄浪、隊員有謝龍波與陳呈誥兩人，在比賽中謝龍波贏得我國對外正式比賽的第一場勝利，第一回戰謝龍波運用大外割將印尼選手摔倒經裁判判定一勝，時間只使用七秒鐘即結束比賽，但於第二回戰敗於本屆冠軍選手日本的夏井昇吉<sup>5</sup>。



在首屆世界柔道錦標賽中謝龍波使用「大外割」技術，僅用 7 秒即打敗印尼選手。  
資料來源：摘錄柔道初步的研究一書。

民國四十五年（1956年）年十月八日，在國民政府來台後，第一團受邀來台進行友誼交流的队伍，是日本全國柔道比賽的冠軍天理大學柔道隊，由松本安市（六段）率領隊職員等十六名來台訪問，我國為和日本冠軍隊比賽，台灣全國柔道選手組成了台灣聯隊，謝龍波先生（五段）任台灣聯隊副隊長一職，與日本天理大學隊觀摩比賽，於台北至高雄共比賽十四場之多<sup>6</sup>，此次的友誼賽對台灣柔道界技術的提昇有相當的幫助與貢



民國四十五年（1956年）第一屆世界柔道錦標賽，有 21 個國家 31 人參加，謝龍波先生（B 組 14 號）與陳呈誥先生（A 組 6 號）兩人代表我國參加比賽之秩序表。  
照片提供：謝龍波 先生。



民國四十五年（西元 1956 年）日本天理大學柔道隊來台訪問比賽時，台灣組成柔道聯隊參與比賽，前排右第二位為謝龍波先生。  
照片提供：張聰輝 先生。

<sup>4</sup> 同註 1。

<sup>5</sup> 工藤雷介，〈第一回世界柔道選手權大會〉，《柔道新聞》第 119 期。東京，五月書房，1956 年 5 月 10 日。

<sup>6</sup> （1）日本天理大學來台訪問《中日柔道比賽大會秩序冊》，1956 年。  
（2）同註 2，頁 142-144。

獻。

民國五十六年（1967年）年八月九日至十二日，第六屆世界柔道錦標賽，比賽地點墨西哥舉行，謝龍波先生當選世界柔道錦標賽國際裁判，為我國歷年來第二位榮獲世界柔道賽國際裁判殊榮之柔道人士。

謝氏自日本拓殖大學畢業後回國，由於苦心研究得意技大外割，經常利用柱子鍛鍊得意技因此柔道技術高超，在國民政府來台後，二年內最高段組之比賽均榮獲冠軍，是我國柔道運動第一位柔道國手，謝氏柔道實力之高超無人能及，在台灣本土比賽從未嚐敗績，在退下選手的比賽舞台後，投入柔道運動推展的工作不遺餘力，為我國最早之段級審判委員之一，並擔任柔道協會最早之技術委員成員<sup>7</sup>，且在台灣所有的重要比賽中均擔任裁判一職。



謝龍波先生 1969 年榮任第六屆世界柔道錦標賽裁判之錦旗。

照片提供：謝龍波 先生。



右一為謝龍波先生當選 1969 年世界杯裁判與我國教練及選手合影留念。

照片提供：張平和 先生。



後排第二位為謝龍波先生任裁判時與台南市省運代表隊合影。照片提供：林如閔 女士。



左第三位為張銀淮先生、林永杰先生前往日本爭取亞洲杯柔道錦標賽舉辦權時，左第二位為謝龍波先生與柔道先進們前往送行。照片提供：林如閔 女士。

謝氏在柔道運動技術的傳授與推展上更是付出相當的心血，在一生的柔道教練生涯中，曾任台糖新營場、成功大學、高雄醫學院、高雄師範大學、正修工專、高雄市警察局及高雄柔道館等各地之柔道指導教練<sup>8</sup>，謝氏所指導的學生中有相當多位柔道國手，如參加第二屆亞洲杯國手蔡勇君、第八屆世界杯國手黃昇任、拿下澳洲柔道公開賽金牌的孫義雄選手<sup>9</sup>，及亞洲杯金牌與多項國際比賽屢獲佳績的女子柔道好手鄭淑敏選手<sup>10</sup>等等，其中：

#### 1.孫義雄先生：

為中央警官學校正科四十七期犯罪防治系學士、警政研究所碩士，以及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犯罪學博士，目前任職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系，其位階為警正一階（三線一星）。另外在國際柔道競賽方面的輝煌成績計有：

1979 年瑞士柔道邀請賽團體季軍。

1980 年亞洲盃柔道錦標賽季軍。

1982 年大洋洲盃柔道錦標賽冠軍。

1984 年第 23 屆洛杉磯奧林匹克運動會柔道代表隊。

在柔道裁判方面，其表現已獲國際肯定，並獲國際 A 級裁判資格之最高榮譽。



左謝龍波老師與孫義雄合影於中央警官學校柔道教室。

照片提供：孫義雄先生。



鄭淑敏榮獲 1981 年第四屆亞洲盃柔道錦標賽第六級金牌頒獎時（左側著道服中間者）。

照片提供：鄭淑敏小姐。

<sup>8</sup> 同註 1。

<sup>9</sup> (1) 孫義雄，2004 年 7 月 24 日電話訪談。

(2) 鄭吉祥，〈我國參加歷屆國際比賽概況表 1965 年至 1994 年〉，《柔道運動訓練理論與實踐》，台北，中華民國柔道協會，1992，頁 107-111。

<sup>10</sup> (1) 鄭淑敏，2004 年 7 月 24 日電話訪談。

(2) 同註 9 (2)。

## 2.鄭淑敏小姐：

畢業於中央警官學校正科四十九期，目前於高雄市擔任警務工作，其在國際柔道競賽方面的輝煌成績計有：

1978 年中華盃世界柔道邀請賽第四級金牌。

1978 年中華盃世界柔道邀請賽無限量級銀牌。

1980 年第一屆泛太平洋柔道錦標賽第四級銅牌。

1981 年第四屆亞洲盃柔道錦標賽第六級金牌。

1983 年第一屆福岡盃柔道錦標賽第六級銅牌。



鄭淑敏榮獲 1983 年第一屆福岡盃國際女子柔道錦標賽第六級銅牌時頒獎鏡頭（右側第二位）。



鄭淑敏榮獲 1980 年第一屆泛太平洋柔道錦標賽第四級銅牌時頒獎鏡頭（右側第二位）。

照片提供：鄭淑敏小姐。

因此我們不難得知謝氏對於我國不論是柔道技術的提昇和發展都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參加 1984 年美國洛杉磯奧運時於張聰輝家中合影（左前一趙進富、左前二廖德成、左前四謝龍波、左前五黃滄浪、左前六張聰輝、右前一張尚賢、左後一孫義雄、右後一張守忠）。

照片提供：孫義雄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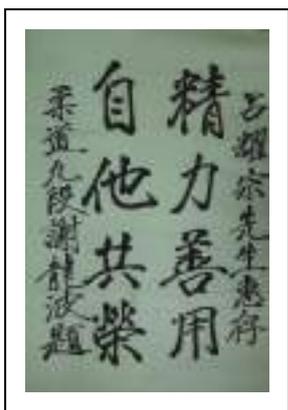


內政部警政署柔道升段格式測驗時合影（中間者謝龍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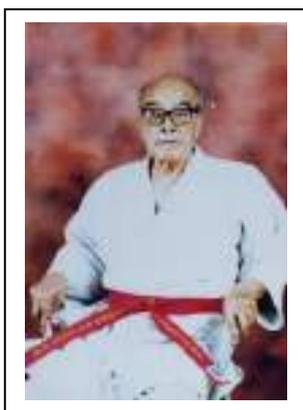
照片提供：孫義雄先生。

謝氏對於台灣柔道運動的熱愛，即使在高齡退休之後，如遇台灣所有重要比賽或國家隊集訓與重要柔道會議時，一定親自到場關切並經常鼓勵後輩同好，在柔道技術與修養上之勉勵話語，其關懷柔道同好之心為柔道界所稱許。

謝氏對於台灣柔道界的貢獻相當大，且足以成為台灣柔道界優良的典範，無論從柔道的學習精神或態度以至為人師表之身教，及從選手苦練成材至任教練與裁判時的嚴謹且專業的付出，種種事蹟都是台灣柔道界少有之人才，謝氏一生接觸柔道運動七十年以上於台灣柔道界經歷完整，在民國七十九年九月十日榮昇為柔道九段（中柔段證字第 9003 號）之殊榮，因此謝氏可說是台灣柔道界之瑰寶。



為謝龍波先生 80 高齡勉勵後輩之書法作品。  
照片提供：呂耀宗 先生。



謝龍波先生榮昇九段之照片。  
照片提供：謝龍波 先生。



民國七十九年謝龍波先生榮昇九段之授段證書。  
照片提供：謝龍波 先生。

## 參、謝氏對柔道的體現之相關著作

謝龍波先生對於柔道得意技之著作，曾發表於黃滄浪先生所著之『柔道格式的研究』書中內容於下：

### 我的特技

#### 一、大外割

大外割在柔道內講是一種比較普通使用的摔法，在自由練習及比賽時亦是最有效果的巧妙摔法，可是體會此法的要領，是相當困難的，一般人大致憑力氣推對手，施用合理的摔法或者強硬使用左右手拉或捻，使對手落地倒去，這是愚笨低劣的方法，只有多消耗體力，這樣練習方法是難學習正當的要領摔法，而且進步又較遲慢由不好的姿勢施術大外割者，自己感覺好像完全合理可是實際上並不完全，依結果來看常常發生不合理的毛病出來，所以大外割的姿勢很要緊，可謂不使用正當姿勢者難期巧妙奏功的大外割，如上述平素練習時要留意正姿勢，以下簡述本人經驗的大外割摔法以為參考。施用大外割的場面機會有幾種，我來說明平常使用的方法是互相相向抓住站立於右自然體進

退之時把對手的身體重心傾倒右識破勢，就是輕鬆抓住對手的左邊前襟，自己用右手推對手到後面，那時腳用力一致，自己的腰儘量近前面才好。

註：如果大外割施術未見效者自己向對方後面，轉捻身體，以右足在進一步割對手左足膝蓋後面，使用兩節割法繼續攻擊常見有效果的。

## 二、釣進腰

現在學習柔道的人，使用這一釣進腰法者相當多相當普及的掉法，釣進腰比較容易學習，而且有效果的，所以很多仁愛好施用並不是沒有緣故的，然而這麼多人愛用，可是能夠真正體得合理施法的人，算是還少，要根本研究結果能得到巧妙摔法，所以要時常反覆練習合理的方法是很要緊的，下面我來說明我的釣進腰摔法，互相相向抓住右自然體要掛右釣進腰的時候先以自己的右手抓對手左前襟，以左手輕握住對手的右手關節外邊外中袖，其次互相推來推去時把握機會，先對手右足將踏出向右前斜方向時就是體重傾倒集中於右足瞬間，勇敢施術大致能夠生效，換言之對手左足踏進左前隅一步下面一定右足踏進右前隅，這樣確信之下把自己把對手破勢於右前隅，(相互推來推去時把握機會最要緊)，那時自己右足踏進對手右足指尖拇指旁邊足尖方向大致和對手同一，右手向上面釣起對手身體把對手左足稍起踵，下面把腰身去對手下腹部自己臀部低屈，肚(對手)腰(自己)完全密接，同時對手上體(前胸)拉來接觸自己的右側胸、完全破勢對手，自己左足迅速退後到對手左足前面，那時膝蓋彎屈後自己把膝蓋彎屈後自己把膝蓋伸直，自己腰部抬起捻轉右邊同時以左手拉到左腋下面，右手幫助押推後面，自己臉好像要看自己背部一樣，出力向右邊開胸，腳，腰，手三部動作要一致，把對手身體越過自己右腰上摔倒自己前面，拉拉手，開胸，捻腰，膝蓋屈伸等動作是相當困難，所以如上述方法，要領要反覆練習才能夠學會釣進腰的摔法。(相關資料內容參照附錄一)

## 肆、謝龍波先生大事記

西元	民國	年齡	重要紀事	備註
1919	8	1	謝氏出生於世居台南縣新營市後壁鄉，國小就讀於菁寮公學校。	4月22日
1935	24	16	求學於嘉義農林專校，在求學期間開始學習柔道運動，最初之柔道啟蒙教練為日人濱田教師（肆段），求學期間每受日人角田教師指導（陸段）。	
1939	28	20	榮升柔道初段	
1940	29	21	前往日本柔道名校拓殖大學就讀，求學期間，經常前往日本柔道殿堂講道館，練習柔道相關技術與哲理，在拓殖大學的教練是日本柔道界相當有名的名人牛島，並有優秀的前輩學長木村政彥（前世界柔道冠軍，後留校任教）。	

1941	30	22	榮升柔道貳段	
1943	32	24	榮升柔道參段	
1944	33	25	榮升柔道肆段	
1953	42	34	在台北市中山堂成立台灣省柔道協會，成立大會由體育協會理事長王成章主持，謝龍波為柔道協會發起人之一。	10月29日
1954	43	35	榮升柔道伍段。 在第一屆台灣省柔道錦標賽中，謝氏拿下台灣省柔道比賽最高段組甲組（參段以上）之冠軍，充分展現出個人柔道實力上的造詣。	5月5日 3月12日
1954	43	35	謝氏親自參加戰後台灣第一次公開的柔道比賽（南北對抗賽），由於謝氏柔道實力相當優秀所以被安排擔任南隊的主將，柔道運動在此次的比賽後，才開始獲得正名（之前均用國術館名稱行練柔道之實）。	9月19日
1955	44	36	謝龍波先生親自參加於台北三軍球場柔道與摔角的武術競技比賽，因柔道選手以壓倒性的勝利，成功的將柔道運用推展至官方推展的層次，謝氏運用自己的柔道實力直接的協助柔道運動的推展活動。	
1956	45	37	第一屆世界柔道錦標賽，比賽地點在日本東京藏前國技館舉行，在比賽中謝龍波贏得我國對外正式比賽的第一場勝利，第一回戰謝龍波運用大外落將印尼選手摔倒經裁判判定一勝，時間只使用七秒鐘即結束比賽，但於第二回戰敗於本屆冠軍選手日本的夏井昇吉，謝氏為我國最早之柔道國手。	5月3日
1956	45	37	國民政府來台後，第一團受邀來台進行友誼交流的隊伍，是日本全國柔道比賽的冠軍天理大學柔道隊，由松本安市（陸段）率領隊職員等十六名來台訪問，我國為和日本冠軍隊比賽，台灣全國柔道選手組成了台灣聯隊，謝龍波先生（伍段）任台灣聯隊副隊長一職，與日本天理大學隊觀摩比賽於台北至高雄共比賽十四場之多，此次的友誼賽對台灣柔道界技術的提昇有相當的幫助與貢獻。	
1958	47	39	榮升柔道陸段	7月13日
1967	56	48	第六屆世界柔道錦標賽，比賽地點墨西哥舉行，謝龍波先生當選世界柔道錦標賽國際裁判，為我國歷年來第二位榮獲世界柔道賽國際裁判殊榮之柔道人士。	8月9日至12日

1968	57	49	榮升柔道柒段。	11月23日
1981	70	62	榮升柔道捌段（證號 8001）	7月20日
1990	79	71	榮昇為柔道玖段（中柔段證字第 9003 號）之殊榮。	9月10日
2004	93	85	謝龍波先生仙逝於家中。 追贈柔道“拾段” 證書（證號 1002）	9月23日 9月27日

## 附錄：

謝龍波先生對於柔道得意技之著作

資料來源：黃滄浪，《柔道格式的研究》，彰化市，前鋒書局，1958，頁 209-213。

資料提供：黃武雄 先生





# 陳戊寅—和平館戊寅仙 生平記要

輔仁大學 黃武雄  
台灣大學 黃國恩  
東華大學 陳福士  
富春國小 呂耀宗

陳戊寅，民國 11 年(日本大正 11 年)出生於嘉義縣的朴子鎮六腳鄉魚寮村。由於村莊的地點正處於北港溪出海口的地理位置，在純樸民風以及良好的自然環境圍繞下，自幼常在沙洲溪流間玩耍、奔跑潛游的陳戊寅，從小便練就了一副健康的體魄，十五、六歲的年紀已具有可以和一般成年人比較的體格與體力。

就讀小學的時候，恰逢表兄家裡敦聘了一位來自唐山、系出少林的武術師傅到家族裡教導武藝，在耳濡目染之下，陳戊寅也慢慢地培養出了自己對於武術的極大興趣，不覺間打下了深厚的武藝基礎，對其日後柔道的學習與訓練也有著不小的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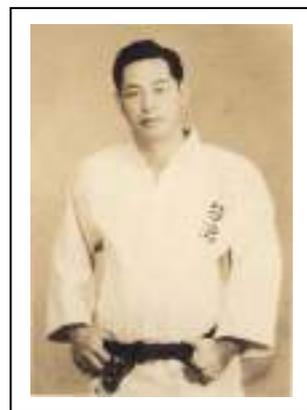


圖 1.42 歲時的英姿

## 一、嘉農時期

受到日本殖民統治的影響，當年在日本本土發展極為興盛的柔道也同時間被引入了台灣的教育體系當中。學校裡的每一個學生除了可在就學期間於體育課中學習柔道之外，課後包括一般民眾也可以在民間的武德殿<sup>1</sup>繼續練習柔道。在具有合宜的空間與指導教練的情形下，這一段時間也正是台灣柔道最為蓬勃發展的時期。

民國 26 年(昭和 12 年)陳戊寅進入嘉義農林學校就讀。根據當時校方的規定，嘉農學生的例行體操及實習課程，實際上都是體力鍛鍊；除此之外校方又另行設置了「武道」這個科目，分成柔道及劍道兩項，每個學生都必需選定一個項目修習，目的在培育出一個文武兼備的青年。而當時的陳戊寅便是選擇了個人較有興趣的柔道做為其體育課武道的活動項目。

<sup>1</sup> 日本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擊敗清廷。西元 1895 年〔日本明治 28 年〕4 月 17 日「大日本武德會本部武德殿」的興建工程，其設計者為京都府技師松室重光，「武德殿」一詞從此成為武德會演武場的通稱。西元 1010 年〔日本大正 8 年〕武德會將原來的「柔術、劍術、弓術」之名稱正式改稱為「柔道、劍道、弓道」總稱為「武道」，自此武道使用之演武場亦稱為「武道場」。

那時，在嘉農教授柔道技術的指導教練有兩位，分別為專任之濱田先生與擔任嘉義警察署教官之角田先生，兩位教官之訓練均非常的嚴格，因此也格外能激發學生們對於柔道的學習興趣與戰鬥意志。五年級時，校方又特聘台南州廳警務部總教官之岩淵侖先生到校指導，岩淵先生曾獲日本全國柔道賽亞軍，後來又是日本國家級的柔道裁判。在柔道部教練岩淵侖的教導之下，陳戊寅的柔道技巧開始突飛猛進，也更奠定了他往後發揮柔道長才之深厚基礎。



圖 2. 岩淵教練(左)與角田教練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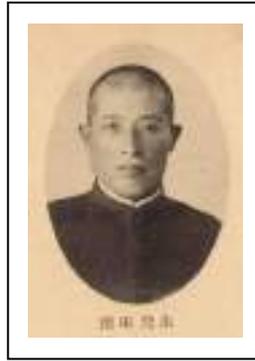


圖 3. 濱田先生照片



圖 4. 嘉農時期的陳戊寅(右)

擁有柔道九段功夫的陳戊寅，自小即練有著傳統中國功夫的國術底子，也為其柔道技術在發揮上加添了不小的威力。其中最為人樂道稱奇的「腳剪」招式，就是在就讀嘉義高農的時候便已聲名大噪，當時曾經多次連得三段組的冠軍名次，其精湛的表現更是令人刮目相看。陳戊寅在就讀嘉農的時候，正好也是嘉農柔道運動發展最為興盛的時期，當時學長有謝龍波、吳柏堂、楊再復、邱德雄、陳再乞等人，學弟則有林良壽、何秋生、李茂琳等，諸位高手齊聚一堂練習，彼此切磋更為精進。而最難能可貴的是，不僅陳戊寅在眾人當中是最早獲得三段等級證書的柔道選手，並且於民國三十一年（昭和 17 年）參加第二十二回全台灣中等學校柔道大會中擊敗眾多日本好手奪得錦標。在自述中，陳戊寅提到這段讓自己相當引以為豪的經歷：「經過訓練與磨鍊，我在嘉農畢業時，即獲承認為柔道三段的選手。比我早一屆，在我前一年獲得選手權(冠軍)的陳再乞學長，畢業時亦不過是兩段；而比我大四屆，在嘉農也赫赫有名的謝龍波學長，畢業之際則只是初段選手而已。我能擁有這樣的成績，除了得力於苦練之外，幾位教練的指教，也是功不可沒。」



圖 5. 民國 31 年嘉義高農柔道隊畢業生合影  
(右側第一位掌旗者為陳戊寅)



圖 6. 1942 年陳戊寅榮獲第二十二回全台灣中等學校柔道大會優勝殊榮

在畢業前便已拿到柔道三段選手成績的陳戊寅，除了每天勤勉不懈地苦練柔道之外，更不忘記要溫習學校課堂上的學業，經常在夜闌人靜時才一個人拿著書本到自習室去挑燈夜讀。有時為了不使練習柔道的疲累會讓自己不小心讀到一半睡著，他甚至常是站著唸書，沒想到效果倒也頗佳，從來不因為練習柔道的時間過長而荒廢課業，相反地在考試時他總是名列前茅，如此優秀的好成績也難怪要讓身邊的師長同學們佩服不已，不禁對他另眼看待了。

## 二、海南島時期

民國 31 年(日本昭和 17 年)陳戊寅自嘉義農校畢業了。畢業之後，陳戊寅參加了由日本人所舉辦，全台兩百多人報考，僅錄取兩名的海南師範入學考試，而他正是兩名錄取者之一的佼佼者。在海南師範時期，陳戊寅以兩年的時間修畢了原屬四年的全部課程，也過了一段非常充實而緊湊的學習生活。學業完成後他先在當地擔任了幾個月的小學教員，而後派任為海南島文昌縣重興小學校長一職，並曾親身經歷了一段熱血激昂的海南島抗日起義活動。



圖 7. 1992 年陳戊寅(右八)重返海南島於海南師範學校門前留影

台灣光復後，陳戊寅自海南島返回故鄉，曾短期擔任嘉義地方法院看守所主任，深受當時院長林玉秋先生之倚重，後則轉於嘉義縣朴子鎮東石農業學校(即今朴子市東石高中)任教職達十五年之久，其間亦經營故鄉(朴子鎮六腳鄉魚寮村)荒蕪了許久的田產，過著悠閒的公教、農家生活。



圖 8. 民國 44 年任教於東石農校初中部授課情形

返鄉後的陳戊寅開始先後參加國內外各項柔道與國術之比賽，多有精湛的傑出表現。其中如一九五五年在台北市三軍球場舉行的第一屆國術比賽，陳戊寅一路過關斬將、勢如破竹地進入了冠軍決賽，並遭逢了實力相當強悍的對手——曾獲南京國術大賽冠軍，極負盛名的國術大師劉漢。兩位好手在陣前相遇，席間觀戰的支持群眾們不時地吶喊加油，場面聲勢浩大，也壯大了陳戊寅勢在必得的決心。

在一番激鬥之後，陳戊寅終以熟練高深的技術擊敗對手取得冠軍寶座，而劉漢不幸在賽中折斷腿骨落敗，也令好漢相惜的陳戊寅為之感到惋然。

在柔道選手生涯最巔峰的時期，陳戊寅曾代表我國赴日參加比賽，與日本實力最強之全國柔道總冠軍松村在一場搏鬥當中，雙方纏鬥僵持近六分鐘而難分勝負，這場激戰

至今仍是國際柔道界裡難以再現的紀錄，更成為柔道界裡流傳久遠的傳奇話題。依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九年)十月出版之中華民國參加第三屆亞洲運動會代表團報告：「陳戊寅對松村茂也，松村為日本四段代表中實力最強之一員，陳戊寅體格魁梧，技術熟練，故雙方一開賽即展開熱戰，陳戊寅首用特技「剪腿」試攻，將松村摔至臀部著地兩次，先佔優勢，繼松村以「大外割」反擊被取「半勝」；此時陳戊寅欲挽回頹勢，先後以「內腿」「彈腰」等連續進攻，惜未收效，松村亦以「過肩摔」「大外割」等回擊，但陳戊寅猶如泰山盤石，毫未動搖，如是堅持甚久，直至規定五分鐘時間結束，裁判員判定松村為勝，此賽據日本柔道新誌評論，雙方充分表現運動員之優美風度，足為本屆亞運柔道之楷模。」雖然比賽的結果最後經裁判判定是由松村獲勝，但陳戊寅如此賣力激戰求勝的精神，其精彩的表現已著實令當時國內外所有關心柔道賽事的人們感動不已。



圖 9. 1958 年第三屆亞運陳戊寅先生  
大戰日本松村



圖 10. 1956 年中日比賽時陳戊寅  
(上)施展剪腳轉攻壓制激戰的畫面

### 三、和平館創設

台灣光復初期，一些留日或曾接受過柔道訓練的前輩，於嘉義市紛紛成立柔道館，繼續從事柔道的推展，直至民國 50 年和平館誕生，嘉義市柔道界便慢慢的整合。陳戊寅辭去東石農校的教職搬遷至嘉義市，並開始全力展現自己的柔道專長，於嘉義市仁愛路 50 號(門號重編為 294 號)正式設立了在台灣柔道發展史上，佔有極重要地位的「和平柔道館」。在整個台灣柔道史上，和平館的建立可說是相當重要的一個關鍵所在！在人稱和平館戊寅仙的陳戊寅領導之下，地方上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接受感召也投入了和平館練習柔道的行列，(如李賢德先生等人)，館內出身的選手們不只在各重要比賽上屢創傲人的佳績，後來更有許多成員在學有所成之餘，進一步投身於教練工作，開枝散葉之下後來也培養出了更多柔道界甚至國術、體育界的英才。開館授徒之餘，陳戊寅本身亦勤練柔道與武術，在整個柔道界裡獲獎無數、享譽有成，備受到國內外柔道界人士的讚揚。



圖 11. 懸掛於和平館辦公室內由林朝慶、邱雲鴻、蔡永昌、林良壽、李茂琳、陳欲仁、何秋生、賴清濱、陳阿祥、蔡惠然等前輩贈送之匾額



圖 13. 和平館出身的選手們在各比賽中履獲佳績



圖 14. 和平館包辦省運柔道、國術及摔角三項總冠軍，後排左起第四位為陳戊寅先生。

民國八十三年三月四日凌晨，陳戊寅因心肌梗塞不幸病逝於和平館內，享年七十三歲。過世前，他親手寫了一幅書畫原本要送給前來拜訪的日本友人，文章的內容竟不幸一語成籤。(原作為日文，中譯大意为：縱使老身化朽阿里山下，切望柔道薪火長存人間。)直至生前最後一日的下午，陳戊寅仍穿著道服待在道館內指導著學生，可說是真正為其摯愛的柔道付出一生熱誠直到生命最後一刻結束方休之人。戊寅仙離世的消息傳出，也帶給了柔道界師生們無限的震驚與哀戚。陳戊寅過世後，全國柔道協會以其生前為柔道界奉獻之終身成就追晉九段，並在葬禮中以柔道協會會旗覆棺，這也是國內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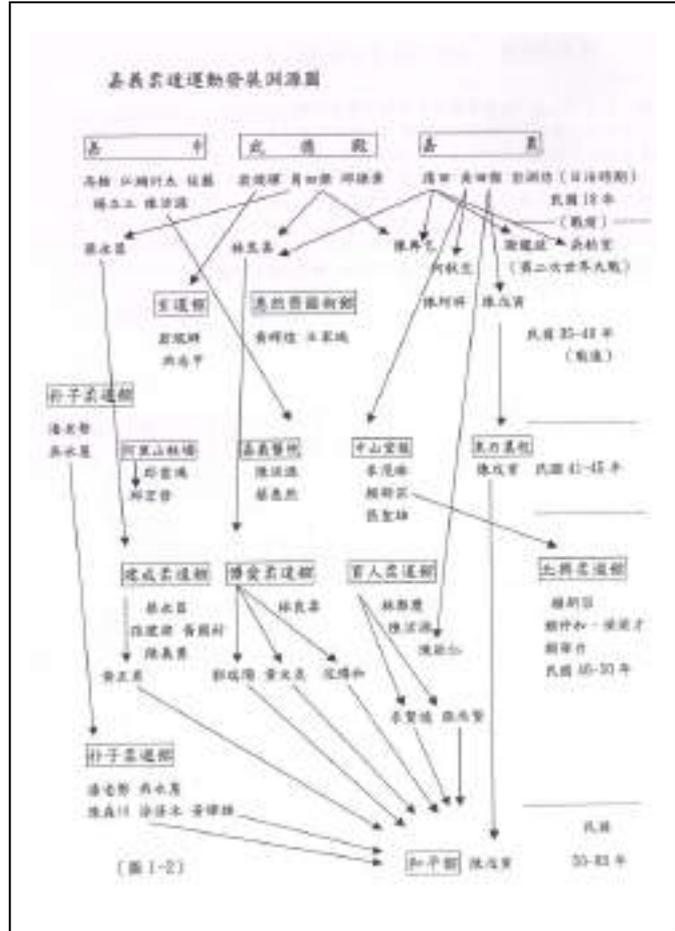


圖 12. 嘉義柔道運動發展淵源圖。資料來源：張樹林「嘉義柔道運動發展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3 年。

界首次以這種隆重的方式，來表揚一名柔道教練的傑出貢獻。民國八十四年，教育部並頒發國光體育獎章與證書，來紀念與肯定柔道界泰斗陳戊寅傳奇一生為柔道所付出的努力和奉獻。



圖 15. 陳戊寅  
武術表演時  
的英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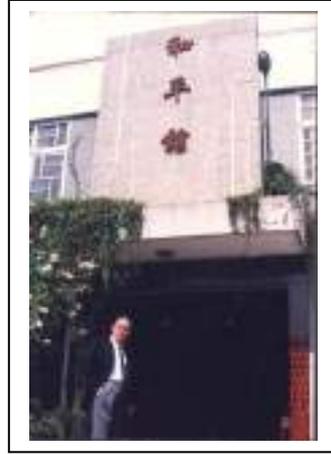


圖 16. 陳戊寅於  
和平館前留影



圖 17. 難得表現輕鬆一面的陳戊寅



圖 18. 追贈九段授段證書

## 貳、貢獻事蹟與影響

### 和平館創立之貢獻與影響

對於和平柔道館開館授徒的原始宗旨，陳戊寅寫了一首詩以闡揚：「和平館義在修身，繼往開來育他人，看破紅塵求妙理，心如明鏡學行仁。」這是館主與門徒互為鼓勵與追尋的終極目標，也是所謂的「術德兼備」。

和平館創立之後，其授徒的對象便一直秉持著有教無類的精神，不分男女老幼任何身份或各種社會階級，只要是對柔道技藝感到興趣並想進一步學習的，任何人都可以進入道館成為學習柔道的一份子。館內練習的學生從六、七歲的學童一直到五十多歲的長者都大有人在。除了一般學生之外，陳戊寅並受邀兼任當時嘉義縣市警察局的柔道總教練一職，培育警察人員以提升他們的柔道技術，對於社會治安的維護方面也有著不小的

貢獻與助益。之後在多次全省警察人員的柔道比賽中，嘉義縣市地方警察人員長期榮獲比賽的冠軍獎項，陳戊寅也因此經常獲得多位警察局長暨督察長頒發之感謝匾額，以答謝其為維護社會治安與員警柔道訓練的貢獻，可說是實至名歸。

開設「和平柔道館」後，陳戊寅秉持著「教學相長」的原則，專心地授徒、培育後進，並逐漸退居幕後，扮演起柔道國際裁判及名教練的雙重角色。尤其是擔任教練身份的績優表現，為地方及國家造就了不少精英，也爭取了無數的榮譽。當前國內許多知名柔道界的前輩、國家教練，他們均出自嘉義和平柔道館，且遍佈在社會各階層，其代表性人物簡介列舉如下<sup>2</sup>：

#### 一、沈博和先生：

源出博愛柔道館的沈博和先生一生淡泊名利，於民國 50-60 年代不只於嘉義和平柔道館默默付出，更是扮演著台灣柔道的莘莘學子進入大學受教，幕後推動的重要催生者，由於早期高等教育入學不易，即使有所謂傑出運動員入學辦法，但受限於柔道競賽制度（僅分未上段、初段、二段、三段及四段等五組，且不分體重同場競技）的分組，每一組的冠軍才能取得升學資格，對照於其他運動項目的制度，則顯得不公平與困難重重，嚴重的阻礙基層柔運之推展。有鑑於此，遂建議黃滄浪先生修改比賽改以體重分級制度，日後才有甲、乙組輕、中、重量等級別。此一重要變革，造就了當時國內相當多的傑出選手獲得升學資格，為台灣柔道的播種開闢了一道坦途，為柔道界默默的付出不遺餘力，實在令人欽佩。



圖 19. 左為沈博和老師、右為黃武雄老師，述說當年大專柔道選手保送制度建立情況。

資料提供：黃武雄先生。

#### 二、黃正男先生：

黃正男先生啟蒙於建成柔道館，發揚於和平館，是早期嘉義柔道運動入選國手最多次者，15 歲開始學習柔道，18 歲晉升初段，23 歲升三段；其個人代表國家在國際上的比賽成績，計有：

參加第五屆世界杯柔道錦標賽。

第一屆亞洲柔道錦標賽輕量級第三名。

第二屆亞洲柔道錦標賽輕中量級第三名。

除了在柔道競賽舞台表現亮眼外，黃正男先生亦曾擔任嘉義市市議員長達二十餘

<sup>2</sup> 張樹林，《嘉義柔道運動發展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為地方打拚努力，深獲佳許。以及榮膺全國柔道協會副理事長，為台灣柔道盡心盡力，功不可沒。

### 三、張尚賢先生：

張尚賢先生自 16 歲（民國 46 年）就讀東石農校時接受陳戊寅先生的指導，開始學習柔道，之後於 50-60 年代在嘉義縣對外比賽扮演主將的地位，民國 63 年開始擔任教練工作，曾多次榮膺國家教練培訓了相當多國家代表選手，並且親自帶隊，前往世界各國競賽，為國家爭取榮譽，可說是在國內柔道界老、中、青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重量級人物，其貢獻之大，可想而知。

### 四、顧尚志先生

顧尚志先生民國 51 年就讀吳鳳中學高中一年級時，由於每天經過和平柔道館，常被館內熱鬧的氣氛所吸引，於是找同班同學蔡森群開始接受陳戊寅指導；民國 54 年考進當時的省立體專，成為和平館第一位進入大專的柔道學生，顧尚志先生一直都是代表和平館參加社會甲組團體賽隊員，多次於省運及全省柔道賽獲得優異成績，並曾入選國手參與在墨西哥所舉辦的第六屆世界杯柔道錦標賽榮獲輕量級第五名。

### 五、蔡森群先生：



圖 20. 民國 54 年陳戊寅老師與學生於和平館合影。前排左 1 顧尚志、右 1 蔡森群、後排左 1 黃正男、右 1 李賢得。

出生於台中市，民國 51 年初中畢業後隨後就讀於嘉義吳鳳中學，高一時與顧尚志先生同班，因受他之邀，於同一天進入和平館學習柔道，在陳戊寅老師的指導下，高二時就榮獲第十一屆全省柔道錦標賽高中組（當時不分體重）冠軍，隨後於民國 55 年以優異的成績順利考上當時的文化學院，成為文化學院第一位柔道學生。蔡森群先生目前為 international judo federation 的國際級裁判，並且亦經常擔任國內重大柔道比賽裁判長，對於台灣柔道運動之推展，貢獻良多。

### 六、吳中川先生：

學習柔道始於就讀東石農校時，接受當時任教並兼任教練的陳戊寅老師指導，民國 47 年開始擔任教職，歷任三江、灣內、港龍、竹村等國民小學，培育出眾多的優秀柔道選手，並獲得國內外比賽佳績，如周玉萍曾獲 1987 年世界盃第三名、陳秋萍曾獲 1992

年世界青年柔道賽第一名、吳玫玲曾獲 1996 年亞洲柔道錦標賽第一名，葉信宏曾獲 1994 年世界大學柔道賽第二名等等。

#### 七、黃輝雄先生

台灣柔道界談起「朴子皇帝」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民國 38 年出生於朴子，發揚於和平館，曾多次代長嘉義縣參加省運，專長橫跨柔道、摔角兩個領域。學習柔道過程每天搭車由朴子到嘉義市和平館練習，結束後再搭車回朴子，堅持的精神值得年輕一輩學習，黃輝雄先生對台灣柔道的貢獻，在民國 70-80 年擔任教練期間，以嚴格的訓練方式，培養出許多揚名國際的選手，並且輔導升學順利考取國內多所知名大專院校，如師大、輔大、文大、北體、省體、國體及警官學校等。

#### 八、紀俊安先生：

紀俊安先生於 15 歲（民國 52 年）初中時進入和平館陳戊寅先生門下學習柔道，當時的和平館創立未滿二年，民國 57 年以優異的柔道比賽成績保送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系就讀，其個人代表國家在國際上的比賽成績，計有：

參加第八屆世界杯柔道錦標賽。

參加第九屆世界杯柔道錦標賽。

第二屆亞洲柔道錦標賽輕量級第三名。

民國 76 年進入國立體育學院任教，積極從事國內大專柔道人材的培育與訓練，之後曾任大專柔道委員會總幹事，並榮膺全國柔道協會秘書長迄今，其在台灣現代柔道的發展佔有舉足輕重之角色。

#### 九、鄭吉祥先生：

鄭吉祥先生於 14 歲（民國 52 年）進入和平館接受陳戊寅先生的指導，民國 57 年以優異的柔道比賽成績保送中國文化大學體育系就讀，其個人代表國家在國際上的比賽成績，計有：

參加第二十屆奧林匹克運動會柔道賽。

第三屆亞洲柔道錦標賽輕量級第二名（目前國內男子亞洲賽最好成績）。目前任教於中國文化大學，積極從事國內大專柔道人材的培育與訓練，曾任大專柔道委員會總幹事。

除了奧運培訓教練張尚賢、吳中川、紀俊安、鄭吉祥等人外，在海外擔任教練的也不少，如陳德福在美國、王敦雍在法國、溫鳳儀應聘巴拉圭、黃水謨到象牙海岸、王百祿在巴拿馬、張尚賢也曾到沙烏地阿拉伯任教，擔任國家總教練等。陳戊寅的第一代得意門生李賢德說，老師待他們如同子女，最讓他們佩服的是，陳戊寅允文允武、術德兼



圖 21. 左側為紀俊安、右側為鄭吉祥。

（兩位同門師兄弟，日後各自發展，闖出一片天；但因理念不和，互不相讓，造成國內柔壇一陣紛爭，應為戊寅仙始料未及之事。）

修，能吟詩、能作詞，還寫得一手好字，別的學生學也學不來，他的書法作品並曾榮獲日本書藝院首獎。陳戊寅一生的傳奇對台灣柔道界之影響是深遠的。

和平柔道館前後造就了多位柔道與國術界的人才新進，以下為部份傑出表現學員之資料：

#### 一、歷年因柔道、學業績優考取及保送大專院校者有

一九六五年	省立體專：顧尚志、張家禎、廖萬福
一九六六年	中國文化學院：蔡森群
一九六七年	師範大學：黃宮富、黃燈發，省立體專：王榮輝
一九六八年	師範大學：紀俊安、李鴻志、王榮錫，文化大學：鄭吉祥，省立體專：楊勝培
一九六九年	師範大學：黃錦能、楊啟明、涂清木、莊振戊、王百祿，輔仁大學：邱宏修
一九七〇年	輔仁大學：陳成章，文化大學：紀俊光，省立體專：楊勝培、莊戊山
一九七一年	輔仁大學：林國昭，省立體專：曾俊銘、廖柏坤，台北體專：蔡耀嘉
一九七二年	師範大學：陳瑞鴻、蕭本立，輔仁大學：劉居盈，文化大學：黃振煌，省立體專：蕭世衍
一九七三年	輔仁大學：鄭正雄，文化大學：張世安、葉演章
一九七四年	輔仁大學：蔡西斌，文化大學：陳景星、戴壽南（轉警官學校），省立體專：陳擯洞、紀俊吉、林恆偉、周金松
一九七五年	師範大學：李榮富、黃三龍、洪聰銘，省立體專：蕭獻彬，警官學校：沈文忠
一九七六年	師範大學：黃百齡，警官學校：黃金殿
一九七七年	輔仁大學：陳傑育
一九七八年	輔仁大學：李泰興，省立體專：李文慶，警官學校：陳顯章、莊金定
一九七九年	省立體專：莊永炫、黃榮桂、翁正哲
一九八〇年	師範大學：侯志儒、蔡國賢，輔仁大學：李長城，省立體專：胡志勝、趙介生、蕭國清，警官學校：吳正直
一九八一年	師範大學：涂吉田，省立體專：張聰榮、吳炎峰、吳坤財、何新造、吳金水、蕭欽杰，警官學校：陳炳隆
一九八二年	師範大學：李志雄，文化大學：張樹林、許成源，省立體專：鄭嘉和、施秀芬，警官學校：吳坤財、蕭欽杰，高雄工專：劉居政
一九八四年	師範大學：吳昔賢，輔仁大學：張永昌
一九八五年	文化大學：戴志欣、涂志標，省立體專：吳思賢，警官學校：張永義、蔡昆瀛
一九八六年	警官學校：葉志誠
一九八九年	文化大學：黃英晃
一九九〇年	文化大學：莊淵添，警官學校：黃建龍
一九九二年	文化大學：駱俊霖
一九九四年	文化大學：陳朝陽

## 二、和平柔道館出身之國手暨國家教練

一九六六年	第一屆亞洲盃柔道錦標賽：選手黃正男獲第三名(地點菲律賓)
一九六七年	第五屆世界柔道錦標賽：選手黃正男(地點美國鹽湖市)
一九六九年	第六屆世界盃柔道錦標賽：選手顧尚志獲第五名(地點墨西哥)
一九七〇年	第二屆亞洲盃柔道錦標賽：選手紀俊安、黃宮富、黃正男皆獲銅牌(地點台灣高雄市)
一九七一年	第七屆世界柔道錦標賽：選手黃宮富、蕭本立(地點西德慕尼黑)
一九七二年	第二十屆奧運會：選手鄭吉祥、莊振戊(地點西德慕尼黑)
一九七三年	訪問新加坡、泰國、香港友誼賽：選手莊振戊、王百祿、黃金城(地點新加坡、泰國、香港)
一九七三年	第八屆世界柔道錦標賽：選手紀俊安、王百祿(地點瑞士)
一九七四年	第三屆亞洲柔道錦標賽：選手鄭吉祥獲銀牌、隨隊裁判陳戊寅先生(地點韓國)
一九七五年	第廿一屆奧運會會前柔道賽：選手紀俊安、莊振戊(地點加拿大)
一九七五年	第九屆世界柔道錦標賽：選手紀俊安、莊振戊(地點奧地利)
一九七六年	第二屆世界盃青少年柔道錦標賽：選手黃金殿(地點西班牙馬德里)
一九七九年	瑞士國際柔道錦標賽：選手黃百齡、黃金殿、沈文忠、陳顯章(地點瑞士巴賽爾)
一九七九年	美國 YMCA 主辦國際柔道邀請賽：選手黃百齡獲銀牌、黃金殿獲金牌、陳顯章獲金牌(地點美國紐約)
一九八〇年	第一屆泛太平洋柔道錦標賽：女子隊教練張尚賢。男子隊選手黃百齡、黃金殿、陳顯章獲銅牌(地點美國夏威夷)
一九八〇年	第一屆世界盃柔道邀請賽：選手陳顯章獲銅牌、吳正直(地點美國密西根州蘭辛市)
一九八一年	第四屆亞洲盃柔道錦標賽：選手陳顯章獲銅牌(地點印尼雅加達)
一九八一年	世界盃柔道錦標賽：選手陳炳龍、陳顯章、黃百齡(地點荷蘭)
一九八三年	第三屆泛太平洋柔道錦標賽：男子隊教練紀俊安，女子隊教練黃輝雄。男子隊選手陳顯章(地點香港)
一九八三年	世界青年杯柔道錦標賽：選手吳昔賢(地點波多黎各)
一九八四年	第五屆亞洲盃柔道錦標賽：選手陳顯章(地點科威特)
一九八五年	第二屆亞洲盃女子柔道錦標賽：教練黃輝雄(地點日本東京)
一九八六年	世界青年(廿一歲以下)柔道錦標賽：選手吳昔賢(地點義大利羅馬)
一九八七年	第五屆泛太平洋柔道錦標賽：教練鄭吉祥(地點美國科拉多)
一九八八年	第六屆福岡國際女子柔道錦標賽：教練吳中川(地點日本福岡)
一九九〇年	正力松太郎柔道賽：選手黃英晃(地點日本大阪)
一九九〇年	世界青年柔道錦標賽：女子隊教練吳中川。男子隊選手黃建龍、黃英晃(地點法國第戎市)
一九九〇年	亞運會：選手黃建龍獲銅牌(地點中國北京)
一九九〇年	第十一屆世界大學柔道錦標賽：女子隊教練(副領隊兼教練)鄭吉祥，男子隊教練紀俊安(地點比利時布魯賽爾)

一九九一年	第七屆泛太平洋柔道錦標賽：教練紀俊安。選手黃英晃(地點夏威夷檀香山)
一九九一年	世界柔道錦標賽：男子隊教練張尚賢，女子隊教練吳中川。男子隊選手黃英晃(地點西班牙巴塞隆納)
一九九一年	第七屆亞洲杯柔道錦標賽：教練張尚賢、吳中川、紀俊安(地點日本大阪)
一九九一年	第九屆福岡國際女子柔道錦標賽：教練張尚賢，隨隊裁判黃正男(地點日本福岡)
一九九二年	嘉納杯國際柔道賽：選手黃建龍獲第五名(地點日本)
一九九三年	泛太平洋柔道賽：選手黃建龍獲第一名(地點紐西蘭)
一九九三年	亞州杯柔道賽：選手黃建龍獲第三名(地點澳門)
一九九五年	亞州杯柔道賽：選手黃建龍獲第五名(地點印度)
一九九六年	奧運會：選手黃建龍(地點美國亞特蘭大)

(資料來源：鄭伯芬之「柔道運動之播種者與耕耘者 陳戊寅先生其人其事」)

## 參、對柔道的執著與詮釋

### 一、柔道技巧的創新詮釋—腳剪

陳戊寅在學習柔道的過程中，除了接受教練的指導，自己在私底下更是認真地勤練不息，時常把握機會揣摩各式柔道的新技巧，如為人樂道的「腳剪」，便是他個人最具代表性的獨門招式。

在「嘉農口述歷史」一書陳戊寅先生訪問記錄中，戊寅仙這麼說著：「如我的得意絕招：『腳剪』，即是自行練就的一步招數。我僅聽過一位老人家敘述過這項招式的大意與基本的技術而已。我就利用想像力，融合我所受過的訓練內容，在可以說完全未經教練指導的情況下，花了很大的工夫苦練，因而『無師自通』。每逢假期，即於北港溪畔的沙洲上，架起一支竹桿，冒著烈日寒風，自己苦練，終於練成。後來才知道，『腳剪』這一招，雖然是一招很有效的攻擊招數，在中等學校的柔道競賽規則來說，卻是不被承認為有效的攻擊招數。因為威力太強，一般中學生承受不了這樣的攻擊，但我仍苦練不輟，認為我是為了提升自己的柔道實力而練習，不是只為了參加比賽而已。」……「五年級那年參加全台中等學校比賽前，岩淵教練就說：「陳君！要把選手權(即冠軍)拿回來啊！」果然不負他的期望。我在比賽時，先利用『腳剪』這一招，挫殺對手的銳氣。因為這一招不算是有效攻擊，但對打擊對手的信心，使自己在氣勢上佔了先機與上風卻甚為有效。終於不負教練的期望，奪冠而歸。而各場比賽均在一分鐘之內擊敗對手，分出勝負，亦頗為轟



圖 22. 陳戊寅的拿手絕技—腳剪。  
受者李賢德先生

動，為前所未有的光榮紀錄。」

## 二、柔道精神的體會與落實

陳戊寅創立和平柔道館大力推廣柔道、作育英才的同時，除了教授學員們實際的柔道技術操練之餘，心靈層面的教育更是他格外重視的一環。他在自述中提到：「我於傳授生徒之前，總先告誡諸生柔道之真義所在。何謂柔道？柔道也，即是符合於力學原理而能以柔克剛的動作；道，乃係順應天理，不違背良心的行為。也就是說，柔道不僅僅是武術而已，更是我們立身處世的道。僅學了「柔」的動作，而卻不懂得「道」，即令技術再精純，武術再深湛，不過無「道」之一莽夫，甚而仗武自恃，即有淪入魔道而為非做歹之可能了。」正因為陳戊寅非常地重視學員們養成正確的柔道精神，自己並以身做則，樹立了良好的品德規範，因此和平館的每位學員們也多能受到戊寅仙的感召，努力地練習柔道技術，並同時修養品德，不至於將柔道應用在非正當的用途上，這點也是陳戊寅在開設和平館廣授學徒之餘頗能感到欣慰的地方了。

## 肆. 著作

### 「我的剪腿」

此著作是於民國四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為前鋒書局所發行的第二本柔道相關書籍，書名為《柔道格式之研究》，其主著作者為黃滄浪老師，為補前「柔道初步的研究」一書的不足，更加詳細的描寫柔道運用的格式技巧，以繪圖的方式呈現，以及第一次率領台灣選手參加亞運會柔道比賽的觀感<sup>3</sup>。此書特別的是，還有台灣當時的各個柔道好手擁有的柔道特技自我說明，做為大家的參考，也順便介紹了柔道界內的三十三位菁英，而陳戊寅老師就是在這些豪傑名單中，其所介紹的正是自己所得意的技術「剪腿」<sup>4</sup>。其內容全文如下：



作者：陳戊寅 東石農校教員體育組長、朴子分局柔道教官、參加三屆亞運柔道選手  
「我的剪腿」

要領：對直立的對手的兩腳以我的兩腳挾制而隨時仰臥倒下的技術。

實際：如對手以左姿勢站立而以左手擒我的右襟或右袖。我即以右手擒對手的左袖放一方的手此時我的身體即順應對手的姿勢而與對手做如橫一直線上以左手著地的瞬間，敏捷以右腳後方擋於對手的下腹部（股關節邊），以左腳的前面擋對手兩腿彎邊而伸起兩

<sup>3</sup> 黃滄浪，《柔道格式的研究》，彰化市，前鋒出版社，1958，頁178-179。

<sup>4</sup> 原文請參閱附錄。

腳而挾制對手，自己即向左仰臥而捻轉身體。

左腳向前方、右腳向後方而用力伸直同時向右拉下，我亦仰臥而摔倒對手。

如要施此術要先造成對手使他做極端的偏左或右的姿勢的必要。

## 伍、特殊事蹟

### 一、海南島起義

在海南島任職校長的時候，陳戊寅目睹了日軍大肆屠殺的種種殘酷暴行，再也無法接受日本人高壓的暴虐統治，不到幾個月，和海南島上的抗日義勇軍游擊隊取得聯繫，便加入了他們的行列，親身經歷了戰火的洗禮。他在第一次參加台北市台籍海南抗戰義士聯誼會發表的感言「被埋沒的忠貞」自述中提到：「卅四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二點，毅然不顧血親，放棄優渥待遇，而與台籍同志鍾韋明、林朝巒、翁森林、巫當白，合力將重興分遣隊日人殲滅，且將不反正之台籍日軍十餘名，全部制壓(使其不敢抗拒)而從容攜帶重機、步槍、手榴彈、短槍、子彈等，奔衝抗日軍保安第七團加入抗日行列，暫居軍士團而作備戰準備。

每日上午由省團附及符主任講解三民主義，下午由陳戊寅講解日本之殖民政策及戰鬥技能，另兼陳哲縣長之日文秘書參與研究敵情，光復後，集中於瓊山反正集中營被推為總代表，直至卅五年六月僱帆船返台。……」

對於當時海南島起義的情境，陳戊寅並曾以詩為誌—「瓊州被占苦眾生，日敵病狂顯獸行，熱血難堪終投筆，陣中滅敵建功成」。由字句間處處激昂的情感看來，我們不難想見當年那個被日本統治、混亂的世局裡，隱藏在他心中那份濃厚的愛國情懷，與對日本人侵略暴行之痛恨心情，是多麼地熱切與濃烈了。

### 二、其他特殊才藝

在熟知的柔道與國術兩項之外，其實陳戊寅在兵器方面的運用也頗有心得。他曾在全國性的國術比賽中榮獲兵器組表演的第一名，投鏢、吹劍樣樣既精又準，揮舞起七節鞭也是虎虎生風，勁道十足。

除了柔道、國術、摔角等武藝方面的專長，陳戊寅在詩文與書法方面的造詣和表現也絲毫不輸於武藝方面的出色，所謂文武兼修，形容在陳戊寅身上可說是再適合不過了。他渾勁有力的書法，曾多次應邀參加國際性文化交流書法作品展獲得績優的評價，多幅作品登錄在「大日本書藝院作品集第45回紀念專集」的特選行列，至於國內舉行的諸多美展、畫展等也常可看見陳戊寅的書法作品陳列其中，可說是相當難得的成就，



圖 23. 日本書藝院頒發給陳戊寅之獎狀

據聞陳戊寅練就了一手不凡的運筆功力，他可以一手執筆、一手拿紙，兩手懸在空中不需依靠，照樣能自在揮毫，寫出一幅幅優異的書法作品來，如此自成一格的特殊書法寫作姿勢教所有人看在眼中，無不感到嘖嘖稱奇、佩服有加。

在詩作方面，由於陳戊寅自小接受的是日式教育，並沒有正式學過漢字，因此在日本統治的時代結束之後，他得花上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在鑽研學習相關的領域，起初都是將寫好的日文作品逐一翻成中文字，到後來終於可以靈活地運用中文直接寫出自己心中的詩作，「平仄」、「格律」等用字格局都小心講究，如此的努力與用心也實在令人感佩不已。

## 陸、陳戊寅大事記

西元	民國	年齡	重 要 紀 事	備註
1922	11	1	出生	
1937	26	15	進入嘉義農林學校就讀	
1941	30	19	晉升柔道初段	
1942	31	20	嘉義農林學校畢業（第二十屆）。 晉升柔道貳、參段。 全台灣中等學校柔道大會冠軍。 考取海南特別師範學校。	
1943	32	21	全海南島柔道大會冠軍	
1944	33	22	任海南島文昌縣重興小學校長	
1945	34	23	抗日起義，史稱文昌縣重興事件。	
1947	36	25	任職台南縣東石初級農業職業學校（現今嘉義縣東石高中），教授土壤肥料與園藝。	
1953	42	31	全國參段以上柔道比賽冠軍(於彰化) 全國參段以上柔道比賽冠軍(於豐原)。 晉升柔道肆段。	
1954	43	32	成立東石農校柔道隊	
1955	44	33	全國第一屆國術比賽冠軍	
1956	45	34	迎戰日本冠軍天理大學柔道隊，獲勝最多選手獎	
1958	47	36	參加東京第三屆亞洲運動大會柔道表演賽，迎戰日本講道館教練松村茂也，纏鬥五分鐘不分高低，終以「判定」負震驚日本柔道界。 晉升柔道伍段。	
1959	48	37	辭掉東石農校教職，搬至嘉義市（現和平館地址）	
1961	50	39	創設和平柔道館，其學生曾獲國內柔道、國術、摔角、角力冠軍者，不	

			計其數。	
1965	54	43	巴西世界柔道錦標賽重量級選拔賽第一名。	
1968	57	46	晉升柔道陸段。	
1970	59	48	擔任第二屆亞洲柔道錦標賽教練(高雄)。	
1975	63	53	亞洲國際裁判及格。	
1979	68	57	榮獲國際 A 級柔道裁判。	
1980	69	58	全台國術兵器冠軍。	
1986	75	64	獲日本書藝院國際文化交流書道展金牌(推薦獎)6 面、銀牌(特選獎)數面。 晉升柔道柒段(證號：7007)	07.15
1989	78	67	列入日本書藝院國際文化交流書道展免審查暨監查員。	
1990	79	68	1.嘉雲南縣市詩人大會擊鉢金牌。 2. 晉升柔道捌段。(證號：8005)	09.10
1994	83	72	於和平館與世長辭 追贈柔道玖段殊榮	03.05
1995	84	73	教育部頒發國光體育獎章與證書。	

附錄：

陳戊寅先生對於柔道得意技之著作

資料來源：黃滄浪，《柔道格式的研究》，彰化市，前鋒書局，1958 年，頁 178。

資料提供：黃武雄 先生



# 王金柱 — 弘道推手王老師

輔仁大學 黃武雄  
台灣大學 黃國恩  
東華大學 陳福士  
富春國小 呂耀宗

## 壹、生平記要

「弘毓英才金照地，道修武德柱擎天」，是國內名詩人林荊南先生推崇彰化市柔道弘道館故館長 王金柱老師的詩句，此詩句中確將「弘道館」與「王金柱」老師緊緊結合一體，也是王金柱老師一生奉獻於柔道的寫照。



圖 1. 為王老師年約  
22 歲玉照。  
資料提供：王榮錫  
先生



圖 2. 剛入伍時所  
攝玉照。  
資料提供：王榮錫  
先生

王金柱先生出生於 1918 年 12 月 6 日，其老厝位於彰化市小西巷，也就是今日彰化市火車站右側。小學就讀於彰化市中山公學（現今中山國民小學）。因自幼對機器修護甚感興趣，因此在 50 年代曾經在彰化市市仔尾開設一間汽車修理廠，專門修理大卡車，後來因執著於柔道訓練，遂於幾年後結束修護廠工作。

王老師於日據時期被徵召服役於日本海軍陸戰隊有九年，當時任職上尉教官並兼任「通譯」。在陸戰隊軍旅生活時，有機會師承日本一位柔道老師久保村先生學習柔道，當時久保村老師是一位和尚，屬技術派型的選手，是實力相當好的一位柔道家，曾經被選上出賽天皇杯的日本地區性選手（天皇杯柔道賽為日本當時水準最高的柔道賽）。久保村老師對於來自台灣的學生照顧有加，在技術上施以嚴格訓練，因此王老師在久保村老師指導下，於十四歲晉升初段、十六歲晉升二段<sup>1</sup>，其在站立的得意摔法技術為右側的送腳掃、体落、山嵐、大外割、小外割等；在地面制敵法方面則有右袈裟壓制和橫四

<sup>1</sup> 《台灣省體育會柔道協會普查小組紀錄段級調查統計報告》，1970 年 5 月 31 日

方壓制法；除了在技術的傳授方面，久保村老師也給予王老師在心術方面的教育與啟示，強調「身為一位柔道家不但技術要正確、攻擊有效果，在為人處世上也要公平公正」。也許，就因為王老師習得斯道之後，在他往後訓練學生時，常常可從其口中說出：「觀其技可以知其心術」。也就是說技術會影響一個人的處世態度，學習柔道必須要學習正確，正規的技術。王老師對於久保村老師的教授之恩一直惦記不忘，不僅經常是書信來往，也專程前往日本探望久保村老師。



圖 3. 前排中座左側第四人為日本久保村老師和當年所教授的學生合攝  
資料提供：王榮錫先生



圖 5. 王老師前往日本探訪久保村老師時日本媒體所做的報導  
資料提供：王榮錫先生



圖 4. 王老師示範得意動作「体落」。  
資料提供：王榮錫先生

台灣光復後回台，於 1946 年和彰化市陳鑾鳳女士結婚，因逢二二八島內最大的屠殺事件，王金柱老師為了躲避被殺頭命運，因而逃往中國福州市，最後和當時的執政黨取得默契，加入中國海軍陸戰隊擔任戰技教官，一年之後返回台灣，正式結束軍旅生活，那時年齡已近 30 歲。王老師共育有三子一女，長子榮傑，目前從商；次子榮錫，目前

在台北市立體育學院擔任教職，並從事柔道教學與訓練；三子為一間安養中心負責人；么女目前服務於金融機構。



圖 6. 擔任戰技教官時  
所攝之玉照  
資料提供：王榮錫先



圖 7. 正式結束軍旅生活  
時所攝之玉照  
資料提供：王榮錫先生

## 貳、貢獻事蹟

由於王老師年輕時對於政治活動極為熱衷，曾參與彰化市民代表地方選舉，並且連任五屆市民代表，達到為地方鄉梓服務的心願，頗得鄉里好評；在擔任為民喉舌的民意代表時，王老師也不忘柔道運動的推廣。由於 40 年代台灣在物資上都很匱乏，如果想練習柔道在器材上的榻榻米、柔道衣以及夠寬敞的場地都是一種奢求，但是在執著於柔道的推廣之下，王老師一一的克服了，為了自己喜愛的柔道運動，開始推廣教學柔道，與黃滄浪先生於彰化市八卦山下的地藏王廟裡的露天庭院，開始在閒暇之餘的黃昏時刻傳道授業，但礙於環境的限制，只能要求每一位學生帶一張榻榻米來，因為不是長期使用，每次還要搬來做鋪設和擦拭的動作，再去拉燈泡來做照明使用，在如此克難的情況下開始播種與紮根<sup>2</sup>；然而除了實際的技術傳授外，為了讓柔道推廣能夠更為普及，更創立了前鋒書局，配合當時允文允武黃滄浪老師的傳授與示範，於民國四十六年五月十五日正式出版發行《柔道初步的研究》，此書為黃滄浪有見於國內青年在柔道修練中缺乏良好的指導書籍做為參考，對於技術的進步無不影響，因此以自己修練柔道的經驗與心得撰寫此書。日後並陸續發行相關的柔道教學書籍，為日後莘莘學子留下了相當珍貴的寶典。



圖 8. 民國四十年彰化縣摔角比賽團體合影  
（前面第二排左起第六位為黃滄浪老師，  
第十位為王金柱老師）資料提供：王榮錫  
先生

<sup>2</sup> 張樹林，《嘉義柔道運動發展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 33。

後來練習的場所，又商借換至當時為市民代表許鏡徵先生家中的庭院(許先生老家是位於彰化市中山國小左側)，當時練習柔道狀況是在晚上大約七點時分，大夥兒們在六點半即將榻榻米擺好(約30張榻榻米)練習完畢在將器材還原，日復一日，但如遇雨天則暫停練習。猶記得當時練習的道友們不因場地之不便而有倦怠，反而培養了同舟共濟、相互幫忙、自他共榮的柔道家精神<sup>3</sup>。後來民國44年黃滄浪先生榮任省刑警總隊教官，舉家搬至台北，但練習的人並不因此而有所鬆懈。然而當年與王老師一同練習柔道的道友們，每人都已逾花甲之年，在每年年終聚會，想起搬、收榻榻米以及修補榻榻米、縫補柔道服、外出比賽時，每個人臉上都洋溢甜美難忘的回憶。

然而在如此的克難環境下，大家對於柔道學習的意志卻是非常高昂，對柔道熱誠十足的王老師形成莫大的鼓舞，於是心底默默的下定決心要自己蓋一所柔道館，終於在1959年初於彰化市「水淹街」<sup>4</sup>受得一塊地並開始大興土木，正當工程如火如荼的加緊趕工時，不巧剛好碰上台灣有史以來的大災難「八七水災」，當時水淹有一層樓高(近3公尺)，那時候剛買了二百包的水泥，一場大水，水泥全泡湯變硬了，損失可說是相當的慘重，王老師眼看著辛勤期盼的柔道館被淹沒在大水中，心力交瘁，積勞成疾；但是本著對柔道的一本初衷，咬緊牙根，再向好友們借貸，務必要將道館順利蓋起來。然而好事總是多磨，不巧，隔年又碰上「八一水災」，雖然水勢沒有「八七水災」來得兇猛，但是淹水的高度也有2公尺之高，所幸道館已近完工階段，由於諸多道友們的同心協力，胼手胝足的將道館洗刷一番，終於在1961年中完工，彰化市「弘道館」於十月十六日正式開館授徒。當時在六〇年代的台灣仍是屬於農業社會的轉型期，沒有現今的網咖、PUB，電視等娛樂，且視訊等各方面亦不發達，因此在晚間上柔道館練習活動筋骨就成為當時消遣時間的主要方式。

<sup>3</sup> 同註1。

<sup>4</sup> 「水淹地」之地，位於彰化市「車路口」，每當下雨必定淹水，故名「水淹地」，從王老師任民意代表後，請求中央補助疏濬，現已改善，現今老彰化市人都還記得「水淹仔街口」之地名。



圖9. 王老師與黃滄浪老師合影  
資料提供：王榮錫先生



圖10. 歡送黃滄浪老師北上任警職  
(前面第三排，左起第六位為王金柱老師，第七位為黃滄浪老師)。資料提供：王榮錫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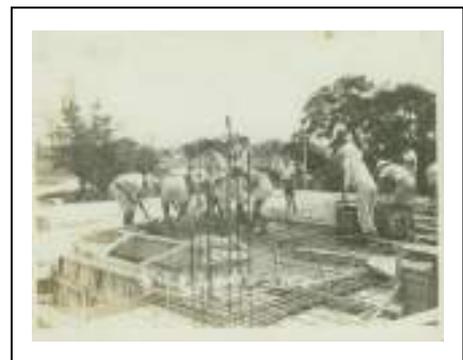


圖11. 民國48年(1959年)弘道館興建初期鋪水泥情形。  
資料提供：王榮錫先生

「弘道館」約四十坪大，在八十張榻榻米的場地上，經常維持有五十人以上在一起切磋技術，其練習的盛景可見一斑，「弘道館」能夠成立，除了憑藉著王老師的奉獻與執著之外，同時也依賴彰化市的一批柔道先驅鼎立支持如張汝濤先生、蔡春堂先生、邱水金先生、吳炭先生、吳金瑞先生，以及「弘道館」的後援會委員會出錢出力，才能使得彰化市的柔道人才輩出。猶記當年「弘道館」剛成立之時，由於時空上見解的差異，很多人認為柔道這項活動，是日本傳入的運動，是野蠻的、是不良份子才會去學習的一種武術。後來經過王老師以身教言教、潛移默化的教學方式，終於獲得彰化鄉親們的認同，漸漸的彰化市「弘道館」柔道打響了知名度，因此凡是老一輩的彰化人都知道在彰化市水淹街口有一間練習柔道的場所那就是「弘道館」。



圖 12. 彰化首屆柔道錦標賽合影（前面第一排左起第三位為王金柱老師）

資料提供：王榮錫先生



圖 13. 彰化市第五屆柔道比賽中山隊合影（前面第二排左起第二位為王金柱老師）。

資料提供：王榮錫先生

除此之外，「弘道館」在國內柔壇亦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每每在全國性的柔道競賽上表現出非常燦爛的成績，時間回顧至民國 53 年 10 月 2-3 日於台中所舉行的第 19 屆台灣省運動會中，當時由於報名參賽乙（三段）組的張平和，以及丙（二段）組的邱通語分別榮獲金牌，最後獲得團體總冠軍殊榮，這也是弘道館創立後在省運中所得到的第一座團體錦標，隨後不斷又有傑出人才告捷，在各屆省運會中屢獲佳績，其中又以 26 屆嘉義縣所舉辦的省運一役最為人所敬佩，其不僅中斷了地主縣已連霸五年的團體冠軍偉業（從 21 屆，民國 55 年至 25 屆，民國 59 年），且在個人成績方面更是囊括甲組 5 個量級中，4 級的金牌，其獲勝的選手分別是中乙級王榮錫、中甲級張平和、重量級邱通語及無限量級黃佰錄等<sup>5</sup>。然而這些傑出的前輩與後進，並未因此而自滿，反而更加努力不懈為國爭光；弘道館旗下的子弟兵於國際舞台上很少缺席，在這幾十年歲月中，由弘道館所訓練出的傑出者中，首推張武德老師一門兄弟共六傑，再加上其第二代子女

<sup>5</sup> 同註 1。

亦全是學習柔道，而且不乏多人曾代表我國出賽奪標，目前在國內柔道場上其張氏成員亦有多人擔任柔道教職工作，張氏家族的黑帶總段數，已可列入金氏世界紀錄。



圖 13. 民國 53 年元旦柔道五人八段錦標賽暨生財杯及中美女子柔道表演賽大會彰化縣隊優勝紀念合影  
(後排左起第四位為王金柱老師，前排著柔道服左起第二位為張平和，第三位為邱通語)

今就弘道館的國手英雄榜摘列於下：

(一) 張平和

1. 世界柔道錦標賽，第四名（墨西哥市舉行）。
2. 亞洲杯柔道錦標賽選手。
3. 1972 年第二十屆奧運會中量級代表。
4. 目前任職於彰化國中，以及柔道基層教練。

(二) 邱通語：

1. 第三屆亞洲杯柔道錦標賽選手。
2. 國家代表隊教練。
3. 洲際裁判。
4. 1998 年 12 月往生。

(三) 葉永宗：

1. 世界柔道錦標賽輕量級選手。
2. 目前為台中市一家建築公司負責人，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對於柔道運動是既出錢又出力。

(四) 王榮錫：

1. 為王金柱老師次子。
2. 世界柔道錦標賽輕中量級代表。
3. 亞洲杯柔道錦標賽輕中量級代表。

- 4.1972 年第二十屆奧運會輕中量級代表。
- 5.1979-1982 年派往沙烏地阿拉伯王國王室特勤部隊柔道教官。
- 6.International Judo Federation A 級裁判。
- 7.世界大學運動會、國際柔道賽國家隊教練及裁判等工作。
- 8.目前任職於台北市立體育學院專任教員及柔道專長教練。

(五) 黃佰錄：

- 1.亞洲杯柔道錦標賽選手。
- 2. 1972 年第二十屆奧運會入選選手。
- 3.目前從事運輸業。

(六) 許文彬：

- 1.世界杯柔道錦標賽選手。
- 2.目前從事餐飲業。

(七) 許文龍：

- 1.亞洲邀請賽選手。
- 2.目前從事餐飲業。

(八) 張守忠：

- 1.國際青年杯柔道錦標賽選手。
- 2.世界杯柔道錦標賽選手。
- 3.亞洲杯柔道錦標賽選手。
- 4.國家代表隊教練。
- 5. International Judo Federation A 級裁判。
- 6.2001 和 2003 年世界警消人員運動會 50 歲組重量級銀牌。
- 7.目前擔任中央警察大學柔道教官。

(九) 林世明：

- 1.世界柔道錦標賽選手。
- 2.泛太平洋柔道賽選手。
- 3.目前服務於警界。

(十) 張 傑：

- 1.泛太平洋柔道賽選手。
- 2.世界杯柔道錦標賽選手。
- 3.世界警消人員運動會柔道賽選手。
- 4.目前服務於警界。

(十一) 張丁元：

- 1.世界大學柔道錦標賽選手。
- 2.目前服務於警界。

(十二) 莊又全：

- 1.1983 年世界青年杯選手。



圖為 50 年代弘道館黃金陣容，前排中間為王老師，第二排左 1 為張平和、左 2 為邱通語、左 3 為黃佰錄、左 4 為葉永宗、左 5 為王榮錫)。

2.目前從商。

(十三) 張國信：

1.日本正力杯柔道錦標賽選手。

2.目前從事教職。

(十四) 楊文昌：

1.泛太平洋柔道錦標賽選手。

2.目前從商。

(十五) 宋麗娟：第一屆世界分齡柔道賽第一級金牌。

(十六) 林淑真：世界柔道錦標賽選手。

## 參、弘揚道術

在回顧當年對柔道運動有著滿腔的熱忱，一心致力於推展柔道的王老師於開館屆三十年（民國 79 年），曾萌封館之念頭，肇因於時代巨輪不停的往前走，社會的變遷，人心也在變。大家似乎對於各類運動並不熱衷，更遑論想要成為一個柔道好手，必須要經年累月的長期練習、比賽才能出類拔萃，因此時下的年青人對於柔道練習一途，只抱著純欣賞而不參與，使得道館選手造成青黃不接現象，終於在弘道館創館三十年館慶中，經館中的大老們及彰化縣的體育界先進勸說下打消封館之念頭，繼續的訓練柔道人才。當時王老師於會場中所公開發表的感言，其親筆台語手稿內容如下<sup>6</sup>：

各位貴賓、各位委員先生、各位會員同學，今天弘道館舉辦三十週年館慶，是一項奇蹟。因為任何的體育也好、武館也好並沒所謂什麼館慶的消息，只有柔道有這種，在台灣是稀罕，在彰化各界可能是第一次舉辦，所謂館慶以及對老師的謝恩行動。「弘道館有法度存在三十年以上，首先我向歷屆各位委員先生感謝支持援助，經濟上的問題」。

弘道館聲望歷屆委員先生支持及援助經費上的困難才能存在三十年以上，對這點我代表各會員深深說謝，如果八對是各位委員先生鼎力援助弘道館不免三年就關門大超，那裏有去度三十余年，再度說謝。

再來就是感激今天舉辦館慶的發起人（自發的）及各會員同學，在此功利主義及人情冷淡的社會中間年青人還留存尊師的觀念及慰勞，尚且送匾寫「功高勞苦」我於感慨無量的心情也感覺非常的滿意。三四十年辛苦總一個忘記了（教了有價值）。本匾寫的「功高」是不敢講，因為「功高」是歷屆



圖 14 弘道館慶祝三十週年報導

（台灣新生報）

資料提供：王榮錫先生

<sup>6</sup> 原文請參閱附錄。

委員先生也在內，不過「勞苦」確實有。

光復後柔道在彰化盛況一段時，每次全國性大比賽冠軍優勝隊，不是彰化就是嘉義。其他還不在眼內。故黃滄浪先生離開彰化到警務處任教以後，彰化隊也是常勝隊。最可紀錄者有一次「省運」「就是現在的區運會前身」在嘉義縣舉行，嘉義是地主隊當然無論如何不拿冠軍不行，事實上當時嘉義縣柔道隊的實力非常強，一般柔道界的估價，彰化隊、南市隊在爭第二名，事不知比賽結果，彰化、嘉義進入決賽結果任何人不相信，彰化總成績勝二分拿冠軍。嘉義即時封鎖新聞不敢發表成績，當時尚有許多插曲，這是沒必要發表，不過當時彰化的勝利原因是第一選手鬥志高，第二是團結，第三是嘉義輕視彰化，當時場面尚在眼前。

彰化柔道的歷史由 36 年開始，一部份同好之士蔡春堂等出錢買疊二四疊，借用民家大庭或菜市場（學校），大約搬二三十個場所，練習時鋪下，練完收起來，等於貓遷巢，感覺非常不方便，所以動起自設柔道場，才借錢蓋弘道館（自不量力），八七水災後各種建材起大價，水泥現金都不得買，且某機關答應補助八萬元也黃牛，其苦楚（但此來段人迫這樣做的）自己找麻煩。74 年感覺每每連累好朋友也不好意思，擬於區運會結束後要收場閉館，但為了小許問題繼續慘淡經營。79 年滿三十年，預定三月要收館，我的意思不變。希望年青一輩的設法開館，我可以將現有設備送給他，可能也有人誤會我罷佔彰化柔道，如此虧本的事，且有時候吃力不討好，有一個朋友不客氣的說你王金柱自鳴清高，不自量力，就像捧金飯碗討飯乞食，確實有理。房屋出租就有比現在五信收入。造就人才不少，唯一安慰自己的是…。

彰化弘道館在時代的洪流中滾動著，雖然說練習柔道的學生沒有先前創館時的輝煌期，但在王金柱老師執著的精神下，每天仍然保有幾十人的練習。閒暇時，王老師還是從事他最喜歡的休閒活動-下象棋。三五老友大夥兒捉對廝殺，好不熱鬧。在王老師的晚年，每星期約有二至三次到彰化八卦山上的保警總隊擔任柔道教官。王老師除了教授柔道課程外，平時對指壓推拿頗有研究，如有學員受傷或因工作壓力造成身體不適，經王老師一番推拿，立即可減輕疼痛，舒解壓力，因此頗受學員們的愛戴敬重。



圖 15. 於彰化保警四隊授課情形

資料提供：王榮錫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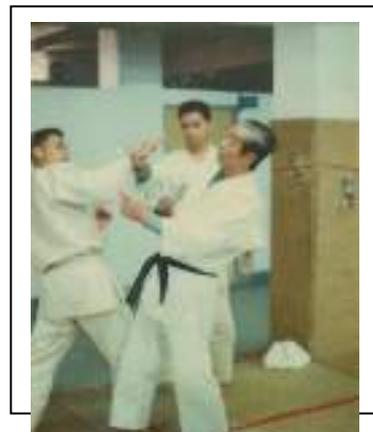


圖 16. 於彰化保警四隊授課情形

資料提供：王榮錫先生

## 肆、「道」、「術」並蓄

王老師在練習之後，很喜歡和學生們話家常，細述著台灣的柔道史，並解釋道館取名為「弘道館」的緣由（就是要弘揚柔道，其日文發音和日文「講道館」相同）。而學生們最感興趣的一段是，當初道館旁邊是農地，也沒有現在車水馬龍的三民路，民生戲院在前側百公尺是老彰化市人永遠的回憶，附近的民房是稀稀落落的，入夜後幾乎沒有行人，道館對面是屠宰場。每到晚上六點多鐘學生們便陸續的抵達道館，雖然當時的台灣經濟剛起步，出門的交通工具就是腳踏車及客運車，但仍有不少學生為了一窺柔道的真諦，搭了一個多小時的客運車前來學習。學生們非常尊敬老師，老師也視學生如同自己的子女般關照，除了教授柔道技能，更注重灌輸柔道的精神即「禮貌」與「容忍」。在道館除了學習防身、健身的技能，也必須學習尊師重道，更不可以依仗所學去欺負他人。王老師還常提到「弘道館」為台灣柔道界造就了不少優秀人才，爭取到無數的榮譽。世界柔道王國日本在六〇年代和七〇年代時常有著名的大學柔道隊到台灣交流比賽，如早稻田大學、慶應大學、天理大學、東京教育大學、東京農業大學、東京帝大以及日本柔道界的名人，每到台灣友誼賽，除了台北市必到之外，還指名須到彰化弘道館技術切磋，可見當時彰化弘道館聲名遠播，日本的柔道道友們都知道。細說著柔道的歷史以及對柔道的展望，是那麼的真誠、貼切，每當弘道館的道友齊聚一堂還回憶著王老師所提到的種種柔道故事。

1992年三月二十六日早上七點多，王老師從道館俯取當日報紙，因心臟衰竭倒地於榻榻米上，家人立即送醫，然而王老師卻不願就醫，逝世於他一手創立的道館上，出殯之日，悼念者眾，更是萬人空巷，門生執紼護送老人家入土安息；王老師「一生柔道、作育英才」，讓國人敬佩懷念。王老師的一生可說是「求仁得仁」。王老師已仙逝十多年，而現今的「弘道館」也因王老師的離去而塵封，但館內的擺設依舊，隨時開放給喜愛柔道的道友們練習。而「弘道館」的子弟兵仍然在國內柔道舞台上發光發亮，很多人在基層裡默默的奉獻自己對柔道的熱愛，而王老師的次子王榮錫雖然未能回鄉接下王老師弘道館訓練的擔子，但他在台北市立體育學院從事柔道教職訓練，並常帶隊到國外參賽或擔任國際裁判工作，迭有佳績，將「弘道館」的精神繼續在外地發揚光大，延續王老師的柔道精神。

在王老師逝世十週年，江進南先生及吳金瑞先生和張平和老師為推崇王老師的柔道犧牲奉獻之精神，於逝世十週年紀念日舉辦追思大會和舉辦2002年全國柔道南北對抗賽。在張平和老師細心策略規畫下，前後加開了大約有十次的賽前會議，務必要將已停辦了逾三十年的南北對抗賽辦得盡善盡美，而參與大會之工作道友們無不懷著責任和敬意的心境，全神的投入籌備工作。在弘道館眾道友齊心協力之下將2002年全國南北對抗賽暨王金柱老師逝世十週年紀念大會職員名單敲定如下：大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張豐富先生。執行長和助理秘書：張平和老師、楊百合二位賢伉儷。副執行長：林士聖

先生、莊又全先生、何明宗先生及楊文昌先生。裁判長：王榮錫老師及十四位國際級裁判。審判委員召集人：黃望男老師。競賽組：張平和老師、張國信老師、劉志鑫老師、黃議德老師及張峰銘老師。總務組：莊又全老師、何明宗老師。場地組：張守成老師、劉仁嘉老師、張仕杰老師。檢錄組：林士玄老師、鄭文達老師、張國亮老師。計時計錄組：洪木強老師。獎品組：陳寶雄老師。公關組：林士聖老師、楊文昌老師、施明豐老師、林宗瑤老師。服務招待組：陳錫補先生、施文進先生、柯添福先生。追恩組：何明宗先生、林世明先生。秩序維護組：曾宥和先生、林世明先生。攝影組：張國信先生。其次 比賽地點選在彰化縣立南興國民小學體育館比賽分組，共分為 1.計分賽,2.擂台賽。參賽資格：曾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性比賽者；全國運動會柔道項目前三名內；全中運柔道項目高中組前二名內；全國大專杯、中正杯柔道錦標賽前二名，具有以上資格者再擇優遴選，本次比賽免報名費，食宿均由大會安排招待。比賽時間：2002 年 3 月 31 日上午八時三十分。

南軍成員由領隊：張豐富醫師領軍，教練為張平和老師指揮，管理則由莊又全先生負責。北軍方面則由葉永宗老師擔任領隊、林士玄老師擔任教練、王淑婷老師擔任管理。

選手成員，男生南北各二十位，女生組南北各十位。比賽在王榮錫老師、劉輝煌老師的古式示範表演及彰化縣大家長翁金珠縣長致詞後展開了比賽，經過了一天的激戰，計分賽優勝隊獲精緻獎牌一面，擂台賽男女各取優勝前三名。第一名則獎杯乙座，獎金壹萬元、第二名獎杯乙座，獎金六仟元、第三名獎杯乙座，獎金三仟元。

王老師雖已仙逝，但是「弘道館」舊時的擺設依然維持原貌，就如同王老師生前一般，弘道館昔日練習的風景雖不再，但是由弘道館所培育出來的柔道子弟兵們，仍在基層中默默的奉獻心力，為柔道訓練更優秀人才，這些弟子兵們本著王老師對柔道摯愛的精神，在有形的教導-柔道練習；為無形的潛移默化-心智成熟。今值晚輩緬懷師恩、慎終師遠撰書追思國內對於柔道運動有貢獻之耆老們，除以上記述王老師熱愛柔道之心志，藉此書除了歌功頌德老人家外，更希望讓後生晚輩，能繼續為柔道蓬勃發展努力。

## 伍、著作

### (一)「我的送腳掃」

此著作是於民國四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為前鋒書局所發行的第二本柔道相關書籍，書名為《柔道格式之研究》，其主著作者為黃滄浪老師，為補前《柔道初步的研究》一書的不足，更加詳細的描寫柔道運用的格式技巧，以繪圖的方式呈現，以及第一次率領台灣選手參加亞運會柔道比賽的觀感<sup>7</sup>。此書特別的是，還有台灣當時的各個柔道好手擁有的柔道特技自我說明，做為大家的參考，也順便介紹了柔道界內的三十三位菁英，而王老師就是在這名單中，其所介紹的正是自己所得意的技術「送腳掃」<sup>8</sup>。其內

<sup>7</sup> 黃滄浪，《柔道格式的研究》，彰化市，前鋒出版社，1958，頁 172-173。

<sup>8</sup> 原文請參閱附錄。

容全文如下：

作者：王金柱，彰化警察局柔道教官、前鋒書局發行人

### 我的送腳掃

前日黃滄浪先生欲我公開特技送腳掃，但是我自覺我並不是此術的權威，過去亦無為此術特別費消時間去研究，只因相信如長於腳部摔法即可輕快制禦對手，所自開始學柔道以來就多用此術，而在我所施術的技術中統計起來可說成功率最高的關係而已。所以現在所公開於此術的技術是由我訓練中所學得的經驗及此間求諸先輩示教的事項。如可資助諸後進研究的參者即幸甚了。

我如施送掃腳時因要略釣浮對手的身體關係，要由肘關節的外側輕抓兩袖而施術，如以右自然姿勢對峙而欲以左腳掃開對手時抓襟的右手是不要變動可以施術。但是如右自然姿勢對峙而遇對手向右方移動，即要在施術以前必以抓襟的右手變抓袖，而以右腳掃開對手的左腳。

我施術機會是對手向前而欲開始攻擊而移動時。或由我踏出一大步而釣出對手。

此術是對手向橫方移動時先踏出來的腳及後來踏出來的腳如在運步於一直線上，其重心剛剛要移動到後的腳的瞬間照准其體重尚未完全移在其腳時，以自己的腳掌向先踏出來的腳的方向比水平略高些而輕輕釣起此腳而追暫加施力量一直到最後的一瞬間即用渾身的力量掃開。

## (二) 七十八年區運會柔道比賽觀戰記

此親筆手記是於民國七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台灣區運動大會柔道賽時，王老師於每一天比賽時，針對男女子各量級選手競賽時表現的技術以及規則所做的重點摘要，於文後還反應出當時民間道館經營之窘境，以及關心彰化柔運之發展<sup>9</sup>。其內容全文如下：

### 78年區運會柔道比賽觀戰記

#### 9/24 女子柔道第一級（上午）

技法：大部分用的背負投、大外刈、大內刈、袈裟固、腹固（男子亦然）（丟體的樣子）意見：背負投三種原則彈、甩、滾。引手、推手、身體轉法。步法。及左右上下擺動（エサブル）就是崩し、作り沒有。只有掛ケ。進入地面制敵法缺少用全身轉運作控制對方靠運氣及力氣之不合力學的技法。尤其由壓制變勒頸。關節法缺少常識。

#### 9/24 下午女子第二級

1. 初賽雙方實力相差太多，尤其白帶選手不堪一擊幾十秒內解決 2. 許多女選手使用（丟體樣？）的技法（左右腳沒有旋轉固定）直接伸（左右腳）擋在對方「左右腳」前方（實際上也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失敗）如果定型一定要修改。男子第二級亦然背負、丟體、足車、大車、掃腰原則分不清楚。

#### 9/25 上午女子第三級

<sup>9</sup> 原文請參閱附錄。

被壓制時的脫逃法。反擊法（等於零）尤其對上側四方手、腰、用法。2. 不會切斷對方之攻擊。3. 有的選手被腰技攻擊時緊緊抱住對方。4. 跟著對方走。5. 「立技」是靠反射神經是否平常沒機會練習「返技」都不會用或時機不對。6. 大內刈沒有控制對方上身只用腳施術。（在比賽時大內刈應該將自己的胸齊交給對方壓下去）。7. 由後方攻擊「送り襟絞メ」本來就是成功率很少」不如改用裸絞メ。8. 腹固メ十字關節有數對成功。9. 「接手立即攻擊」零（有時候作戰上是須要的）。

### 9/25 女子第四級（下午）男、女、都比較靈活

1. 內股推手大部份推到對方右左前角度失敗。2. 女子對俯在地面上的對手進攻ネワザ攻者常常由頭部正面進攻（不行）。3. 數對女子撒頭撒尾在危險線上比賽（為何）。4. 小外掛欠少一個動作。5. 張聲同這場比賽非常微妙（白）張施用體落三次都腹部倒地無資料，對方一次壓制效果。（紅）撒頭撒尾，雙腳跑地抱腳防守殘1分24秒主審才判指導如此80%以上之跪地（雙腳）抱腳的守勢應該計要處罰，起碼有注意以上的資料。結果判定副審舉紅、白旗，主審判紅勝2比1。

### 9/26 上午女子第五級

1. 第一場至第四場雙方實力相差太大，一方等於無抵抗，是否為參加而報名參加之感覺，第六場起雙方有個樣子。第10場主審錯三次，第一次選手楊淑慧在紅線上推倒對方主審判效果、副審更正取消，第二次楊巴投技有リ判有效再更正，第三次巴投一本判投有リ合セテ一本。應該一本就是一本，技有リ「雖然一樣是勝利」

參考事項裁判員旋轉雙手指指示攻擊往往一視同仁

2. 第4、5級男女選手雖堪用（各有千秋）但施用支釣進足、體落一律欠少崩し、作り變成中途半端的技法。

### 9/26 下午女子第六級

1. 施術後對方腹部著地（等於五體投地的姿勢）無分數，但這是關節法脇固メ、膝固メ「求之不得」的女子機會，沒人用太可惜。2. 壓制脫逃法差，決賽主副審正確公道。

### 9/27 女子第七級

綜合意見第七級優勝者是（體重）勝談不上（得意技）男子亦然，少數勉強可取（可能是在國內沒對手可練習）靠運氣、靠體重。

參考事項之2部份柔道選手轉到、摔角、角力。自然欠少強對手，目前民間道場漸漸沒法存在，因為以民間道場的收入，根本沒法負擔各項錦標賽等經費。學校方面如果用學校名義報名沒有全部公費最起碼也有補助費，學生是最現實的，而且在學校練習不用繳學費，缺點是大部份學校沒有教練（彰化縣之例）也沒外聘教練的經費，由完全外行的體育老師教授，所以完全走樣，一方面過分發達亦是問題百出，於彰縣線西國小為例，第1、2、3次拿到女子成績學校家長會、鄉民等用陣頭歡迎並遊行大宴小宴而獎勵。經過幾年家長會等已經沒法負擔經費（一次約五萬左右）一年四次，結果自二年前起取消，且派系分立，各自為政，未來彰縣柔道變成如何沒法設想（做為參考資料之一例）。

## 陸、王金柱大事記

西元	民國	年齡	重要紀事	備註
1918	7	1	出生	
1925	14	7	就讀彰化市中山公學	現今中山國小
1935	24	14	榮升柔道初段	
1937	26	16	榮升柔道貳段	
1940-1945	29-34	19-24	當選彰化市民代表	
1946	35	28	與陳鑾鳳女士結婚	
1947	36	29	與黃滄浪先生於彰化市八卦山下地藏王廟內露天庭院正式開班授徒，柔道運動自此萌芽。	由於非固定長期使用，因而須於每次練習前後搬舖並擦拭榻榻米並拉點燈泡照明。
1951	40	33	榮升柔道參段（證號：段字 0002）並參加彰化縣慶祝陳錫卿先生就任首屆民選縣長摔角比賽	11月15日
1957	46	39	成立前鋒出版社並出版《柔道初步研究》	黃滄浪編著
1958	47	40	榮升柔道肆段（台體總字第 10 號）出版《柔道格式之研究》	07月13日
1960	49	42	創立彰化市「弘道館」	
1964	53	46	參加五人八段錦標賽暨生財杯及中美女子柔道表演賽大會彰化縣隊優勝率隊參加第 19 屆台灣省運柔道賽並榮獲團體冠軍	比賽地點：台中
1970	59	52	榮升柔道伍段（證號：5007）	11月22日
1971	60	53	率隊參加第 26 屆台灣省運柔道賽並榮獲團體冠軍	比賽地點：嘉義縣
1979	68	61	榮升柔道陸段	06月07日
1987	76	69	榮升柔道柒段（證號：7009）	04月15日
1990	79	72	榮升柔道捌段（證號：8008）	10月20日
1992	81	74	仙逝 追封柔道玖段（證號：9004）	3月26日 3月26日

## 柒、附錄

### 附錄一：升段證書



柔道肆段證書 (資料提供：王榮錫先生)



柔道參段證書 (資料提供：王榮錫先生)

### 附錄二：弘道館創館三、六週年紀念相片



第二排中坐左起第三位為王金柱館長



第三排中坐左起第五位為王金柱館長  
(資料提供：王榮錫先生)

### 附錄三：率領國家隊柔道選手出國比賽相片



左起第四位為王金柱老師第三位為許文彬選手  
(資料提供：王榮錫先生)



左起第三位為王金柱老師  
(資料提供：王榮錫先生)

附錄四：王老師中學時代相片



最後排左起第二位（掌旗者）為王金柱老師  
（資料提供：王榮錫先生）



第二排右邊第一位（掌旗者）為王金柱老師  
（資料提供：王榮錫先生）

附錄五：民國四十年代與黃滄浪老師合影相片



前排左起第一位為王金柱老師  
（資料提供：王榮錫先生）



前面第二排右起第六位為王金柱老師  
（資料提供：王榮錫先生）

附錄六：王老師任教於彰化保警授課時相片



右側施技者為王金柱老師  
（資料提供：王榮錫先生）



第三排左起第四位為王金柱老師  
（資料提供：王榮錫先生）

附錄七：

王金柱先生對於柔道得意技之著作

資料來源：黃滄浪，《柔道格式的研究》，彰化市，前鋒書局，1958，172-173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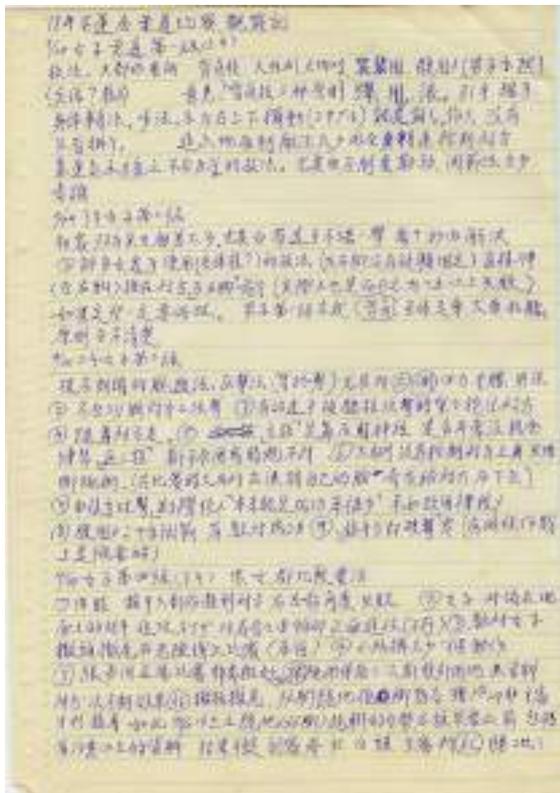
資料提供：黃武雄 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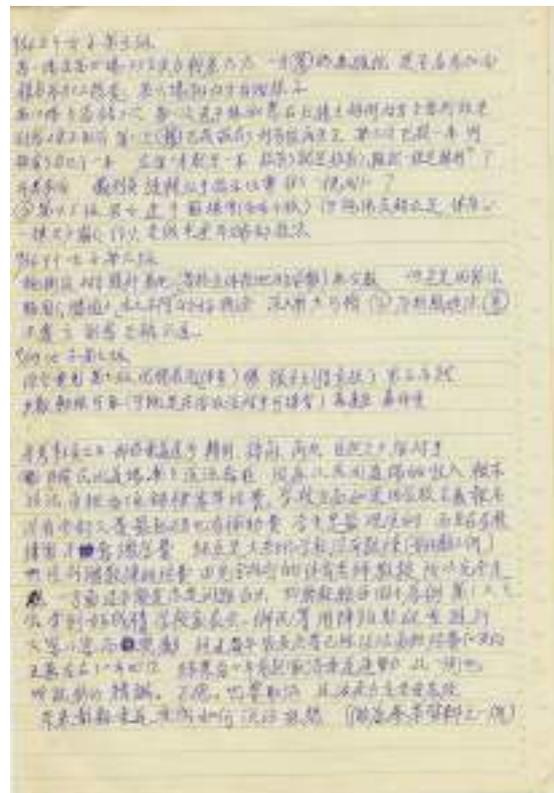
附錄八：七十八年區運會柔道比賽觀戰記親筆手稿（一）



附錄九：七十八年區運會柔道比賽觀戰記親筆手稿（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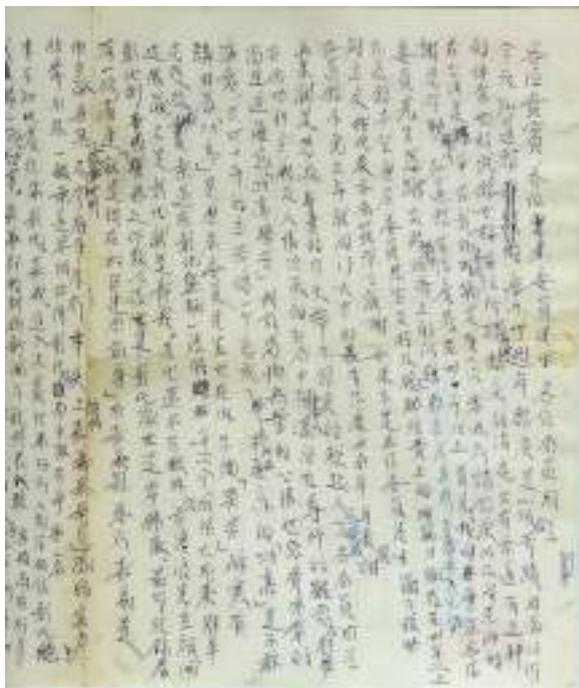


（資料提供：王榮錫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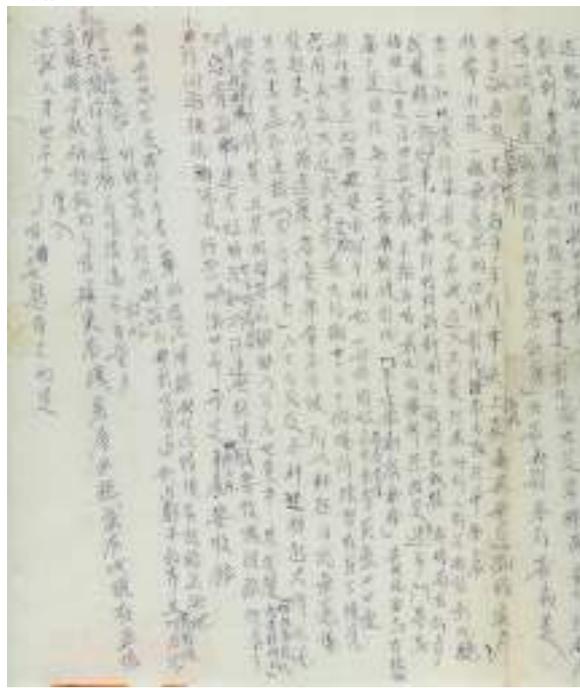
（資料提供：王榮錫先生）

附錄十、弘道館慶祝三十週年時親筆致詞稿（一）



（資料提供：王榮錫先生）

附錄十一、弘道館慶祝三十週年時親筆致詞稿（二）



（資料提供：王榮錫先生）

# 張國安—台中柔道至寶

輔仁大學 黃武雄  
台灣大學 黃國恩  
東華大學 陳福士  
富春國小 呂耀宗

## 壹、張氏與柔道運動之緣起

張國安先生出生於西元 1914 年（民國三年）元月六日，世居台中市賴厝廂，從小未能求學，十六歲時靠自修作筆記苦讀進修日文，進而依靠所學之日文能力，考入日本人所經營之製藥株式會社工作<sup>1</sup>，由於工作關係需每日在外勤跑業務，所以經常延誤在製藥株式會社中統一用餐的時間，在一次誤食日本人預留之飯菜時，遭到日本人從二樓飯館欺凌辱打自一樓大廳，在此次事件後張氏體驗到強身之重要性，而萌生起練柔道強身之意念。

由於當時台中州的柔道武官，擁有為數不小的田地，為收其俸祿中田地的租金，需透過諳日語的台灣人協助收取，因此張國安先生在這個機緣下，結識了當時台中州名望及段位最高的柔道武官寺蒲益雄先生（五段），張氏把握此學習的機緣，每日於午、晚飯時便奔赴圓三武德館與日本警察勤練柔道，因而奠定了良好的柔道基礎，並成為極少數台灣人能在日本警察訓練柔道的殿堂中學習柔道的特例，當時台灣人大多數是在學校中或是至日本留學，才可能有接觸到柔道運動的學習機會。

張氏對於柔道的熱愛，透過不斷被摔倒與摔人的過程中苦練再苦練，風雨無阻的努力練習，直到已晉升到二段時，整個製藥株式會社中的同事，都不知道張氏的柔道實力已是台中州的高手，一直到要與外縣市舉行柔道對抗賽時，由柔道武官寺蒲益雄先生至製藥株式會社，向社長代為提出請假要求時，製藥株式會社中的同仁才得知張氏的柔道實力，皆大為驚奇<sup>2</sup>。

西元 1940 年（昭和十五年），張國安先生（三段）在台中州對外之比賽時，已是日本人口中所讚譽的柔道至寶人物，其柔道技術得意技為大外割，參加對外及對內之對抗比賽時，張氏的柔道實力極為突出備受日人所肯定，因此均被推崇排定為副將或主將等重要比賽位階<sup>3</sup>。



（圖一）十段張國安先生著柔道衣之照片。

資料來源：台中市柔道館道友會「柔道道友會成立二週年紀念特刊」

「柔道」台中 1979 年，5 頁。

<sup>1</sup> 台中市柔道館《第一屆 國安杯 南北柔道對抗賽大會手冊》，台中，1994。

<sup>2</sup> 張聰明與張聰輝口述，2004 年 6 月 26 日張聰輝自宅及其收藏史料。

<sup>3</sup> 松坂元治，〈第四回台中、屏東、都市對抗柔道戰〉，《柔道》，東京講道館，1940，頁 73。

張氏為人坦白、爽直、嫉惡如仇、仗義敢言、具武士風範，每與柔道武官向佃農們收租金時，必先告知佃農們先行備妥薄酒，待武官前來收租時邀約一起用餐，並在酒酣耳熱之際，張氏必代為圓稱本年收成欠佳冀望能減少租金，因日本武官喜愛杯中物，故投其所好，因此屢試不爽，張氏為台灣佃農們每年節省了為數不少的田租，為鄰里所稱道<sup>4</sup>。

張氏初段至五段身經百戰、戰無不勝，為求柔道相關領域之提昇，至日本講道館修習柔道技術<sup>5</sup>，其學習柔道之剛毅精神，為我國台灣本土日據時期柔道歷史中最佳之精神學習典範。

張國安先生（圖一）於西元 1993 年（八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仙逝於台中，享年七十九歲，張氏六十餘年來作育英才無數，桃李滿天下，對於台灣柔壇貢獻良多，為柔道界人士所緬懷<sup>6</sup>。

張氏為我國日據時期，台灣人極少數榮獲日本高段認可之人才，其接觸柔道運動之經歷完整，在世期間為我國柔道九段高手，按世界柔道界慣例，段位為九段高峰柔道先進，在仙逝時即可追封為柔道十段之至高無尚之殊榮。因此張國安先生為台灣柔道界，極少數具有十段資格最完整的名人之一。

## 貳、張氏對台灣柔道界之貢獻



（圖二）：台灣本土第一代柔道先進於台中武德館留影。

註：左起陳坤炎、陳再乞、張國安、陳金文、謝龍波、張銀淮、趙金德、林永杰、黃滄浪、李清楠、葉萬寶、廖運成、陳戊寅。

資料提供：摘自呂耀宗『台灣柔道史（1952—1970）』國立台灣體育學院碩士學位論文未出版 2001 年，89 頁。

由於柔道運動在日據時期在台灣本土已有相當的發展，不管民間或官方學習過柔道運動的台灣人也有相當的數量，在台灣本土更已經產生了台灣人第一代的高段柔道精英如（圖二）：高雄的張天煌、黃贊元，台南的邱錦彰、林永杰、王溪清，嘉義的陳戊寅、陳括源，彰化的王金柱、陳天寶，台中的張國安、黃維萬、陳金文，台北的李清楠、卓萬欉、李文軒等等，其中更有至日本留學的高知識份子，如：武專的黃滄海、拓殖大學的謝龍波、日本大學的陳呈誥、早稻田大學的張銀淮、京都同志社大學的陳水木、東京國士館的吳定標、天理大學的劉義人等等<sup>7</sup>。張氏在柔道眾多的名人中，為極具台灣本土代表性之重要人物，無論在日據時期或是國民政府來台後，張氏竭盡心力的推展柔道運動，在日據時的武德館內肩負台灣人柔道運動的指導與推展的重責，在國

<sup>4</sup> 同註 2。

<sup>5</sup> 劉元文，〈柔道之雄—六段張國安〉，《偉華體育旬刊》，第 105 期，台北，1960。

<sup>6</sup> 同註一。

<sup>7</sup> 《第一屆南北對抗賽秩序冊》，台中，1954。



(圖三)：台中市最早之柔道館以國術名義行練柔道之實。

資料提供：張聰輝 先生。



(圖四) 台灣第一代柔道先進於第一屆南北柔道對抗賽會場留影(民國四十三(西元 1954)年台中市水源地籃球場)

註：左起吳定標、邱錦章、謝龍波、張天煌、陳呈誥、卓萬權、趙金德、姚明良、蔣緯國、黃滄浪、西村正巳、張國安。

資料提供：張東州 先生。

民政府來台時以國術館的名稱設道場繼續台灣柔道運動的傳承與推展<sup>8</sup>(圖三)。

西元 1954 年(民國四十三年)，張氏與學生姚明良先生，為台灣柔道運動踏出了關鍵的歷史步伐，兩人運用特殊的關係聘請蔣緯國將軍主持，台灣柔道界第一場正式的比賽(南北對抗賽)(圖四)，張氏並親自擔任北隊的主將，柔道運動在此次的比賽後，才開始獲得正式的正名(之前均用國術館名稱行練柔道之實)，也再次讓柔道運動在台灣本土繼續發展，台灣柔道運動因此有了新的發展歷史<sup>9</sup>。

西元 1955 年(民國四十四年)，張國安先生親自參加於台北三軍球場柔道與摔角的武術競技比賽，因柔道選手以壓倒性的勝利，成功的將柔道運用推展至官方推展的層次(圖五)，更進而讓柔道運動擴展至警界，為台灣省警務處郭處長永先生及警官學校校長趙龍文校長所重視，因而將柔道運動排定成為警察必修之武術項目，特聘請柔道高段者至警界指導柔道，張氏其子張聰輝為台灣第一位保送中央警官學校就讀的柔道保送生<sup>10</sup>(圖六)。

西元 1965 年(民國五十四年)，張氏更花費巨資在自家的田地中，創立出台中市柔道館(圖七)，肩負作育中部地區之柔道人才之重責。

張氏為省立體育專科學校最早之柔道指導教練，並曾任空軍總軍司令部柔道教練、中興大學、東海大學、逢甲大學、台中農校等校擔任指導柔道教練<sup>11</sup>(圖八)(圖九)。



(圖五) 台灣省警察柔道比賽大會比賽時盛況。料提供：黃耀楷 先生。

<sup>8</sup> 賴萬煌口述 2004 年 6 月 19 日 賴萬煌自宅及其收藏史料。

<sup>9</sup> 同註 2。

<sup>10</sup> 呂耀宗《台灣柔道史(1952-1970)》國立台灣體育學院碩士學位論文未出版，2001，頁 77。

<sup>11</sup> 同註 5。

在擔任教練的生涯中最輝煌的成就，曾任我國一九六四年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柔道總教練（圖十）及西德世界柔道錦標賽總教練等職務<sup>12</sup>。

張氏為我國最早段級審判委員之一，在 40 年代至 60 年代間，在台灣重要的柔道比賽中均擔任裁判一職，並常在比賽中擔任有關於柔道技術應用的表演示範之講師，在柔道協會中擔任理事與委員，張氏對於台灣中部地區柔道推展及台灣柔道運動的發展有其相當重要的貢獻<sup>13</sup>。



（圖六）中央警官學校學生練習柔道後於武術館前留影。  
註：第二排中為廖運成、右二為張聰輝。資料提供：廖運成 先生。



（圖七）：台中市柔道館落成紀念留影。  
註：中央著西裝為趙金德第二排右第六位為張國安。  
資料提供：黃進爵 先生。

（圖八）：張國安先生指導學生比賽接受主辦單位表揚。  
註：右著西裝者為張國安。  
資料提供：張聰明 先生。



（圖九）張國安指導學生於比賽之會場。  
註：前排左二著西裝為張國安。  
資料提供：張聰輝 先生。



<sup>12</sup> 台中市柔道館道友會，〈柔道道友會成立二週年紀念特刊〉，《柔道》，台中，1979，頁 5。

<sup>13</sup> 黃進爵口述 2004 年 6 月 7 日 台中市柔道館及其收藏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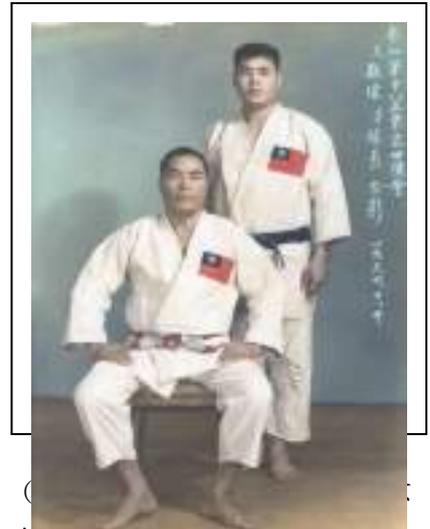
### 參、張氏柔道推展學生之成就與傳承

張國安先生自日據時期即在台中市，擔任柔道指導者與推展的重要角色(圖十一)，張氏指導學生時，身教重於言教，相當的具有教師威嚴，在柔道技術上嚴格的訓練指導，要求學生正確的技術鍛鍊及禮節之培養，讓學生們都能身心臣服於張氏的要求與指導<sup>14</sup>。

張氏無論在社會柔道的推廣或是在學校中的柔道運動推展，都相當的盡心盡力，因此孕育出相當多的柔道人才，如張聰輝、魏光輝、張永裕、洪文學、賴萬煌、黃進爵、廖武雄、江健森、洪天麟、蔡文豐……等人，張氏所指導的柔道學生，目前仍有為數相當多的人士活躍於柔道界中。

在眾多的學生中，以其子張聰輝最為顯赫，張聰輝在弱冠之年即拿下全國三段組個人冠軍，並拿下多次全國四段組個人賽冠軍之頭銜。

西元 1958 年(民國四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張聰輝代表我國第三屆亞洲運動會柔道表演賽榮獲金牌(圖十二)，西元 1964 年(民國五十三年)十月十日代表我國參加第十八屆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sup>15</sup>。並於中央警官學校擔任柔道總教官三十餘年(圖十三)，期間亦曾任我國柔道協會理事長。其學生張永裕，曾任我國台灣省柔道協會二屆會長，擔負推展柔道運動之責。



(圖十) 奧林匹克運動會柔道總教練及其子張聰輝為台灣首屆參加奧運柔道比賽選手之一合影。

資料提供：張聰輝先生。



(圖十一) 民國四十六年台中市最初柔道館年年終師生合影留念。

註：第三排左第九位為張國安、中為張銀淮、張聰輝、張永裕。  
資料提供：黃進爵先生。

張國安先生所指導之學生，無論在柔道成就或柔道運動的推展上，均具有相當的影響，為我國柔道運動推展有舉足輕重的貢獻。張國安先生所指導的學生們，為紀念緬懷張國安先生，特舉行國安杯全國柔道對抗賽(圖十四)，以期追思張國安先生對於柔道運動的貢獻。

<sup>14</sup> 同註 13。

<sup>15</sup> 同註 10，頁 87。



(圖十二): 1958年我國參加第三屆亞洲運動會柔道賽教練與選手合影。

註: 左一起為選手張聰輝、陳再乞、中為教練黃滄浪、右第一位為選手陳戊寅、左第二位為李清楠。

資料提供: 張聰輝 先生。



(圖十三): 警察常年柔道訓練接受督導於台中訓練站。

註: 著柔道衣之教官左二為張聰輝、黃耀楷與督導長官合影。

資料提供: 黃耀楷 先生。



(圖十四) 張國安所指導之學生，於張氏仙逝週年特舉辦國安杯全國柔道對抗賽，藉以紀念張氏對於柔道運動付出與貢獻。

資料提供: 黃進爵 先生。

## 肆、張氏之柔道相當著作內容

張國安先生對於柔道得意技之著作，曾發表於黃滄浪先生所著之《柔道格式的研究》書中內容於下：

### 我的彈腰

我們訓練摔倒法時不可單偏訓練左法，或右法的一種，應該自平常訓練隨時可以施左、右兩法。彈腰亦是不例外，但是因為解說的關係現在特以右自然姿勢對峙時來說明。先造成使對手破勢。(如體重心尚在腰部時是尚未破勢。腰部伸直而體重心全依靠腳尖時始認完全破識)。同時屈折自己的左腳以腳尖儘量跳近於對方的左腳內側，(此時要與對方的腳的同一方向踏入自己的腳)右腳亦屈做「 $\lt$ 」字形，使自己的左腰如舉上對方的下腹部而密靠之，以所屈的自己的外脛擋於對方的兩前脛，並身直自己的左腳做如車軸，同時深擒對手的右袖，靠於自己的左肩胛上，以擒對方的左襟的右手由下面插入對手的左掖下，而向自己的左後角捻體，並彈對手的腰部而摔倒對方。此時要注意使破勢的對方破勢的上體必須時密靠於自己的身體，如不然即施術亦無效力。然而造成對方破勢，造成自己姿勢及施術的三動作要連續，此間不可有中此間不可有中斷。

然而彈力及速度是此術的最重要的條件，所以因施術者的體格，體姿的影響對施術的效果亦有影響所以我們時常努力訓練左、右兩法可隨時應變而施術。

我的施術機會是趕上對方的瞬間，對方欲前進時，如遇對方體重輕而短軀者即用強力拉挽對手而施術。如此施術成功時對方即做大迴轉而向後角顛倒。如施術不能充分奏效時即要迅速變施捉勞法，如此摔對方半倒時必須併用捉勞法，然而我們時常要訓練此連續技術。

(相關資料內容參照附錄一)

## 伍、張國安大事記

西元	民國	年齡	重要紀事	備註
1914	3	1	張氏出生於，台中市賴厝廂。	
1930	19	16	考入日人經營之製藥株式會社工作，經特殊機緣，拜師台中州柔道武官寺蒲益雄（五段），於圓三武德館與日本警察勤練柔道。	
1934	23	20	榮升柔道初段	
1937	26	23	榮升柔道貳段	
1940	29	26	榮升柔道參段 在台中州對外之比賽時，已是日本人口中所讚譽的柔道至寶人物。	
1943	32	29	榮升柔道肆段	
1945-1960	34-49	31-46	張氏在戰後期間於武德殿，及其他相友人租借之場地，推展台灣柔道運動，因場地問題到處轉移練習之場地，其中辛勞艱苦不可言喻。	
1954	43	40	榮升柔道伍段。 張氏與學生姚明良先生，為台灣柔道運動踏出了關鍵的歷史步伐，兩人運用特殊的關係聘請蔣緯國將軍主持出席，國民政府來台後台灣柔道界第一場正式的比賽（南北對抗賽），張氏並親自擔任北隊的主將，柔道運動在此次的比賽後，才開始獲得正式的正名（之前均用國術館名稱行練柔道之實）。	
1955	44	41	張氏親自參加於台北三軍球場柔道與摔角的武術競技比賽，因柔道選手以壓倒性的勝利，成功的將柔道運用推展至官方推展的層次，更進而讓柔道運動擴展至警界。	
1958	47	44	榮升柔道陸段。 張氏其子張聰輝為台灣第一位保送中央警官學校就讀的柔道保送生，代表我國第三屆亞洲運動會柔道表演賽榮獲金牌。	
1964	53	50	曾任我國 1964 年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柔道總教練及西德世界柔道錦標賽總教練等職務。 其子張聰輝為台灣第一位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之柔道選手。	
1965	54	51	張氏花費巨資在自家的田地中，創立出台中市柔道館，肩負作育中部地區之柔道人才之重責。	
1968	57	54	榮升柔道柒段	11月 23日
1950-1970	39-59	36-56	張氏為省立體育專科學校最早之柔道指導教練，並曾任空軍總軍司令	

			部柔道教練、中興大學、東海大學、逢甲大學、台中高農等校擔任指導柔道之教練。 張氏為我國最早段級審判委員之一，在台灣重要的柔道比賽中均擔任裁判一職，並常在比賽中擔任有關於柔道技術應用的表演示範之講師，在柔道協會中擔任理事與委員	
1980	75	72	榮升柔道捌段	08月 05日
1990	79	76	榮升柔道玖段（證號 9002）	10月 20日
1993	82	79	仙逝於台中市。	

附錄：

張國安先生對於柔道得意技之著作

資料來源：黃滄浪，《柔道格式的研究》，彰化市，前鋒書局，1958年，頁179-181。

資料提供：黃武雄 先生



# 周麟徵—桌壇一顆閃亮的明星

育達技術學院 劉亞文

## 壹、前言

在各種正式的國際運動比賽中，桌球運動較不受體型的限制，因此亞洲選手的表現也特別亮眼。一九三〇、四〇年代間，日本的桌球運動風氣逐漸盛行，相對的也影響了當時屬於日本殖民地的台灣，桌球好手周麟徵便見證了這段台灣桌球運動興起與發展的歷程。周麟徵在其特殊的成長背景中，靠著天份與自身的努力，不但榮登台灣桌壇的第一把交椅，更在亞洲各國的比賽稱霸，並且於世界的職業桌球界中享有盛名。也是台灣第一位「職業桌球選手」。

在一九六〇年代間，我國的外交處境由於與中共的對立，日漸艱難，而周麟徵無論是在亞洲盃比賽、世界職業對抗賽、或是隨哈林籃球隊前往歐美參加各種表演賽，都在體育場上，讓全世界看到中華民國桌球選手的優秀表現，也奠定了台灣球員在世界桌壇上的地位。他在回國之後，將歐美等地不同的桌球技術與最新的觀念帶回台灣，為國內的桌壇注入一股活水。

台灣身體文化學會所編撰的《台灣百年體育人物誌》中，為周麟徵先生編寫傳記，為其在桌球界所具有的開創性的地位，留下歷史的見證。

## 貳、周麟徵的成長與習球經歷

### 一、成長背景

台灣第一位職業桌球選手周麟徵，在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九日出生於新竹市，家中有七名子女，周排行第四，現在看來兄弟姊妹人數眾多，但在當時（日據時代）只算是平常。周麟徵家住新竹市北門街，占地約一百坪，是一幢顯眼的兩層樓房（見圖一）。老一輩的新竹人都知道，「北門大街」是市中心往舊港（南寮港）的必經之路，經過城門以及外媽祖廟，是竹塹城早期的商業中心，街上的店舖做的都是糧食、家具、布匹等日用必須品生意，能住在北門街的，都是殷實的商人或是祖上留有田產的地主等。周的父親便是後者，周敏益先生還曾經留學日本攻讀法律，是當時政商關係良好的仕紳。周家的孩子們讀的都是「小學校」（當時的貴族學校），由此可知周麟徵比起同時代其他的孩子，有著優渥良好的家庭環境。根據他的回憶，小時後家裡二樓的走廊上就擺著一個桌球檯，隨時都可以玩兩下，也是因為從小就和桌球結緣，周麟徵在日後走上了職業選手的道路，成為台灣早期體壇的「運動明星」。

## 二、學習桌球

在那個台灣還處於農業社會的時代，運動休閒的概念並不普遍，但是桌球在鄰近的日本卻已經是流行的休閒活動，早年周敏益先生留學日本，深受這股風氣的影響，回台之後依然鍾情於桌球，在家中擺設球檯，有空便邀請三五好友到家中打球。周麟徵兄弟姊妹們在耳濡目染下，也都從小拿起球拍跟著父親玩耍，就是家庭中這種「玩球」的氣氛，把周麟徵領進迷人桌球天地中。

周麟徵真正開始打桌球，應該是從初中開始。他的啟蒙老師是劉文俊先生(見圖二)。劉先生是新竹縣立圖書館館長，在公務之餘也指導一些有潛力的本地青年選手，希望能光大地方桌球運動。劉與周的父親原本就是球友，在以往新竹縣舉辦各種桌球比賽時，劉也常常找周敏益先生贊助。周麟徵是市中(後來的竹一中，現在的建華國中)的第一屆學生，當時學校籌組一支桌球隊，周本來就喜歡打球，便自告奮勇地報名參加，據他的回憶，當時球隊雖然有帶隊的體育老師，但都只是名義上的教練，實際的幫助並不大，主要還是靠著和同學相互練習，或是跟著新竹一些桌球前輩選手們邊打邊學。



圖一 周麟徵故居



圖二 劉文俊先生(右)

周在球隊中被劉文俊發掘，認為他是不可多得的可造之材，於是在劉的刻意栽培下，周麟徵在民國三十六年便跟著新竹縣桌球代表隊參加省運，雖然並未下場比賽，卻也感受了比賽的氣氛，第二年的省運，周以僅十四歲的初三學生身分，代表新竹縣出賽，那場碰上了當時台北市最強的選手，雙方你來我往，競爭激烈，雖然最後輸了，但是就初出茅廬的少年來說，卻是表現得可圈可點。這也是他所參加的第一場正式的大型比賽。但是說起這段剛開始展現桌球長才的少年時代，周的父母親並不是十分贊成與支持他朝這方面發展，在那個年代，畢竟還是「唯有讀書高」，並不希望兒子因為「玩球」耽誤了課業，周麟徵回憶道：「當時連拿球拍出去都要藏好，不能給他們發現。」

市中畢業後，進入台北的基督教學校淡江高中就讀，當時要進入淡江必須通過入學考試，但是淡江特別重視體育活動，每年都招募優秀的運動人才入學，那年新竹區有五名橄欖球，兩名桌球選手保送入學，周麟徵便靠著桌球打進了淡江高中。問起周先生為何捨新竹的學校而前往淡江，是否在此時已經開始考慮將來要朝著桌球運動發展？周表示其實並沒有想那麼多，只是希望到了這個環境，能有機會和更多喜歡打球的同學切磋

練習。由此可知在青少年時代，打桌球只是他的喜好，對他而言其實就是玩樂。也就是在這樣只有興趣，沒有任何得失心及壓力的狀況下，慢慢培養出深厚的實力。只是此時的周麟徵並不知道，自己即將成為桌壇的一顆新星。

## 參、征戰球場生涯

### 一、國內以及亞洲盃比賽

高中畢業，周麟徵在基隆港務局工作了三個月之後，因為台灣肥料公司桌球隊的招募，便轉到基隆的台肥一廠服務。原因也是當時球隊好手如雲，如高德南、林文榮等都在那裡，許多好朋友每天一起練球，非常愉快，甚至其中一人的弟弟開了一家桌球用品店，周和朋友們乾脆從宿舍搬去那裡住，好有更多的時間一起切磋學習，周麟徵回憶，他感覺自己球技有明顯的進步，便是在台肥球隊打球的那段時間。當時台肥一隊曾參加主席盃桌球賽，獲得團體冠軍。接著又代表基隆市出戰省運，拿下第八屆桌球賽男子組團體冠軍。

在淡江高中時期開始，周麟徵只要有機會就參加各種中學的比賽，不但得到新竹的冠軍，也代表台北縣出戰四、五、六屆的省運，開始大量累積實戰的經驗。但是他從沒有把比賽的勝負得失放在心上，十九歲那年在台北萬華老松國小舉辦第二屆亞洲盃桌球賽國內選拔賽，因為舅舅住在台北，周麟徵便抱著去台北玩順便拜訪舅舅的心情參加，「當時比賽時還沒有規定選手要穿短褲，我們想好不容易到台北來玩，當然要穿好看一點，所以連下場打球時，上身穿運動服，下面都穿著很漂亮的褲子，每天比賽一結束，便邀請女選手去西門町的戲院看電影。」就這樣在台北「玩」了幾天，雖然周並未將目標放在得獎，但是幾場循環賽打下來居然「怎麼打都不會輸」，最後就以六勝一負的優異戰績，獲選為國家代表隊隊長。當時有一篇報導這樣描述周麟徵：「慣用『正手板』打球，喜歡用半面海綿，半面膠皮的球板。抽球急勁，落點刁巧，出手快，反應靈敏，守球也極穩練，堪稱攻守全才」之後參加訓練並前往日本比賽，這是周麟徵從台灣的體育界跨足國際的第一場比賽。

民國四十二年，美國桌球冠軍選手李治曼、亞軍葛蘭，應新竹縣體育會邀請二度訪台（之前來台訪問比賽時，橫掃全台），周麟徵當時還是淡江的學生，以新竹區冠軍的身分，代表地主新竹和李治曼在新竹大戲院進行一場二人五分制的友誼賽。和球壇前輩交手，周麟徵表示，在這種狀況下其實一點壓力也沒有，因為李在國際上成名已久，而周只是個年輕小夥子，就算輸了也是理所當然。當時戲院湧入千餘觀眾，比賽從晚上八點一直進行到近午夜，最後一場單打周以三比零力克李治曼，全場觀眾歡呼與掌聲震耳。賽後李對記者表示「此青年確為可造之才，他日必能在桌球界大放光芒」。次年李治曼與葛蘭第三度來台，首戰便由周麟徵和嚴廷文把關，最後以四比一獲勝。同年全美第七屆單打冠軍米路士和大學冠軍波車士也應駐台美軍顧問團之邀連袂來訪，在台北市三軍球場出戰周麟徵和嚴廷文，米路士表示對於我國好手周麟徵早已耳熟能詳，非常仰

慕。當時二十歲不到的周已開始擠身國際級的桌球選手。

之後周麟徵不但拿下了全省男子個人單打冠軍，也擔任隊長，領軍參加在馬尼拉舉辦的第四屆亞洲盃；並在漢城舉行的中韓越三國桌球賽中拿下亞軍（冠軍為我國好手陳銀烈）；後來參加日本大阪舉行的表演賽，更以五比三擊敗前世界冠軍荻村伊智朗，並以五比三擊敗同為世界冠軍的星野振彌。民國四十五年記者陳淵源先生在一篇特稿中，以「征日桌球十虎將素描」為標題，對周麟徵的球技有著這樣的描述：「周麟徵隊員，年二十四，新竹市人，提起此人大名，本省球迷無一不曉，周君遠在淡江中學就學期間便名揚桌球界，其後征日、征港均有參與，尤其第二屆亞洲桌球賽於日本東京揭幕，即以我國代表團隊長身分參與，並在賽中擊敗當時日本最佳名手富田長雄，揚名東瀛……周君擊球姿勢美妙，令人嘆為觀止，不但可以左右開弓，且抽、削、擋無一不精，是不可多得之佳手。」

## 二、參加世界職業桌球賽

一九六二年四月，周麟徵應英人柏格曼（Richard Bergmann）之邀，參加第二屆世界職業桌球大賽，周麟徵回憶，當時柏格曼之所以找他參加，一方面是因為他剛拿下了全省個人賽單打及雙打冠軍（民國四十九年），之前在日本大阪的比賽中，擊敗了原本的世界冠軍荻村伊智朗，也獲得亞洲盃冠軍；另一方面則是他的打法與姿勢，在表演性質的比賽中，比起同期的台灣桌壇好手陳銀烈、蘇一富等人，具有更高的可看性。這場巡迴賽是周麟徵參加的唯一、真正的職業球賽，也是個重要的轉捩點。數名世界頂尖的桌球好手，在澳洲、新加坡、馬尼拉展開公平的搏鬥，比賽為期兩個月，最後以積分賽的方式排定名次。這次比賽影響了他的一生，之前他是業餘球員，自此之後，表示他的桌球技術受到肯定，正式列入職業球員之林。

當時職業桌球總會在澳洲所發行的宣傳小冊子的排序中，將周麟徵的個人介紹列於各國選手之末，由此可見當時年輕的周並不被外界看好，且當時在國際桌壇上，中華民國的選手並不是很出名。但是一開賽，他的表現便讓專家們跌破眼鏡，出乎意料的以四勝一負的優異成績，擊敗了衛冕的日本選手 NORIKAZU，獲得冠軍，還被媒體譽為「世界最快的攻擊者」。他的比賽成績如下：

周勝 Richard Bergmann（英國）	2：1
周勝 NORIKAZU FUJJI（日本）	2：0
周勝 Len Cooper（美國）	2：1
周勝 RANDEVI BHANDSRI（印度）	2：0
周負 MAI VAN HOA（越南）	0：2

周麟徵回憶道，當時比賽每勝一場，大會便會演奏一次中華民國的國歌，因為他連勝數場，整個會場便不時地奏起國歌，在場的僑胞都感動的熱淚盈眶。這場比賽打響了周麟徵的知名度，也奠定了他在國際桌壇上的數一數二地位，更讓全世界看到，中華民國台灣桌球好手的亮眼表現。賽後六國好手組成國際桌球隊，在澳洲三十三個大小城市巡迴表演，周麟徵當然也藉著這個機會，好好地在澳洲遊歷了一番。

結束了澳洲的行程，同年六月他們繼續前往新加坡、西貢、馬尼拉等地進行職業冠軍賽，並且與當地的桌球選手較量。在各地的比賽中，周麟徵都獲得冠軍。周回憶起當時越南尚未被赤化，整個國家社會都很開放，並且非常注重桌球運動，每場比賽都有政府的高級官員觀賽。當時在西貢比賽時，由於不適應彈性較差的球檯，還曾經敗在越國選手黎文節手下，兩三天之後的第二場比賽，周麟徵便還以顏色，一雪前恥。之後在菲律賓馬尼拉的比賽中，更打敗了英國選手柏格曼，奪得價值約一萬台幣的冠軍銀盃（見圖三），當時許多僑胞都想爭購這個大銀盃，卻都被周婉拒，此一獎盃意義重大，周打算自己留作紀念。



圖三 世界桌球職業賽冠軍銀盃（民國五十一年，菲律賓馬尼拉）

## 肆、哈林籃球隊的世界巡迴表演

在打完世界職業桌球賽回台後，周曾短暫的回到之前日本國華實業公司上班，但過了不久，美國哈林籃球隊（見圖四）的經理人看中了周麟徵在世界職業賽中優美的擊球姿勢，希望能招攬他加入與英人柏格曼搭檔（見圖五），在中場的時候表演桌球，由於當時所談的條件相當優渥（平均週薪一百美元，約等於同時公立中學教師兩年的薪資），加上周本身喜歡到各地去遊覽，便趁此良機和哈林球隊簽約，從一九六二年十月底，便開始了周遊世界的巡迴表演。柏格曼的削球，號稱「世界之壁」，能使對方進攻的球如同碰到牆壁一般，讓人很難在他手下攻進一球，而周麟徵卻是「世界上最快的攻擊者」，不論正手、反手抽擊，動作均能敏捷的搶到主攻優勢，兩人一攻一守搭檔表演，的確精采絕倫。



圖四 周麟徵與美國哈林球員合影



圖五 周麟徵與曾獲四次世界業餘冠軍的英國選手柏格曼，隨哈林籃球隊於美國巡迴表演

這段多采多姿的巡迴表演生活有說不盡的有趣之處，對於國外新奇的風俗習慣與食

物，周麟徵都很樂於去體會嘗試，當時我國在許多國家的駐外代表也對這個揚名國際的年輕人照顧有加，當地的華僑看到從祖國來的桌球好手更是熱情，因此並沒有什麼適應不良的情況。只是剛開始的時候語言溝通還不是很順暢，不免笑話連連，周回憶曾有一次在飛機上，空服員問他咖啡要 **black or white**？他想咖啡怎麼會有白的，於是就要了 **black**，一喝之下才知道這是什麼都不加，又黑又苦的純咖啡。又有的時候必須要獨自前往異地與球團會合報到，人生地不熟再加上當時的通訊不易，當然也不免緊張，只是周表示當時年輕氣盛，連害怕是什麼都不知道。有一次他前往澳洲雪梨與球隊會合，由於之前應菲律賓宗親會邀請，先到馬尼拉玩了幾天，把身上的錢花光得只剩下三元美金，到了澳洲因為沒有聯絡好接機的人，必須自己坐計程車到飯店，一問之下車資都不夠付，周便要求司機先載他到旅館和隊友會合，再把錢補足。到了旅館之後，司機卻說為了對這個遠道而來表演桌球的外國朋友表示歡迎之意，剩下的錢就算了。

又有一回在義大利，周麟徵拿了美金去銀行換里拉，由於里拉的幣值較低，一換就是一大包，他也沒有細數，回去以後朋友幫他一點算，才發現少了將近三分之一，大概是進了銀行行員的口袋了，因為是自己粗心，周也只好自認倒楣了。

當時球隊到中南美洲表演比賽，更是受到僑胞的協助與熱情招待，甚至幫他介紹女朋友（見圖六）。當時有一位友邦的元首也喜好桌球運動，因此外交部便特別安排周麟徵和對方進行了一場友誼賽，周笑稱當時比賽前外交部人員還特別叮囑他「你可不能贏啊！」，結果當然是宏都拉斯總統打贏了世界冠軍的周麟徵！



圖六 周麟徵在哥斯大黎加之女友瑪麗娜

結束中南美的行程後，哈林球隊轉往歐洲進行巡迴表演賽，周也就跟著球隊遊遍了英、法、瑞、比、盧等西歐國家。在前往捷克、匈牙利與南斯拉夫等共產國家時，周麟徵被要求不得穿著繡有中華民國國旗的球衣入場比賽，比賽現場也不得出現國旗圖樣。因此他便拒絕進入這些國家而留在法國，後來應邀在西德慕尼黑一所體育學校擔任短期的教練，並等候哈林球隊其他成員在東歐表演結束再會合。在這三個月的時間裡，他有機會與德國的青年運動員接觸，跟著他們釣魚跳舞，嘗試西方年輕人的消遣活動。當時周所任教的學校雖然是體育學校，卻採取了嚴格的軍事管理，對於學生的紀律與技能都有很高的要求，也讓周見識到了德國人做事一板一眼，實事求是的精準嚴肅態度。

與哈林球隊會合之後，周麟徵又前往了義大利、蘇格蘭、愛爾蘭等地，在歐洲除了打球之外，當然不會錯過賞遊美景、參觀古蹟，旅遊的樂趣深深的印在他的心中，當然他在哈林打球的這些年，也不忘做國民外交，他每到一個地方下場比賽，一定把國旗懸掛在場上，華僑們看到聽到久違的國旗國歌，都感動莫名。而一開始大部分外國人都搞不清楚台灣在哪裡，也不知道中國人也會打桌球，但是周一下場的精采表演，便讓他們嘆為觀止，更大大地宣揚了中華民國的知名度。因此周麟徵除了是我國第一位職業桌球

選手，也可以說是我國第一位「桌球外交大使」。

## 伍、歸國後致力桌球運動的推展

### 一、擔任教練

在這幾年巡迴表演的日子中，周麟徵體驗了不同國家的生活與文化，曾經有一位住在美國佛州的朋友願意提供他食宿，建議他留在美國繼續讀書，以後有機會還可以歸化入美籍。在國外的生活雖然新奇有趣，但長年在外奔波不免寂寞，總是想念家人朋友，重感情的周麟徵認為，自己還是留在家鄉最愉快，於是在一九六八年，結束了哈林球隊的工作回到台灣。

回國之後，周在國賓飯店服務，並且繼續從事桌球運動的推展與提升，他曾擔任靜修女中的桌球教練，也曾參加台北師管區後備軍人組成的球隊「火牛隊」，擔任教練兼隊長，當時的著名的隊員有謝金波、李國定、陳銀烈、蘇一富等人，經常出國比賽，或是和國外訪台球隊進行友誼賽。由於周麟徵知道對外比賽相互競爭的狀況，較能激勵球員的求勝精神，對於球技的提升有很大的幫助，因此常安排球隊出國特訓或與不同國家的球隊交流。曾經有一次與韓國球隊比賽，我們的男選手還打不過他們的女子選手，於是馬上警惕而加緊訓練，也更頻繁地和韓國隊切磋。果然之後一場在印度舉行的比賽中，便以五比零一雪前恥，韓國隊也不由得稱讚「台灣選手真是了不起，一看到好的打法馬上就學起來了。」與美國選手比賽的經驗也是如此，第一、二年的比賽打不過美國隊，三、四年開始便扳回了一城。可見有競爭才有進步。

周麟徵因為有與世界不同選手交手豐富經驗，體會到同一個國家中選手的球路有一定的風格，想要追求更好的技術，一定要和不同地區的球隊交流觀摩，並且引進最新改良的器材，才不至於閉門造車，因此周多次和桌球協會總幹事建議，應該積極參與國外的比賽，加入國際桌球協會，但被以經費不足，或者是認為國內球手的實力還不足以與歐美爭鋒，而認為在亞洲區進行比賽就好等理由而拒絕。數年之後台灣才開始爭取加入，此時卻因中國大陸已是會員，入會更加困難，最後終於在美日等國的協助下，以「地區」的名義加入，周麟徵認為，這幾年的延宕對於台灣桌球的發展非常不利。

### 二、創辦《台北桌球》

《台北桌球》雜誌是周麟徵擔任台北市桌球委員會副主委兼總幹事時，創辦的刊物，於民國七十一年七月一日創刊。發行人是當時北市主委許森貴，但許僅是名義上的主任委員，主事者還是社長周麟徵。編輯委員有五〇年代桌球國手蘇一富與楊政雄（皆任職合作金庫），國內桌球甲組勁旅榮工隊教頭陳清發，當時台北市立體專教師廖學勇等，編輯顧問則有黃林爐、高德南等前輩選手。施能欽、李隆一等更是常常發表文章。主編則為林金豹。

如同封底所標示「本刊為會內刊物」、「非賣品」等文字，《台北桌球》所刊登的文

章，多為台北市桌球委員會的工作報告，比賽成績或是委員會組織等例行性的公布事項，此外競賽組長廖學勇等人也時常有些桌球歷史、訓練技術等方面的論述如〈桌球運動內涵之研究〉一文，討論了桌球簡史、現代桌球訓練法等。總幹事周麟徵也在第四期發表過〈談台北市桌球運動與努力方向〉，文中提到過去一年（民國七十二年）中，市桌委會舉辦了四十多項比賽，但較特別的是邀請日韓等隊來台比賽，如該年舉行的「桌球高手邀請賽」是日本隊十三年來第一次蒞臨我國，隊中有一九八三年日本社會組個人冠軍前原正浩，以右手持兩面異質球拍；星野一郎是該年全日本教師組冠軍，右手持兩面異質橫拍，削球型球員……日本隊的四員大將各有不同打法，值得國內教練選手學習。在第五期發表〈一九八三年世界桌球規則修訂之精神〉，當時規則做了以下的修正：「球拍兩面不管是否有覆蓋物，必須是不同顏色」以及「發球時不可跺腳發出聲響」「發球時不可以身體遮住動作及球」「端線前之球不可以碰觸」等。依周先生的觀點，認為此次規則之修訂精神乃著眼於適應新產品新技術以及公平競爭。

周先生表示，《台北桌球》雜誌是為了聯繫消息、宣傳賽事，以及凝聚北市桌壇的共識所編寫，並非專業性質的出版品，因此經費上並不寬裕。桌球界同好發表文章時也都不支稿費，靠著大家的義務幫忙，才維持著這份台北市桌球界的通訊刊物。

### 三、省運退賽事件

民國五十五年，第二十一屆省運在屏東舉行，剛從倫敦任教練回國的周麟徵出任新竹縣男子桌球隊隊長，率領新竹子弟兵在桌球賽場上廝殺。當時周已經三十二歲，是球場老將，比賽進行中無論是預賽、決賽，只要有周大國手代表新竹縣隊出賽的場次，一定是觀眾爆滿，爭睹周麟徵的風采，也好像撿到便宜似地可以免費觀賞職業選手表演。而周面對這些初生之犢的後生小輩，以他縱橫桌壇近二十年，頂著國手的頭銜，贏球是應該的，只有贏多贏少的分別，要是輸了豈不是該要從此封拍，退出江湖了？因此他內心確實是備感壓力。在這種只准贏不准輸的情況下，新竹縣隊將士用命，好不容易一路打到了決賽。就在此時。發生了省運史上第一件因為「職業選手與業餘選手身分認定」引發爭議，導致球隊退賽的事件。

茲引述某報紙十月二十九的某篇以「因周麟徵曾參加職業性比賽，新竹桌隊退出比賽」為標題的報導：「（屏東訊）已經獲得決賽權的新竹縣男子桌球代表隊，昨天向大會以正式公函表示退出比賽，以維護運動精神。做出這項決定的主要原因，是因為隊員之一周麟徵，曾經參加過職業性的比賽。

該隊領隊陳昌瑞在致送大會的公函中表示，本縣男子桌球隊員周麟徵，經查證確曾參加過職業性的比賽，本縣在辦理報名時，未曾發現，今既明瞭實情，自應退出比賽，並放棄在該比賽中已獲得的地位，以符大會規定，並發揚業餘運動的精神。大會總幹事周鶴鳴，對新竹縣領隊陳昌瑞的這項決定，表示讚揚。」

另一則報導標題為「因周麟徵資格問題，新竹縣桌球隊自動退出比賽」內文則是「進入決賽圈的新竹男子桌球代表隊，由於該隊選手周麟徵的業餘資格問題，所以新竹縣今天自動退出比賽，不再繼續參加決賽，以遵守大會規定，維護體育精神。

省立體專校長兼大會總幹事周鶴鳴，對新竹縣代表隊這種遵守大會競賽規程，發揚運動精神的良好表現，大加稱讚，認為比奪得錦標還有價值。

根據周麟徵說，他雖曾參加職業性的表演賽，但他擁有美國業餘桌球協會的證明書，證明他隨時可以恢復業餘資格，因為在美國，桌球這一項目，在職業和業餘兩種資格間，並沒有明顯分野。但周鶴鳴說，儘管美國如此，但他個人認為，凡是參加過職業性，以動作表演來賺錢的選手，都被視為職業選手。他認為新竹縣能自動退出，避免有人提出抗議，是明智之舉。」



圖七 台灣省桌球協會總幹事駱水源先生（左一）

由報紙的報導回顧這場四十年前的體育事件，可知新竹縣隊的退賽是自發的，並非是經人檢舉提到審判委員會後作出的強制行為，且周麟徵的身分問題是由周鶴鳴所做出的認定，而周麟徵本身認為自己同時擁有職業與業餘的雙重身分。

周鶴鳴在之後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竹縣桌球隊遵守大會規則與競賽程序，值得讚揚。就事論事，他認定只要參加過職業性，以運動做表演來賺錢的選手，都是職業選手。其實這件事情原本與他無關，對口單位的人應該是省桌球協會總幹事，同時也是桌球會場負責人的駱水源（見圖七）。

周麟徵早年成名，技壓國際，自然是樹大招風，容易成為討論焦點，各界對他的評判標準也更為嚴苛，此外就是桌球界都知曉周麟徵與駱水源有著瑜亮情節，周名氣大，球技高，加以長年在外，國際視野寬廣，對於當時駱所領導的台灣桌球界，時常有逆耳之言，因此當時就有記者撰文，推測這個職業選手身分問題，和當時亞運桌球代表隊教練人選，正好在周駱二人之間無法敲定也是有關。

周麟徵認為，國外對於職業、業餘選手的認定都相當寬鬆，美國業餘協會尚且邀他跨刀參加美國隊，參加一九六三年在布拉格舉辦的世界盃，日本男單冠軍荻村伊智朗也同具職業業餘兩種身分。而且從促進運動技能的進步上看，也沒有理由排拒「職業選手」的參賽，而事實證明，這個觀點也的確實成為現代體壇上的主流想法，例如從近年來的奧林匹克運動會，愈來愈多比賽項目容許職業選手的加入，便可以看出來。

#### 四、對於當今桌壇的建議

現在周麟徵並沒有從事直接的比賽或教學工作，但是對於台灣桌球的推展卻始終不遺餘力。除了前文提及，周擔任台北市桌球協會的總幹事一職長達二十餘年，另外則是體認到球具的好壞對於選手戰力有相當的影響，如果一直使用舊式的器材，選手的技巧進步便無法跟上世界的潮流。當時世界冠軍日本便是得利於使用最新的器材。因此周特別開了一家桌球用品店，直接從日本代理進口新研發的球拍膠皮等器材，以方便台灣的桌球同好。周麟徵也對於日本文化中精益求精、注重細節的精神表示讚揚，認為這是值得我國體育界、商業界等各領域學習的地方。

對於當今桌球運動，老前輩周麟徵提出了一些看法，他認為主事單位應該把視野放寬，多把握機會與國際球友互動，不要侷限在國內或亞洲，應該要有和世界各地好手競爭的氣魄，在多元的刺激下台灣的桌球才會有更多的成長進步。此外就是目前在台灣業餘球隊中，常有為了增強自己的實力，重金挖角別隊優秀的選手入隊的情形，這樣固然壯大了陣容，但是卻破壞了全國桌球隊實力的平均分配，只有特定球隊在十幾年內一枝獨秀，別的球隊根本望塵莫及，無法與之抗衡。這對於往後整體台灣業餘桌球的素質而言是不利的，應該要盡早訂出規則，對於球員的挖角情況，做出適當的規範，以利全台球隊平均的蓬勃發展，再多舉辦比賽交流，才是台灣桌球發展的長遠之道。

## 陸、結語

周麟徵在六〇年代，靠著穩練的技巧，優美的球姿揚名海內外，不但是他自己的光榮，也代表著全中華民國的驕傲。他在世界各國巡迴比賽時，每勝一場球都給當地的僑胞極大的鼓舞。而當他在遇到共產國家要求他不能表示中華民國身分時便拒絕入境，更展現了他的愛國情操。而他在桌球上的優異表現，也奠定了中華民國選手受到世界矚目、踏上國際舞台的基礎。

周麟徵回顧起大半生的成長與賽球生涯，認為自己總是受到長輩、朋友的照應，甚至是在國外，也都一直有熱情的朋友幫助，一切都算平順，能夠以自己喜歡的桌球為業，並且在打球工作之餘，還能暢遊世界各地的美景，也算是相當幸運的事了。

雖然周麟徵先生對於自己橫掃桌壇的球技，謙稱是幸運之神的眷顧，但是也正是他這種一開始就把桌球當作是興趣和娛樂，輕鬆的打卻從不鬆懈的揣摩練習，在絲毫沒有得失心的狀況下，才能每次都掌握住上天給他的好機會，成為舉世聞名的好手，造就了自己輝煌的桌球事業。

## 柒、周麟徵大事紀

民國二十三年	一月九日出生於台灣省新竹市。
民國四十二年	參加第二屆亞洲盃桌球賽國內選拔賽，以六勝一負之戰績獲選拔賽冠軍，並獲選國家代表隊隊長，周當時年僅十九。
民國四十六年	第四屆亞洲盃桌球賽於菲律賓馬尼拉市舉行，周又榮任代表隊隊長。
民國四十九年	獲全省男子單打冠軍。
民國四十九年	中、韓、越三國桌球賽於漢城舉行，周獲男子個人單打亞軍，冠軍為我國選手陳銀烈。
民國五十年	於日本大阪的表演賽中，以五比三擊敗前世界冠軍荻村伊智朗，又以五比二擊敗日本冠軍星野振彌。

民國五十一年	四月，周於澳洲雪梨參加六國（中、英、日、美、越、印度）職業對抗賽，以四勝一負的戰績獲得循環賽單打冠軍。
民國五十一年	五月，職業賽轉往馬尼拉，周又獲冠軍，並贏得價值約一萬台幣之大獎盃。
	十月底，周與哈林籃球隊簽約，隨球隊前往歐洲各國作巡迴表演。
	十二月，美國桌球協會希望周能為美國隊效力，參加一九六三年四月四日至十三日於捷克首都布拉格舉行之世界盃桌球賽，但周並未答應。
民國五十二年	五月，周與 Richard Bergmann 搭檔赴歐表演，但進入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共產國家時，被要求比賽時不得出現中華民國國旗，周因而拒絕入境。
	六月，西德桌球協會慕名邀請周擔任短期桌球教練，周並前往中南美洲等八國比賽與訪問。
	八月，節束哈林籃球隊的表演返台擔任陸光與靜修女中的教練。
民國五十三年	進入國賓飯店服務，並加入國賓球隊。
民國五十四年	台北師管區成立後備軍人桌球隊「火牛隊」，周擔任教練兼隊長。
民國五十五年	周應倫敦國際桌球總會之邀，赴英擔任教練四個月，後隨哈林球隊前往美國巡迴表演，並向國際奧會交涉我國入會問題。
民國五十五年	代表新竹縣參加第二十一屆省運，進入決賽時因為「職業選手」身分引發爭議，領隊陳昌瑞宣布退出比賽。
民國五十六年	哈林球隊邀周麟徵赴美表演。
民國五十七年	前往南美洲擔任教練。
民國六十一年	在台北開設麒麟旅行社，新竹市桌球好手陳清發在榮工隊擔任桌球教練前，曾於周的旅社任職。
民國六十五年	開設麒麟桌球用品公司，代理進口日本球具，由其夫人打理店面。
民國八十三年	曾於台北松江路開設咖啡館。

## 捌、附錄

一九六二年在雪梨舉辦的職業比賽有官方版的比賽規程（Official Regulation），現列舉如下：

一、每位賽員（competitor）在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至六月五日間出賽的場次（match）相同。

二、單打、雙打冠軍由比賽終了時得分（point）最高者獲得。

三、一局（game）21 分（point），一場（match）三局，三賽二勝者獲勝。當一局賽至 20：20 時，則一方需連續獲得兩個領先才算贏球。

四、一場比賽若局數是 2：0，獲三分，局數為 2：1 勝方兩分，負方一分。

五、比賽終了，在選手中若積分相等，則獲勝場數最多者為冠軍。若獲勝場數又相同，

則在全部比賽中總得勝局數最多者獲勝。

六、在下一列職業規則外，國際業餘規則也適用。

職業規則 A：一局比賽持續十五分鐘，「比賽促進規則」自動生效，在其後同一場的其餘賽局中，比賽持續十分鐘則適用促進規則。

職業規則 B：每場比賽前，兩位選手需選六個球備用，一次只能用一個。

七、裁判的判決是最終的判決。

職桌規則當時已有「促進比賽」條文，而業餘桌球則還沒實施。「促進比賽」的實施主要精神就是為了使比賽更具攻擊性，更精采好看。

##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蘇丕憲主編（1990）。*乒乓百科知識*。中國：人民體育出版社。

劉亞文（1968）。*體育世界文摘* 10。

劉亞文（1982）。*台北桌球*，創刊號。

劉亞文（1983）。*台北桌球*，第二期。

劉亞文（1984）。*台北桌球*，第三期。

劉亞文（1985）。*台北桌球*，第四期。

劉亞文（2003）。*中華桌球*，2003.1。

劉亞文（1965）。*勝利之光*，第四期。

英文部分：

Ya-Wen Liu (1962). *World Professional Table Tennis Promotions*.

# 從少女打到阿嬤： 一生的「桌球人」——姚足

育達技術學院 劉亞文

## 壹、前言

台灣體育史上，女性運動員不少，但多半因為結婚工作等原因，早早就退出桌壇。姚足以女性的身分投身桌球運動，從早期參加市運、省運，選入國手，並多次代表中華民國參加亞洲盃等國際比賽，獲得女子單打季軍的佳績，之後加入合作金庫等機構的球隊，並長期擔任教練工作。離開合庫之後又秉持希望使桌球向下紮根的願望，成立了「媽媽桌球俱樂部」，至今已二十五年，從未離開過桌球界。從台灣體育史的角度來看，可說具有其代表性，因此本文對姚足女士的一生，從成長、從事桌球運動到至今的俱樂部經營，做出簡單的介紹，以期為台灣體壇的女性運動員，保留部分歷史資料。



圖一 姚足攝於媽媽俱樂部現址

## 貳、天生好動的小女孩

民國二十六年出生於台中的姚足，在九個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六。在那個年代的母親大多有「重男輕女」的觀念，對於女兒並不會抱有太高的期待，也不會特別的栽培，只希望她能像一般女孩一樣，乖巧勤快，最後平順地嫁為人婦便已足夠。但是從小就早熟獨立的姚足，卻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喜歡什麼、想要什麼，勇敢而堅持的走上了桌球這一條特殊且不容易的道路，而且一走就是一輩子。

姚足是在七、八歲時開始接觸桌球。據她回憶，當時正是台灣的桌球運動受到亞洲其他國家的影響，慢慢開始風行的時候，那時所用的還是只貼一層軟木的球拍與軟式的球。她的幾位兄長與姊夫，以及姊夫的一位日本籍的好友，都是桌球的愛好者，幾個人便在姊夫家的客廳中，設置了一張長桌，平時用於工作，閒暇時便成為簡易的桌球檯，三五好友便可以時常切磋球技。在這樣的環境中，姚足自然也跟著大人玩起桌球來。當時又瘦又小的她，站在球桌旁身高還嫌不夠，於是在腳下墊了一張小板凳練球，就在這樣克難但趣味十足的情況下，愈打愈有興趣，大家也發覺這個小女娃頗有天分。當時的

比賽規則是女子也可以參加男子組的比賽，姊夫的朋友便鼓勵她一起報名參加台中市運的雙打，這場男子組雙打是姚足的第一場比賽，完全沒有受過正式訓練卻很大膽的她，竟然以靈活俐落的動作，獲得亮眼的成績。後來更報名參加省運，年紀小小就參賽的姚足，在一次比賽中還一舉打敗了當時成名的國手邱寶銀，讓所有人都大為驚嘆。她以黑馬的姿態出現在台灣的球壇上，甚至因為動作迅速而獲得「台中的青仔（子彈）」的外號。姚足回憶起當時對手邱國手已經是一名醫師，她雖然敗給了新人，卻展現了十足的前輩風範與運動精神，並且對於這個球壇的初生之犢十分的讚揚，還送了姚足許多的禮物，鼓勵她繼續努力，創造更好的成績。

國小畢業之後，姚足並沒有像家中大多數的女孩子一樣：開始工作或是早早的結婚生子，進入婚姻。姚足勇敢地向爸爸媽媽提出想要繼續接受教育的心願。為了進入初中，甚至和父母訂下契約，每天由她負責準備全家的便當、洗全家的衣服。「那時候早上四點就要起來把大家的便當做好，才去上學，回家之後就拿著衣服去河邊洗」。姚足回想到當時兩隻瘦細的手刷著粗硬的卡其褲，累得都快斷了！就這樣以自己的「勞力」，換到女孩子得之不易的讀書「特權」。而她這種說到做到、獨立負責的態度，不但說服了父母讓她有機會繼續升學，更讓他們對這個性獨立的女兒非常放心。姚足表示就當時的標準而言，她的父母算是給了她很大的空間，而她後來又自行去學習鋼琴、芭蕾等「才藝」，從音樂中培養出韻律感、舞蹈中學習的身體統合性，也成為她日後桌球技藝的提升的助益。

## 叁、轉戰各地的桌壇女將

初中時代的姚足，就是這樣興趣廣泛，再加上天生好動，因此，不僅是在桌球場上，連棒球場、田徑場邊與游泳池畔，都有她傑出優異的表現，而她也不想因為特別鑽研某項而失去學習其他技藝的機會。直到台中家商的體育老師，也是台灣桌球運動開路先鋒的王友信老師，看出了這個女學生在桌球上的天分與潛力，如果好好培養，將來一定會嶄露頭角，便替她做出了決定，王老師告訴姚足，以後不要再到田徑場，而應該專心一志的在體育館中練習桌球，並且要她加入校隊，接受正規的球員訓練。從那時候開始，姚足便正式地走上了桌球的路。

從初中加入球隊之後，「桌球」對姚足而言已不再是小時候的「好玩、興趣」，而是在教練嚴格的訓練下紮紮實實地下功夫苦練。「剛開始的時候，根本連拍子都沒得拿，每天只練腳步」，接下來每天的練習更是練到連指背上都長滿了繭。姚足回想起這段基本訓練的過程，依然對王友信老師充滿敬佩與感激，她說老師是當時中國有名的桌球選手。台灣光復後他從上海受邀到台灣做巡迴表演，沒想到一九四九年大陸淪陷，從此便留在台灣，也因此成為台灣桌球運動的推手，許多台灣早期的桌壇人才，都受到他的影響啟發。「老師不但要求技術，也要求我們培養起對於打球認真莊重的態度，就算是平常的練習，只要拿起球拍就全力以赴。」對姚足而言，啟蒙教練王老師為她奠定的不僅

是紮實的球技，更培養了一生面對無數挑戰時，要認真負責拼到底的運動家精神。每天一放學就帶著球拍到家裡附近的中興大學，和大學球隊的學生練球，當時一般球壇上的女球員的球姿都比較秀氣，手腳動作比較放不開，而姚足卻不管這麼多，直接模仿男子快速猛烈的揮擊移位動作，因此形成了她獨特的犀利球路，並且和中興校隊的球員都成為好朋友。姚足回憶說，有很多次中興大學舉辦舞會，朋友們邀她去玩，她連高跟鞋、洋裝都穿好了，想想竟然還拿起球拍跑去體育館，寧願把時間花在練球上，「那時候心思很單純，就是把打桌球看作唯一重要的事情，其他什麼都不能跟打球比！」就是這樣濃厚的興趣支持著她大量的練習，逐漸累積她的實力。

在辛苦的練球歲月中，姚足也更清楚展現出她堅毅獨立的人格特質，當時的她，只要有比賽就想盡辦法參加，有時候參賽的旅費還得自籌，當時她還為此向朋友借錢，獨自搭車到外縣市參賽。例如當時的國手選拔賽，就是她獨自前往台南參加的。因為當時風氣保守，父母也不太贊成女兒成天往外跑，和男孩子一塊打球、獨自遠行參賽。父親有時更是責罵她不好好待在家裡，太沒有女孩子的規矩，甚至不願意她繼續打球。當時姚足並不曾與父親當面爭辯，但是心中卻暗自發誓，無論多麼辛苦困難，都不會放棄打球。後來她漸漸在球賽中闖出名號，父母親對她打球也慢慢從憂心轉而成驕傲。

講起大小比賽的經過，姚足總是說自己運氣好，「有時候選拔賽要五名球員，我就排第五；選三名就剛好排第三，要選兩名的話我竟然就第二，總是吊車尾排上」，她認為這也是因為在比賽中，只想著要把每一球打好，完全沒有想到勝負結果。這樣以平常心不計得失的打球，反而能發揮應有的水準。

但有時比賽過程驚險萬分，她也常常能在劣勢中堅持住，保持冷靜，沉穩的等著對手失誤並抓住機會反擊。例如在一次二十一分制的選拔賽中，對手已經二十比十五取得大幅的領先，再失一分就要輸掉比賽了，「當時我完全都不想勝負結果，只是更加小心地穩住，並且鼓勵自己千萬不要著急，自亂了陣腳，慢慢送球等對手失誤，竟然一球一球地板成平手，最後竟然贏了。」在另一場比賽中，再輸一場全隊就要被淘汰，最後也是靠著姚足撐住最後一球，終於反敗為勝。這種「即使只剩一線希望也不輕言放棄」的堅強態度，以及「不服輸」的個性，不但是她成為優秀球員的關鍵人格特質，更是影響了她一生的做人做事的態度。

身為運動員的姚足，也體認到比賽時值得人敬重的不僅是高超的技術，更是運動家的風度與修養。她說早期體壇的風氣是比賽之前一定與對手敬禮，賽後不論輸贏要握手道謝，頗有「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的古風。但是後來漸漸只重視個人的成績，那種輸了球就當場口出穢言、摔球拍的行為時而有之。她甚至記得有一位在國手選拔比賽中落選的球員，賽後便把球衣上的國旗扯下丟棄，姚足目睹了這些形形色色的賽場眾生相，也警惕自己應該盡全力拼比賽，公平競爭後便坦然接受結果。乃至她日後從事其他的事業，也從不因挫敗而怨天尤人。她認為說體育運動除了強身外，更大的功效是培養出青少年光明正大、公平競爭的良好人格。

憑著自己的努力，再加上一些好運氣，姚足獲選成為國家代表隊，並且多次赴國外比賽。談到自己「亞洲盃季軍」的個人最佳紀錄，姚足卻是難掩遺憾。原來是在某次東

京舉辦的亞洲盃比賽中，當時她正處於最巔峰的狀況，一路打進了四強的決賽。當時日本媒體一致看好姚足應當會獲得此次比賽的冠軍，她也對自己有很大的期待，沒想到中華隊卻發生了球員打架的事件。比賽當天早晨在球員宿舍中，同隊的陳姓球員與江姓球員竟然聯手毆打姚足，這件突發的意外事件除了使她受傷，也嚴重的影響她賽球的心情，據姚足回憶，到了比賽的時候她還感覺步履踉蹌，連站都無法站穩，當然不能正常發揮實力，最後輸給了來自香港的劉姓選手。這件毆打事件也引起了外界的注意與猜測，有的媒體報導是隊員爭吵但並未動手，有的則報導衝突的起因是早晨陳姓球員招呼隊員們練習，姚足正在洗臉並未回應，因而陳江兩人氣憤與之爭吵並互毆。這種出國參賽卻同隊「鬪牆」的事件並不光采，當時國內外媒體當然是低調處理，並沒有深入的報導，但事件的起因就姚足看來，當時的隊友也都是球壇上多年的競爭對手，在各種比賽中互有輸贏，瑜亮情結在所難免，那年的亞洲杯女子組僅有她一人有望奪牌，或許也因此引起隊友的嫉憤。無論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原本應該順利獲勝的姚足卻因此失去了再創佳績的大好機會，無法打破「亞洲盃季軍」的個人紀錄。這不僅對她個人來說是一生的遺憾，也讓國內外的球迷扼腕，在中華隊的亞洲盃賽史紀錄上未能再添一個冠軍，也是非常可惜的事。



圖二 姚足赴日參賽

參加國際級的比賽讓她體認到，體育選手應該培養國際觀，多與外地人才交流切磋，勇於吸收改進，才不會流於閉門造車。這種體認也使她日後擔任教練時，特別重視教授球員新的打法與技術，經營俱樂部時也不惜重金禮聘外籍教練指導學員。另外一個讓她深有感概的則是，自從五〇年代之後，中國大陸的參與國際比賽逐漸增多，因此也壓迫中華民國的選手。國力的強弱不僅在外交上顯現不公，在原本應該一視同仁的國際運動競技場合上也可見端倪。她回想起當時中國隊選手人多勢眾，受到各國的重視，比賽廝殺時雖然只以輸贏論英雄，並無不公，但中華隊在賽程之外選手交誼的場合，就明顯地受到刻意的冷落與排擠。在各國的旗幟之中，也不能使用中華民國的國旗，而必須以不太醒目的「中華台北」的梅花旗代替。姚足說，要不是出去參加過這些國外的比賽，也不會體認到台灣生存的壓力，與在國際場合沒有國家「相挺」的孤獨感。由於外交局勢的困境，也使得球員們分外的努力，希望能在賽場上揚眉吐氣，讓國際都看到中華民國選手的優異表現。

## 肆、兼顧家庭與事業的職業婦女

從少女到青年時代，姚足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球場上，別的事情一概不放在心

上。當時的女孩子十八、九歲就是適婚年齡，她那個時代的女孩子往往認識一個男孩子就結婚了，而她雖然透過練球認識了許多朋友，也因為在球壇上表現亮眼，儼然成為當時的運動明星，愛慕她的球迷與追求者也不少，但她卻都只是把他們當作哥兒們，一直到了二十五、六歲還沒有訂下來的打算，使得父母親朋也都為這個從小就像野馬似的女孩擔心起終身大事。到台北之後的姚足多半認識的也是打球的朋友，後來在合作金庫的球場上認識了同為桌球國手的莊進益先生，最後因為抵擋不了他緊迫盯人的熱烈追求，而嫁給了他，連終身大事也是訂於球場，姚足笑說這一生都牽連在桌球上了。

婚後的姚足並沒有放棄心愛的桌球，繼續加入土地銀行的球隊，後來又因為先生的強力拉角，轉而投入合作金庫。雖然身分特殊，仍然要和其他員工一樣的工作，絲毫不敢懈怠，以免同事們認為具球員身分的她有特別待遇，下班之後才開始練球，工作時間反而比別人更長。曾經有一次比賽，姚足已經懷孕六個月卻還下場參賽，因為桌球是她的最愛，自己累一點也不以為苦，只是因此壓縮給了家人的時間，這才是她最心中過意不去之處。有時候出國比賽，更是幾十天不在家，回想起這段的日子，姚足非常感謝家人的支持，尤其公婆的幫忙與體諒，更是讓她感念在心。她說因為丈夫也是運動員，兩位老人家很能了解打球的辛苦，幾名女兒都是公婆幫忙帶大的，家中的大小事物也由他們打理。姚足也是個孝順的媳婦，每有比賽出國的機會時，很少為自己採購，行李箱中總是塞滿帶給公婆的東西。姚足雖然沒有重男輕女的觀念，但是知道老人家總是喜歡孫子，因此雖然工作生活忙碌沉重，她在有了兩個女兒之後，還是願意再試試看能不能生個男孩讓公婆開心。想起這段歲月雖然蠟燭兩頭燒，好在有家人支持，也就這樣度過了。

在合庫任職的同時，姚足也在左營訓練中心當教練，培訓各國中選拔出來的優秀桌球人才。當時她便教授他們許多新的觀念，例如退離球檯的防守等，後來證明，她的打法也都很符合世界的潮流。面對這些國中年紀的小球員，姚足當的不但是教練，也像是他們的導師。除了每天四點就帶著大家跑步練習，當這些小球員只顧打球，沒興趣讀書、不想做學校功課時，姚足還要盯著他們寫功課，別人都認為這個教練太雞婆了！但她卻認為學打球固然很好，但是桌球這條路實在不容易，除了努力、天資外，似乎還要靠幾分運氣，她不希望這些小朋友因此而荒廢了課業。

## 伍、媽媽俱樂部的成立

有鑑於台灣女性的運動風氣一直不盛行，姚足接受了一位日本知名運動器材老闆的建議，決定在台灣成立一個桌球俱樂部，從社區中推廣桌球運動。由於當時許多新聞界的朋友相當幫忙，主動發布新聞，於是俱樂部便在民國六十八年十月成立。聯合報的董事長王惕吾先生更是鼎力相助，把報社的會議廳借給她舉行成立大會，當日前往參與的貴賓就有一千五百多人，場面之盛大令她出乎意料。有了這樣風光的開幕典禮，使姚足更加勉勵自己不能虎頭蛇尾，一定要把俱樂部辦得有聲有色，因此還邀請兩位朋友出資合作，在台北各地尋找適合的場地。剛開始的時候非常克難，分別在永和、忠孝東路等

四個不同地方，和球館的老闆租借球檯使用。當時姚足還任職於合作金庫，每天在辦公室、俱樂部兩頭奔波。剛開始時一直處於虧損狀態，各家球館也因為是以營利為目的，覺得將球桌出租的收入太不划算，雙方的合作也不太愉快，而俱樂部的虧損也使另外兩位股東想打退堂鼓，表明「哪有那麼多錢每個月的虧下去」，不願意再繼續投資。因此姚足便湊了十萬元的現金，把股份全部買下，咬牙獨自苦撐俱樂部。這時每個月要虧損好幾千元，要不是憑著一股從小不服輸的好強個性，再加上對桌球運動的喜好與理念，是絕對無法撐下去的。她也曾幾度動搖，但是想到過去在球場上，也曾經在大幅落後的狀況下，一球球的追回失分進而獲勝，因此姚足發揮她運動員堅毅的精神，在別人都不看好的狀況下，俱樂部存活了下來。最後她在金山南路（現址）找到一個合適的地點，此處原本是一群台大教授相約練球的地點，但是因為疏於經營管理，空氣流通不佳，照明也不夠，經過姚足一點一滴的打點，場地才漸漸進入狀況。此時姚足也制定了俱樂部的規章，她認為要長久的經營下去，一定要塑造出健康的形象，因此前來打球的人一定要穿著正式運動服裝，不能打赤膊或穿皮鞋，更不要說吃檳榔或抽菸，她要讓前來打球的人了解，練球就是練心，在態度上要莊重認真，站在球桌前就要有奮鬥的心態。在姚足的努力經營下，俱樂部的形象慢慢建立了起來，營運也步上軌道。現在俱樂部的會員有四百多人，除了一開始的婆婆媽媽們之外，其中也不乏醫師、教授等，已經可算是全民的俱樂部了。每天從早上六、七點就有會員自行拿鑰匙來開門練球，每逢周末假日更是熱鬧。姚足總是鼓勵會員盡量參加比賽，這樣練球時才有目標，而不是只隨興致高低，隨便動動揮拍而已。對於自己所打的每一球都要檢討，每一個揮拍的動作，從頭頂到腳尖都要注意，同時她也要求會員注意打球時的韻律感與協調性，如此一來，會員即使是平時的練習，也是鬥志昂然，在比賽時也磨練出不認輸的精神。就這樣，一群原本不會打球的會員，在教練苦心教導督促下，也漸入佳境，雖然早期比賽時真的只是「志在參加」，賽後也只能坐看他人上台領獎，但隨著練習時日的增加，媽媽俱樂部派出參賽的選手，也能拿下獎盃。例如俱樂部的李月裡，就曾拿下亞洲盃錦標賽壯年組混雙金牌。李月裡記得第一次參加比賽時，看到對手打來的球會旋轉，竟然緊張到頭暈，比賽一結束，立刻去看醫生！亞洲證券董事長張家賢，多次得到全國婦女組冠軍，其他會員的參賽的成果也相當輝煌。



圖三 姚足率媽媽俱樂部球隊出賽

姚足對俱樂部的會員愛護有加，對於每個會員的個性都非常了解，也常想著如何提升會員的實力，每有國外知名教練到台灣，她總是請來俱樂部上課，讓大家能接觸最新的技術與觀念。許多會員也因為學打球，而開啟了全然不同的人生。許多婦女原本只是以家庭為中心，忙於家務而把自己弄得筋疲力竭，與家人的關係也很緊張，自從加入俱樂部後，生活的壓力能有一個抒發的管道。王舜美女士以往的生活總是一成不變，繞著丈夫、孩子打轉，完全沒有自己的時間，加入俱樂部之後，生活變得更有活力。她說，一開始時看到球飛過來總是手忙腳亂，經過教練的調教和自己辛勤練習，已經進步到可以上場比賽，到後來甚至奪得獎盃。在這裡大家除了切磋球技之外，還可談天說笑，現在連丈夫也鼓勵她暫時放下家中瑣事，固定出門打球，讓自己更愉快。

另一位會員郭錦梅女士，更是因為想贏球，不但請教練做個別指導，還買書來研究，提升自己的觀念，連作飯時都不忘拿菜鏟當球拍揣摩揮擊的姿勢。遇到該打好而未打好的球，更是仔細思索自己的失誤處。久而久之，郭女士也從賽球中體會凡事保持平常心的哲理，不但性子磨平了，人際關係也大大改善。目前七十多歲的郭金遺女士，在俱樂部打了二十年的球，從三個小孩的母親，變成兒孫成群的祖母，在不知不覺中，陪同俱樂部走過甘苦歲月。郭金遺說，漫長的二十年有著許多人事變化，但不變的是她對桌球的熱愛。雖然年紀大，她仍有球員不服輸的精神。姚足笑說，別以為銀髮族打球只是消磨時間，她們很在乎自己的技術有沒有進步，打輸不該輸的比賽，有時也像小孩一樣，流下眼淚。

資深會員林秀卿回憶，因為看到了報紙上俱樂部徵求會員的廣告，想想有一個休閒活動也很好，於是報名參加，當年自己對桌球一無所知，也不曉得姚足是鼎鼎大名的國手，參加後非常熱心的幫忙聯絡奔走，目前是俱樂部的總幹事。她說第一次參加比賽時，因為對手用顆粒球拍，結果被打的落花流水，回來後也勤練顆粒球拍，終於一雪前恥。

俱樂部副會長李昭昭回憶，曾經因為當了多年的家庭主婦，一直沒有機會好好的運動而向丈夫抱怨，有一天丈夫看到國手姚足要組織桌球俱樂部的消息趕緊告訴她，她二話不說立刻前往報名。剛成立時資源不足，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她也常要幫忙張羅，帶頭捐獻。她想起過去曾經出國比賽，有時一參賽就是四、五十人，聲勢浩大。她本人也在民國八十一年得過亞洲盃壯年組第三名。「這裡就像一個五代同堂的大家庭，從八十多歲的阿嬤到二十出頭的年輕人都有」，她慶幸自己找到了這麼一個既健康又有歸屬感的好地方。

姚足表示，打從一開始籌辦俱樂部，她就沒有想著要出名賺錢，完全就是憑著一股傻勁與熱誠要完成一個夢想，更要為桌球運動盡一份心力，因此也就能撐過開始時的困難而漸入佳境。如今從這些會員身上，可以看到運動帶給她們的快樂與成就感，姚足的「媽媽俱樂部」不但提倡了體育活動，更開風氣之先，在台灣女性的自覺與自我成長上，也做出很大的貢獻。

## 陸、尚在努力中的理想

媽媽俱樂部是姚足實現桌球運動理想的重要一步，她還有兩個更高的理想有待完成。其一是希望在基層向兒童與青少年推廣，培養出廣大的桌球愛好者。在俱樂部擔任教練，目前也是台灣桌協全民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的鄭炎明先生，和姚足女士有同樣的理念，他們一致認為體育活動是最好的外交武器，認識吳文嘉、蔣澎龍、莊智淵的人，全世界加起來絕對超過五億，如果培育出一位好的選手，一定勝過千百篇外交文宣。但是要栽培出好的選手並不容易，如今台灣的狀況是政府並沒有長遠的眼光，而只是以重金獎勵已在國際比賽得名的選手，但是以這樣沒有組織的環境，要有出色的選手冒頭，簡直是可遇而不可求。因此他們認為，要提升我國的桌球乃至運動競技的實力，一定要靠政府與民間的推廣鼓勵，並規劃出一套完善的教練制度。要從基層培訓教練，提昇教練水準引進新觀念，還要建立教練的分級制，每項訓練環節能緊緊相扣，統合資源，透過學理和實際驗證，形成一貫的訓練環境。此外還要進一步建立起桌球技術檢定制度，舉辦計分賽，這種制度的好處是，鼓勵大家只要有興趣，隨時入門都不嫌晚，以吸引更多的有興趣人口投入桌球運動。有了廣大的愛好人口，才更有可能從中挑出質量均佳的優秀球員。姚足女士認為，桌球所需的技巧性高，決勝關鍵也不在體型或爆發力，是最適合亞洲人的運動項目，因此也最有可能在國際比賽中獲得佳績。政府應把有限的經費用在刀口上，而不是不切實際的空想，或是齊頭式的把經費平分而不見成效。

姚足的另一個夢想則是以「媽媽俱樂部」為起點，結合社區資源與企業贊助，成立「銀髮族桌球俱樂部」。她說，以往出國參加比賽，總是看到別的地國的老年人，即使七、八十歲依然活力旺盛，不覺得自己已經老邁。但是反觀台灣的老人家經常坐著不動，她認為這樣反而很不健康。因此她想號召廣大的桌球愛好者當義工，主動邀約社區老人家一起打球，不管技巧，只要先動起來就好，讓台灣更多的銀髮族一起運動。姚足一生享受了運動的快樂，現在她想和所有的銀髮族一起分享。



圖四 姚足赴大陸  
與鄧亞萍切磋球技

她感慨的說，這一生和桌球結下了不解之緣，現在的住所也和俱樂部距離不遠，有人看她把俱樂部辦得成功，因此也想效法，便向她請教經營之道，但是姚足總告訴別人，經營的心態是最重要的，如果抱著不想賺錢的心，就能做得有聲有色。可見她是真心的希望用自己的生命經驗不計回報地推廣桌球運動。使桌球普遍被每個家庭接受，讓台灣有更多的人享受到打球的樂趣，更進一步多培育出幾位拔尖的桌球選手。當來自台灣的球員在國際比賽中揚名，聚集世人的目光，這種外交效益是無可比擬的。國家不大、外交艱困時，更需要有好的球員，幫助我們走出困境。

## 柒、結語

姚足天生就是打桌球的料，套句老話也就是「老天爺賞飯吃」，她的學習能力強、情緒管理佳，在球場上能夠冷靜看待比賽與對手，很快地分析出敵我的優缺點，找出相應的對策與戰術。堅毅的個性，也使得她在比賽中，經常反敗為勝，姚足在人生的其它戰場中也曾歷經挫敗的打擊，例如在投資方面，就曾經因為球員單純直率的個性，不了解商場上的爾虞我詐而血本無歸。但是因為發揮了在球場上磨練出的韌性，終於熬過困境。她認為自己能成功的最大關鍵就是在劣勢中依然穩住陣腳，面對現今年輕人經不起失敗而輕言放棄的行為，她深感不以為然，並且以自身經驗勉勵青年應該要除去不勞而獲、不肯吃苦的心理，勇敢面對生命比賽的挑戰，堅持到最後，才有獲勝的可能。

這位桌球界的常青樹，年近七十卻神采奕奕，完全不見老態，一心一意要拓展桌球人口、提升國內技術水準，希望桌球運動能向下紮根。姚足可謂是台灣桌壇的傳奇女性，稱她為逆境中奮鬥的桌壇阿信一點也不為過。

## 捌、姚足大事年表

民國二十六年	出生於台灣省台中市。
民國三十八年	參加台中市運動會，為姚足第一次正式比賽。
民國四十年	進入台中家商就讀，遇到恩師王友信。
民國四十二年	第一次參加省運，代表台中市出賽便一鳴驚人，往後連續參加二十五屆，從未間斷。
民國四十五年	與陳寶貝選手赴香港比賽獲得佳績。 代表中華隊參加第三屆東京亞運會獲得銅牌。
民國四十七年	赴日參加亞洲盃比賽，卻發生被毆事件。
民國五十一年	獲選亞運女子桌球國家代表隊，赴菲律賓參加亞運。
民國五十三年	進入合作金庫服務，參加球隊。
民國五十五年	和同為桌球國手的莊進益先生結婚。
民國五十七年	代表台北縣參加省運。 擔任左營國家代表隊女桌教練。
民國五十八年	代表台北市參加省運。
民國六十二年	獲台灣區桌球賽女子單打冠軍。
民國六十八年	成立「媽媽桌球俱樂部」。
民國七十一年	舉辦中、日、韓、香港媽媽桌球大賽。
民國七十三年	邀請日本婦女桌球聯盟來台友誼賽。

# 推展台灣排球運動的功勞者

## ——溫兆宗教授

淡江大學 胡文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麗蘋  
台中技術學院 林玫君

### 壹、前言

日治時期大正元年（民國元年）出生的溫兆宗教授，在台灣的體育界輩分相當高，是屬於元老級的人物。溫教授是日治時期到日本讀體育的五位台灣前輩之一。民國三十五年返回母校省立台北師範學校（日治時期的台北第二師範學校，已升格為國立台北師院）任教，到民國七十一年退休為止，作育英才長達三十六年，可說是桃李滿天下。除此之外，溫兆宗教授在台灣排球界，可以說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初期，台灣除了從民國三十五年開始舉行的台灣省運動會有排球比賽外，尚無全省性的排球賽，因此溫兆宗教授親自規劃了三大比賽：台灣省排球錦標賽、台灣省中等學校排球錦標賽與台灣省國民學校教職員排球錦標賽。其層面涵蓋社會組、中學組及國校教師組，對推展台灣的排球運動，增加排球運動人口，有不可磨滅的功勞。此外，他又任勞任怨地擔任台灣省體育會排球協會總幹事，實際負責各項業務的推動，排球運動在台灣有今天的局面，溫兆宗教授應居首功。

溫兆宗教授的一生跨越兩個朝代，一是日治時期，一為國民政府時期，因此，他的運動生涯也跨越兩個時代。

### 貳、日治時期

#### 一、生平及求學生涯

溫兆宗教授在日治時期大正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生於新竹州新埔庄，大正十四年（民國十四年）新浦公國校畢業，以優異的成績考進總督府台北師範學校，昭和二年（民國十六年），台北師範學校一分為二：一為日本人就讀的台北第一師範學校（今台北市立師院）；另一為台灣人讀的台北第二師範學校（今國立台北師院）。因此溫兆宗教授是台北第二師範學校，昭和五年度講習科的畢業生。在校時就喜歡各種運動，如軟網、排球、桌球及田徑等等。台北二師畢業後分發至花蓮港市明治國民學校（今花蓮市明禮國校）任教，並在那裡播下了排球運動的種子。

## 二、參加排球比賽

日治時期，台灣體育界的龍頭大哥台灣體育會，為了推展台灣的排球運動，從昭和四年（民國十八年）開始，舉辦了第一回全島排球選手權大會，第一回只設男子組，昭和五年的第二回，增加女子部，到了昭和十三年的第十回，又增加了州對抗教員及男子中等部。當時台灣分為五州三廳，而州對抗教員是以州廳為單位。溫兆宗教授在花蓮港廳服務，於是在花蓮港廳籌組了教師排球隊。昭和十四年（民國二十八年），第十一回全島排球選手權大會於台北高等學校舉行，參加州對抗教員的有台北州、高雄州、台南州及花蓮港廳等四隊。花蓮港廳由監督中山成雄領軍，成員有主將溫兆宗、隊員隅田守之、原口房松、羽生有義、松尾達實、後藤豐見、山田牧藏、今村正義、土手原壽、村井佐繼。花蓮港隊在預賽不幸以零比二輸給台南州。第二年，經過了一年的苦練，花蓮港廳再度由監督中山成雄領軍，參加了第十二回全島排球選手權大會，本屆比賽地點在台北第一高女，參加州對抗教員的隊伍有台中州、台北州、台南州、高雄州、及花蓮港廳等五隊。花蓮港廳仍由主將溫兆宗領軍，隊員有永吉功、小山民彌、隅田守之、早瀨節男、土手原壽、池上忠亮、鄧金福、宮川永壽、今村正武、濱田武忠、平田精一。在預賽時以二比零擊敗台中州，可是在準決賽中，遇上實力堅強的台北州（冠軍隊），以零比二落敗。

溫兆宗教授返回花蓮後，深覺教而後知不足，於是到日本武德會體操學校（今日本體育大學）深造，學成後返台，先後任教於花蓮農校及花蓮女中。

## 參、民國政府時期

### 一、溫兆宗教授與省北師的體育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日本向同盟國宣布無條件投降，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台灣也脫離日人長達半個世紀的統治。

民國三十五年三月，溫兆宗教授由花蓮返回台北，應聘至母校省立台北師範學校任教，一踏進學校，眼前是那麼熟悉，以前曾經大展身手的運動場、排球場依然不變，只不過因為歲月的變遷而角色互換，以前是學生，現在則是當老師，而且又是母校的老師，要教的對象不僅是學生又是學弟，因此責任也就更重了，必須要有一番作為，才不負以前老師所教。

溫教授在省北師期間，擔任過體育組長、體育處主任。省北師改制為省立台北師範專科學校及國立台北師範學校後，歷任副教授、教授，體育科教學研究會召集人多年，期間不僅擔任排球、體操、



圖一 溫兆宗老師（前中）與省北師田徑隊（徐華鑑老師提供）

田徑等術科教學（圖一），也擔任了體育行政、體育原理、體育教材教法等各學科的教學（圖二），可說是文武全才的老師。上課時常以幽默生動的口吻，深入淺出的學理，引導學生從事最有效的學習，除了兼任行政工作外，又擔任班導師，平時悉心輔導學生的言行與生活細節，讓學生們能「從做中去學習」。由於溫教授的苦心經營與教導，為省立台北師範學校培育了不少體育人才，這些人才散佈在國內外每一個角落，不斷地燃燒自己，照亮後一代。



圖二 民國五十年，溫兆宗老師在省北師上課情形（吳萬福教授提供）

## 二、溫兆宗教授對台灣排球運動的貢獻

### （一）組織省北師排球隊，傳播排球運動種子



圖三 溫兆宗老師（後穿西裝者）與北師排球隊（吳萬福教授提供），前排右一為吳萬福教授



圖四 民國三十八年，省北師排球隊參加台北市比賽優勝紀念，後排左一為溫兆宗教授（王順正教授提供）



圖五 民國三十八年，省北師排球隊參加台灣省比賽優勝紀念，後排左一為溫兆宗教授（王順正教授提供）

省立台北師範學校的前身，是日治時期的台北第二師範學校。北二師排球運動風氣鼎盛，因此北二師排球隊在日治時期享有盛名，不但在全島師範體育大會，甚至於全島排球選手權大會，都曾拿到冠軍。溫教授回到省北師後，決心要延續這項具有優良傳統的項目，於是在民國三十六年，率先成立了省立台北師範學校排球隊（圖三），溫教授利用課餘時間，親自訓練球隊，從中培育了許多排球專家、國內知名的體育教授，曾經擔任國內女子甲組大道女子排球隊教練的吳萬福老師，就是其中之一。溫教授又親自率領省北師排球隊參加對外的比賽，民國三十八年十月，北師排球隊參加第三屆台北市市長盃排球賽，一路過關斬將，勇奪冠軍（圖四），緊接著在十一月又參加了由台灣省體育會排球協會所主辦的第一屆台灣省中等學校排球錦標賽（圖五），賽前專家預測有問鼎冠軍的希望，可惜在分組決賽時，不幸以零比二，輸給了來自台中的台中師範學校（當屆冠軍），未能進入決賽。民國四十年，第三屆全省中等學校排球賽於豐原鎮舉行，省

北師在溫教授的領軍之下，發揮了團隊精神，及優異的技術擊敗萊園、新民及南英而晉級複賽，在複賽中勝屏中與成功進入決賽，在決賽同樣連克員農及台中一中而獲得冠軍。這也是省北師排球隊成軍以來，首次在全省性的比賽中奪冠，這是溫教授率勤訓練的成果，排球運動在省北師也形成一股風氣，而省北師的畢業生到各校任教後，順便將排球運動帶進學校，可惜的是，溫兆宗教授由於身兼省排協總幹事，比賽時又擔任裁判長，所以辭去教練一職。

## （二）擔任球隊的教練、管理

### （1）擔任台灣省女子排球隊管理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第七屆全國運動會於上海舉行，台灣派出一支人數多達一百三十一人的隊伍，由當時擔任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副廳長的謝東閔先生擔任總領隊，參加了十二項的比賽、一項邀請賽，分別是男女的田徑、游泳、網球、乒乓球，男子的壘球、舉重、拳擊以及女子的排球，邀請賽為棒球。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首次以台灣省的名義參加全國運動會，因此備受各方注目。台灣女子排球隊由台灣省立師範學院焦嘉誥教授擔任教練，省立台北師範學校溫兆宗老師擔任管理，隊員包括台北市春陽隊的顏秀英、江桂枝、高靜雅、張月色、陳華光、陳玉；台南市台南女中隊的楊玉兒、陳惠英；台中縣北斗國校教員隊的羅倪、陳錦喜及王槿頭等十一位。參加全運會女子排球隊的隊伍有廣州市、河南省、浙江省、湖南省、安東省、青島市、江西省、上海市及台灣省共九隊。依大會規定分成四組，各組先行淘汰，每組取第一名參加決賽，台灣省先勝安東省，再擒青島市，獲分組冠軍。與上海市、湖南省及廣州市等三隊參加決賽，結果廣州市三戰皆敗殿後，台灣省、上海市與湖南省均為兩勝一負，由於時間緊迫，大會於是宣布三隊並列冠軍（圖六）。



圖六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擔任第七屆全運台灣省女子排球隊管理，左一為溫兆宗教授、右一為教練焦嘉誥教授



圖七 民國四十四年二月，星國排球隊訪問香港，溫兆宗教授（右四）擔任教練



圖八 民國四十五年五月擔任常盤女排訪日教練

### （2）擔任星隊訪港教練

民國四十四年二月，由台灣省及台北市排球運動好手馬少松、歐陽惠麟、江顯榮、楊泮農、郭秋麟、張宗哲、李清森、林秋艷、劉茂源、謝天性、陳永全、蔡崇文、陳邦松、洪金璋等所組成的星男子排球隊，應港九排球協會的邀請，由當時擔任全國排球委

員會主任委員，有我國排球王之稱的曹廷贊先生的率領，溫兆宗教授擔任教練，到香港訪問比賽，開本省排球隊出國訪問的先例。當時香港九人制排球的技術水準高於台灣甚多，主要是大陸淪陷後，居住在廣東的許多排球好手紛紛走避香港之故。星隊在香港共比賽八場，戰績三勝五負，計勝南訓、華雄聯隊、群青、聯青聯隊、華德隊，負嶺僑、漢英，東方、港聯、東方等四隊。星隊赴港旨在觀摩學習（圖七）。

### （3）擔任常盤女排訪日教練

民國四十五年五月，中華全國排球委員會為了提升國內男女排球運動技術水準，於是選派了國內男女排球勁旅，星國男子排球隊與常盤女子排球隊聯袂訪問日本。日本女子排球運動技術水準很高，早在遠東運動會第六屆開始有女子表演賽時，中國隊就不是日本的對手。國民政府來台後，女子排球技術水準未見起色。常盤女子排球隊是台北第一女中排球隊的化身，不但在高中組，甚至於在社會組都獲得冠軍。常盤女排由呂錦花女士擔任領隊，溫兆宗教授擔任教練，隊員有劉明麗、劉巧、曾素宜、陳美玉、陳琮玉、劉富美、王美惠，張淑惠、徐玲玉、黃芳枝。常盤女子排球隊在日本東京、靜岡、名古屋、神戶、福岡、京都、大阪等地共比賽十二場，十二場皆輸，但從中吸取了許多訓練上寶貴的經驗（圖八）。

### （三）擔任裁判工作

#### （1）省運會排球裁判長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第七屆全國運動會結束後，溫兆宗教授率領台灣省女子排球隊返台。十二月，第三屆台灣省運動會於台南市舉行，大會聘請溫兆宗教授擔任排球裁判長一職。民國三十八年的青年節，台灣省體育會排球協會成立，溫兆宗擔任總幹事，實際負起領導台灣省的排球運動。因此，從民國三十八年起的第四屆省運開始，一直到民國六十一年由球場退休為止，溫兆宗教授擔任省運會排球裁判長長達二十五年（圖九）。

#### （2）亞運會隨隊裁判

民國四十七年五月，第三屆亞洲運動會在日本東京舉行，大會設有六人制及九人制兩項錦標，我國因未提倡六人制，所以只報名參加九人制排球錦標賽，參加九人制比賽的國家有中國、日本、韓國、香港及菲律賓等五個國家，結果我國獲得銅牌。依照大會規定，我國派出溫兆宗及高振聲兩位為隨隊裁判，能在國際比賽中擔任裁判，是一件光榮的事。

#### （3）鄉鎮舉辦之全省性比賽的裁判

在國內經常有鄉鎮舉辦全省，甚至全國性的排球賽，例如民國五十四年，由麻豆鎮公所與五王廟共同主辦的，全省五王盃球類錦標賽，項目包括排球、少棒、足球，大會



圖九 民國五十六年第二十二屆省運，潘振球廳長（中）周鶴聲校長（右）排球裁判長溫兆宗（左）



圖十 擔任麻豆五王盃排球裁判長，前右三為溫兆宗老師

就邀請溫兆宗教授擔任排球裁判長（圖十）。

#### （四）擔任全國排委會，省排球協會要職

##### （1）擔任全國排球委員會要職

民國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華全國排球委員會正式成立，由我國排球王曹廷贊先生出任主任委員，原聘請溫兆宗教授擔任總幹事，但溫教授因故未就職，由安震宇暫代，溫教授僅擔任委員，民國四十七年十月，全國排球委員會第一次改組，由黃仁霖將軍擔任主任委員，安震宇先生任總幹事，溫兆宗教授為七位常務委員之一。之後全國排球委員會改組，溫兆宗教授都因德高望重，都擔任常務委員，一直到民國六十一年退休為止。

##### （2）擔任台灣省體育排球協會要職

民國三十八年的青年節，台灣省排球界代表六十餘人，在台北市中山堂舉行台灣省體育會排球協會成立大會，由籌備主任時任台北市議會議長的黃啟瑞先生主持，會中全體會員通過章程，並選出二十五位理事、五位監事，再選出黃啟瑞先生為會長，溫兆宗教授為總幹事，總幹事一職是實際負責推動各項業務。溫教授接此重任後，隨即規劃各種分級比賽制，翻譯排球規則，選拔排球優秀青年。到民國六十二年辭去總幹事一職，一共擔任總幹事長達廿四年。

#### （五）舉辦國內三大排球比賽，增加排球運動人口

台灣省體育會排球協會在民國三十八年的青年節成立後，鑑於國內全省性的比賽太少，為了提倡排球運動，增加排球運動人口，於是舉辦了國內三大排球比賽。

##### （1）台灣省排球錦標賽

台灣省排球錦標賽是除了台灣省運會排球賽之外，國內規模最大的比賽，主要是參加比賽的資格是以隊為單位，可以自由組隊參加比賽，不像省運會，選手須受戶籍所在地的限制，因此吸引許多愛好排球運動的選手，競相組隊參加，其隊名也千奇百怪，如阿木林、颱風、空空等。民國三十八年七月假台北市新公園舉行，第一屆台灣省排球錦標賽，報名參加的男女球隊共有五十餘單位，第一屆至第十屆只設男子組及女子組兩組。到了民國四十八年的第十一屆，男子組由於隊較多，加上球隊的實力有的相差懸殊，因此分成甲乙兩組。民國四十九年的第十二屆，為了提倡六人制排球，因此男子組除了甲乙兩組外，又增設六人制一組。民國五十年的第十三屆，女子組也分成甲乙兩組，仍採用九人制。從民國五十三年第十六屆開始，為了全面推行六人制，甲乙組全部採用六人制的比賽，此外並增設乙組九人制。到了民國五十五年的第十八屆，取消九人制的比賽，全部採用六人制的比賽。每年都如期舉行。有關歷屆比賽之日期、地點及成績，參閱表一。

##### （2）台灣省中等學校排球錦標賽

台灣省體育會排球協會深知，要增加社會排球運動人口，必須先在中學培養中學生，對排球運動產生興趣，此外就是要提供他們有同場競爭的機會。民國三十八年十一

月，台灣省排球協會在台北市新公園，舉辦了第一屆台灣省中等學校排球錦標賽，獲得全台三十一所男女學校共襄盛舉。第一屆至第五屆，只設男生組與女生組兩組，到民國四十四年的第六屆，由於參加的學校增多，且部分學校只有初中部，為了公平起見，才分為高男、高女、初男、初女等四組。民國五十二年之前，四組的比賽皆為九人制。民國五十三年開始，高男組分成九人制及六人制兩組，其餘三組仍維持九人制，民國五十四年的第十六屆，高女組也分成九人制及六人制兩組。從民國五十六年的第十八屆開始，全面採用六人制的比賽。這項比賽的日期都是利用每年年初舉行。從這項比賽中，也發掘出許多優秀的青年排球好手，以後又成為國家代表隊的主力，有關歷屆比賽的日期、地點及優勝隊伍，參閱表二。

### （3）台灣省國民學校教職員排球錦標賽

從日治時期開始，國民學校教職員最喜愛球類運動，除了軟式網球外就是排球了，也有全島性教員排球賽。終戰後，國民學校教職員對排球運動的熱愛依然不減，常常在學校裡分組比賽。台灣省排球協會看到這種情形，於是在民國三十九年七月，於台北市新公園，舉辦了第一屆台灣省國民學校教職員排球錦標賽。這項比賽是以縣市為參賽單位，每個縣市只能派一隊。因此，每個縣市都先舉行選拔賽，在當時確實吸引許多國校組織教職員排球隊，競相網羅優秀的選手到該校任教，排球運動風氣已經蔚成一股潮流。民國四十八年之前採用九人制的比賽，民國四十九年的第十一屆，男子組增設六人制的比賽，這是國內首次舉行六人制的比賽，這也是溫兆宗教授多年提倡六人制的功勞。站在推展六人制排球運動的立場，這是值得讚許的，因為要踏出第一步總是比較困難，但溫教授勇敢的走出去了。雖然世界的潮流是六人制，但台灣省排球協會認為九人制仍有其特殊性，尤其是對身材矮小的東方人來說，仍有提倡的必要，因為可有較多的人參與，所以到民國六十一年為止，台灣省國民學校教職員排球錦標賽，都維持九人制與六人制並存。有關本比賽的日期、地點及優勝隊伍，參閱表三。

### （六）出版《排球手冊》專書

終戰初期，台灣的老百姓生活很清苦，再加上受到戒嚴法的限制，老百姓出國不易，因此國外的排球運動資訊不易取得。每當舉行排球運動比賽時，都由裁判長在裁判會議上，以口耳相傳的方式，講解裁判在執法上的要領，但是糾紛事件，仍然不斷發生，溫兆宗教授有鑑於此，於是在民國四十五年四月，出版了《排球手冊》專書（附件一），這本手冊共分六章及附錄（附件二），共有四十一頁。這本手冊在當時說洛陽紙貴，擔任裁判員的是人手一冊。這本手冊對台灣排球運動最大的貢獻有二：

（1）明確記載九人制國際排球規則及簡解，在第四十一頁有裁判手勢摘要（附件三）。讓裁判員在執法時有所依據，解決了許多不必要的紛爭。

（2）記載台灣省排球運動簡史，排球運動如何轉入台灣，日治時期排球運動的發展，終戰後初期排球運動的發展，雖然說是簡史，但是這是第一本有關台灣排球運動發展的專書，讓有志研究台灣排球運動者，有脈絡可循。

## 肆、溫兆宗教授主要著作

- 一、溫兆宗（1956）。排球手冊。台灣省排球協會。
- 二、溫兆宗（1956）。國民學校體育教材及教法。育英社。
- 三、溫兆宗（1958）。國民學校體育教材與教法附本國民健康操韻律活動伴奏樂譜。育英社。
- 四、溫兆宗（1960）。伴奏樂譜。育英社。
- 五、溫兆宗（1962）。躲避球規則。偉華體育旬刊社。
- 六、溫兆宗（民 51）。怎樣在教室內實施體操遊戲。省立台北師範學校。
- 七、溫兆宗（民 52）。最新排球規則。偉華體育旬刊社。
- 八、溫兆宗（民 52）。排球規則。偉華體育旬刊社。
- 九、溫兆宗（民 58）。國民小學體育教材教法。
- 十、溫兆宗（民 63）。日本養護學校小學部、中學部學習指導要領。台北師專。
- 十一、溫兆宗（民 65）。小學智能不足兒童體育教育之研究。台北師專。

## 伍、溫兆宗教授在雜誌上的文章

- 一、偉華體育旬刊，偉華體育旬刊社印行
  - （一）第九屆全省中等學校排球錦標賽記評（1958.1.25），頁 4。
  - （二）六人制排球規則摘要（1959.5.25），頁 3。
  - （三）台灣省第十四屆中等學校排球賽後報告（1963.2.25，頁 2~3。
  - （四）台灣省第十五屆中等學校排球賽後報告（1964.1.25），頁 2。
  - （五）台灣省國校十五屆教員排球、十三屆兒童躲避球錦標賽觀後感（1964.2.25），頁 2。
  - （六）台灣省第十六屆中等學校排球賽觀後感（1965.1.25），頁 2~3。
  - （七）介紹六人制排球新規則（1965.2.7），頁 1。
  - （八）第 20 屆省運排球錦標賽後記（1965.11.5），頁 3。
  - （九）第 17 屆全省中等學校排球賽成績報告（1965.12.15），頁 2~3。
- 二、《排球》，台北市體育會排球委員會印行
  - （一）第二屆亞青盃排球賽簡評（1966.3.25），頁 6~17。
  - （二）中學、五專排球賽後記（1967.12.25），頁 15。

## 陸、溫兆宗教授年代紀

大正元年 (民國元年)	大正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生於新竹州新埔庄。
大正十四年 (民國十四年)	新浦公學校畢業，並以優異的成績考進總督府台北師範學校，〔昭和二年分為第一、二師範學校，第二師範為台灣人就讀之學校〕。畢業後於花蓮港市明治國校任教。
昭和十四年 (民國二十八年)	組花蓮港廳教師排球隊，參加第十一回全島選手權大會，州對抗教員賽。
昭和十五年 (民國二十九年)	參加第十二回全島選手權大會，州對抗教員賽。到日本武德會體操學校(今日本體育大學)深造。返台後先後任教於花蓮農林及花蓮女中。
民國三十五年	三月，回母校省立台北師範學校(國立台北師院)任教，擔任體育組長。
民國三十六年	率先成立北師排球隊，並奠定北師排球運動風氣，參加台北市及台灣省的排球比賽，獲得優異的成績。
民國三十七年	五月，擔任台灣省女子排球隊管理，到上海參加第七屆全國運動會，與湖南、上海並列冠軍。
	十二月，擔任第三屆台灣省運動會排球裁判長，一直到民國六十一年退休為止，擔任裁判長長達二十五年。
民國三十八年	三月二十九日青年節，台灣省體育會排球協會成立，擔任總幹事一職，負責推動各項業務，並開創史無前例的排球比賽分級制度，頒布裁判規則，選拔排球優秀青年。
民國三十八年	七月，在台北市新公園舉行第一屆台灣省排球錦標賽。以後每年固定舉行一次。
	十一月，在台北市新公園舉行第一屆台灣省中等學校排球錦標賽。以後每年固定舉行一次。
民國三十九年	七月，舉辦第一屆全省國民學校教職員排球錦標賽。以後每年固定舉行一次。
民國四十三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中華全國排球委員會成立，總幹事為溫兆宗教授，因故未就職，只擔任委員。民國四十七年改組，擔任常務委員，至民國六十一年退休。
民國四十四年	二月，擔任星隊教練，到香港訪問比賽。成績三勝五負。
民國四十五年	四月，出版《排球手冊》專書。內容明確記載九人制國際排球規則及簡解並記載台灣省排球運動簡史。這是第一本有關台灣排球運動發展的專書。
	五月，擔任常盤女子排球隊教練與星男子排球隊連袂訪問日本，日本女子排球技術水準高於台灣，常盤十二場比賽皆墨。
民國四十七年	五月，第三屆亞運會隨隊裁判。
民國七十一年	由國立台北師範學院退休。
民國七十五年	十月過世，享年七十六歲。

表一 台灣省排球錦標賽

屆次	日期	地點	男子冠軍		女子冠軍
1	38年7月16日、17日	台北市		定海	純德
2	39年7月29日—31日	台北市		定海	台南縣
3	40年7月31日—8月2日	台南縣		屏東	台北市
4	41年7月15日—18日	新竹市		定海	台北市
5	42年7月17日—19日	台北市		台中縣	北一女
6	43年8月26日—28日	北投		定海	常盤
7	44年9月1日—3日	苗栗		苗栗A	北一女
8	45年8月9日—11日	台中縣		台中縣	苗栗鎮
9	46年8月9日—11日	斗六		公賣局	慧光
10	47年7月26日—28日	中壢		公賣局	慧光
11	48年9月6日—13日	彰化	甲組	陸光	群英
			乙組	彰化縣	
12	49年7月14日—17日	屏東	甲組	陸光	群英
			乙組	海軍	
			六人制	陸光	
13	50年7月12日—15日	新竹	甲組	陸光	群英
			乙組	高雄市	建台
			六人制	穀豐	
14	51年7月19日—22日	高雄市	甲組	虎風	公賣局
			乙組	屏榮	旭光
			六人制	海軍	
15	52年11月27日—30日	新竹市	甲組	穀豐	公賣局
			乙組	東勢工職	新竹教聯
			六人制	陸光	
16	53年7月30日—8月2日	新竹市	甲組(六人制)	海軍	大道
			乙組(九人制)	東勢工職	建台中學
			乙組(六人制)	北商	建台中學
17	54年7月22日—25日	屏東	甲組(六人制)	穀豐	大道
			乙組(九人制)	屏商校友	苗栗鎮
			六人制	屏商校友	苗栗鎮
18	55年6月17日—19日	新竹市	甲組六人制	陸光	大道

			乙組六人制	斗南鎮	嘉華中學
19	56年8月25日—27日	新竹市	甲組六人制	台電	嘉華中學
			乙組六人制	屏東	建台中學
20	57年7月11日—13日	屏東	甲組	台師大	嘉華中學
			乙組	東泰造紙	桃縣
21	58年7月11日—13日	新竹市	甲組	台師大	建台
			乙組	嘉華中學	台洋電器行
22	59年7月17日—19日	宜蘭	甲組	台師大	台師大
			乙組	屏東	北市女師專校友
23	60年12月25日—29日	三重市	甲組	陸光藍	公賣局
			乙組	吳鳳中學	十信
24	61年8月11日—13日	苗栗	甲組	陸光	公賣局
			乙組	興華 A	文鴻

表二 台灣省中等學校排球錦標賽

屆次	日期	地點	高男	高女	國中男	國中女
1	38年11月19—21日	台北市	台中師範	純德女中		
2	39年12月8日—10日	屏東	屏東中學	北一女		
3	40年12月7日—9日	豐原	台北師範	北一女		
4	42年1月1日—3日	台北市	新營中學	台北師範		
5	43年3月19日—21日	台北市	台北商職	北一女		
6	44年1月1日—3日	南投鎮	台北商職	北一女	萬丹中學	芎林出中
7	45年1月1日—3日	中壢市	高雄商職	北一女	竹東中學	芎林中學
8	46年1月1日—3日	彰化市	高雄工職	建台中學	竹東中學	芎林中學
9	47年1月4日—7日	台北市	台北商職	台北師範	竹東中學	竹東中學
10	48年1月1日—3日	高雄市	東港中學	台北商職	竹東中學	芎林初中
11	49年	竹東鎮	高雄工職	台北商職	明正中學	竹東中學
12	50年1月2日—5日	苗栗鎮	東港中學	三信商職	里港中學	竹東中學
13	51年1月	嘉義市	三信商職	台北商職	里港中學	竹東中學
14	52年1月	屏東市	屏榮商職	三信商職	里港中學	北市女中
15	53年1月3日—5日	東勢鎮	(九人制)台北商職	建台中學	嘉華中學	嘉華中學

			(六人制)台北商職			
16	54年1月1日—4日	高雄市	(九人制)東勢工職	建台中學	白河中學	嘉華中學
			(六人制)興華中學	建台中學		
17	54年12月1日—4日	草屯鎮	(九人制)東勢工職	建台中學	嘉華中學	白河中學
			(六人制)興華中學	嘉華中學		
18	56年1月1日—4日	苗栗鎮	(六人制)建台中學	嘉華中學	白河國中	白河國中
					明德國中	苗栗女中
19	56年11月16日—19日	嘉義市	嘉華中學	嘉華中學	東港國中	公館國中
20	58年1月1日—4日	中壢市	屏榮商工	建台中學	自強國中	公館國中
21	59年1月1日—4日	屏東市	屏榮商工	智光商工	塩埔國中	新興國中
22	60年	埔里鎮	屏榮商工	白河商工	苓雅國中	路竹國中
23	61年	高雄市	吳鳳中學	吳鳳中學	林邊中學	路竹國中

表三 台灣省國民學校教職員排球錦標賽

屆次	日期	地點	男子冠軍	女子冠軍
1	39年7月21日—22日	台北市	(九人制)台北市	(九人制)台南縣
2	40年7月29日—30日	台北市	(九人制)台北市	(九人制)台北市
3	41年7月15—	新竹縣	(九人制)桃園縣	(九人制)台北市
4	42年7月4日—5日	台北市	(九人制)苗栗縣	(九人制)台北市
5	43年5月29日—30日	桃園縣	(九人制)高雄市	(九人制)台北縣
6	44年5月28—29日	台中市	(九人制)高雄市	(九人制)台北縣
7	45年4月28日—30日	高雄市	(九人制)高雄市	(九人制)台北市
8	46年4月26日—28日	屏東縣	(九人制)屏東縣	(九人制)台北縣
9	47年4月25日—27日	宜蘭縣	(九人制)台北市	(九人制)台中市
10	48年4月10日—12日	新竹縣	(九人制)台北市	(九人制)台北市
11	49年2月11日—13日	嘉義縣	(九人制)台北市 (六人制)嘉義縣	(九人制)台北市
12	50年2月8日—11日	南投縣	(九人制)台北市 (六人制)台北市	(九人制)台北市
13	51年2月15日—17日	苗栗縣	(九人制)台北市 (六人制)台北市	(九人制)台北市
14	52年2月1日—3日	雲林縣	(九人制)台北市 (六人制)台北市	(九人制)台北市

15	53年2月3日—5日	嘉義縣	(九人制) 嘉義縣	(九人制) 台北市
			(六人制) 嘉義縣	
16	54年2月11日—13日	桃園縣	(九人制) 高雄市	(九人制) 新竹縣
			(六人制) 台中市	
17	55年2月1日—3日	台中縣	(九人制) 高雄市	台北市
			(六人制) 台中市	台北市
18	56年2月2日—4日	南投縣	(九人制) 高雄市	台北市
			(六人制) 高雄市	台北市
19	57年2月5日—8日	高雄市	(九人制) 雲林縣	台北市
			(六人制) 台北市	台北市
20	58年2月5日—8日	台北縣	(九人制) 台北市	台北市
			(六人制) 台北市	嘉義縣
21	59年2月12日—15日	嘉義縣	(九人制) 嘉義縣	嘉義縣
			(六人制) 苗栗縣	嘉義縣
22	60年2月12日—14日	台北市	(九人制) 台北市	台北市
			(六人制) 高雄縣	嘉義縣
23	61年2月1日—3日	屏東縣	(九人制) 高雄市	台北市
			(六人制) 高雄縣	嘉義縣

附件一



附件二



附件三



# 首創台灣排球雜誌的功勞者

## ——胡均發先生

淡江大學 胡文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麗蘋  
台中技術學院 林玫君

### 壹、前言

在台灣的排球界，有許多前輩本身並非排球運動選手，只因他們純粹對排球運動有興趣，於是投入了推展排球運動的行列，他們除了出錢也出力，籌組女子排球隊，率隊參加國內的比賽，甚至帶隊出國比賽。此外，他們也在工作單位上，藉著職務之便推廣排球運動，舉辦對內及對外的排球比賽，對普及國內的排球運動，提升排球運動技術水準，功不可沒。早期台灣的排球運動資訊非常缺乏，他們還任勞任怨的創辦排球運動專業雜誌，這種為排球運動奉獻犧牲的精神，更加令人欽佩。

曾經擔任中華民國排球協會副理事長，台北市體育會排球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胡均發先生，就是這些前輩其中之一。

### 貳、胡均發先生生平簡介及求學經過

祖籍河南中原，原籍福建永定的胡均發先生，於日治時期大正四年（民國四年）八月一日，出生於新竹州寶山庄（今新竹縣寶山鄉），兄弟有九人，排行第五。

祖父濟清公（第十七世）係寶山庄清末唯一的文秀才，設培英書塾，育英為業。胡均發先生八歲時隨祖父學習漢文，讀四書，紮下深厚的國學基礎，國小畢業後再進入新竹第一公學校高等科，後考入台北商工學校（今開南商工）機械科。昭和十三年（民國二十七年），負笈日本，考進東京高工（現芝浦工大）預科，一年後轉入東京高等工學院（現東京工大工學部）機械科畢業。為求深造，融通理論與經驗，胡先生一方面在東京原口航空工業會社服務，一方面又在東京工大機械研究所研究，雖未獲學位，但收穫很多。

民國六十五年，胡均發先生由台灣省菸酒公賣局退休，但是他退而不休，又到美國進修，民國七十三年榮獲美國加州安達省大學榮譽工學博士，七十四年又到加州理工大學進修，民國七十五年榮獲哲學博士，這種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足以為年輕人的楷模。

## 參、工作經驗

胡均發先生在台北商工機械科畢業後，先到基隆水產試驗工作兩年，再考進台灣鐵道部（今鐵路局）開火車一年，因為發現讀書的重要，所以他辭去了工作，在昭和十三年〔民國二十七年〕到東京繼續讀書。東京高等工學院畢業後，進入原口工業會社服務三年，因表現優異，升至工場長（廠長）。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日本向同盟國宣布無條件投降，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台灣結束了日人的統治。民國三十五年，胡均發先生攜妻返台，先在台北市政府日產接收委員會擔任技正，接收工作結束後，經人介紹至專賣局（今公賣局）擔任庶務股長，由於工作表現特優，獲當時蔡玄甫局長的賞識，調升總局第四科科长。第四科主管全省公賣局所屬二十四個單位的土木、機械、電機等標辦業務，權責很大，後來又曾兼任台北第二酒廠廠長二年，曾奉派至歐洲考察，在西德研究啤酒釀造工業，以及赴日、韓考察菸酒、樟腦事業。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轉任台北第一酒廠廠長，民國六十五年四月申請退休，連續在台灣省專賣局及菸酒公賣局服務長達三十年。

胡均發先生由公賣局退休後，因擁有機械專業知識，所以自行創辦經一機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及開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長一職。

## 肆、胡均發先生對台灣排球運動的貢獻

### 一、組織群英女子排球隊，提升女子排球技術水準

民國四〇年代，國內的排球運動風氣，處在不景氣的低潮中，女子排球運動尤甚。值此之際，前中華全國排球委員會總幹事史麟生先生，為了負起提倡女子排球運動之責，於是組織了群英女子排球隊，但是由於經費、練習場地及練習時間等諸多問題，幾乎讓群英女排無疾而終，幸好在民國四十六年秋季，正當青黃不接的時候，由熱心排球運動的何柏柎及胡均發兩位先生挺身而出，解決群英女排所存在的各種問題，他們又禮聘前黑人排球隊的排球健將，在台北市女中（今金華國中）任教的陳仲佐老師擔任教練，因此，群英女子排球隊的球員，大部分是北市女中的校友或在校生。有了教練後，群英女排才真正成為有組織、有訓練的女子排球隊，也大大地刺激了國內女子排壇。這期間，群英女排也參加了台灣省排球錦標賽及台灣省運動會，但始終無法擊敗由台北第一高女為主，具有優良傳統的慧光女子排球隊。但汗水不會白流的，群英女排的隊員深知要擊敗慧光，不二法則就是苦練。經過二年的認真練習，民國四十七年十二月，為了迎戰國外來訪的排球隊，中華全國排球委員會在台北市公賣局，舉辦了中華女子排球隊選拔賽，參加選拔賽的隊伍有慧光、群英及交通等三隊。群英首戰以二比一力克交通隊，再戰終於以二比零擊敗慧光，獲得成軍以來的首次冠軍，球員們喜極而泣。隊員之中有黃

若苓、陳琮玉、林月美，李月美，莊壽美、林英美，劉惠美，楊筱沅等九位入選為中華隊國手。從此，群英隊打出了信心，也顯示國內女子排壇盟主——群英女排時代的來臨。民國四十八年五月，一方面為了宣慰僑胞，另一方面為了慰勞球員的辛勞，於是由胡均發先生親自擔任領隊，到香港參加港台女子四角對抗賽，台灣有群英及慧光，香港則派出永康及聖士提反兩隊應戰，雙方採單循環賽，結果群英以三戰全勝封后，慧光二勝一負得到亞軍，聖士提反一勝二敗第三。永康全敗殿後。這是群英女排首次出國到香港訪問比賽（圖一）。群英女排愈打愈順手，漸漸地在國內打出名氣了，民國四十八年至民國五十年，不但在台灣省排球協會所主辦之第十一屆至第十三屆的台灣省排球錦標賽，蟬連三年的冠軍，而且也打破了國內女子排球隊，從未連續三年封后的紀錄。此外，從民國四十九年到民國五十三年第十五屆到第十九屆的台灣省運會，群英女排連續五年（圖二）代表台北市參加省運排球賽，也連續五年獲得金牌。由於群英女排的崛起，其他女子排球隊如大道女排（今公路局）、弘毅女排（台北商職）等相繼成立，無形中提升了女子排球運動的技術水準。



圖一 民國 48 年 5 月  
胡均發先生（後左四）率領群英女排訪港



圖二 民國 52 年 10 月 台北市代表隊（群英）  
榮獲第十八屆省運冠軍 後排右四為胡均發先生



圖三 民國 50 年 9 月  
群英女排第二次訪港（二排右二為胡均發先生）



圖四 民國 57 年 4 月 中華男子排球隊  
由劉闊才主任委員率領赴日訪問  
胡均發先生擔任副領隊（右六）

民國五十年（圖三）及五十二年，群英女排又接受港九排聯的邀請到香港訪問，同樣獲得全勝而歸。民國五十二年，群英女排又與空軍虎風排球隊，應菲律賓排球協會的邀請，連袂訪問菲律賓，獲得九人制亞軍，六人制第三，達到宣慰僑胞、為國爭光的目的。

民國五十四年，全國排委會為了順應世界排球潮流，全面採用六人制的比賽，由於六人制的規則，規定在場的六位選手需要輪轉，對身材矮小的球員較不利，群英女排的球員除了受到上述身材的限制，又因年齡上的問題，再加上沒有年輕球員的加入，因此在民國五十五年之後就淡出球場，最後走向解散一途。有關群英女子排球隊，歷年參加比賽成績見「表一」。

## 二、率領中華男女排球隊出國比賽

（一）民國五十七年四月，擔任中華男子排球隊副領隊訪問日本。（圖四）

民國五十五年，第五屆亞洲運動會於泰國曼谷舉行，我國派出中華男子隊參賽，這是中華隊第一次參加國際性六人制比賽，由於戰術呆板，加上比賽經驗不足及籤運不佳，最後只獲得第七名，回國後檢討失敗的原因在於作戰經驗太少，戰術不夠靈活。於是中華隊決定前往日本取經，透過當時擔任全國排球委員會主任委員劉闊才先生，與日本排球協友好的關係，在民國五十七年四月，由劉主任委員親自擔任教練，胡均發先生擔任副領隊，謝天性先生擔任教練，球員有詹清泉、王儀祥、孫嘉雄、蘇水生，胡文雄，楊高平，曾浩祥、洪盛朗，黃天佑及王根藤，到大阪參加第十七回都市對抗賽。中華男子排球隊訪日的目的，純粹是吸取比賽經驗，了解新的戰術與訓練方法，除了正式比賽外，又到各地訪問比賽。



圖五 民國 58 年 5 月 胡均發先生（後排左五）率領光華男子排球隊訪日



圖六 民國 64 年 9 月 胡均發先生（後左五）率領中華女子排球隊訪中南美，後排中為黎玉璽理事長，左五為全國排協許金德理事長

（二）民國五十八年四月，擔任光華男子排球隊副領隊訪問日本。（圖五）

民國五十八年四月，全國排委員認為之前派中華男排訪日的成效很大，為了準備第六屆

亞運，於是又在五十八年四月派光華男子排球隊訪問日本。此次赴日雖然仍由全國排委會劉闊才主任委員擔任領隊，但他因公未能前往日本，因此實際上由副領隊胡均發先生帶隊，到大阪參加第十八回都市對抗賽。

由於有這兩次到日本參加比賽，讓球員獲得許多寶貴的經驗，民國五十九年在泰國曼谷舉行的第六屆亞運會，中華隊能擊敗伊朗，勇奪一面銅牌，可是說是拜赴日觀摩比賽之賜。

(三) 民國六十四年九月，擔任中華女子排球隊赴中南美、北美訪問比賽領隊。(圖六) 民國六十四年九月二十日，中華女子排球隊由胡均發先生擔任領隊，率領包括副領隊陳三元，教練林勝朗、管理蘇山隆、球員劉順松、陳玉鑾、蔡麗貞、王桂香、顏寶美、蕭麗媛、簡玉維、謝美華、楊幼美，謝素娥、陳秋菊、沈玉珍等，到中南美及北美洲訪問比賽。同年十一月三日返抵國門，共歷時四十四天，全部行程二萬五千公里。到達的國家有美國、烏拉圭、巴拉圭、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巴拿馬、哥斯大黎加、薩爾瓦多、瓜地馬拉等九國，十九個城市，總計出賽三十場，勝二十七場負五場。

(四) 民國七十一年五月，擔任中華青年男子排球隊領隊訪問歐洲(荷蘭、比利時與希臘)。

### 三、舉辦排球比賽，增加排球運動人口，提升技術水準

胡均發先生進入菸酒公賣局服務後，常常思考如何在公賣局提倡排球運動，並且將之推廣於社會。民國四十三年，為了參加全國公務人員運動會，台灣省菸酒公賣局成立了體育委員會來承辦這項業務，胡均發先生被推選為總幹事。除了選拔選手參加全國公務人員的運動會外，他又籌劃了兩項比賽，一項是公賣局內部的員工運動大會，另一項則是對外的「公賣盃」球類錦標賽。

#### (一) 公賣局員工運動會(圖七、八)

運動會從民國四十四年起，利用國父誕辰紀念日前後，每年一次在台北市松山菸廠舉行，分為七區競賽，比賽項目包括田徑以及球類的籃球、排球、男子棒球、桌球、羽球、軟網等，還設有精神錦標、模範運動員及服務獎。「表二」是民國五十二年舉辦的菸酒公賣局第八屆運動大會成績表。當時擔任全國體育協進會理事長的楊森將軍，在當屆運動會的閉幕典禮上，便讚揚運動會場的秩序、時間的配當，不輸給省運會。這項員工運動會在民國五十九年，由於改為參加台灣省政府員工運動會而停辦。

#### (二) 「公賣盃」球類錦標賽

民國五十二年，台灣省菸酒公賣局體育委員會，又舉辦了一年一次的「公賣盃」球類錦標賽，項目包括排球、籃球、桌球、網球、棒球、羽球等，從比賽中造就了不少的國

手。排球比賽固定在公賣局體育館舉行，由於獎品豐富，每年都吸引全省各地的球隊前來參加比賽。有關第一屆至第九屆的公賣盃排球賽之優勝隊伍，請參閱「表三」。



圖七 台灣省菸酒公賣局第一屆球類錦標賽



圖八 胡均發先生（左四）與北A排球隊合影



圖九 台北市胡主任委員（左三）  
與全體幹事部合影



圖十 民國55年元月 第二屆亞青盃於臺北市  
與亞洲排協會長乃沙發（右）合影

#### 四、擔任中華民國排球協會，台北市體育會排球委員會要職

##### （一）全國排球協會

（1）民國五十五年六月，中華全國排球委員會第二次改選，由劉闊才先生當選為主任委員，胡均發先生當選為常務委員，總幹事為謝天性先生。

（2）民國六十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全國排球委員會改組，成立中華民國排球協會，由許金德先生擔任理事長，胡均發先生當選常務理事。總幹事由謝天性先生擔任。期間改選、改組，胡均發先生均擔任常務理事一職。

（3）民國七十一年二月，許金德理事長因本身事業繁忙請辭核准，由副理事長曾聯嶽接任理事長，胡均發先生接任副理事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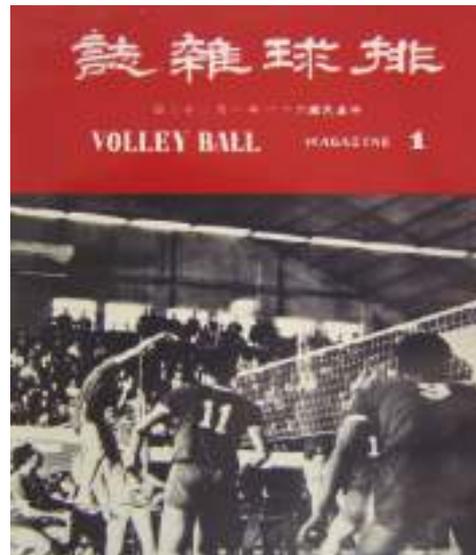
## （二）台北市體育會排球委員會

民國五十二年九月，台北市體育會成立排球委員會，胡均發先生德高望重，擔任主任委員（圖九）。民國五十七年，台北市升格為院轄市，台北市排球委員會仍由胡先生擔任主任委員，一直到民國七十五年十月，才交棒給林清文先生，其擔任主任委員期間，除了舉辦各種比賽，提倡「全民盃排球賽」、「媽媽隊」排球賽外，又經常接待外賓，拓展國民外交（圖十）。

## 五、創辦排球運動專業雜誌



圖十一 民國 53 年發行的國內第一本排球雜誌



圖十二 民國 61 年復刊的排球雜誌

台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到五十年間，由於受到民國三十八年政府公布之戒嚴法的限制，一般民眾出國受到限制，國外的排球資訊取得不易，間接影響到國內排球運動技術的發展，有鑑於此，當時擔任台北市體育會排球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胡均發先生「為了提供國內外排球活動消息，研討理論、改進技術、期能聚理論與實際之揉合，以提高我國排球水準」，於是台北市排球委員會，在胡主任委員的精心規劃下，突破種種困難，於民國五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出版了國內第一份排球專業雜誌《排球導報》（圖十一），在當時造成不小的轟動，因為辦雜誌本來就不易，而且又是專業雜誌更是不簡單。第二期改名為《排球》，這本雜誌不公開發售而是贈閱，一時洛陽紙貴。也由於這本排球雜誌的發行，更稍微紓解了國人對國內外排球資訊不足之苦。這本雜誌為十六開，原為季刊。根據已逝的該雜誌主編，同時也是排球老國手的歐陽惠麟先生敘述，雜誌的經費僅由台北市體育會象徵性的補助五百元，其餘不足的部分，完全由胡主任委員自行籌措。其實經費還是小問題，稿源不足才是大麻煩，我們深知「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民國五十三年六月起的第一期，到五十五年的第九期，尚能維持季刊，但是從五十六年起變成半年刊，再過一年，也就是五十七年十二月，出版了第十六、十七期合刊後停刊。一共

發行十七期，十三冊。在停刊三年後，也就是在民國六十一年一月，胡主任委員又在各界殷切的要求與鼓勵之下，重作馮婦，力排萬難將《排球雜誌》復刊（圖十二），但是到了六十二年的第八期，共發行六冊之後，再度停刊，不過此次停刊的主要原因是：中華民國排球協會要發行排球雜誌。

《排球雜誌》在十年之間，總共發行了排球雜誌二十五期、十九冊，不但提供了許多排球專家，發表其研究文章的園地，也提供了許多國內外排球活動的消息，並保存許多排球運動的史料，讓研究排球運動的學莘有跡可循。這些都是胡均發主任委員高瞻遠矚的功勞。

## 伍、率領公賣局排球隊參加比賽



圖十三 公賣局榮獲民國 46 年舉行的第一屆全省工商盃排球賽冠軍

後右一為胡均發先生（尤東柏先生提供）



圖十四 奪得民國 53 年公務人員盃甲組冠軍的公賣局排球隊 後左三為胡均發先生

五〇年代，公賣局男子排球隊是國內排球勁旅之一，曾經在民國四十六年的第九屆及四十七年的第十屆，連續兩年奪得台灣省排球錦標賽的冠軍，民國四十六年的第一屆全省工商盃，公賣局再度奪冠（圖十三），此外並於民國五十三年十二月，在中央警官學校舉行的公務人員盃也獲得甲組冠軍（圖十四）。

## 陸、胡均發先生年代紀

大正四年 （民國四年）	大正四年八月一日，出生於新竹州寶山庄（今新竹縣寶山鄉）。八歲隨祖父習漢文、讀四書，紮下深厚的國學基礎，國小畢業進入新竹第一公學校高等科，後考進台北商工學校（今開南商工）機械科。
昭和十三年 （民國二十七年）	考進東京高工（現芝浦工大）預科，一年後轉入東京高等工學院（現東京工大工學部）機械科畢業。後一邊在東京原口航空工業會社服務（曾任廠長），一邊在東

	京工大機械研究所研究。
民國三十五年	由日返台，先在台北市政府日產接收委員會工作，經人介紹至專賣局（今公賣局）擔任庶務股長，後又曾兼任台北酒廠廠長，曾奉派至歐洲考察。
民國四十三年	擔任公賣局體育委員會總幹事，籌劃公賣局員工運動大會及公賣盃球類比賽。
民國四十四年	開始舉辦公賣局員工運動大會，持續至民國五十九年。
民國四十六年	秋季，組織群英女子排球隊，成績輝煌，並提升女子排球技術水準。
民國五十年	率群英女排香港訪問，全勝而歸。
民國五十二年	九月，台北市體育會成立排球委員會，擔任主任委員。直至民國七十五年。期間舉辦，全民盃排球賽、媽媽隊比賽等。
	開始舉辦公賣盃球類錦標賽，項目包括排球、籃球、桌球、網球、棒球、羽球等。並帶領公賣局男子排球隊參加比賽。
	群英女排與空軍虎風排球隊，應菲律賓排球協會到菲律賓訪問，宣慰僑胞。
民國五十三年	六月，出版國內第一份排球專業雜誌《排球導報》，第二期改名為《排球》，後因稿源不足於五十七年第十七期後停刊。
民國五十五年	六月，當選中華全國排球委員會常務委員。
	因應國內排球運動全面推行六人制，加上群英女排受到身材及年齡的問題，淡出排球界。
民國五十七年	四月，擔任中華男子排球隊副領隊訪問日本。
民國五十八年	四月，擔任光華男子排球隊副領隊訪問日本。
民國六十一年	擔任台北第一酒廠廠長，民國六十五年退休。創辦經一機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及開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月，《排球雜誌》復刊，因中華民國排球協會要發行排球雜誌，於六十二年第八期後停刊。
民國六十二年	三月，全國排球委員會改組，成立中華民國排球協會，當選常務理事。
民國六十四年	九月，擔任中華女子排球隊赴中南美、北美洲訪問比賽領隊。
民國七十一年	二月，接任中華民國排球協會副理事長。
	五月，擔任中華青年男子排球隊領隊訪歐洲。
民國八十九年	十一月四日過世，享壽八十五歲。

表一 群英女子排球隊參加比賽成績表

	日期	地點	比賽名稱	成績
1	46年8月9日—12日	斗六	第九屆全省排球錦標賽	3
2	46年10月	台北市	第十二屆省運會（代表台北縣）	2
3	46年11月	台北市	全國三強排球邀請賽	2
4	47年7月26日—28日	中壢	第十屆全省排球錦標賽	2
5	47年10月	台中市	第十三屆省運會（代表台北縣）	2
6	47年12月	台北	中華隊選拔賽	1
7	48年5月	香港	港台女子四角對抗賽	1
8	48年8月	台北	四強男女排球邀請賽	1
9	48年9月	台北	第十一屆全省排球錦標賽	1
10	48年10月	新竹	第十四屆省運會（代表台北縣）	2
11	49年7月	屏東	第十二屆全省排球錦標賽	1
12	49年10月	台中市	第十五屆省運會（代表台北市）	1
13	50年2月	台北市	中華盃全國排球錦標賽	1
14	50年5月	台北市	50年度台北市市長盃	2
15	50年5月	台北市	第二屆亞洲盃國手選拔賽	1
16	50年7月	新竹	第十三屆全省排球錦標賽	1
17	50年9月	香港	群英女排第二次訪港	四戰四勝
18	50年10月	高雄市	第十六屆省運會（代表台北市）	1
19	51年5月	台北市	第四屆亞運選拔賽	2
20	51年7月	高雄市	第十四屆全省排球錦標賽	1
21	51年10月	台中市	第十七屆省運會（代表台北市）	1
22	52年3月	香港	群英女排第三次訪港	全勝
23	52年5月	菲律賓	九人制第二，六人制第三	
24	52年6月	台北市	52年度台北市市長盃	1
25	52年10月	新竹	第十八屆省運會（代表台北市）	1
26	52年11月	新竹	第十五屆全省排球錦標賽	1
27	53年7月	新竹	第十六屆全省排球錦標賽	2
28	53年10月	台中市	第十九屆省運會（代表台北市）	1
29	53年12月	台中市	53年度主席盃排球錦標賽	1
30	53年12月	台北市	台北市理事長盃排球賽	1
31	54年3月	台北市	第一屆全國莒光盃排球賽	社女 1
32	54年5月	台北市	全省男女排球十強邀請賽	1
33	54年6月	台北市	台北市 54 年度市長盃	1
34	54年10月	台北市	百齡盃排球賽	2

表二 菸酒公賣局第八屆運動大會成績表

52.11.12-14

類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成績
球類	男子籃球	北區	東區	松菸	北市區	
	男子排球	松菸	總局	東區	北市區	
	女子排球	臺菸	總局	中區		
	男子棒球	東區	中區	南區	北區	
	打擊獎	周石興(南區)	李其松(北市區)	劉阿存(北市區)		
	功勞獎	陳阿官(東區)				
	美技獎					
	本壘打獎	羅石松(中區)	朱成隆(東區)			
	男子桌球	松菸	中區	北區	北市區	
	女子桌球	臺菸	松菸	中區	南區	
	男子軟式網球	南區	北區	臺菸	中區	
	男子羽球	中區	東區	松菸	北市區	
	女子羽球	東區	總局	松菸	南區	
	球類團體總錦標	松菸				
	男子羽球單打	林彬榮(東區)	林培松(中)	廖英風(中)	林金財(東)	
	女子羽球單打	林英美(總局)	鄭秀幸(東)	張優美(中)	陳淑卿(總)	
	壯年組羽球單打	李有忠(中)	施玉崑(南)	林添丁(中)	郭連盛(南)	
	男子桌球單打	陳義林(松菸)	彭義久(松菸)	黃有嶷(松菸)	林永鴻(南區)	
	女子桌球單打	黃美足(臺菸)	陳美娟(臺菸)	林幸菊(臺菸)	陳月娥(臺菸)	
	壯年組桌球單打	鄧清欽(南)	陳書義(南)	趙保民(中區)	葛道英(中)	
男子軟網球雙打	南區	臺菸	南區	中區		
田賽	男子跳高	張世明(松菸)	吳春財(東)	林東州(中)	李信博(北市區)	1.70
	女子跳高	吳韻珊(北市區)	邱美榕(臺菸)	張玉燕(中)	張美娟(中)	1.35 破大會 (該項為第二個第三名)
	男子跳遠	張世明(松菸)	朱利隆(東)	何月娥(南)	許煌麟(南)	6.88
	女子跳遠	吳韻珊(北市區)	李月娥(臺菸)	許辰奇(中)	徐菊馥(臺菸)	4.06 公尺
	男子鉛球	張世明(松菸)	張武雄(中區)	簡麗美(總局)	吳春財(東區)	12.25 公尺
	女子鉛球	楊明英(南區)	王碧霞(南)	陳靜子(臺菸)	李云(中)	8.06
	男子鐵餅	楊筱沅(總局)	林德生(東)	吳春財(東)	鄭見成(中)	30.83
	女子鐵餅	張武雄(中)	楊玉霞(松菸)	譚秀真(北市區)	林瑞月(東)	24.98
	楊筱沅(總局)					

徑 賽	男 100 公尺賽跑			施阿勇 (東區)	李信博 (北市區)	4 分 49 秒.2 破大會
	女 100 公尺賽跑	李阿土 (東區)	張吉明 (松菸)	許秀花 (中區)		
	女 200 公尺賽跑	李月娥 (臺菸)	李春枝 (東區)	邱美榕 (臺菸)	劉惠美 (南區)	
	男 400 公尺賽跑	李月娥 (臺菸)	李春枝 (東區)	章瑞隆 (南區)	王下 (北區)	
	男 1500 公尺賽跑	李阿土 (東區)	惲瑞明 (東區)	張增榮 (北市區)	蔡錫明 (中區)	
	男子 800 公尺接力	黃文瑞 (東區)	呂加鑾 (東區)	松菸	黃秋榮 (南區)	
	女子 400 公尺接力	東區	中區	松菸	南區	
	拔河比賽	臺菸	中區	松菸	東區	
	拔河比賽	北市區	東區	中區	松菸	
	田徑團體總錦標	東區				
<b>精神錦標</b>		1 臺菸 2 東區 3 北區				
<b>模範運動員</b>	男子籃球	男子排球	女子排球	男子網球	男子桌球	女子桌球
	林福松 (東區)	陳景松 (總局)	楊筱沅 (總局)	曾啟英 (南區)	陳義林 (松菸)	陳月娥 (臺菸)
	男子棒球	男子羽球	女子羽球	男子田徑	女子田徑	
	陳阿官 (東區)	林金財 (東區)	蔡玉卿 (北區)	張吉明 (松菸)	邱美榕 (臺菸)	
<b>服務獎</b>	松山菸廠					

表三 公賣盃排球錦標賽歷屆成績表

		第一屆 民 52 年	第二屆 民 53 年	第三屆 民 54 年	第四屆 民 55 年	第五屆 民 56 年	第六屆 民 57 年	第七屆 民 58 年	第八屆 民 59 年	第一屆 民 60 年
社會 男子組 甲組	冠	松菸	陸光	陸光	大古	陸光	台電	師友	吳鳳工專	陸光藍
	亞	海軍	公賣局	虎風	陸光	公賣局	師大體三	陸光	文化學院	吳鳳中學
	季	台大	海軍	松菸	松菸	海軍	興華中學	體二忠	師大 60 級	陸光白
	殿	會大	師友	師友	師友	空軍	文化學院	東方	東方中學 A	淡水工商
社會 男子組 乙組	冠	北商	海軍	陸光	清峰	日茂	松菸	學友	東門國校	師大體四
	亞	清文	北商	宜酒	宜酒	師大 57 級	東門國校	合庫	體二忠	北醫
	季	小黑人	宜酒	板酒	郵儲	東方中學	師大 60 級	東門	台大	公賣局
	殿	新莊農校	板酒	北商	旭峰	順華	文化學院	台探	合作金庫	五聯隊
社會 女子組 甲組	冠	弘毅	公賣局		北菸	北市女	大道	華崗	聯吉	吳鳳中學
	亞	旭光	弘毅		十信	光隆	新光	北一女	文化學院	復興工商
	季	台菸				板中	景美女中	十信工商	豐商	公賣局
	殿	師大					實踐家專	北師專	北一女	十信工商
社會 女子組 乙組	冠		武田 A	武田				東門	東門國校	
	亞		新光	市女				女師專	新興國中	
	季		新東	延平					北一女	
	殿		北市女							
初中 男子組	冠			延平						
	亞			大安						
	季			成淵						
	殿									
國校 男子組	冠	大安	仁愛	仁愛						
	亞	東門	中山 A	東門						
	季	中山	中山 B	大安						
	殿	仁愛		女師附小						

參考資料：

省菸酒公賣局第八屆員工運動大會。偉華體育 212 (1963 年 11 月)。偉華體育旬刊社。  
胡均發先生與排球運動。台北體育 17 (1975 年 5 月)。台北市體育會。

- 鄭煥韜（1984）。*排球春秋*。台北：健行文化出版公司。
- 胡均發先生家屬自編（2001）。*胡均發先生紀念集*。台北。
- 胡文雄（2003）。胡均發對我國排球運動的貢獻。*中華排球 106*。

# 排壇耆老——林有德先生

淡江大學 胡文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麗蘋  
台中技術學院 林玫君

## 壹、前言

日治時期曾經代表台北第二師範學校，參加由台灣體育協會，從昭和四年（民國十八年）開始舉行的全島排球選手權大會，並且蟬連三年冠軍的林有德先生，是當年參加該項比賽的諸多台灣籍前輩之中，碩果僅存的一位前輩。雖然已高壽九十四歲，但是身體仍然非常硬朗，耳聰目明，難能可貴的是他保存了許多當年參加排球比賽獲得優勝的照片，為台灣排球運動的發展，留下珍貴的史料。（筆者在民國九十二年拜訪時仍然非常健朗，不幸於民國九十五年過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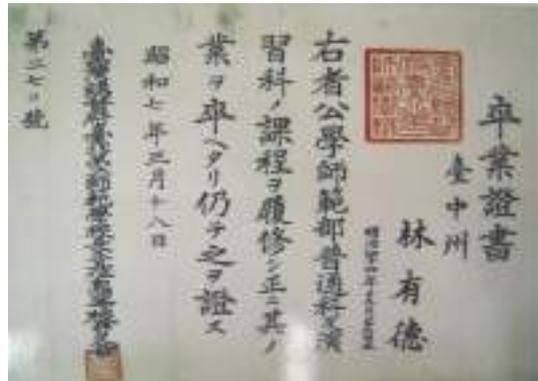
## 貳、家庭背景

林有德先生的祖籍為廣東省饒平縣，祖先渡台最早落腳於飯樹腳（今台中縣大雅鄉上楓村），後舉族遷至豐原頂南坑庄（今豐原市水源路），世代務農，因為經營有方，在日治時期購買大批土地，成為富甲一方的地主，今豐原街外的路旁，都是林家的農田。繼承祖業的是他的父親林森，在三十歲時做了一項重大決定，由務農改行從事製造業，經營「金德發」煉瓦工廠，為豐原第一家煉瓦工廠，提供了當地民眾就業的機會，並累積更多的財富。母親劉蜜，是一位典型的傳統賢妻良母，相夫教子，雖然未受過教育，但是有與生俱來的慈悲心腸，樂善好施，造橋鋪路，對孩子的教育是以身教代替責罰，林有德先生受母親的影響至深。

## 參、童年及受教育經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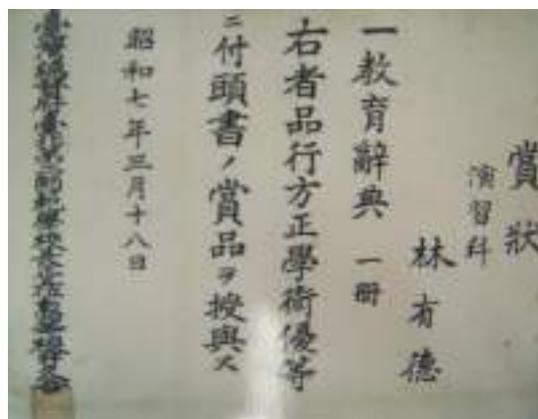
日治時期明治四十四年（民國前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生的林有德先生，在家排行第五，共有四位姊姊，一位弟弟。當時父母親連續生了四個女孩，正為沒有男孩來繼承林家的香火而苦惱，林有德先生適時的出生，讓林家歡喜異常，所以全家對他特別鍾愛，他的父親非常重視道德，因此將他取名為「有德」，期望他將來能成為有德行，能為社會貢獻的人。

小時候由於家境較為富裕，父親又讀過幾年的漢文，了解教育的重要。大正八年（民國八年）林有德先生進入葫蘆墩公學校（今豐原國小前身）就讀，由於人緣不錯，又得到師長的照顧，從一年級到六年級都擔任級長。四年級時，日本皇太子蒞臨台中，他獲選代表學校參加歡迎的行列。六年級時，又代表學校參加台中州日語演講比賽（包括今台中縣市、彰化縣及南投縣），榮獲冠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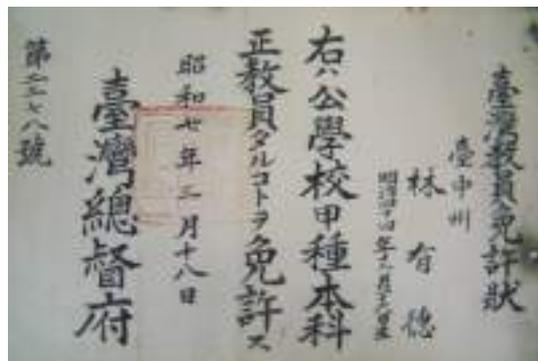


圖一 台北第二師範畢業證書

大正十四年（民國十四年），林有德先生以第一名的成績自豐原公學校畢業，獲得校方頒發「品行方正學術優良」的獎狀。由於他對教育事業的興趣，加上學業成績不錯，於是在大正十五年北上到台北，報考台灣總督府台北師範學校，果然不負眾望地錄取了，在豐原造成不小的轟動。進入台北師範學校一年後，也就是在昭和二年（民國十六年），台灣總督府將台北師範學校，分為台北第一師範學校（今台北市立師院）及台北第二師範學校（今國立台北師院）。台北第一師範是日本人就讀的，台北第二師範則是台灣人讀的，林有德先生當然成為台北第二師範的學生。在台北第二師範普通科五年，演習科一年共六年，每年的考試都名列前茅，並且都擔任班長。昭和七年（民國二十一年）由台北第二師範學校畢業（圖一），獲得校方頒發「品行方正學術優等」賞狀一紙，教育辭典一冊（圖二），同時取得公學校甲種本科正教員的資格（圖三）。並且以榜首分發任教。



圖二 林有德先生畢業時所獲得的獎狀



圖三 林有德先生獲得工學校甲種本科正教員證書

## 肆、排球運動的成就

林有德先生在排球運動方面的成就，是在日治時期就讀台北第二師範時期，可以說

是因緣際會。首先，在昭和二年（民國十六年），林有德先生是北二師普通科二年級的學生，學校指定他們這一班專門研究排球，在小學從未接觸過排球的他，可以專心於排球運動。其次，他很幸運的遇到一位好的體育老師，日籍的竹村豐俊教授，竹村教授對學生很和氣，無種族歧視，上體育課時總是與學生打成一片，他特別喜歡球類運動，如籃球、排球等，無形之中也影響了林有德先生對球類運動的喜愛。竹村教授常常擔任台灣體育協會所主辦的體育研究會的講師，因此對台灣體育的發展趨勢有相當的了解。

台灣的排球運動是由一位在東京青年會工作的美國人布朗先生（F. H. Brown），在大正十一年（民國十一年）接受台灣體育協會的邀請，前來台灣指導陸上競技，順便引進台灣的。因此，當林有德先生就讀台北第二師範時，台灣島內的排球運動，尚在萌芽階段。有遠見的竹村教授對林有德先生這一班說：「將來台灣的排球運動、籃球運動要發展，須由你們這些學生開始提倡，喚起社會人士對排球、籃球運動的重視。」受到竹村教授的鼓勵，讓他們更加認真的學習。竹村教授也由他們班上，選出了吳振民、李石壽、葉金德、吳景星、劉德茂、李章呈、彭春名、郭滄海及林有德等九位正選選手，一位候補選手彭玉錦共十位，加上陳展淇與陳玉波兩位學長，總共十二位，組成台北第二師範學校排球代表隊，平常維持不間斷的練習，也準備參加在台北市舉行的九人制排球比賽。

昭和初期，台灣島內的排球比賽運動不甚普遍，只流行於學校，為了推展排球運動，在幾位熱心人士的奔走之下，於是由濱武體育協會台北支部陸上競技部，在昭和三年二月五日，舉辦了第一回排球大會，比賽分為男子組及女子組。男子組有台北第一中學、台北商業學校、台北第一師範學校及台北第二師範學校等四隊。女子組有台北第一高女、台北第二高女及基隆高女等三隊。這是台北第二師範排球隊成軍以來，首次參加對外的正式比賽，由於經驗及默契的不足，所以敗下陣來。男子組最後由台北第一師範獲得冠軍。女子組則由台北第一高女獲得優勝。

同年的十月七日，台北支部陸上競技部又舉辦了第二回排球大會，比賽仍然分為男子組及女子組兩組。男子組依然只有台北一中、台北商業、台北一師及台北二師等四隊。但是參加女子組的隊伍增加為七隊，有台北第一高女 A、B，台北第二高女 A、B，台北第三高女 A、B 及基隆女中，台北第二師範在第一回排球大會失敗之後，返校後檢討失敗的原因，同時加緊苦練，在本屆的比賽首戰以二比零擊敗台北商業，但是在決賽時仍然以一比二輸給台北一師而屈居亞軍（圖四），女子組仍然由台北第一高女 A 獲得優勝。這項由濱武體育協會台北支部陸上競技部所主辦的排球大會，後來由於台北州下中等學校成立體育會而停辦。

昭和四年十月十三日，台北州下中等學校成立體育會，在成立的當天舉辦了第一回台北州下中等學校排球大會。參加比賽的學校，男子組有台北一師、台北商工、台北一中及台北二師等四校。女子組有第一高女、第二高女、第三高女及基隆高女等四隊，均報名 A、B 兩隊，共有八隊參賽。台北二師在昭和三年參加了兩次的排球賽，雖然未能獲得優勝，但是從中獲得許多寶貴的經驗，他們針對自己的缺點加以改進，並且苦練再苦練，也培養出更好的默契。汗水不會白流的，果然在第一回台北州下中等學校排球大

會中，先聲奪人，發揮了團隊精神，分別以二比零擊敗台北一中及宿敵台北一師，勇奪成軍以來的第一個冠軍（圖五）。可惜的是，第二屆台北市下中等學校排球大會，男子組由於參加隊伍不足而取消，以後也只辦女子組。



圖四 昭和三年十月  
第二回排球大會 北二師獲得亞軍



圖五 昭和四年  
北二師奪得第一回台北市中等學校排球賽優勝

昭和四年（民國十八年），台灣體育協會為了加速球類運動的推展，成立了球技部；此外，鑑於先前的排球比賽，都是以學校為主，如今台北一師及台北二師的畢業生，已分發至各學校任教。為了提升排球運動技術水準，於是在十二月，舉辦了第一回全島排球大會。由於是首次舉辦，所以只設男子組，有四隊報名參加比賽，有由台北第二師範附屬公學校教職員組成的啟明組；由太平公學校教職員組成的太平組；由南門公學校加上北一師畢業的校友組成的南城；加上以學生為主的台北二師，台北二師是越級參加了社會組的比賽。由於只有四隊所以採用循環賽。台北二師憑著旺盛的鬥志及團隊精神，以三比零分別擊敗太平組及南城，以三比二力克啟明組，三戰全勝榮登王座（圖六），獲得當時總務長官人見次郎所頒發的人見長官優勝盃。



圖六 昭和四年 北二師勇奪  
台灣體育協會主辦的第一回全島排球大會優勝



圖七 昭和五年  
北二師再度奪得第二回全島排球大會優勝

昭和五年十一月，台灣體育協會又主辦了第二回全島排球大會，本屆參加比賽的隊伍增加為七隊，有北二師附公、AK、老松、七星、TK、TAC 及北二師。北二師由於累積了許多實戰的經驗，所以一路過關斬將，首戰以三比零輕取 AK，準決賽以三比零擊敗 TAC，決賽時以三比二險勝二師附公，再度封王（圖七）。



圖八 昭和六年 北二師蟬連第三回全島排球大會優勝



圖九 連續二年獲得台中州比賽優勝的豐原郡選手

昭和六年五月，體育協會主辦的第三回全島排球大會，有六隊參加比賽，有 NS 團、一師、啟明、署，加上北二師 A、B。北二師 A 組的十二名球員，全部都是林有德先生班上的選手，B 組則是由學弟組成。比賽分成兩組，每組三隊採循環制。A 組有二師 B、NS 團及一師，結果二師 B 取得冠軍。B 組有二師 A、啟明及署結果由二師 A 奪冠。由二師 A 及二師 B 爭奪冠軍寶座時，碰上下雨，二師 B 棄權，由二師 A 封王，蟬連三年的冠軍。（圖八）

林有德先生在台北第二師範期間，共代表學校參加六次的比賽，獲得四次冠軍及一次的亞軍。他在球場上的位置是中排中，是全隊防守能力最好的一位，此外，他也善於攻擊，可以說是一位全方位的球員。

## 伍、教師生涯

昭和七年（民國二十一年），林有德先生由台北第二師範學校畢業，回到故鄉豐原附近的神岡「岸裡公學校」任教。終於可以一展學校所學，當時的系川實校長，是林有德先生就讀豐原公學校的老師，因為非常欣賞林有德先生，所以知道他要畢業，就到州廳教育課去請求，將林有德先生分發至岸裡公學校，也因此林有德先生就到岸裡公學校了。在岸裡公學校他負責升學班，也就是要報考中等學校的學生，由於他年輕力壯又有抱負，所以教起來特別的認真，以啟發式的方法來教學生，激起學生求知慾及自動自發的學習精神。有特別需要指導的學生，還要繼續在他的宿舍上課，完全是義務的不收任何費用。結果經他指導的學生，每一個人都能順利考上學校，升學率為全台中州最高。

當時台中州每年都舉行軟式網球、籃球、排球及躲避球的比賽，是以郡為單位，台中州有豐原郡，東勢郡及員林郡等三個郡，林有德先生代表豐原郡參加排球比賽，連續三年獲得冠軍（圖九）。

由於林有德先生在岸裡公學校教學認真，表現優良，所以在昭和十三年，奉派至台北第一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任教，在一師附公任教的老師，除了教授一般的小學生外，也須負責指導演習科的實習生，當時全校的老師只有他是台灣人，其他全是日本人，因此壓力很大，但他和同事之間的相處可以說十分融洽。其原因來自於他尊重同事，其次以愛的教育指導教育實習生。

## 陸、擔任公職

林有德先生在一師附公服務三年後，有一個機會可以去報社擔任記者，於是辭去教職改行當記者，「台灣日日新報」所屬「皇民新聞」。當時日本剛占領香港，成立了總督部來統治香港，總督部設立了報導部，執行新聞宣傳和檢察報紙、雜誌等新聞內容，由於缺少精通中文的記者來擔任這項工作，上級便派他到香港，負責中文的檢察工作。後來經人介紹到「林本源株式會社香港支店」擔任支店長。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日本向同盟國宣布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林有德先生在民國三十五年回到台灣，隔年到台中市政府教育課，擔任社會教育股股長。民國三十七年，轉任省立台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擔任教師兼總務主任，在台中高農服務三年，後來便返回故鄉服務，本來豐原區賴區長邀請他返鄉擔任國小校長，後因種種因素，改派他擔任豐原鎮翁子國小的教導主任。

民國四十年五月，台灣省舉辦首屆鄉鎮長選舉，在同事及家長大力支持下，出來競選豐原鎮鎮長，經由親朋好友、同事及學生家長的協助，終於當選第一屆民選豐原鎮鎮長，但任期只有二年，因此在民國四十二年，又舉行第二屆鎮長選舉，由於在首任鎮長任內建樹頗多，受到選民的肯定，終於蟬連第二任鎮長。每年的考核，豐原鎮公所都是名列前茅，四十二年度全省鄉鎮長年終考績，是全省第一名。民國四十五年四月鎮長任期屆滿，林有德與縣議會議長邱秀松先生、弟弟林有財，一起籌設豐原鎮合作社，由他擔任理事主席兼總經理，規劃共建築三百戶國民勞工平民住宅，是台中縣國宅的濫觴。民國四十七年，又當選台中縣第四任縣議員。

## 柒、改行從商

由於種種因素，林有德先生決定離開政壇，在民國五十年進入台灣旅行社，擔任台中營業所經理，五年後榮調台北總公司擔任業務經理，在台北待了五年，由於母親病重需要人手照顧，夫人又在學校教書，因此在民國六十年回到台中，在台灣鈴木工業公司，

主要擔任董事長秘書兼總務科長，如此又過了五年，到了退休年齡便辦理退休。

## 捌、藝術人生



圖十 林有德先生（攝於九十四歲）

林有德先生就讀台北第二師範學校二年級時，就拜師日本有名的水彩大師石川欽一郎為師，十九歲第一幅作品入選台灣水彩畫會大會賞（特選），二十歲時，第二幅作品入選第四屆全台美展（台展）。師範畢業後作畫不輟，昭和十八年至二十一年間，連獲台中州教員展大會賞（特選）。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繼續作畫，在民國五十七年、五十八年的台灣省第二十三、二十四屆美展入選，民國五十八年第三十二屆台陽展入選。退休後，他更有充裕的時間畫畫。民國七十一年，榮獲台灣省老人作品展水彩部第一名（省主席獎），以後年年參展年年得獎，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榮獲台中縣十大資深傑出藝術家「金穗獎」。他的繪畫哲學是：「人生短促，藝術都是長久的」。林有德先生將他的住宅三樓，成立了「茂德堂林有德美術館」，裡面收藏了他歷年的畫作，也開放給有興趣的人前來觀賞，他很謙虛的說：「我能活到九十四歲，除了拜早年參加排球隊，接受嚴格的訓練之賜外，另外就是藝術陶冶了我的人生，一文一武相柔並濟，才造就了今天的我」。

## 玖、林有德先生年代紀

明治四十四年 (民國前一年)	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生於豐原頂南坑庄。
大正八年 (民國八年)	進入葫蘆墩公學校(今豐原國小)，從一年級到六年級皆擔任級長，四年級時，獲選代表學校參加歡迎日本皇太子蒞臨台中。六年級代表學校參加台中州日語言講比賽，榮獲冠軍。
大正十四年 (民國十四年)	以第一名自豐原公學校畢業，獲頒「品行方正學術優良」獎狀。
大正十五年 (民國十五年)	考上台灣總督府台北師範學校。昭和二年分為第一、二師範學校，第二師範為台灣人就讀之學校。就讀第二師範普通科五年，演習科一年共六年。在學當中參加學校排球代表隊。
昭和三年 (民國十七年)	二月，參加由濱武體育協會台北支部陸上競技部，舉辦的第一回排球大會。第二師範排球代表隊首次參加對外正式比賽。 十月，台北支部陸上競技部，又舉辦的第二回排球大會。敗給台北一師，北二師獲亞軍。 師石川欽一郎習水彩畫。
昭和四年 (民國十八年)	十月，台北州下中等學校成立體育會，舉辦第一回台北州下中等學校排球大會。北二師勇奪成軍以來第一次冠軍。 十二月，參加台灣體育協會舉辦之第一回全島排球大會，榮登王座。並蟬連三年全島排球大會冠軍。林有德先生代表學校參加六次比賽，獲四次冠軍一次亞軍。
昭和五年 (民國十九年)	第一幅水彩作品，入選台灣水彩畫會大會賞(特選)。
昭和七年 (民國二十一年)	畢業，獲頒「品行方正學術優等」賞狀，並取得公學校甲種本科正教員資格，以榜首分發。神岡「岸裡公學校」任教。期間代表豐原郡參加台中州辦的球類比賽，連續三年獲得排球冠軍。
昭和十三年 (民國二十七年)	在台北一師附屬公學校任教，教授一般的小學生，也負責指導演習科得實習生，全校僅有他一位台灣人。
昭和十六年 (民國三十年)	辭教職，改行當記者。「台灣日日新報」所屬「皇民新聞」，奉派至香港。後經人介紹至「林本源株式會社香港支店」擔任支店長。
昭和十八年 (民國三十二年)	昭和十八至廿一年間，連獲台中州教員展大會賞(特選)。
民國三十五年	回台灣
民國三十六年	擔任台中市政府教育課，社會教育股股長。

民國三十七年	擔任省立台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教育兼總務主任。
民國四十年	擔任豐原鎮翁子國小教導主任。 五月，台灣省首屆鄉鎮長選舉，當選第一屆豐原鎮鎮長。
民國四十二年	因第一屆任內，建樹頗多，受選民肯定，蟬連第二屆豐原鎮鎮長。全省鄉鎮長考績，全省第一名。
民國四十五年	四月鎮長任期屆滿，與縣議會議長邱秀松先生、弟弟林有財，一起籌設豐原鎮合作社。 擔任理事主席兼總經理。規劃建築三百戶國民勞工平民住宅，是台中縣國宅的濫觴。
民國四十七年	當選台中縣第四任縣議員
民國五十年	離開政壇，進入台灣旅行社，擔任台中營業所經理。
民國五十五年	擔任台北總公司業務經理
民國五十七年	民國五十七、五十八年，台灣省第廿三、廿四屆美展入選。 民國五十八年第卅二屆台陽展入選。
民國六十年	因母親病重回台中協助照顧。擔任台灣鈴木工業公司董事長秘書兼總務科長。
民國六十五年	由鈴木工業公司退休，專心作畫。
民國七十一年	榮獲台灣省老人作品展水彩部第一名（省主席獎）。
民國七十八年	十二月，榮獲台中縣十大資深傑出藝術家「金穗獎」。
民國九十五年	四月七日辭世。

## 參考文獻

- 竹村豐俊（1933）。*台灣體育史*。台灣體育協會。
- 王枕泉。林有德先生從政五年。*台灣農林新聞*，1956年7月8日：2版。
- 林祚堅。林有德的人和他的水彩畫。*豐原一周*，1988年8月28日：1版。
- 賴健祥（1990）。*林有德先生八秩嵩壽紀念集*。民俗出版社。
- 胡文雄。佛教、藝術和排球合而為一的前輩——林有德先生。*中華排球* 52（1991年3月）
- 翠綠、周玉華。林有德讀葫蘆墩舊事。*豐原社區報*，2001年12月19日：2版。
- 李智誠。首位豐原民選鎮長極富傳奇性。*豐原時報*，2002年10月11日：4版。

# 跨世代的傳承與榮耀

## — 台灣「貝比魯斯」洪太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謝仕淵

### 一、前言

1931年8月21日，全台各城市的街頭，佇立著一群又一群的人，豎起耳根專注的聆聽來自收音機的聲音，他們的心思全然被一項正在日本進行的棒球賽所吸引，此因當年參加全日本中等學校棒球賽（俗稱的甲子園棒球賽）的台灣代表隊，已經在眾人的意外聲中，連過三關晉級冠亞軍決賽，對手是被譽為甲子園史上最強的隊伍—中京商業。

這是一支由漢人、原住民與日本人組成的棒球隊，未曾因1931年的冠軍戰中落敗而為人忽視，隊中表現優異的漢人與原住民，讓台灣棒球的榮耀不再由日本人所獨占，為這支球隊豎立重要的典範，他們是來自嘉義的嘉義農林學校。

嘉農的傑出表現，堪稱為日治時期台灣棒球史的重要典範。一般而言，日治時期嘉農棒球的發展約可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1931年嘉農奪得甲子園亞軍的黃金階段，<sup>1</sup>接著則是1935、1936年連續兩年取得甲子園代表權的階段，最後則是1940年世代，這段期間嘉農雖未取得甲子園的代表權，但仍是台灣中等學校比賽的常勝軍。<sup>2</sup>而至戰後初期，台灣棒壇最為頂尖的好手，也多數出自嘉農，換言之，嘉農的好手扮演著台灣棒球跨越日治時期與戰後初期的傳承工作。<sup>3</sup>

2003年春天，筆者正為《台灣棒球一百年》的寫作進行必要的資料收集，透過高雄市五福國中吳建達老師的引薦，筆者認識了許多棒球前輩，他們原本是我閱讀舊報紙過程中曾經熟悉的名字，老報紙上的歷史人物想不到就在我眼前出現。在這個機會中，幸運地認識出身嘉農的洪太山，我曾在戰後初期中華隊的報導中得知他的事蹟，也曾在《台灣中等學校野球史》中讀過他的名字，初次見面後，那種親眼面對歷史的喜悅不說，五、六十幾年前發生的人與事彷彿就出現在我眼前。

八十餘歲的洪太山，他的外表如他之名，穩重如山，他的身形魁武、體格健壯，看

---

<sup>1</sup> 嘉農在1931年之前便已成軍，1928年嘉農初次進軍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便遭遇慘敗，以13比敗給台中商業，此時的嘉農棒球隊正如同當時的校友鄭芳瑞先生指出，「大家並不是很積極的組織球隊，由一位留著鬍子的安藤（安藤信哉）老師教我們玩球的技巧，只是拿來當成一項體育活動。」，但隊員由原住民、漢人與日本人構成卻相當引人注目。西脇良朋，《台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58。潘光哲，〈鄭芳瑞先生訪問記錄〉，《嘉農口述歷史》，嘉義農專校友會，1993年11月，頁95。

<sup>2</sup> 西脇良朋，《台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529。

<sup>3</sup> 關於嘉農棒球史的發展請參考林丁國，〈日治時期台灣中等學校野球運動的發展—以「嘉義農林」為中心的探討（1928-1942）〉，《中國知識份子與近代社會變遷》，（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香港珠海學院亞洲研究中心，2005），頁195-212。

不出歲月在他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跡，我表明來意，他侃侃而談，聲音宏亮、記憶清晰，很快的，那種訪談老人家所常見的重聽、回憶的斷裂等刻板印象已被我遺忘，我們的訪談宛如朋友間的聊天。

洪太山做事有條有理，從他對棒球相關文件與照片的保存與整理可以略知一二，這應於日治時期嘉農棒球隊身心的苦練有著密切的相關，待人處世正直而剛強，因此博得隊友的信任，曾經多次擔任中華隊的隊長。

洪太山的身手更是無話可說，戰後初期，他是台灣棒壇最為強悍的打擊者，他曾經代表澎湖縣與高雄市奪得省運棒球冠軍，也是一九五零年代初期，銀行行庫棒球賽最為風光時期的代表性選手，同時，洪太山也見證了戰後初期台灣棒球的海外交流活動，1951年的台灣聯隊、1954年起連續三屆亞洲盃中華隊國手，洪太山都參與其中，並擔任中外野手與第四棒，同時多次擔任隊長，場內場外都是球迷追逐的焦點，完全是球星的架勢，高人氣與強力的打擊能力被譽為台灣的「貝比魯斯」。

洪太山可說是戰後棒壇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也是戰後台灣第一代的棒球明星。完美的擊球，飛快的腳程，都源自學生時代嘉農的嚴格訓練，也就是因此，他承繼著嘉農的光榮傳統與榮耀，扮演起日本時代乃至戰後初期台灣棒球的跨時代傳承角色。因此，當他拿起那根五十幾年前購自日本的木棒時，手腕轉動、雙手輕揮，筆者彷彿看到昔日中華隊不動的第四棒、台灣的「貝比魯斯」就在眼前。

## 二、從白川公學校到嘉義農林學校

1924年1月10日出生於嘉義的洪太山，本籍澎湖。他與棒球的淵源，與其父親的態度有關，洪太山的父親是位日本料理師傅，原本其父對棒球也是一知半解，後來卻慢慢看出興趣來，進而支持洪太山接觸棒球。

洪太山曾經談起父親對於他從事棒球運動的經驗，洪太山指出：

在當時台灣人心中，棒球被稱為柴球，被棒球打到會「帶傷」，因此認為棒球是危險的運動，一般台灣人不喜歡打棒球。但我父親是日本料理的師傅，而且是個大師傅，因此很多雜務都是徒弟負責，所以除了晚上比較忙之外，白天的時間有很多空閒，因此常跟朋友一起去看棒球，原本他對棒球也是一知半解，後來卻慢慢看出興趣來，進而支持我、鼓勵我接觸棒球。因此，我父親鼓勵我打棒球的觀念，可以說是相當少有的。

事實上，由種種事蹟看來，洪太山父親的支持，影響著洪太山日後的棒球路，這不僅是洪太山的父親從小就帶他去看棒球，在那個人人都必須會縫製破損棒球的年代裡，洪太山將損害的棒球、甚至球鞋與手套，都由其父親交給鄰居的修皮鞋師傅處理，而在白川公學校時期相對於球員的球具都由學校提供，但洪太山的手套卻由父親購買，又如在嘉農時，相對於原住民球員無球鞋可穿的困境，洪太山在棒球物質上的不虞匱乏，可說是由家庭所提供的充足後盾。

1930年，洪太山入學白川公學校，三年級時父親買了洪太山生平的第一個手套，此

後由於洪太山具有運動天份，跑步速度飛快，因此當學校要組織棒球隊時，他就被選為陣中的一員。在公學校的棒球生涯中，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讓洪太山從此成為台灣棒壇少見由左撇子變成右投左打（一般右投左打的棒球選手都是右撇子練成的），此因，當時白川公學校棒球隊的其他隊友，怕被棒球打到，沒有人願意當捕手，洪太山只好自告奮勇的自願擔任捕手，但當他發現捕手的手套只能由右撇子使用，他只好將手套反戴，結果被老師罵，為此洪太山配合捕手手套，改成左手接球右手傳球，打擊則還是維持左打，因此成為少見的左撇子的右投左打。

然而若說起洪太山與白川公學校的戰績，則是相當不理想的，洪太山加入棒球隊後年年都會參加嘉義市內的少棒賽，但因白川公學校為新學校（由女學校改制而成），實力較差，因此用洪太山的話形容，白川公學校都是「認真拚最後一名」。根據文獻指出，嘉義市內的少棒賽參賽隊伍，約有四隊，分別是旭小學校、東門公學校、玉川公學校以及洪太山就讀的白川公學校，洪太山代表學校時，正值 1937、1938 年之際，此時旭小學校已經在嘉義市內的少年野球賽中稱霸三年。<sup>4</sup>

白川公學校就學期間，洪太山不僅培養了棒球的興趣，當時也正逢嘉義中學棒球隊興起之時，嘉義市內，傳統強隊嘉農與新興勢力嘉中間的對抗，被稱為「嘉義的早慶戰」，兩校之間不僅在全島中等學校棒球賽、南部中等野球賽中遭逢，在嘉義地區的比賽中，兩校有時在友誼賽或者正式比賽中便曾交手，例如 1933 年 7 月 16 日兩隊於嘉義公園進行比賽嘉農以九比五獲勝。<sup>5</sup>由於嘉農的隊員以台灣的漢人與原住民居多，而嘉中的球員則是日本人佔多數，因此，兩校間的對抗不僅是嘉義棒球迷觀戰的焦點，也帶著些許日台對抗的意味，此時的洪太山就如同多數的嘉義市民一般，都是嘉農的支持者，他們在球場大聲呼喊的加油聲，暗許著擊敗嘉中（就洪太山的說法擊敗嘉中有種擊敗日本人的意味）的內心渴望。這樣的對壘，讓洪太山印象深刻，「有次比賽，場邊觀眾還差點起衝突，場邊的台灣人要打日本人，日本人與台灣人之間，觀眾與啦啦隊壁壘分明。」同時洪太山看著球場上嘉農與嘉中的對抗，立下了有朝一日也能入學嘉農的願望。

公學校畢業後，洪太山受到淋巴疾病所苦，因此休養一年，次年（1937）在父親的鼓勵之下報考嘉義農林學校，考試包括學科以及身體檢查與簡單的體能測驗，錄取率並不高。洪太山相信除了學科成績不差之外，由於入學考試時曾填寫自願書，因此學校知道洪太山會打棒球且體育成績優秀，這應該有助於考取嘉農。考試成績揭曉，洪太山如願以償進入嘉農就讀，也找到了另一個發揮所能的棒球舞台。

### 三、 斯巴達訓練與甲子園之夢

1937 年，洪太山進入嘉農就讀時，此時的嘉農剛度過由吳波、東公文（阿美族原住民、漢名為藍德明）、今久留主淳、兒玉玄等人所寫下的一波高峰，<sup>6</sup>同市的後起之秀嘉中，

<sup>4</sup> 《台灣日日新報》，1938 年 7 月 14 日，8 版。

<sup>5</sup> 《台灣日日新報》，1933 年 7 月 18 日，2 版。

<sup>6</sup> 1935、1936 年嘉農連續兩年取得台灣代表權。

已經迎頭趕上，舉例來說，1938 年，基於推廣體育精神、符合市民看球期待、強化嘉義棒球實力等多重因素，嘉中與嘉農也發展成定期性的比賽，兩校決定在春秋兩季舉行對抗賽，<sup>7</sup>首次則在當年 4 月 29 日到 5 月 1 日間舉行，約定以三場決勝負，三場比賽打下來嘉中竟是三連勝的成績，但比賽過程卻是精采無比，前兩場均戰到十局才分出勝負，嘉中均以一分之差獲勝。<sup>8</sup>嘉中已非吳下阿蒙，他們甚至在 1937、1939



兩年取得代表台灣參加甲子園大賽的權力，而此時的嘉農則在那個曾經帶領球隊創下輝煌成就的近藤教練帶領下，力圖再創佳績。

入學之後，由於學校知道洪太山具有棒球底子，因此便要洪太山加入棒球隊，加入棒球隊的第一天，洪太山便嚐到了嘉農嚴厲訓練的震撼教育：

我進球隊練球的第一天，就被學長打（掌摑）。很多人因此不敢進棒球隊。當時，球隊大概有二十個球員。練球是每天練，而且學業上一點都不能偷工減料，四點下課後才練球，天黑看不清楚時，改練跑步。一開始嘉農沒有球場，所以必須跑到嘉義公園附近練球。有位和我一樣也是白川公學校畢業的同學，進入棒球隊後，不到一個月便離開了，教練一直叫他練，他不肯，後來他甚至在中午吃飯的時間跑到甘蔗園躲，免得被教練找到。

如同斯巴達般的嚴厲訓練，與近藤兵太郎教練的風格有著密切的關聯。1928 年，出身棒球名校早稻田大學的近藤來到台灣，擔任嘉農棒球隊的教練，他要求每位球員只要在非上課時間都必須投入練習，每天也必做長跑增加耐力，揮棒三百次以上的基本動作，守備要精確迅速，進攻時要仔細選球並確實執行戰術，近藤教練特別重視球員對他的服從，並要求球員保持高度的作戰意志，希望球員在球場上都能保持最佳狀態。<sup>9</sup>洪太山回憶起近藤時指出：

棒球隊的教練只有近藤一個人，偶而畢業的校友會來幫忙。但大多時候都是他一個人，他常常打球讓我們接，球員的動作如果不確實或者漏接，就一直不斷地練習，直到確實為止，這種訓練方式讓很多人退出棒球隊。

近藤的訓練很嚴厲，天黑了看不到球，並不會休息，就改練體能。那時嘉農沒有自己的球場，所以必須跑到嘉義公園練球，每天光跑這段路就要好幾公里。

球員的表現不理想時，教練會罵「回支那」，原住民則罵「回山上」。

然而，近藤教練的嚴厲，不只是為了棒球技術的精進，那更是一種技術與精神的雙

<sup>7</sup> 《台灣日日新報》，1938 年 4 月 26 日，12 版。

<sup>8</sup> 西脇良朋，《台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363-364。

<sup>9</sup> 謝仕淵、謝佳芬，《台灣棒球一百年》，（台北：果實出版社，2003），頁 43。

重試煉，這樣嚴厲的訓練，正如同近藤常掛在嘴邊的話：「球者魂也，球不正，就是魂不正！魂正，球亦會正矣！」<sup>10</sup>

如此嚴厲的訓練，同時也以一種循序漸進的學長制文化，讓選手在提升實力的同時，逐漸賦予更重的任務：

進入嘉農棒球隊時，原本只是檢球，守備位置多半是依據「補缺」原則，那裡空出來了，再看看有沒有適合的人。但一般而言，常從外野開始練起。學弟一開始沒得打，只能在外野檢球。

嘉農的傳統並不只是嚴厲的訓練，棒球隊內也有著學長學弟間的責任與義務所衍生的文化：

球隊當中的一些雜務，都是三年級以下的學弟負責。棒球選手之間，學長則可以教訓學弟，所以我進球隊第一天就被打，而且是沒有理由的，當時練完球，學長下令換衣服後三年級以下集合，然後從三年級的就開始打，還問被打的人知不知道為什麼被打。搞到最後，原來是因為不規則彈跳打到學長，學長被教練罵，學長怪罪整理場地的學弟，所以就打我們。學生間處罰，主要的原因是學長對學弟，不是日本人與台灣人的關係。而且是種文化，其他的學校也是如此。

由學長學弟關係所構成的球隊文化，具有維持球隊內部秩序的管理機制，同時也是內化責任感的訓練機制，當球員仍是學弟時他必須遵守規範恪盡職責，成為學長時球員必須以身作則力求場上的好表現，兩種角色的扮演缺一不可，既是球隊內在穩定的基礎，也是對外追求優異成績的動力。當然，學長與學弟的關係也與年齡的因素有關，而當身份為學弟但年齡卻已是學長的年齡時，這套學長與學弟的文化，有時也有例外的時候：

一般而言，除非極為優秀的選手才可能在三年級時上場比賽，否則正式比賽還是以四、五年級的隊員為主。但，當時高中比賽沒有限定年齡，當時隊上有位原住民，名叫藍德明，他一年級時已經二十歲，所以一年級就能出賽。

隊長都是五年級生擔任，不限日本人或者台灣人。但日本人會比較有利。

即便球隊內的文化有著學長與學弟的差別，學長對於學弟的處罰也是稀鬆平常，但有趣的是，在這個以棒球傳統著稱的學校中，棒球隊的選手，也享受了許多特別的待遇：

學校對棒球隊相當重視，學校甚至下令如果打架打到棒球選手，不論是日本人或者台灣人都要退學，那是因為曾經發生過台灣人打日本人棒球選手，四個打一個，四個全部退學，但這是個不成文的規定。講難聽一點，棒球選手比較囂張。一年級的時候，有個五年級的學長，把我叫去罵，他說如果我不是棒球選手，就要打我。

斯巴達式的訓練下所造就的光榮傳統，讓洪太山坦言：「雖然練球很辛苦，但也對於身為嘉農球員而感到榮耀，特別是在正式比賽中，穿上繡上 KANO 字樣的選手服，這件參加正式比賽時的制服，每個人只有一套，但當穿上時，就有種要贏球的使命感。」1931年得到甲子園大賽亞軍的嘉農，對於每一代的嘉農球員而言，進軍甲子園圓夢，是榮耀

---

<sup>10</sup> 佐佐田利雄，〈嘉農棒球的回憶〉，收於潘光哲，《嘉農口述歷史》，頁 212。

的傳承，也是傳統的延續。

經過了兩年的苦練，登上三年級的洪太山終於在 1940 年（昭和 15 年）全島中等學校選拔賽中登場，圓自己的甲子園之夢。

由於全島中等學校選拔賽事關進軍甲子園資格的取得，因此是全島中等學校最為關注的球賽。當年度的球賽中，共有十三支球隊參加，其中高雄商業是第一次與賽，陣中的大下弘是日後日本職棒的明星球員，<sup>11</sup>當時洪太山是以先發第七棒鎮守右外野的身分上場。當年的嘉農在第一場便遭遇首次參賽的雄商，比賽在第一天因雨未分出勝負，倒是大下弘主投七局未被嘉農擊出任何安打，<sup>12</sup>第二天的比賽中，嘉農擊敗了雄商。下一場則遭遇了宿敵嘉中，激戰後以 1 比 0 落敗，遭到淘汰。兩場比賽中，洪太山並未擊出安打，有兩次四死球也有因對方失誤而上壘，但也遭到了三次三振。<sup>13</sup>該年年底的兩項正式比賽——「紀元 2600 年奉祝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紀元 2600 年奉祝南部中等學校野球大會」，洪太山改以捕手身份上場，兩項比賽中嘉農分別被花蓮中學與嘉義中學擊敗，並未能得到冠軍。<sup>14</sup>

1941 年，四年級的洪太山再度於全島中等學校選拔賽中登場，那年比賽的開幕戰是由嘉農遇上雄商，原本預期中的對峙，但最後嘉農卻以 10 比 0 獲勝。第二場比賽中，則遭遇強敵北工，<sup>15</sup>兩隊實力堅強，分別多次代表台灣參加甲子園比賽，因此實力可說是伯仲之間，兩隊在 7 月 26 日遭遇，雙方未能越雷池一步均未得分，戰至八局下起大雨比賽延到 27 日重新開始，沒想到第二場比賽，打到第七局又是遇到大雨，雙方依舊未能得分，比賽再度延到 28 日舉行，在這場分出勝負的比賽中，雙方投手吳新享與小助川表現優異，北工雖然較多，但嘉農失誤較少，因此雙方僵持到 25 局，才由嘉農的第三棒柴田擊出再見安打分出勝負，嘉農以 2 比 1 贏得比賽，這場比賽一共打了五小時二十九分。<sup>16</sup> 總計三日四十局的比賽，嘉農終以一分之差擊敗北工。事實上，這場前後進行了三天才分出勝負的比賽，吸引了當時全台灣棒球迷的關注。五十年後，當日的球員佐佐田利雄仍然認為那是一場令他無法忘懷的回憶。<sup>17</sup> 但在隔場的比賽中，嘉農又敗給嘉中，洪太山連續兩年的甲子園夢，都因嘉中而結束。該年的比賽中洪太山的棒次為 5、6 兩棒，守備則以捕手為主，但與北工二十五局的那場比賽中，則轉守一壘。

1942 年，五年級的洪太山，將是嘉農生涯最後一度圓甲子園之夢的最後機會。當年上半年，嘉農已在「第十回全島中等學校選拔野球大會」、「建功神社奉納中等學校野球大會」、「護國神社奉納中等學校野球大會」中連續奪得冠軍，<sup>18</sup>因此當 7 月份的「第二十

<sup>11</sup> 西脇良朋，《台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458-462。

<sup>12</sup> 大下弘所屬的雄商，雖然第一場就遭到淘汰，但身材高大球速相當快的大下弘，卻是當屆比賽中最受矚目的選手。《台灣日日新報》，昭和 15 年 7 月 30 日，8 版。

<sup>13</sup> 嘉農與雄商比賽的記述請參見《台灣日日新報》，昭和 15 年 7 月 23 日，12 版。西脇良朋，《台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475。

<sup>14</sup> 西脇良朋，《台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482-488。

<sup>15</sup> 《台灣日日新報》，昭和 16 年 7 月 28 日，3 版。

<sup>16</sup> 西脇良朋，《台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507。

<sup>17</sup> 佐佐田利雄，〈嘉農棒球的回憶〉，收於潘光哲，《嘉農口述歷史》，頁 212。

<sup>18</sup> 西脇良朋，《台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515-518。

回全島中等野球大會」舉行前，嘉農的選手們對於問鼎冠軍可說是充滿信心，第一戰嘉農擊敗台中商業，第二戰又遇到了強敵台北工業，這場關鍵比賽中，雙方再度僵持不下，正規九局結束後雙方一比一平手，比賽直到十六局，輪到北工的中心打者關口清治打擊（戰後日本職棒西鐵獅隊選手），在一人出局、一好球一壞球之後，關口瞄準一顆直球，擊出一支致勝的全壘打，那年北工在冠軍賽中以四比二擊敗雄中贏得冠軍，對於洪太山而言，關口的那支全壘打則敲碎了五年來苦練下所編織的甲子園之夢。<sup>19</sup>

總計洪太山在中等學校野球賽的表現，他曾經守過右外野、一壘手，但主要以捕手為主，棒次則從三年級時的第七棒到五年級時的第三棒，洪太山的表現雖不如吳新享等人耀眼，但作為場上作戰核心的捕手，洪太山扮演的角色可算是稱職，並曾因此讓對手印象深刻，半世紀之後依舊記得洪太山的身手。<sup>20</sup>

## 四、戰時記憶

1943年，不到二十歲的洪太山即將畢業，嘉農的選手成為島內棒球勁旅爭相網羅的對象，位在台北市的專賣局，則將挖角的目標鎖定在洪太山身上，專賣局的人員直接找上洪太山的父親，希望洪父讓洪太山到台北加入專賣局棒球隊，原本洪太山的父親以洪太山為長男，長男不應離家為由而反對，但雙方經過討論之後，洪父決定讓洪太山到台北打一年球，雙方並同意一年之後將洪太山調到高雄的專賣局（當時洪家已由嘉義搬到高雄），同時，給洪太山58圓的高薪（當時嘉農台灣人畢業生的待遇約為45圓，日本人約為55圓），並有額外的補貼10圓，一共月領68圓，當時洪太山的二弟在嘉義沒工作，專賣局甚至給洪家一張菸酒專賣零售執照，照顧二弟的生計，洪太山加盟專賣局待遇、福利可以說是相當優渥。

專賣局是台北市內少數的硬式棒球隊，一年當中最為重要的比賽，便是爭取台北參加全島都市對抗賽選拔賽的代表權，除了專賣局外，另外兩支強勁的對手，則是CB（電信局）、鐵團（鐵路局）。這三支球隊的競逐中，專賣局往往遜於CB、鐵團，洪太山因此說「專賣局已經十幾年沒有在台北市的代表權比賽中贏過CB、鐵團」。

專賣局是洪太山第一次踏入職場的第一份工作、也是第一次打社會組的球隊，球隊隊友都是前輩，有許多是出身東京六大學的選手，因此剛剛加入專賣局時更讓他戒慎，深怕表現不如預期。更怕承擔不起教練所交負的重責。

<sup>19</sup> 西脇良朋，《台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527-529。

<sup>20</sup> 據報導「這個故事發生在日本東京TBS廣播電台，82歲的今野忠雄先生寫了1封信給電台，說到自己小時候住在台灣，參加棒球比賽時，非常崇拜對手球隊「嘉義農林」名叫洪太山的選手，可是事隔多年，完全沒有和對方聯絡，希望節目能幫他找到洪先生，讓他在有生之年再見一次心目中的英雄。被今野的熱情感動，TBS廣播電台工作人員透過各種管道，終於找到在高雄的洪太山，並且把他請到東京。…82歲的洪太山是日據時代末期與台灣光復初期的知名棒球選手，中學時期就讀嘉義農林學校，是「嘉義農林棒球隊」第3代黃金時期的戰將。與今野的「台北工業」棒球隊為了爭奪日本甲子園大賽的出賽代表權，經常有交手的機會。」《自由時報》，2006年4月25日。根據洪太山的說法，今野對洪太山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因為全島中等學校棒球賽中的台灣人很少，擔任捕手重責大任的台灣人更少，加上今野與洪太山同為左手打擊，今野因此對洪太山印象深刻。

洪太山回憶起這短暫的一年指出：「來到公賣局打球後，教練排我打第四棒，原本我很不安，因為隊裡學經歷比我好的前輩有很多，我是隊裡唯一的台灣人，其他兩隊的隊員全部都是日本人。」伊東教練因此告訴洪太山「如果有人說閒話，就告訴我，我的眼光不會錯」結果在那年的比賽中，專賣局竟然破天荒的擊敗 CB、鐵團，得到台北市的冠軍，專賣局的教練也沒有看走眼，洪太山打擊成績出色得到該次比賽的打擊獎，賽後更得到專賣局發的高額獎金一120 圓。但因戰局日漸緊迫的關係，全島都市對抗賽選拔賽已經無法舉辦。<sup>21</sup>

戰爭確實是影響棒球運動最大的變數，「球場上的英文用語都被改掉了，又過了不久，連比賽都停止了。當時的圓山棒球場因為被當成傷兵醫院而不能使用，所以我們都在臺大比賽。」一年之後，1944 年洪太山來到了高雄，當時不用說已經無球可打，甚至還要過著躲避戰爭的生活，戰時的洪太山在高雄的專賣局上班，但媽媽與妹妹等家人則「疏開」到嶺口，洪太山有時還必須向專賣局請假，和二弟一起揹一些米、鹽等物資給家人。

## 五、省運與六行庫

1945 年戰爭結束後，戰敗的日本人離開統治了五十年的台灣，但日本人所引進的棒球，並未隨著日本人離開而沒落。只是昔日深具日本味的「野球」，隨著政權的更替，改成了「棒球」。戰火剛熄未久，歷經空襲轟炸的高雄市，依舊一片蕭條。但在昔日的球場上，棒與球的碰撞再度發生，數十支軟式棒球隊分成 A、B、C 三級比賽，觀眾再次湧現，棒球的熱情提供了高雄復甦的能量。當時的高雄甚至台灣，休閒娛樂的選擇不多，一切滿足感官的聲光娛樂，一間昏暗狹小的電影院便足以包含。戶外體育活動則是另一個為時人所矚目的焦點，在那個風氣淳良的時代裡，連國小年度運動會都不用擔心場面冷清，棒球則更不用講了。

對於遷居高雄的洪太山而言，由於出身名校且球技優異，因此很快的在這股棒球熱當中，被拉進以三塊厝地區為中心、第三公學校為基礎的棒球發展區。（另一個高雄重要的棒球據點為旗津地區的第一公學校）。此時，適逢 1946 年第一屆台灣省運動會舉行前夕，台灣省運動會是以縣市為單位所進行的體育競賽，因此省運棒球賽被認為如同都市對抗賽的翻版，區域對抗的意味十足，在那個國際比賽並不興盛的年代裡，省運棒球賽是全國棒球迷們關注的重要焦點。<sup>22</sup>

為了代表高雄市參加第一屆省運棒球賽，高雄市內必須先舉行代表權的爭奪賽，由旗津與三塊厝相互對壘，這兩個從日治時期便在棒球場上難分勝負的地區球隊，在這次的對壘中由旗津取得勝利，贏得代表高雄參加省運的權力。但三塊厝的棒球選手們，由於多數為澎湖移民，心想澎湖縣並未派隊參加省運，因此積極透過管道聯繫，希望能

<sup>21</sup> 日本都市對抗賽在 1941 年時曾因戰爭的關係中止一年，1942 年復辦，但在 1943 年到 1945 年期間，受到戰爭影響並未舉行。

<sup>22</sup> 關於省運棒球賽的意義請參見謝仕淵、謝佳芬，《台灣棒球一百年》，頁 62-64。

夠代表澎湖縣出賽，終而如願以償。

洪太山也得以參加第一屆的省運棒球賽，由於洪太山打擊技巧一流，因此兼負起第四棒的任務，加上腳程快、臂力強等特質，因此原本嘉農時代捕手的守備位置，轉為鎮守中外野大關，令人意外的是，不是洪太山的好表現，而是這支代表澎湖但卻都是來自高雄的隊伍，竟然一路過關斬將，挺進冠軍戰，對手則是以嘉農為班底的嘉義市隊，在這場比賽中，洪太山表現優異，讓嘉義隊的嘉農大學長蘇正生側目直言「打夠了沒」，最終洪太山他們贏得比賽，奪得第一屆省運棒球賽冠軍。

隔年，原本想要重施故技但因規則不容因此無緣參賽，而正規的高雄市隊自第二屆到第六屆之間雖曾奪得亞軍，但均未得到冠軍，1952 年第七屆在屏東舉行，高雄市各地棒球勢力不僅相互合作，幾位國手級身手的選手如黃仁惠、陳潤波等也相繼竄出，洪太山亦為陣中主將，擔任第四棒鎮守中外野，進而開啟了高雄市在省運棒球賽的黃金年代，總計從 1952-1957 年，六年之間高雄市得到三座冠軍、三座亞軍，這段時期洪太山都是陣中主將。<sup>23</sup>總計從 1945 年到 1958 年為止，洪太山一共參加了十三屆的省運棒球賽。

在這段期間，洪太山亦分別是高雄市中許多著名棒球隊的要角，戰後不久，他因看不慣公賣局中許多來自大陸的接收官員領薪水而不做事的態度，因此轉到台電公司工作兼打球，一年之後，則到營造公會上班，同時參與營造棒球隊，當時重建工程多，所以營造廠大為賺錢，故有能力支持棒球隊，後來許多營造廠生意日漸下滑，洪太山因此離開營造廠，離職後不到一星期的時間彰化銀行聞風而至，挖角洪太山加入彰銀。此後，在一九五零年代初期也曾利用業餘的時間，加入味寶味素棒球隊。<sup>24</sup>

洪太山除了在省運棒球賽中有耀眼的表現之外，加入彰化銀行期間也參與了一九五零年代台灣棒球競爭最為激烈、最具風格且比賽最為集中的比賽－「六行庫」棒球賽。所謂「六行庫」棒球賽，係指合作金庫、第一銀行、華南銀行、彰化銀行、土地銀行、臺灣銀行等六間金融行庫間的棒球賽。

六行庫棒球賽，原為銀行員工間公餘的休閒與娛樂，比賽的型態以最為容易接近且較經濟的軟式棒球為起始，六行庫的軟式棒球賽起於 1948 年，地點是多所行庫附近的新公園運動場，1948 年起，六行庫軟式棒球賽毫無間斷的舉行了十二屆，沒有看台、沒有安全設備的新公園棒球場，但每逢比賽時的周六與周日一定擠滿了觀賽的觀眾。1954 年起，「六行庫」棒球賽增加了硬式棒球組。

「六行庫」的球員與銀行高階的主管大多是台籍人士，對於棒球的熱愛多來自年少，所以根深蒂固，當銀行間的對抗日趨激烈的同時，各隊網羅好手、四處挖角的動作於是在行庫高層的支持下競相展開。洪太山便是在此情形下，加盟彰銀。加上銀行為當時人人稱羨的行業，能夠到銀行上班又能打球，無異是最好的選擇。

洪太山加盟之後，彰銀在軟式棒球的比賽成績進步顯著，原本在 1950 年之前從未奪

<sup>23</sup> 關於各屆省運的精采片段，親身參與者簡永昌有相當扼要的描述。請參見簡永昌，《中華棒球史記》（編者自印），頁 52-121。

<sup>24</sup> 台電隊與味寶隊的簡介可參見謝仕淵、謝佳芬，《台灣棒球一百年》，頁 81-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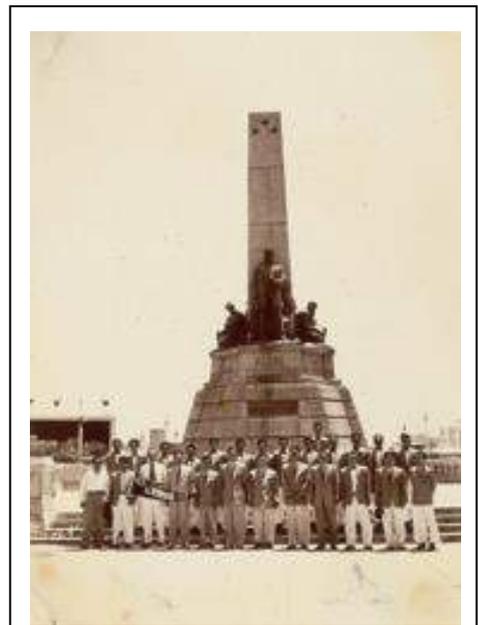
冠，但在此之後，彰銀分別取得 1954、1956、1957 年的冠軍。<sup>25</sup> 洪太山結束球員生涯後，一直在彰銀服務，直到退休為止，並擔任高雄棒球協會的顧問、裁判委員，並曾獲聘海軍棒球隊的教練，持續為棒球付出。

## 六、從台灣聯隊到中華隊一國手

除了在國內重要比賽中大出鋒頭之外，洪太山也是早期棒球國家代表隊的靈魂人物，一直到從 1951 年到 1959 年期間，洪太山從未錯過任何一個代表國家的機會。

我國在戰後第一次經由選訓委員選拔臺灣棒球好手所組成的棒球隊，是在 1951 年赴菲律賓比賽而組成的臺灣聯隊。這次的台灣聯隊，由台灣棒球前輩嘉農第一代球員的李詩計負責招募，因此陣容多為嘉農出身，洪太山也是其中之一員。此後，臺灣聯隊又在 1953 年 3 月為因應菲律賓體育委員會的邀約而組成，再次到菲律賓訪問，洪太山也是成員之一。1955 年，我國基於彼此反共立場一致的情誼，派出代表隊前往韓國友誼賽，洪太山也是隊員。在台灣聯隊的時代中，許多外國球隊，如 1953 年日本早稻田大學、1956 年日本明治大學等球隊來台訪問時，也多半以臺灣聯隊應戰，而洪太山均為成員之一。在這為國爭光的時刻裡，洪太山鎮守中外野大關，負責第四棒的攻擊位置。

到了 1954 年，首屆亞洲盃棒球賽的舉行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黎剎棒球場舉行，共有菲律賓、日本、南韓、台灣等四個國家參賽，由於以國家名義代表，因此台灣聯隊更名為中國代表隊，洪太山為當年的代表，同時擔任隊長。



1955 年，第二屆亞洲盃同樣在菲律賓舉行，洪太山亦為隊員之一，也是隊長。1959 年第三屆亞洲盃在日本東京明治神宮球場舉行，洪太山為隊員之一。三屆亞洲盃中，洪太山均為陣中當家第四棒並鎮守中外野大關。當時的亞洲盃參賽國家除了我國之外，尚包括韓國、日本與菲律賓等國，但我國的實力，大多略勝於菲律賓而次於日、韓兩國。

<sup>25</sup> 六行庫棒球賽的成績請參考陳嘉謀，〈台灣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45-1968）〉，台東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體育教學碩士論文，2002。頁 227-229。

早年的棒球界素有門戶之見，常為選拔國手之事起爭議，<sup>26</sup>因此能夠年年都選國手，洪太山的實力可說是被大家所公認的，此因當時台灣在國際賽的成績並不理想，投手往往無法有效壓制對方，而打擊則無法突破對方投手的封鎖，在前幾屆的亞洲盃中台灣往往落居日韓之後，在此情形下，第四棒的洪太山往往是攻擊的重心，他自稱出國比賽的大場面，也無從影響他擊球的專注，他認為打擊者應該專注於與投手的對決，而不受外在環境影響，許多年輕的選手出國遇到日本隊投手總是未上場就開始恐懼，洪太山總是無畏的告訴他們：「日本人跟台灣人一樣也是東洋人，沒有身材上的優勢，有何好怕的，看到喜歡的球就出棒」。對於擊球與守備的要領，他認為「沒有其它方法，就是一直練，以我來說，擊球的感覺，必須在球棒打到球的那瞬間，才將身體的力量運用在球棒上，再利用手腕的轉動，球才能準確的擊中」。

少數僅存的數據資料中，看到了擅長打擊的洪太山的優異表現，1946 年第一屆省運棒球賽中，洪太山以 30 打數擊出 15 支安打 0.500 的打擊率，得到打擊獎。<sup>27</sup>1951 年 8 場比賽 23 個打數擊出 10 支安打，包括 4 支全壘打，打擊率 0.434。第二屆亞洲盃打及第三名。<sup>28</sup>1957 年第一屆主席杯的比賽中，洪太山在三場比賽中 12 個打數擊出 4 安打，打擊率 0.333。<sup>29</sup>

由於早期棒球比賽的特性，投手主宰球賽的場面時常出現，一場比賽往往五、六支安打便屬正常，全壘打更屬難能可貴，<sup>30</sup>因此，常常擊出安打甚至全壘打的洪太山自然成了球迷追逐的焦點，棒球作家鈴木明與高正源在《東昇的旭日 中華棒球發展史》一書中，更直言洪太山是我國史上最強的第四棒。<sup>31</sup>

在「貧打」的年代裡，優秀的打擊者所呈現出的吸引力遠勝於今，如同一九二零年代的 Babe Ruth，當時代優秀的打者一年全壘打的產量不過一、二十支，Babe Ruth 動輒五十幾支的全壘打，完全吸引了球迷的焦點。相同的，在我國打者貧打的戰後初期，洪太山的安打與全壘打接連出現，他因此成為棒球的英雄、觀眾的焦點，並進而博得台灣「貝比魯斯」的稱號。



<sup>26</sup> 可參見〈捕手投手兩名 並非入選人員 選委請辭表示反對〉，《聯合報》，1955 年 11 月 11 日，5 版。〈中華棒隊的選拔紛爭〉，《聯合報》，1959 年 12 月 9 日，3 版。

<sup>27</sup> 曾文誠，〈洪太山口述台灣棒球史（三）〉，<http://sports.yam.com/show.php?id=0000011983>。

<sup>28</sup> 高正源，〈史上最強的棒球隊〉，《東昇的旭日 中華棒球發展史》，民生報出版，1984 年，頁 17。

<sup>29</sup> 《棒球界》，2，1957 年 8 月，頁 31-33。

<sup>30</sup> 根據資料指出，戰後初期全壘打相當少見，以 1945 年到 1958 年的台中球場為例，一共才有兩個人在台中球場擊出過全壘打，一個是黃華山、一個是李榮河，早期擊出全壘打支不易由此可見。《聯合報》，1958 年 10 月 31 日，3 版。

<sup>31</sup> 高正源，〈史上最強的棒球隊〉，《東昇的旭日 中華棒球發展史》，頁 14。

## 七、 結論—兼論日治時期棒球史的幾個課題

活躍於日治時期與戰後初期台灣棒壇的洪太山，出身棒球名校嘉農，但並不意味著洪太山有著學校光環的加持而能坐享其成，相反的在他榮耀而輝煌的棒球生涯中，往往以辛苦的練習作為基礎，這篇夾雜著洪太山口述文字的文章，足以見證後天的苦練以及與生俱來的天份，如何成就個人的榮耀。

因此，我們得以在日治時期中等學校棒球賽中，看到坐鎮本壘的洪太山，也才可能在戰後大大小小的比賽、國內國外的對抗中，看到鎮守中外野的洪太山，如何安打、全壘打接著打。他的表現在打擊者較為吃虧的年代中，無疑為比賽的精采程度提高不少，在那個正在復原中的戰後社會裡，精采的表現吸引著球迷，發揮了棒球賽催化社會熱情的功能。

然而，這篇以洪太山棒球生涯為核心的論述，不僅為洪太山的棒球生涯做註解，更具有「由樹觀林」的意義，藉由洪太山得以窺見日治時期、戰後初期棒球史研究的幾個核心課題。

首先，洪太山接觸棒球的過程與公學校棒球運動發展的，提供我們認識日治時期台灣人如何參與棒球運動的縮影。棒球運動器材所費不貲，所以多數台灣人接觸棒球皆由公學校開始。這個過程起源於一九二零年代。但在日治時期的棒球史書，如湯川充雄《台灣野球史》，或者提供最大量媒體報導的《台灣日日新報》中，我們很難得以清楚看到這個台灣人最容易也最普遍接觸棒球的過程，但是透過類似洪太山的例子，我們得以清楚看到台灣人日治時期棒球史上的位置，這也是建立以台灣人為論述中心的台灣棒球史的第一步。另外，家庭因素也是一個得以觀察台灣人與棒球關係的重要切入點，相信若不是洪太山的父親身為日本料理師傅，洪太山的棒球啟蒙，也必定得隨著入學公學校之後的機緣而定。這是否也意味特定的身分與職業，與接觸棒球間正面相關的意義，如果是的話，這些職業與身分又是什麼？這樣的身分與職業，與棒球的結合，究竟是棒球強化了特定身分與職業的階級形象，或者是特定職業與身份需要藉著看棒球、打棒球來彰顯自身的品味？均是關係運動社會史研究的重要課題。

其次，從洪太山自嘉農畢業後，其所經歷的職業生涯，如專賣局、台電公司、營造公會、彰化銀行，待遇優渥與職業屬性令人稱羨，這是否也暗示著在日治時期與戰後初期，做為一位優秀的棒球選手，也能因收入與職業身份等因素，從而產生社會流動的意義。而此關乎日治時期台灣人以及原住民的社會流動，放在殖民社會對於台灣人與原住民存有許多有形無形的經濟、文化與社會的歧視中，相當具有觀察的意義。

再者，放在「抗爭與認同」概念下，我們看到了一個相當複雜且亟待解釋的現象。嘉農的棒球成就，長久以來被放在所謂「三族共和」（本島人、內地人與原住民）的概念下理解，「三族共和」顯然是一種統治者的口號，用以彰顯台灣殖民統治的成功，我們也不否認這個概念內化到許多嘉農球員以及許多當時代棒球迷的心中，特別是當「三族共

和」的口號與嘉農的優異表現相互表裡時，球迷與球員自然在認同帝國統治下的台灣（所謂帝國有效統治具有三種民族的台灣的概念下）的同時，也認同統治台灣的帝國，在此過程中合理化了日台統治的階序關係，滿足了同化政策下「一視同仁」的概念。「三族共和」從「抗爭與認同」的概念來看，是看不到藉著棒球達到抗爭與認同的可能性，「三族共和」的極限是當如果有一天即便嘉農奪得甲子園冠軍，仍有將「三族共和」詮釋為殖民統治如何成功的空間，由此看來「三族共和」是個完美的統治語言，也是一種典型「同化等於皇民化」的論述。

然而，有趣的是，嘉中與嘉農的對抗賽中，洪太山認為嘉中代表日本人，而嘉農代表台灣人的認知，卻是強烈的充斥在許多觀賞嘉中與嘉農對抗的台灣棒球迷心中，這意味著這些球迷不認同日本？或僅認同台灣？答案恐怕都不是，筆者相信台灣人將嘉中與嘉農比賽轉化為日本與台灣對抗的移情作用，他們一心期待嘉農擊敗嘉中，甚至為此與場邊支持嘉中的日本人起衝突也不足惜。

「三族共和」在認同上的邏輯與嘉中嘉農在日台關係上的抗爭意義，兩者並存，表面上矛盾但兩者卻在不同的認同位階上發展，換言之，「抗爭與認同」不是刻板的二分法，藉著棒球運動如何產生認同的結構與系譜，才能得以看見棒球運動中，台灣人對日本或日本統治極為複雜的情緒。洪太山的故事，只是解答這個問題的第一條線索。

# 台灣軟網「球聖」——柳金木

國立台中技術學院 楊聯琦

國立台中技術學院 林玫君

## 壹、前言

台灣步入近代化社會應在日本據台後始成型，而有往後的發展。其中，台灣體育運動的近代化，也跟隨此軌跡而有所發展；因此，欲瞭解台灣體育的發展，勢必先究明日治時期台灣體育的全貌，以及戰後國民政府來台後對運動的衝擊和影響。然而，目前國內對此問題的研究，相關資料與文獻，均十分有限，實應深入研究和考察，以期鑑往知來。

網球運動傳入台灣已有百年之久，它原是十四世紀歐洲的貴族運動，日本在明治維新的數年後，因場地、設備、球拍、球均十分昂貴，推廣受到很大阻礙，於是改為現今的「軟式網球」，隨著一八九五年日本治台初期，軟式網球遂與各項運動一同由殖民者帶入台灣，雖然初期偏重於軍人及警察所必備的練武功夫，但是棒球、網球、排球等運動紛紛在治台不久傳入，開啟台灣網球運動的大門。自此之後，日本殖民政府除了成立網球運動組織外，也積極舉辦全島以及各州的網球比賽，更遠征日本參加比賽，其中不乏台灣人的參加。

正因為台灣網球於日本治台期間的植基，台灣人逐漸進入網球運動的領域，更重要的是獲取不少榮耀。戰後，台灣的網球運動更是蓬勃，愛好者日漸增多，省市網球組織於焉成立。環顧世界各國在硬式網球選手的訓練上都投下大把精力，且以舉辦大型公開賽為榮；而流行於中日韓的軟式網球亦因亞運及亞洲盃舉辦也顯蓬勃，軟式網球甚至是奪牌熱門項目之一。

然而，當我們回首台灣網球運動的發展歷程時，發現其中雖有些許介紹性的文章，但仍未有整體和系統性的整理，以致呈現散落、荒蕪未闢的狀態，加上許多的網壇前輩相繼凋零，對於過去珍貴的史料，可能隨著時光的飛逝而流失散佚，甚為可惜，因此，本研究期望進行台灣網球運動人物的整理與訪談，以瞭解當時網球運動的歷史面貌。

談到日治時期的軟網運動發展，其實是不乏台籍選手。但是，在這段時期當中，很難不提到被喻為「網球天才」或是「球聖」的柳金木選手，他的網球成績可說是十分斐然，對於當時台灣軟網運動之衝擊，也相當迅速而猛烈，柳金木與當時一群軟網好手，共同締造軟網的事蹟。就某種意義而言，透過本篇論文的學術研究資源，除了可以窺知柳金木的成長過程、學習軟網經過之外，更可瞭解他對參與網球運動的動機以及理想，以及瞭解軟式網球在台灣社會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定位，來呈現台灣網球運動的文化面貌與形成軌跡，並提供現在及未來生活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的民眾，能瞭解己身歷史文化淵源。

當然，這個研究當中是以歷史研究為其主體。一般而言，歷史它所注重的泰半為人類活動之發展順序及其過程，著重的面向是縱剖面，關心事件之「變」與「常」，也或有釐清因果關係之企圖。其研究過程，將以資料的搜羅、文獻資料的分類整理、史料的內外部考證、史實的陳述及歸納、分析與考察、論文的撰述等過程加以進行。當然，為了補充史料之不足和加強論述重點，更應該輔以口述歷史的方法<sup>1</sup>，蒐集一些如果再不進行採訪便會消失了的記憶，以進一步掌握資料的正確性。

在引介訪談人物的口述歷史成果，透過資料和圖像的蒐集，以及訪問耆老的口述歷史之建立，可以體認網球歷史的足跡及史料保存的重要性，進而在研究的過程中，瞭解到網球運動發展和實際實施過程，並可鑑往知來，建構台灣的體育運動架構，從而勾勒出台灣未來的發展、延續和變遷脈絡，不但有利於現今網球運動未來的發展，同時也對整個社會做出有利的貢獻。

## 貳、台灣軟式網球運動發展的歷史探源

### 一、日本軟式網球運動發展之濫觴

網球的起源甚早，最初為室內運動，且為帝王與貴族專享的娛樂<sup>2</sup>，其後流傳於民間。現代網球則起源於十九世紀的英國<sup>3</sup>，並訂有正式的比賽規則，此項運動流行於歐美國家，而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不僅在社會形態或政治制度發生重大的變化，更快速吸收歐洲文化及科學技術，網球運動也在明治時期傳入日本國內。

日本自明治維新起，局勢完全一變，其基本走向是追求西方式的文明與進步，吸收西方的科學制度及思想，並以先進文化做為典範，藉以提昇國力。而日本從廢除鎖國政策開始，伴隨著歐美人的來朝及教師赴任，許多運動項目也隨之而來，其中，近代體育運動大多透過軍隊和傳教士加以傳播，至於大眾化的體育運動則受到美國的影響甚深<sup>4</sup>，包括棒球、田徑、體操、游泳、網球、滑雪等活動，在十九世紀，由歐美人士漸漸介紹至日本本土<sup>5</sup>。

日本採用西洋的體育，一開始是因為幕末為了軍事加強、武備充實，而引進以軍事

<sup>1</sup> 口述歷史是以錄音訪談(interview)的方式蒐集口傳記憶以及具有歷史意義的個人觀點，它可以追溯到人類發明文字以前，因為口耳相傳是傳遞社會與生活經驗的唯一方法。至於台灣學界開始重視口述歷史，並實際推動口述歷史工作，始於一九五〇年代末，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為中心，而在本土化與台灣史研究受到重視後，口述歷史方掀起一股熱潮。

<sup>2</sup> 古代網球起源於波斯灣及古希臘一帶。最初它是一種用塞滿了頭髮與絨毛的小布袋當「球」，以繩當網，用手作拍的擊打性遊戲。過了很久，才改用木板作拍子。大約在公元十世紀，網球傳入法國。十三世紀，法國國王路易五世把網球定為王室貴族的運動，禁止平民參加。正是由於這段歷史，再加上現代網球對場地的要求很高，球與拍的價格也較昂貴，所以至今仍被稱之為「貴族運動」。馬達弟、曾精雄編著，《網球：基本技術與戰術》，台北：台灣珠海出版，1991，頁1-2。

<sup>3</sup> 吳文忠，《體育史》，台北：正中書局，1985，頁477-478。

<sup>4</sup> 東俊郎，《スポーツ八十年史》，東京：日本體育協會，1958，頁103。

<sup>5</sup> 各項運動傳入日本的歷史情形，可參閱各種日本體育史相關書籍。東俊郎，《スポーツ八十年史》，東京：日本體育協會，1958。今村嘉雄，《日本體育史》，東京：金子書房，1951。真行寺朗生、吉原藤助，《近代日本體育史》(日本體育基本文獻集第8卷)，東京：日本體育學會，1928。

為主的《體操教範》(Handleiding voor het onderwijs in de gymnastiek,1853)<sup>6</sup>。明治維新後，日本受到歐美體育很大的影響，一八七八年（明治十一年）十月首創的「體操傳習所」，文部省即從美國波士頓州的阿瑪斯特大學 (Amherst) 聘請李蘭德 (George Leland,1850-1924)前來任教<sup>7</sup>，被喻為「日本體育之父」的李蘭德，已從美國攜帶硬式網球的用具，指導和推廣網球運動，當時已開始使用橡膠球做為代替品<sup>8</sup>。

一八八〇年（明治十三年）硬式網球已引入日本<sup>9</sup>，但多在集中橫濱、神戶的西人居留地，或是由海外的日本學人所帶入<sup>10</sup>。一八八四年（明治十七年），文部省將體育傳習所併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sup>11</sup>，當年，任教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坪井玄道由美國返國，硬式網球運動已經成為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內的活動之一<sup>12</sup>，該校更於一八八八年（明治二十一年）成立硬式網球部<sup>13</sup>，因此，此校被喻為日本網球運動萌芽的發源地。同時，在一八九七年（明治三十年）出刊的《運動界》也已經開始介紹ローンテニス（硬式網球）<sup>14</sup>。

然而，任教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坪井玄道雖指導硬式網球，但是硬式網球用具未在日本國內無法製造和生產，而是舶來品，僅能賴歐美的輸入，情形相當不便，價錢也十分昂貴，並非當時日本學生及一般民眾所能負擔。一八九〇（明治二十三年），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乃委囑當時製造玩具橡皮球而以青M、黑M商標馳名的「三田土護膜公司」（三田土ゴム公司）研發橡膠球，用以代替昂貴的硬球。三田土護膜公司於是試作研發出赤M的橡膠質軟式網球<sup>15</sup>。因此，一八九〇年被視為是軟式網球誕生的一年，並由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興起這項軟式網球運動。

一八九一年的十一月，因軟式網球技術的導入學校，東京高等師範與東京高等商業學校協議開始舉辦校際對抗賽，兩所學校的「庭球部」初步協定競賽規則，採用類似硬

<sup>6</sup> 後有感日本兵力的基礎體力欠佳，採取以柔軟體操和器械體操為主的「練體法」(Gymnastque)之體操。成田十次郎，《スポーツと教育の歴史》，東京：不味堂，1988，頁 56。

<sup>7</sup> 1876 年文部大臣田中不二磨氏至李蘭德(George Leland)任教的阿瑪斯特大學(Amherst)視察，對實施的運動法十分感動，認為有必要將此術在日本普及。李蘭德於是在 1878 年 6 月赴日擔任體操傳習所的教師，日本政府同時任命伊澤修二為同所主官、坪井玄道為譯官，由於李蘭德曾經受到劉依士(Lewis)所創以醫療為主體的美國新體操影響甚深，因此，李蘭德在日本教授以醫療、衛生為立場的體操課程－「輕體操」，基本上是將體操定位為保健的一環李蘭德後於 1881 年 7 月返國。真行寺朗生、吉原藤助，《近代日本體育史》(日本體育基本文獻集 第 8 卷)，東京：日本體育學會，1928，頁 627-628。Richard A. Swanson & Betty Spears,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adison, Wis.: Brown & Bunckmark, 1995, pp.126-127.

<sup>8</sup> 淺見俊雄、宮下充正、渡邊融，《現代體育・スポーツ大系》(第 27 卷)，東京：株式會社講談社，1984，頁 92。

<sup>9</sup> 島山隆夫，〈本邦庭球界の前途を論ず〉，《運動と趣味》第 2 卷 6 號，台灣體育獎勵會，1917，頁 30-33。

<sup>10</sup> 東 俊郎，《スポーツ八十年史》，東京：日本體育協會，1958，頁 225。

<sup>11</sup>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後改名為東京教育大學，現名為筑波大學。

<sup>12</sup> 東 俊郎，《スポーツ八十年史》，東京：日本體育協會，1958，頁 225。

<sup>13</sup> 淺見俊雄、宮下充正、渡邊融，《現代體育・スポーツ大系》(第 27 卷)，東京：株式會社講談社，1984，頁 92。

<sup>14</sup> 真行寺朗生、吉原藤助，《近代日本體育史》(日本體育基本文獻集 第 8 卷)，東京：日本體育學會，1928，頁 114-115。

<sup>15</sup> 東 俊郎，《スポーツ八十年史》，東京：日本體育協會，1958，頁 225。

式網球長式比賽法，由於比賽的白熱化引起各級學校和民眾的注意，後來高等師範學校學生畢業後分發至各地，在教學之餘，從事軟式網球運動，把這項運動傳授到執教的學校。一九〇四年（明治三十七年）九月到十月擴大舉辦的「聯合庭球大會」，加入了慶應大學和早稻田大學兩所，這四所稱霸日本網球界的學校所舉行之校際對抗賽，掀起一股網球的熱潮。而日本最初的軟式網球正式規則，也被稱為純日本式的網球規則，即是在一九〇四年，由慶應大學、東京高商、東京高師、早稻田大學等四校委員所訂定而成<sup>16</sup>。

一九〇七年（明治四十年）春天，慶應大學主辦「全國聯合庭球大會」，總計有十三所學校參加，再加上一九一二年（明治四十五年）二月三日在馬尼拉舉行的比賽，日本派出朝吹常吉、山崎健之丞參加，首開日本對外參加網球比賽之濫觴<sup>17</sup>。

事實上，日本至大正元年為止，日本的庭球界均為軟式網球，直到慶應大學在一九一三年（大正二年）二月採用硬式網球，一九二〇年（大正九年），日本各大學專門學校棄軟網而採用硬網，對於軟式網球的發展產生些許的變數。甚至一九二四年（大正十三年）由內務省主辦的第一屆「明治神宮體育大會」，竟未將軟式網球列入競賽的項目，而引起很大的反彈，後在第二屆的明治神宮體育大會當中加入軟式網球的競賽項目<sup>18</sup>，其爭議方稍告一段落。

雖然，有部分學校將軟式網球改為硬式網球，但日本全國各地的學校依然熱中於軟式網球當中，根據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的調查，中等學校的軟式網球部高達一六二七校，大專學校也有四十四所<sup>19</sup>，均居於首位，可見網球興盛之程度，而此種情形一直延伸至戰後。台灣軟式網球運動正是在日本統治台灣的初期所引進。

## 二、台灣人參與軟式網球運動發展之沿革

台灣的網球運動應是在一九〇二到一九〇三年（明治三十五至三十六年）傳入<sup>20</sup>。當時，台育俱樂部、台灣銀行、鐵道部等團體在台北網球場已開始進行網球運動，只是，當時乃使用硬式網球，直至一九〇七年（明治四十年）左右，日本內地軟式網球選手紛紛來台大力鼓吹緣故，台灣因此轉而使用軟式網球，各地紛紛成立各項軟式網球團體，比賽漸多。

撰述〈中華軟網八十年史〉的黃英貴，曾經針對軟式網球的傳入台灣的部分做過分析，他認為，軟式網球的傳入是在日本第五任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一九〇六年四月

<sup>16</sup> 真行寺朗生、吉原藤助，《近代日本體育史》（日本體育基本文獻集 第8卷），東京：日本體育學會，1928，頁171。島山隆夫，〈本邦庭球界の前途を論ず〉，《運動と趣味》第2卷6號，台灣體育獎勵會，1917，頁30。今村嘉雄，《體育史資料年表》，東京：不昧堂，1967，頁495。東俊郎，《スポーツ八十年史》，東京：日本體育協會，1958，頁227。

<sup>17</sup> 真行寺朗生、吉原藤助，《近代日本體育史》（日本體育基本文獻集 第8卷），東京：日本體育學會，1928，頁233-237。

<sup>18</sup> 真行寺朗生、吉原藤助，《近代日本體育史》（日本體育基本文獻集 第8卷），東京：日本體育學會，1928，頁315-554。東俊郎，《スポーツ八十年史》，東京：日本體育協會，1958，頁387。

<sup>19</sup> 吳文忠，《體育史》，台北：正中書局，1985，頁240-241。

<sup>20</sup> 竹村豐俊編，《台灣體育史》，台北，台灣體育協會，1933，頁46。

一日至一九一六年五月一日上任)致力於日本教育事業及獎勵移民期間,由日本大阪時事新報社運動部長兼記者的島山隆夫在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八年間攜帶球具來台<sup>21</sup>,將軟式網球運動推廣到台灣。黃英貴同時引述吳衡秋、詹春柏的回憶<sup>22</sup>,說明當年在台北國語學校已有日籍教師打「軟軟的」網球,軟式網球逐漸成為來台日本公教人員的休閒活動。依照上述的觀點而論,軟式網球傳入的部分,與當時撰文的台灣體育協會庭球部部長所談論之時間,確實是相當吻合。

一九一二年(明治四十五年、大正元年),明治天皇駕崩,當時的台北廳長加福豐次與台南廳長松木茂俊協議舉辦「南北對抗庭球賽」<sup>23</sup>,其因年輕人太過於沉迷在飲酒作樂上,其意氣受到影響,因此期望在過年時,透過軟式網球這種體育運動項目的比賽來消除緊張而嚴肅的氣氛。當時,正是體育運動十分興盛之時,就連棒球選手也加入網球比賽當中。於是,一九一三(大正二年)一月二日於台北台灣銀行球場舉行第一屆南北對抗賽,活動熱烈,往後幾乎每年舉行,這是台灣最初的大型軟式網球正式比賽。透過比賽的進行,使得軟式網球的發展在大正年間(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六年)已經呈現出一股熱潮,這可以從當時新聞媒體和雜誌的報導中得知。

除了南北對抗賽之外,尚有各種形式的支部對抗賽、選手權大會、專門學校、中等學校、女子中等學校、全島醫院、各地方自行舉辦的各種賽事等甚多。

台灣總督府於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一月四日以勅令第一號公布「台灣教育令」<sup>24</sup>,之後,為因應「撤廢日台人差別教育」和「日台共學」,乃於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年二月四日以勅令第二〇號修正公布新的「台灣教育令」規定應該依各地情況,在體操科之外提供戶外運動或游泳教學<sup>25</sup>。由於實施日台共學,各地方的中學校和師範學校的台籍學生,得與日籍學生一起練打網球,再加上日人的大力提倡,於是很快地普及全島。

按照竹村豐俊所編寫的《台灣體育史》一書的記載,大正年間進行相當多的軟式網球競賽活動,至於台灣人則是在大正後期方有出色的表現。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二月四日,台北市新公園水泥網球場所舉辦的「第一回台北市內中等學校庭球爭霸戰」<sup>26</sup>,當時個人賽的優勝者全部為台灣人,分別是冠軍:張有傳、張如壁(商工),亞軍:楊江舟、張如陵(商工),三等:賴土金、劉洪養(師範),四等:黃文發、李詩廳(師範),在當時軟式網球多為日人所占,台灣人有如此的成績,實屬難得。

自此之後,台灣人在軟式網球界中,均有相當優秀的成就,例如財團法人台灣體育協會於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一月一日至三日舉行的第二屆「全島軟式庭球選手權

<sup>21</sup> 黃英貴,〈中華軟網八十年史初稿(二)〉,《中華軟網》(雙月刊)第23期,1984.3,頁2。

<sup>22</sup> 吳衡秋、詹春柏於1908-1908年就讀台北的國語學校,曾於學校目睹教師從事軟網運動,用手捏過球。見黃英貴,〈中華軟網八十年史初稿(二)〉,《中華軟網》(雙月刊)第23期,1984.3,頁2。

<sup>23</sup> 竹村豐俊編,《台灣體育史》,台北,台灣體育協會,1933,頁46。

<sup>24</sup> 台灣教育會編,《台灣教育沿革誌》,台灣教育會,1939,頁338。

<sup>25</sup> 見第三十二條。台灣教育會編,《台灣教育沿革誌》,台灣教育會,1939,頁367。

<sup>26</sup> 比賽採五組取點制,比賽結果,團體組一至四名分別為台北師範學校、台北商工學校、台北第一中學校、台北商業學校。竹村豐俊編,《台灣體育史》,台北,台灣體育協會,1933,頁102。

大會」，前四強則有三組為台灣人，最後由代表員林的張火樹、蕭資深打敗日本強敵掄元，改變第一屆由日人元永鶴雄、百井護奪得冠軍的情形。<sup>27</sup>

除了員林的張火樹和蕭資深，在全台的軟式庭球選手權大會當中有優異成績者，尚有張如陵（台北）、張如軒（台北）、張金爐（台北）、柳金木（員林）、黃金鑑（員林）、蔡達（嘉義）、張煌武（嘉義）、許大鑫（嘉義）、張瓊嶠（台南）等人均曾在網球比賽中封王<sup>28</sup>。其中，柳金木除多次奪得單、雙打冠軍外，尤其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第七回及一九三四年（昭和九年）第十回更是兩度囊括單、雙打冠軍。以下開始針對柳金木的學習軟式網球過程談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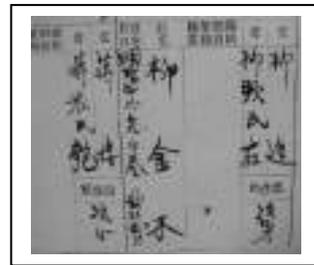
## 參、生平與自學軟式網球過程

祖籍福建省漳州府漳浦縣的柳金木，為柳進、柳賴氏在的次子（見圖一），惟柳氏長子早歿，柳金木遂成為獨子，家境富裕，在地方上小有聲望<sup>29</sup>。

柳金木於一九一〇年（明治四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出生於台中州員林郡員林街二〇七番地（現址為彰化縣員林鎮中正里博愛巷三十三號），此地點距離員林車站很近。值得注意的是，柳金木的出生，地點即位在興賢書院和員林網球場的附近，這二處正是柳金木邁向軟式網球之路的重要據點。

柳金木的身高約一百六十餘公分，外貌俊挺、體格結實、為人隨和。他於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五月五日以十九歲之齡與童養媳劉金蓮結婚（見圖二），結婚後三位小孩接續出生<sup>30</sup>，其中，三個小孩除了老二之外，其長子和老么均接觸網球運動。

小時候的柳金木就讀員林公學校（為員林國小的前身，位於現員林國宅址），畢業後，曾赴台北商業專修學校讀書，但或許是未忘懷漢學的種種，十五歲左右回到故鄉員



圖一：日治時期柳金木之戶口資料  
資料來源：柳金木長子柳啟貞提供。



圖二：柳金木與其夫人柳劉金蓮。  
資料來源：林攻君攝於柳啟貞家中照片。

<sup>27</sup> 竹村豐俊編，《台灣體育史》，台北，台灣體育協會，1933，頁 68。

<sup>28</sup> 胡文雄，〈全台灣軟式庭球大會歷年成績〉，《中華軟網》第三十一期，1996.12，頁 56；58。

<sup>29</sup> 據柳啟貞表示，他的祖父在當地從事屠宰業，家境富裕，有田有地，有園有店，在地方上小有聲望；當柳金木的軟網成績出現，更使得家族的聲望直衝雲霄，家中常有達人顯貴如鎮長、州長、郡守等出入，可謂盛極一時。

<sup>30</sup> 1931年(昭和6年)9月28日，長子柳啟貞出世，再隔三年的1934年(昭和9年)8月7日次子柳啟瑞出生，1941年(昭和16年)4月8日，三十二歲的柳金木生下第三個孩子柳邦彥。三個孩子當中，只有柳啟瑞未接觸網球，三子柳邦彥雖有殘疾，但軟網的功夫不在話下。

林師事於當時興賢書院的林天爵先生<sup>31</sup>，以習漢學。據柳金木長子柳啟貞表示，由於天爵先生在漢學、書法、詩詞、繪畫（粗筆畫）方面均有極高的造詣，因此，師事於天爵先生的柳金木在書法、詩詞、繪畫（細筆畫）亦有水準之作，可謂文武全才，這應該是受到林天爵先生的影響。

談起林天爵先生，他是員林郡上知名的漢學家，平日在員林公園旁文昌祠內的興賢書院教授漢學，至於緊臨於興賢書院旁的兩面網球場，可能為林天爵所蓋<sup>32</sup>，即成為林天爵教學之外的目標，他平日除了指導漢學之外，也盡力推展軟式網球，柳金木之所以學習軟式網球，亦是受到林天爵的影響。爾後，因為林天爵和柳金木兩位先生對於軟式網球的大力倡導，使得台灣軟式網球運動得以順利發展，後人認為他們是軟式網球的「始祖」<sup>33</sup>。

根據記載，林天爵先生於一九二一年（大正十年）一月十五日，在員林街員林三六一番地成立「員林庭球團」<sup>34</sup>，在全台的軟式網球之團體當中，是較早成立的軟式網球組織。台灣體育協會一九三三年（昭和八年）的統計記載，員林網球團當時的會員已有二十八名，每位會員每個月需負擔三·六日圓。值得注意的是，會員並不算多的員林網球團，開啟員林軟式網球運動先河，同時，在台灣軟式網球界的成績也是有目共睹的。



圖三：昔日的興賢書院，柳金木曾師事於此。  
資料來源：興賢書院網站。



圖四：第三級古蹟興賢書院之遺址。  
資料來源：林攻君攝。



圖五：林天爵先生。  
資料來源：賴昭呈總編輯，《林朝業集：朝業仙與員林人老照片》，彰化：員林何醫院，2003，頁146。

當時，林天爵先生為培養文武全才的青少年，常鼓勵學生在課餘時間到公園內的兩面網球場打網球，而天爵夫人亦常為練球的學生供應點心，加上林天爵在一九二一年（大正十年）已經成立「員林庭球團」，因此，師事於林天爵的柳金木應該就在此種啟蒙之

<sup>31</sup>林天爵先生出生於日治時期 1875 年(明治 8 年)的台中州員林郡員林街(今彰化縣員林鎮)，字修其，號古愚，好讀書，性平直，不事虛飾，為員林郡有名的漢學家，除了漢學亦精於書法與國畫，是日治時期重要的文人畫家。平日在員林公園旁文昌祠內的興賢書院教授漢學，有台灣軟網天才之稱的柳金木拜其為師。

<sup>32</sup>興賢書院原名「文昌祠」，在員林公園內網球場北端，是一座二進式有圍牆的四合院，創建於嘉慶十二年(1807)五月十九日。據興賢書院的網站表示，「林先生培訓文武全才的青少年，在前埕建了兩座網球場」，但此部分仍待進一步考證。

<sup>33</sup>〈中華民國第五十六屆金木、天爵、明台杯軟式網球錦標賽大會秩序冊〉，彰化縣員林鎮網球場，2004.1.2，頁 4。

<sup>34</sup>竹村豐俊編，《台灣體育史》，台北，台灣體育協會，1933，頁 645。

下，於十六歲（一九二五年）開始接觸到軟式網球，雖然，並未有特定人士加以指導軟式網球，但柳金木即在「無師自通」的情形下，憑其對網球的特殊天賦，苦練一、二年後，球技於是進步神速而趨於精湛。一九二六年（大正十五年），十七歲的柳金木即代表台中州，與其他好手一同參加由台灣體育協會主辦的軟式網球之支部對抗大會，當年，台中州奪得「支部對抗軟式庭球大會」的冠軍寶座。



圖六：緊臨興賢書院的員林網球場，原為兩面球場（第一排坐著左四為林天爵之子林劍清，第二排站著左九即為柳金木）。  
資料來源：柳金木長子柳啟貞提供。



圖七：員林網球場已拓建為四面球場。  
資料來源：林政君攝。

柳金木參加的這場比賽，是台灣體育協會於一九二六年年底所舉辦的第三屆全台「支部對抗軟式庭球大會」，此活動是除了台北之外，尚加上協會成立的幾個支部<sup>35</sup>，彼此之間所進行的軟式網球對抗賽，參與的單位基本上有台北、新竹、台中、嘉義、台南、高雄等六支部。出生於員林的柳金木，即是代表台中州參賽，在這場比賽的決賽，他與張有義搭配雙打，在九點的冠亞軍爭奪戰當中，柳金木與張有義雖在第五點的雙打以四比六輸給代表台北出賽的大貫和百井兩人，但，最後台中團終究以決賽總成績五比四的佳績，擊敗實力堅強的台北團獲得冠軍。

這一場比賽是柳金木首次參加大型的軟式網球正式比賽，首度出賽即有很好的成績。接下來，柳金木發揮他高超的技術，在台灣本島的各項比賽當中，獲得優異的成績，並多次代表台灣出賽，參加日本明治神宮體育大會等比賽，他的傳奇和經歷，確實值得加以探討。

以下，我們將介紹柳金木如何憑著優異的技術，建立了他在台灣網壇的霸業。因為他到三十一歲為止，曾奪得全台灣軟式庭球選手權大會，單打四次、雙打五次冠軍，其中有兩次還是同時獲得單、雙打的冠軍。此外，從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十八歲的

<sup>35</sup> 1920年(大正9年)11月11日成立的「財團法人台灣體育協會」的組織條例第四條，協會於新竹、台中、台南和高雄各州成立支部，不過，後來成立有台北支部、新竹支部、台中支部、嘉義支部、台南支部、高雄支部、花蓮港支部、澎湖支部。竹村豐俊編，《台灣體育史》，台北，台灣體育協會，1933，頁7；23-29。

柳金木，連續八次代表台灣到日本，參加紀念明治天皇的豐功偉績而舉辦的明治神宮國民體育大會比賽<sup>36</sup>，是代表次數最多的軟網前輩。

雖然，當柳金木由球場退休後，在台灣戰後第二年（一九四六年），不幸罹患惡性的瘡疾，以三十七歲年齡英年早逝，然而，他在網球所立下的各種典範，卻是值得後人傳頌。

## 肆、卓越的比賽成就

柳金木經過一九二六年（大正十五年）年底的第三屆全台「支部對抗軟式庭球大會」之後，陸續參加的比賽次數相當多，他除了台中地區的地區性比賽之外，也與其他地區選手競賽，甚者，多次代表台中團參加軟式網球支部對抗戰，也參加全台軟式網球選手權大會，獲得軟式網球單、雙打比賽冠軍，並多次入選為代表台灣的選手，赴日參加比賽。

以下，擬就柳金木參加比賽的經過與成績加以列表如附錄二、三、四、五，再針對其內容加以分析考察。

### 一、初涉體壇、頗獲佳績

按照竹村豐俊所編寫的《台灣體育史》一書的記載，大正年間進行相當多的軟式網球競賽活動，無論是各地地方的小型比賽、各州的對抗賽、全島性的競技比賽，均如火如荼地進行。

對於柳金木選手而言，大大小小的比賽他均曾參與，從附錄一所呈現的是柳金木參加地方上的軟式網球比賽部分。除了台中州內部的選拔賽之外，大部分是與嘉義地區的軟式網球好手進行比賽，以附錄一的成績來看，柳金木大多以雙打為主，而且是輸少贏多，他的勁敵即是當時台中相當知名的選手堀江守。此外，柳金木無論與誰搭配雙打，似乎都有相當不錯的成績。

事實上，各支部於參加支部對抗賽之前，必須由州下的郡、市、街、庄選拔優秀的選手，以組成支部代表隊參加支部對抗賽，台中州也不例外，不過，要當選台中支部的代表選手，極為不容易。因此，從上述的成績看來，柳金木的比賽表現是極為優秀的。

### 二、代表地方、爭取勝利

---

<sup>36</sup>日本政府深深瞭解國民體育的重要性，為鍛鍊國民的體魄，並紀念明治天皇的豐功偉績，乃於 1924 年（大正 13 年）起舉辦明治神宮競技大會（後更名為明治神宮體育大會，再改為明治神宮國民體育大會），不過，軟式網球自 1924 年（大正 14 年）方列入競賽項目。至於台灣是自 1926 年（大正 15 年）第三屆起選拔社會人士及中等學校學生，組成台灣軟網代表隊，由基隆港遠赴東京參賽，是屆，張如陵與武久文市獲得亞軍，張有傳與堀江守屈居第三名。至此，台灣都有不錯的成績。其中，柳金木先生從 1927 年（昭和 2 年）第四回明治神宮體育大會，就入選為台灣軟網代表，一直到 1940 年（昭和 15 年）的第十一回為止，共八度代表台灣參加明治神宮大會。竹村豐俊編，《台灣體育史》，台北，台灣體育協會，1933，頁 154。

台灣全島進行的「支部對抗軟式庭球大會」，是台灣軟式網球團體賽的重要比賽，這個由台灣體育協會成立的各個支部相互組隊參加，如前文所述，這些支部分別由台北、新竹、台中、嘉義、台南、高雄等支部所進行的對抗賽。支部對抗賽，先是以七組七局制採點法，即單打三組，雙打四組，自一九三二年（昭和七年），改為五組雙打採點制。此種各支部的軟式網球對抗賽，從參與的台籍人士屢獲佳績來看，應該是鼓動了台籍學生和一般社會人士之熱潮。

至於出生於員林的柳金木，由於球技精湛，多次代表台中州出賽，除了少數幾次的單打比賽之外，大部分是參加雙打，曾與張有義、張尚柱、張火樹、高有置、黃金鑑等人搭配過，有不錯的成績，台中團亦取得多次的支部冠軍。

### 三、得志體壇、堪稱球聖

相較於附錄三的「支部對抗軟式庭球大會」屬於團體賽性質，附錄四的「全島軟式庭球選手權大會」則是屬於個人賽。在以上總計十七回的「全島軟式庭球選手權大會」當中，柳金木曾經參加過單打比賽，也參加雙打比賽，其成績十分耀眼。

例如，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第五屆「全島軟式庭球選手權大會」則記載參加雙打者日本人六十七名、台灣人一〇一名，參加單打者日本人有二十六名、台灣人二十九名，一九三〇年（昭和五年）第六屆「全島軟式庭球選手權大會」雙打者日本人四十九名、台灣人八十一名，參加單打者日本人有十七名、台灣人二十五名<sup>37</sup>，足見台灣人參與軟式網球競賽程度，就此次比賽而言，已然超過日本人，再加上台灣人在多次比賽當中，獲得優勝的記錄也多，在總計舉行十七回全台軟式網球選手權大會當中的記載，單打舉行八次，日本人拿到二次冠軍（崛江守分別於第五、六回獲得），台灣人則拿到六次冠軍（第七回柳金木、第八回柳金木、第



圖八：柳金木獲得單打冠軍領獎的照片。銀盃是第二回支部對抗優勝的獎盃。  
資料來源：柳金木長子柳啟貞提供。



圖九：第七回全島軟式庭球選手權大會，柳金木（照片右）在單打奪冠，同時與張火樹搭配，在雙打封王。（1931年）  
資料來源：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編，《臺灣體育影像集（一）》，2001年，頁51。

<sup>37</sup> 竹村豐俊編，《台灣體育史》，台北，台灣體育協會，1933，頁70-71。

九回張如軒、第十回柳金木、第十一回柳金木、第十二回張煌武)；至於在雙打部分則舉行十七回，日本人拿到六次的冠軍，日台搭配拿到三次冠軍，其餘的八次則由台灣搭配雙打者獲得<sup>38</sup>，因此，從質與量的角度而言，台灣人的參與程度與技術層面已獲一定水準，其中，柳金木囊括了第七、九、十、十五、十六回的五次雙打冠軍，成就斐然。以下開始針對柳金木的學習軟式網球之旅談起。



圖十：林天爵贈送柳金木的字畫。

資料來源：體育委員會網站。

以「單打」的成績為例：柳金木分別在一九三一年（昭和 6）年 1 月 3 日的第七回選手權大會、一九三二年（昭和 7）年 1 月 5 日的第八回選手權大會、1934（昭和 9）年 1 月 3 日的第十回選手權大會，以及一九三五年（昭和 10）年 1 月 3 日的第十一回選手權大會，在十七回比賽當中，單打舉辦過八次，其中，柳金木就獲得四次的單打冠軍。

至於在「雙打」的成績，也極為亮麗：柳金木分別於一九三一年（昭和 6）的第七回、一九三三年（昭和 8）年的第九回、一九三五年（昭和 10）年的第十回、一九三九年（昭和 14）年的第十五回、一九四〇年（昭和 15）年的第十六回，總計獲得五次雙打冠軍，成就斐然。其中，第七回是與員林選手張火樹搭配，第九回亦與員林選手黃金鑑搭配雙打，其餘三次則是與台北的軟式網球好手張如軒搭配。

而啟發柳金木軟式網球的林天爵先生，喜見柳金木先生獲得「全島軟式庭球選手權大會」的優勝，於是寫了一幅字畫，「全島庭球開賽會，健兒來集若雲霞，龍爭虎鬥挺威武，奪幟奇能萬眾誇」贈送柳金木先生（見圖十）。

其次，從附錄四的呈現，也看到柳金木搭配雙打者，多以台灣人為主要，唯一是在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九月十四日舉行的第五回明治神宮體育大會軟式庭球台灣預選大會，與技術優異的台中日籍選手堀江守搭配雙打，當時以四勝一敗的成績，與其他二組的選手並列前三名。除此之外，柳金木搭配的雙打對象均為台灣人。

我們從上述的成績可以看到，柳金木的單雙打均佳，應屬全面性的選手。根據前員林鎮長，也是聞名體壇的林朝業醫師描述：「柳金木在雙打時是前排的選手，當他在前排時其截擊，尤其是左側反拍截擊，常是迅雷不及掩耳的致命一擊，由於他的防守位置十分大，反應特別快，與他搭配雙打的後排可以非常輕鬆，因此，他前後排均厲害，再加上柳金木的發球切球與反拍更是他的絕招之一，尤其是低切球，更令許多選手無用武之地，他不僅可以在雙打有很好的成績，單打的比賽也是十分強，因為，他擁有一般前排選手沒有的特質。」<sup>39</sup>因此，除了具備全方位的球技外，在比賽時「絕不輕敵」（柳啟

<sup>38</sup>胡文雄，〈全台灣軟式庭球大會歷年成績〉，《中華軟網》第三十一期，1996.12，頁 56；58。

<sup>39</sup>與林朝業醫師訪問記錄，2004.9.2 上午十點半於員林林醫師家中。

貞轉述)的心理素質，有助於柳金木獲得多次全島選手權大會的單打、雙打的優勝。



圖十一和圖十二：柳金木先生與他所獲得的獎盃(臺灣光復後，員林鎮舉辦天爵金盃軟網賽，他將獎盃又送出去)。

資料來源：體育委員會網站(圖為柳啟貞提供)

#### 四、代表台灣、赴日競賽

當然，如此優異的技術與成績，柳金木多次代表台灣獲得參加明治神宮體育大會的機會，附錄五即是柳金木八次入選代表台灣，至日本比賽情形一覽表。

事實上，日本政府在大正年代，因深深瞭解國民體育的重要性，為鍛鍊國民的體魄，並紀念明治天皇的豐功偉績，乃於一九二四年(大正十三年)起舉辦明治神宮競技大會(後更名為明治神宮體育大會，再改為明治神宮國民體育大會)，不過，由內務省主辦的首屆「明治神宮體育大會」，竟然未將軟式網球列入競賽的項目，這引起日本國內很大的反彈，後來在隔年的第二屆明治神宮體育大會當中方加入軟式網球的競賽項目<sup>40</sup>，其爭議方稍告一段落。而各地的軟式網球選手必須經過多次預選，方能成為明治神宮的選手，當時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也不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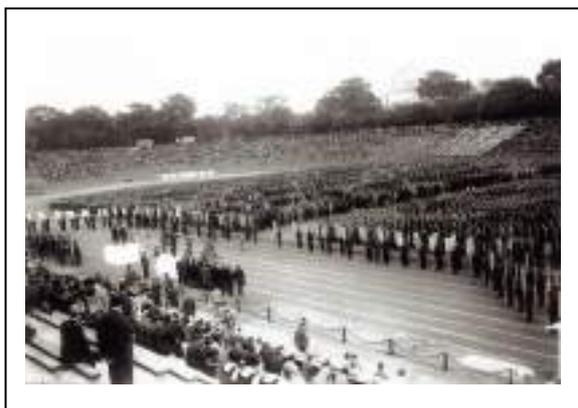


圖十三：1933(昭和8)年11月參加神宮競技大會全國府縣對抗賽社會組臺灣代表隊。第三排左二的選手即是柳金木，同行者尚有馬選手、辛瑞慶、陳炳煌、村橋昌二、堀江守、石田新八郎、體育協會庭球部長、張金爐、張如軒、熊野御堂、日人(姓名不詳)、李庚申、王捷陞等人。

資料來源：黃英貴，〈中華軟網八十年史初稿(二)〉，《中華軟網》(雙月刊)第23期，1984.3，頁6。

<sup>40</sup> 真行寺朗生、吉原藤助，《近代日本體育史》(日本體育基本文獻集 第8卷)，東京：日本體育學會，1928，頁541-554。東 俊郎，《スポーツ八十年史》，東京：日本體育協會，1958，頁387。

台灣是自一九二六年（大正十五年）第三屆起開始選拔社會人士及中等學校學生，合而組成台灣軟式網球代表隊，赴日參加比賽，其中，台灣隊以台籍人士居多。台灣總督府的村橋昌二，任命為台灣代表隊的領隊，他們搭乘當時萬噸級的大輪船，由基隆港遠渡至東京，參加明治神宮大會之比賽<sup>41</sup>，是屆，張如陵與武久文市獲得亞軍，張有傳與堀江守屈居第三名，至此，台灣都有不錯的成績。其中，柳金木先生從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的第四回明治神宮體育大會，就入選為台灣軟式網球代表，一直到一九四〇年（昭和十五年）的第十一回為止，共八度代表台灣參加明治神宮大會。



圖十四：1939(昭和 14)年明治神宮第十回大會開幕。

資料來源：張素珠，〈台灣網壇耆老—官大進〉，《國民體育季刊》。



圖十五：明治神宮第十次大會選手合影。

資料來源：張素珠，〈台灣網壇耆老—官大進〉，《國民體育季刊》。



圖十六：1940(昭和 15)年第十一次大會選手合影。

資料說明：1940年(昭和 15年)第 11 回明治神宮國民體育大會，代表台灣的軟網選手，前排左 1 張如軒、左 2 柳金木，後排左 4 范文豪、左 5 官大進。

資料來源：張素珠，〈台灣網壇耆老—官大進〉，《國民體育季刊》。

<sup>41</sup> 黃英貴，〈中華軟網八十年史初稿（二）〉，《中華軟網》（雙月刊）第 23 期，1984.3，頁 3。

柳金木因多次當選明治神宮大會的台灣軟式網球代表，亦連續至日本參加比賽多次，雖未在明治神宮大會上獲得冠軍的榮譽，但是「日本網球界聽聞台灣網球高手柳金木先生球技皆稱讚不已」，不僅如此，「日本昭和天皇御臨球場觀賞金木先生的精湛球技與豐（筆誤：應為風）采，並獲得佳評」<sup>42</sup>，可見柳金木的軟式網球技術已遠播至日本。

## 伍、貢獻與評價

從前段引文得知，柳金木的單雙打成績十分耀眼，他的精湛球技令人嘆為觀止，同時也為台灣軟式網球的發展，注入了一股動力。

不過，柳金木除了比賽的成績卓越之外，也培養不少新的選手，對於台籍人士的軟式網球運動的發展而言，確實有其貢獻。

柳金木自台北商業專修學校畢業後，可能在員林「街役所」（現今鎮公所）服務<sup>43</sup>，並未從事公職，而是在自家開設店面，並以自己之名命為「金木運動具店」（現為員林鎮中山里中山路一段 832 號，已改為寶島眼鏡行），正位於熱鬧的員林街上，販售網球、棒球、桌球等各種運動用品，不過，以網球的運動用品為大宗。



圖十七：柳金木曾開設的「金木運動具店」，現為寶島眼鏡行。  
資料來源：楊聯琦攝。

柳金木一方面參加各項比賽之外，另一方面則在全島各地教授軟式網球，並利用教學之餘，銷售「金木運動具店」的各種運動用品。根據柳金木的長子柳啟貞表示：「多次與父親柳金木至各地教授軟式網球，曾到過雲林斗六、雲林西螺、高雄教過球，並曾居住於該地多日，父親認真教球之外，球員們的各項網球球拍、球等用具，也向父親訂購，因此，在各地教完球，返回員林後，則必須馬上整理，並將運動用品寄往該地」<sup>44</sup>，可見得，柳金木正透過他高超的軟式網球技術，「推銷」店內的運動用品，他不僅從教學當中教授許多軟式網球選手，同時，也在其中賺取生活的費用。

黃英貴在〈中華軟網八十年史初稿（三）〉提到，柳金木時常前往西螺、斗六、台中縣市、彰化等地，巡迴指導軟式網球選手，多位軟式網球好手受其薰陶甚深，也為此抬起中部地之軟網運動，日增活躍<sup>45</sup>。曾經居於斗六，後定居員林，同時也是柳金木球

<sup>42</sup>〈中華民國第五十六屆金木、天爵、明台杯軟式網球錦標賽大會秩序冊〉，彰化縣員林鎮網球場，2004.1.2，頁 3。

<sup>43</sup>根據柳啟貞敘述，小時候經常要帶便當到街役場給父親，但未久則離職，這段時間約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也就是柳啟貞在國小三年級的 1941 年左右。

<sup>44</sup>與柳啟貞訪問記錄，2004.9.2 上午九點半於員林柳家。

<sup>45</sup>黃英貴，〈中華軟網八十年史初稿（三）〉，《中華軟網》（雙月刊）第 24 期，1984.5，頁 5；7。

友的林朝業醫師，即是柳金木到斗六教授軟式網球時而認識的<sup>46</sup>。而西螺當時的望族廖學昆先生，曾在自己宅內興建網球場，並聘請柳金木擔任教練一職<sup>47</sup>。

不久，大約三十四、三十五歲的柳金木因前往南投信義鄉的「香蕉山」種植香蕉，不幸染上惡性瘧疾，返回員林後，柳金木並未告知他人其病情。

戰後（一九四五年），中部是最早推動軟式網球運動的地區。柳金木雖然身體不適，但仍於一九四六年組成員林鎮網球隊，其隊員有張火樹、黃金鑑、高有置、張振榮、張慶梧、林朝業、林道生、蔡恭、賴玉樹等人，由張振榮擔任隊長，柳金木擔任教練<sup>48</sup>。當時的林天爵先生也為了倡導軟式網球運動，不遺餘力。同年六月，柳金木在台中市台中一中的球場舉行號稱為中部的「支部大會」之軟式網球雙打比賽，與張振榮獲得冠軍。只是，一九四六年這一年，染上惡性瘧疾的柳金木辭世，享年僅三十七歲。

員林鎮的老鎮長林朝業先生，同時也是原來軟式網球隊的一員，因有感柳金木先生在球技達到最高峰時，卻於一九四六年早逝，因此，與員林地方眾多達賢士紳，於一九四八年元月，舉辦第一屆全省性的軟式網球錦標賽，取名為「金木盃」<sup>49</sup>，作為永久紀念。

原本，此項比賽是名為「金木盃、天爵盃軟式網球錦標賽」，即是紀念柳金木和林天爵兩位先生，「金木杯」是以男、女個人賽為主，類似日治時期的選手權大會；至於「天爵杯」則是著重在男、女社會甲、乙組團體賽，類似日治時期的支部對抗賽，爾後，任職於明台產物保險公司總經理的林劍青，是林天爵先生之子，也支持和贊助比賽，因而，為壯、老年人設想的比賽也開始舉行，其名稱後來改為「金木、天爵、明台杯軟式網球錦標賽」，以期兼顧不同層面的各種比賽。

此項比賽的地點於員林公園的中正球場，每年由彰化縣政府、員林鎮公所及軟式網球協會主辦，日期均訂於元月，連續有四天的賽程。



圖十八：「金木盃、天爵盃軟式網球錦標賽」發起人林朝業醫師  
資料來源：林玫君攝(2004.9.2)



圖十九：1990年舉行「臺灣省第四十二屆金木、天爵、明台杯軟式網球錦標賽」一圖，至今(2004)年為止，已舉行五十六屆。  
資料來源：《中華軟網》第六期，1990.4，封面。

<sup>46</sup>與林朝業醫師訪問記錄，2004.9.2 上午十點半於員林林醫師家中。

<sup>47</sup>黃英貴，〈中華軟網八十年史初稿（三）〉，《中華軟網》（雙月刊）第24期，1984.5，頁8。

<sup>48</sup>黃英貴，〈中華軟網八十年史初稿（三）〉，《中華軟網》（雙月刊）第24期，1984.5，頁5。

<sup>49</sup>呂喬河，〈七十九年金木、天爵、明台杯側記〉，《中華軟網》第六期，1990.4，頁7。

至於柳金木的長子柳啟貞與其參子柳邦彥，和父親一樣，均為軟式網球的好手<sup>50</sup>。



圖二十：柳金木長子柳啟貞  
及其夫人  
資料來源：林政君攝  
(2004.9.2)

因此，從台灣軟式網球的運動發展而言，台灣人過去缺乏身體力行的行為，體格顯得衰弱，留學東京的台灣青年學生遂於一九二〇年(大正九年)組成「新民會」，發表的文章內容已部分著重體育運動<sup>51</sup>，鼓勵台人積極從事，期望台灣人在運動競技獲得佳績，更是一種改變和逆轉劣弱身體的氛圍中積極參與的心理轉折。軟式網球的運動發展，柳金木的卓越表現超乎水準，突顯出台人在這項運動的專項所在，並揚威東瀛，這應該就是柳金木最大的貢獻吧！

## 陸、結語

「樹高千丈，落葉歸根」。目前的台灣正在走這麼一條「回過頭看」的路：攝影家正為台灣文化尋找座標所在，並展示及留下時代的真貌；美術工作者企圖在台灣美術史上找到位置；音樂家也不居人後，台灣民謠逐漸受到重視，可見一斑。

除此之外，電影界以巨資拯救老電影，並在全省各地街頭放映，使大家重溫在路口觀看的往事；文學界也推崇台灣作家，如鍾理和、楊逵……等人；戲劇、歌仔戲、民間藝術以及各地古蹟，亦逐漸受人重視，台灣目前正極力挽回漸漸失去的寶貴經驗。國中、國小積極推動母語教學，大學院校內亦紛設台語社，以益傳承；在報刊雜誌上也常常登載民間提供的「舊照片」、「某位老鐵道工人的回憶錄」或「幾十年前的文學作品」等，藉此喚起民眾的回憶，在目前快速移動的台灣社會中，它們所代表的是一股省思和制衡的力量。

對於台灣體育史而言，整理過去的史料，向世人呈現寶貴的經驗，應該是現在我們必須做的重要之事。

本文的主角柳金木先生雖僅三十七歲之齡辭世，但是，他的軟式網球天分將此項運動發揮到極致，他從十六歲接觸軟式網球開始，短短一、二年的時間，在無師自通的情形下，球技精湛，並轉戰各地，甚而揚威東瀛，成績尤為出眾，是位極為出色的前排好手，曾獲得多次的單、雙打冠軍，也是位軟式網球的鬥士。同時，他也遠赴各地，教導

<sup>50</sup>黃英貴，〈中華軟網八十年史初稿（三）〉，《中華軟網》（雙月刊）第24期，1984.5，頁7。

<sup>51</sup>蔡培火在《台灣青年》月刊雜誌創刊號發表〈對內根本問題之一端〉一文，對於當時台灣三百五十萬的住民提出六點建議，提倡體育就是其中一項。而對於台灣人缺乏探險精神的部分，蔡培火也提出相當的批評，認為台灣人的生活，「殊乏冒險開發之行為，悉以遵先王之道為始終，中華文明之積滯，蓋由此好質守舊之弊以致之也。」台人對於旅行、遊玩、競技、運動等，通常視之為虛渡光陰和浪費金錢，而且，自己不為亦不願其子弟為也。蔡培火，〈漢人之固有性〉，《台灣青年》第二卷第三號，1921.4，頁34-39。

軟式網球選手，許多老國手均為其徒。

對於台灣的軟式網球運動發展來說，柳金木卓越的競技成績，正是突顯台人受到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帶入西方的體育運動影響，接觸和學習所謂現代化的運動，進而至場中與日人同台競技，在日治時期殖民者把持的年代當中，實屬難得。

（本文特別感謝柳啟貞、林朝業兩位先生的協助，接受多次訪談）

## 參考書目

- 〈中華民國第五十六屆金木、天爵、明台杯軟式網球錦標賽大會秩序冊〉，彰化縣員林鎮網球場，2004.1.2。
- Richard A. Swanson & Betty Spears,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adison, Wis.:Brown & Bunckmark, 1995.
- 中尾和三、石田英機，《軟式テニス》，東京：講談社，1974。
- 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中華軟網雜誌。
- 井上一男，《學校體育制度史》增補版，大修館書店，1982。
- 今村嘉雄，《日本體育史》，東京：金子書房，1951。
- 今村嘉雄，《體育史資料年表》，東京：不昧堂，1967。
- 方國光，〈網球爸爸—馬幹〉，《中華網協通訊》7期，1992.9，頁4-6。
- 王捷陞，〈孫將軍與軟式網球運動〉，《中華軟網》8期，1981，頁4。
- 王學政，《體育概論》，台灣商務印書館，1967。
- 永田重隆，《台灣體育之理論及實際研究》，台美堂，1927。
- 伍雲媛，〈網協唯一女性理事劉玉蘭專訪〉，《網球世界》10期，1982.1，頁54-56。
- 成田十次郎，《スポーツと教育の歴史》，東京：不昧堂，1988。
- 朱濟，〈網球蔣堅忍家族〉，《新聞天地》610期，1959.10，頁17-18。
- 竹下之休藏，岸野雄三，《近代日本學校體育史》，東洋館出版社，1959。
- 竹村豐俊編，《台灣體育史》，台北，台灣體育協會，1933。
-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編，《台灣體育影像集（一）》，2001。
- 吳文忠，《中國近百年體育史》，台灣商務印書館，1967。
- 吳文忠，《中國體育發展史》，台北，三民，1981.6。
- 吳文忠，《體育史》，台北：正中書局，1985。
- 岸野雄三，《體育史》，大修館書店，1951。
- 東俊郎，《スポーツ八十年史》，東京：日本體育協會，1958。
- 東洋協會台灣支部，《台灣時報》1-113號，明治42（1909）年-大正8（1919）年。
- 林謙芬，〈網壇人物專訪—高登科〉，《網球報導》16期，1987.1，頁23。
- 柯遠芬，〈記台灣省首屆運動會始末〉，《傳記文學》35卷4期，1979.10，頁97-98。
- 胡文雄，〈全台灣軟式庭球大會歷年成績〉，《中華軟網》第31期，1996.12，頁56；58。
- 胡文雄著，《體壇紀事》，玉山書局，2000.11。
- 島山隆夫，〈本邦庭球界の前途を論ず〉，《運動と趣味》第2卷6號，台灣體育獎勵會，1917，頁30-33。
- 真行寺朗生、吉原藤助，《近代日本體育史》（日本體育基本文獻集第8卷），東京：日本體育學會，1928。
- 馬達弟、曾精雄編著，《網球：基本技術與戰術》，台北：台灣珠海出版，1991。
- 國立教育資料館，《教育資料集刊》第十輯，1985。

- 張星賢，《談我五十餘年的運動發展》，台灣省田徑協會，1981。
- 淺見俊雄、宮下充正、渡邊融，《現代體育・スポーツ大系》（第 27 卷），東京：株式會社講談社，1984。
- 畢芸，〈第一代球王高登科〉，《網球報導》95 期，1993.6，頁 12-14。
- 許淑嫻，〈台灣網球簡史〉，《網球報導》34 期，1988.4，頁 6。
- 郭 慎，《國軍體育發展之研究》，覺園出版社，1988。
- 郭慎，〈國軍體育運動史略（1924~1990）〉，《國民體育季刊》20 卷 1 期，1991.3，頁 46-55。
- 彭懷恩，《台灣發展的政治經濟分析》，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1992，頁 127-128。
- 惠谷 壽，〈硬球の今昔〉，《台灣鐵道》第 234 號，台北：台灣鐵道社，1931.12，頁 47-48。
- 黃英貴，〈中華軟網八十年史初稿（二）〉，《中華軟網》（雙月刊）第 23 期，1984.3，頁 2-8。
- 黃英貴，〈中華軟網八十年史初稿（三）〉，《中華軟網》（雙月刊）第 24 期，1984.5，頁 2-8。
- 新生報，〈全省個人硬網下月開賽〉，1959.4.5，四版。
- 新生報，〈聯合網球場落成〉，1951.11.4，四版。
- 葉榮鐘，《近代台灣金融經濟發展史》，2002.3，頁 177。
- 葉憲清，〈台灣省運動會史〉，《國民體育季刊》17 卷 4 期，1988.12，頁 69-76。
-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志》卷十一國民體育篇，1992.4，頁 263。
- 台灣省教育廳，《台灣之體育》，台灣書店，1948。
- 台灣省教育廳，《台灣教育發展史料彙編—體育教育篇》，台灣省立台中圖書館，1988。
- 台灣省新聞處，《台灣光復三十年文化建設篇》，台灣省新聞處，1975。
- 台灣時報發行所，《台灣時報》18-300 號（內有缺號），大正 10（1921）年-昭和 19（1943）年。
- 台灣教育會，《台灣教育》141-485 號（有缺號），大正 3 年（1914）1 月-昭和 17（1942）年 12 月。
- 台灣教育會，《台灣教育會雜誌》1-140 號，明治 34（1901）年 7 月-大正 2（1913）年 12 月。
- 台灣教育會編，《台灣教育沿革誌》，台灣教育會，1939。
- 台灣新生報，〈國防部積極籌組各運動代表隊〉，1956.10.24，三版。
- 台灣鐵道會，《台灣鐵道》2-351 號（其中有缺號），大正元（1912）年-昭和 16（1941）年。
- 台灣體育協會，《台灣體育協會の沿革》，大正 12（1923）年。
- 台灣體育協會，《台灣 於 體育運動團體》，台灣體育協會，昭和 8（1933）年。
- 台灣體育獎勵會，《運動 趣味》1 卷 1 號-4 卷 2 號，大正 5（1916）年-8（1919）年。
- 劉世珍，〈台北體育文獻座談會記錄〉，《台北文獻直字》137 期，2001.9，頁 1-86。
- 編輯部，〈台灣發展網球運動經過〉，《中華網協通訊》5 期，1992.5，頁 10-11。
- 蔡特龍，〈從台灣省運動會到台灣區運動會〉，《教育資料集刊》10 輯，1985.6，頁 511-560。
- 蔡禎雄，《日據時代台灣初等學校體育發展史》，師大書苑，1995。
- 蔡禎雄，《日據時代台灣師範學校體育發展史》，師大書苑，1998。
- 鄭良一，〈回顧軟式網球在台灣的發展（一）〉，《中華軟網》（雙月刊）第 18 期，1983.5，頁 7-9。
- 鄭清華，〈網界的老前輩〉，《網球報導》13 期，1986，頁 12。
- 賴昭呈總編輯，《林朝業集：朝業仙與員林人老照片》，彰化員林：員林何醫院，2003。
- 薛月順，《台灣省政府檔案史料彙編》，台北，國史館，1999，頁 213。
- 薛光前、朱建民，《近代的台灣》，台北，正中，1977，頁 264。
- 謝肇琳，〈睹物憶往〉，《中華軟網》19 期，1983，頁 32。
- 蘇玉珍，《破冰》，台北，商智，1999.8，頁 64。

附錄一：柳金木年表對照軟網大事紀

年月日	軟網大事／柳金木之重要事蹟
1878 年 (明治 11 年)	◎10 月，日本創「體操傳習所」，文部省從美國波士頓州的阿瑪斯特大學 (Amherst) 聘請李蘭德 (George Leland, 1850-1924) 前來任教，並攜帶硬式網球的用具，惟，當時是使用橡膠球做為代替品。
1884 年 (明治 17) 年	◎網球運動成為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內的活動。
1888 年 (明治 21) 年	◎日本的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成立硬式網球部。
1890 年 (明治 23 年)	◎日本的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委囑「三田土護膜公司」研發出赤M的橡膠質軟式網球。
1898 年 (明治 31 年)	◎日本舉辦第一回高師對高商庭球比賽，兩所學校的庭球部初步協定競賽規則，採用類似硬式網球長式比賽法。
1902-1903 年 (明治 35-36 年)	◎硬式網球運動傳入台灣。
1904 年 (明治 37 年)	◎9 月至 10 月日本擴大舉辦「聯合庭球大會」，加入了慶應大學和早稻田大學兩所。同年，日本最初的軟式網球正式規則，由慶應大學、東京高商、東京高師、早稻田大學等四校委員所訂定而成。
1907 年 (明治 40 年)	◎日本的慶應大學主辦「全國聯合庭球大會」，總計十三所學校參加。 ◎日本內地軟式網球選手紛紛來台，大力鼓吹緣故，台灣因此轉而使用軟式軟球，各地也紛紛成立各項軟式網球團體
1910 年 (明治 43 年)	出生 ◎3 月 22 日，柳金木出生於台中州員林郡員林郡 207 番地 (現彰化縣員林鎮)。
1912 年 (明治 45 年)	3 歲 ◎2 月 3 日，在馬尼拉舉行的比賽，日本派出朝吹常吉、山崎健之亟參加，首開日本對外參加網球比賽之濫觴。 ◎慶應大學斷然採用硬式網球。
1913 年 (大正 2 年)	4 歲 ◎1 月，台灣舉行第一回南北對抗庭球大會。
1916 年 (大正 5 年)	7 歲 ◎11 月 4 日，台灣舉行第五回南北對抗庭球大會。
1920 年 (大正 9 年)	11 歲 ◎10 月 17 日，在台北新公園舉行第七屆南北對抗庭球大會 (軟式)，庭球協會會長下村宏決定採用硬式網球。
1921 年	12 歲 ◎1 月 15 日，林天爵在員林街員林 361 番地成立「員林

(大正 10 年)		庭球團」。
1923 年 (大正 12 年)	14 歲	◎「東京軟球協會」成立。
1924 年 (大正 13 年)	15 歲	◎日本內務省主辦舉辦第一屆明治神宮體育大會，未將軟式網球列入競賽項目。
1925 年 (大正 14 年)	16 歲	◎日本第二屆的明治神宮大會競技加入軟式網球的競賽項目。 ◎開始接觸軟式網球。
1926 年 (大正 15 年)	17 歲	◎設立「全日本軟式庭球連盟」。 ◎8 月 15-16 日，柳金木代表台中支部出賽，與張有義搭配雙打，參加「第三回支部對抗軟式庭球大會」，台中團獲冠軍。
1927 年 (昭和 2 年)	18 歲	◎5 月 29 日，柳金木與張有義搭配雙打，參加「台中州庭球選手權大會」。 ◎6 月 26 日，柳金木代表台中支部，與張尚柱搭配雙打，參加「第四回支部對抗軟式庭球大會」，台中團獲冠軍。 ◎8 月 20 日，柳金木代表員林，與黃金鑑搭配雙打，參加「台中聯合對員林庭球戰」。 ◎10 月 2 日，柳金木與張火樹參加「第四回明治神宮體育大會軟式庭球台灣豫選大會」，獲得雙打第二名，獲選台灣代表。 ◎10 月，柳金木與張火樹以台灣代表預選第二名獲選台灣代表，參加日本的「第四回明治神宮體育大會」，比賽中，於第四次戰落敗。
1928 年 (昭和 3 年)	19 歲	◎1 月 2 日，柳金木與張火樹參加「第四回全島軟式庭球選手權大會」，第五次戰以 0 比 3 輸給張有傳和崛江守。 ◎5 月 5 日，柳金木與柳劉金蓮結婚。 ◎6 月 24 日，柳金木代表台中支部出賽，與張有義搭配雙打，參加「第五回支部對抗軟式庭球大會」，台中團獲第二名 ◎7 月 14 日，柳金木與張火樹參加「建功神社奉納庭球試合」，獲得雙打優勝。 ◎11 月 2 日，柳金木代表員林，與張火樹搭配雙打，參加「嘉義と員林との對抗庭球」，員林團獲勝。
1929 年 (昭和 4 年)	20 歲	◎3 月 24 日，柳金木代表台中，與高有置搭配雙打，參加「全台中對全嘉義庭球戰」。 ◎4 月 7 日，柳金木代表台中支部出賽，與高有置搭配雙打，參加「第六回支部對抗軟式庭球大會」，台中團獲第二名。 ◎9 月 14 日，柳金木與崛江守搭配雙打，參加日本舉行的「一般府縣對抗試合」。

		<p>◎9月14日，柳金木與崛江守參加「第五回明治神宮體育大會軟式庭球台灣豫選大會」，以四勝一敗的成績，獲前三名。</p> <p>◎10月，柳金木參加日本舉行的「第五回明治神宮大會」，第四回戰輪兵庫，獲得前八名。</p>
1930年 (昭和5年)	21歲	<p>◎1月12-13日，柳金木與張火樹參加「第六回全島軟式庭球選手權大會」，總計共65組雙打報名，柳金木與張火樹獲雙打第二名。</p> <p>◎6月1日，柳金木代表台中，與張火樹配雙打，參加「嘉義對台中庭球試合」。</p> <p>◎6月22日，柳金木代表台中支部出賽，參加「第七回支部對抗軟式庭球大會」。</p>
1931年 (昭和6年)	22歲	<p>◎長子柳啟貞出世。</p> <p>◎1月2-3日，柳金木參加「第七回全島軟式庭球選手權大會」獲單打冠軍；並與張火樹搭配雙打，獲雙打冠軍。</p> <p>◎8月15日，柳金木代表台中支部出賽，參加「第八回支部對抗軟式庭球大會」，但因雨終止比賽。</p> <p>◎9月12-13日，柳金木與張火樹參加「神宮會出場選手豫選會」，以三勝二敗的成績，獲第二名（前三名可參加明治神宮大會）。</p> <p>◎10月，柳金木赴日參加「第六回明治神宮大會」，打至決勝戰，獲得前四名。</p>
1932年 (昭和7年)	23歲	<p>◎1月4日，柳金木參加「第八回全島軟式庭球選手權大會」獲單打冠軍；並與張火樹搭配雙打，獲雙打第二名。</p> <p>◎10月1日，柳金木參加由體育協會主辦的「第一回全島支部選拔軟式庭球選手權大會」，柳金木與黃金鑑獲雙打冠軍。</p> <p>◎11月6日，柳金木代表台中支部出賽，參加「第九回支部對抗軟式庭球大會」。</p>
1933年 (昭和8年)	24歲	<p>◎1月2-3日，柳金木參加「第九回全島軟式網球選手權大會」，單打雖未進入決賽，但雙打部分與黃金鑑搭配，獲雙打冠軍。</p> <p>◎柳金木代表台中支部，參加「第十回支部對抗軟式庭球大會」</p> <p>◎10月，柳金木赴日參加「第七回明治神宮大會」，於決勝戰以0比三輸給愛知，獲第二名。</p>
1934年 (昭和9年)	25歲	<p>◎次子柳啟瑞出世。</p> <p>◎1月3日，柳金木參加「第十回全島軟式網球選手權大會」獲單打冠軍；並與張如軒搭配雙打，獲雙打冠軍。</p> <p>◎柳金木代表台中支部出賽，參加「第十一回支部對抗軟式庭球大會」。</p>

1935年 (昭和10年)	26歲	◎1月3日，柳金木參加「第十一回全島軟式網球選手權大會」，獲單打冠軍。 ◎柳金木代表台中支部出賽，參加「第十二回支部對抗軟式庭球大會」。 ◎10月，柳金木赴日參加「第八回明治神宮大會」，第四回戰輸大阪。
1936年 (昭和11年)	27歲	◎柳金木代表台中支部出賽，參加「第十三回支部對抗軟式庭球大會」。
1937年 (昭和12年)	28歲	◎10月，柳金木赴日參加「第九回明治神宮大會」，第三回戰輸大阪。
1939年 (昭和14年)	30歲	◎1月3日，柳金木參加「第十五回全島軟式網球選手權大會」，與張如軒搭配雙打，獲冠軍。 ◎10月，柳金木赴日參加「第十回明治神宮大會」。
1940年 (昭和15年)	31歲	◎1月3日，柳金木參加「第十六回全島軟式網球選手權大會」，與張如軒搭配雙打，獲冠軍。 ◎10月，柳金木赴日參加「第十一回明治神宮大會」。
1941年 (昭和16年)	32歲	◎三子柳邦彥出世。
1943年 (昭和18年)	34歲	◎柳金木因前往南投信義鄉的「香蕉山」種植香蕉，不幸染上惡性瘧疾。
1946年 (民國35年)	37歲	◎柳金木罹患惡性瘧疾，此年過世。
1948年 (民國37年)		◎元月，林朝業發起，舉辦第一屆全省性的軟式網球錦標賽，取名為「金木盃」
2004年 (民國93年)		◎元月，「金木、天爵、明台杯軟式網球錦標賽」舉行第五十六屆

資料來源：真行寺朗生、吉原藤助，《近代日本體育史》（日本體育基本文獻集 第8卷），東京：日本體育學會，1928。東 俊郎，《スポーツ八十年史》，東京：日本體育協會，1958。今村嘉雄，《體育史資料年表》，東京：不昧堂，1967。惠谷 壽，〈硬球の今昔〉，《台灣鐵道》第234號，台北：台灣鐵道社，1931.12，頁47-48。島山隆夫，〈庭球する人人に（三）〉，《運動と趣味》第2卷9號，台灣體育獎勵會，1917，頁23。資料來源：竹村豐俊編，《台灣體育史》，台北，台灣體育協會，1933，頁43-154。

附錄二：柳金木參加地方上之軟式庭球比賽一覽表

比賽日期	比賽名稱	地點	主辦單位	比賽性質	比賽類別	單雙打成績與比數	總比賽結果
1927.5.29	台中州庭球選手權大會				雙打	(員林) (月眉) 柳金木 川名 張有義 穴井 4 : 0	
					雙打	(員林) (東勢) 柳金木 賴 張有義 百井 4 : 1	
					雙打	(員林) (台中) 柳金木 崛江 張有義 今井 0 : 4	
1927.8.20	台中聯合對員林庭球戰				雙打	(員林) (月眉) 柳金木 崛江 黃金鑑 山澤 3 : 4	
1928.11.2	嘉義と員林との對抗庭球				雙打	(員林) (嘉義) 柳金木 蔡達 張火樹 三上 4 : 1	員林團獲勝
1929.3.24	全台中對全嘉義庭球戰				雙打	(台中) (嘉義) 柳金木 今井 高有置 陳 4 : 1	嘉義以五戰三勝的成績獲勝
					雙打	(台中) (嘉義) 柳金木 邱 高有置 王 (勝)	
1930.6.1	嘉義對台中庭球試合				雙打	(台中) (嘉義) 柳金木 樋口 張火樹 竹之內 4 : 1	台中團以七戰六勝的成績獲勝

資料來源：竹村豐俊編，《台灣體育史》，台北，台灣體育協會，1933，頁 43-154。

附錄三：柳金木參加「支部對抗軟式庭球大會」一覽表

比賽日期	比賽名稱	地點	主辦單位	比賽性質	比賽類別	單雙打	總比賽結果
1926.8.15-16	第三回支部對抗軟式庭球大會	幸町球場	體育協會	決賽	雙打	(台中) 柳金木 (台北) 大貫百井 張有義 4 : 6	台中團冠軍
1927.6.26	第四回支部對抗軟式庭球大會	北球場	體育協會	北區預賽	雙打	(台中) 柳金木 (新竹) 劉德野口 張尚柱 0 : 4	台中團冠軍
				北區預賽	雙打	(台中) 柳金木 (高雄) 奧山橫田 張尚柱 4 : 0	
				決賽	雙打	(台中) 柳金木 (高雄) 大貫後藤 張尚柱 2 : 4	
1928.6.24 7.1	第五回支部對抗軟式庭球大會	新竹	體育協會	決賽	雙打	(台中) 柳金木 (台北) 張金爐 張火樹 辛瑞慶 2 : 4	台北團冠軍 台中團第二名
1929.4.7	第六回支部對抗軟式庭球大會	屏東	體育協會	決賽	雙打	(台中) 柳金木 (台北) 大貫張昌東 高有置 4 : 2	台北團冠軍 台中團第二名
1930.6.22	第七回支部對抗軟式庭球大會	台南	體育協會				台南團冠軍
1931.8.15	第八回支部對抗軟式庭球大會	嘉義	體育協會				因雨終止
1932.11.6	第九回支部對抗軟式庭球大會		體育協會	預賽	雙打	(台中) 柳金木 (台北) 張金爐 黃金鑑 辛瑞慶 4 : 2	台北團冠軍
				預賽	單打	(台中) 柳金木 (台北) 施有信 4 : 0	
				預賽	雙打	(台中) 柳金木 (高雄) 川田常雄 黃金鑑 遠藤武 3 : 2	
				預賽	單打	(台中) 柳金木 (高雄) 川田常雄 3 : 2	
1933	第十回支部對抗軟式庭球大會		體育協會				

1934	第十一回支部對抗軟式庭球大會						
1935	第十二回支部對抗軟式庭球大會						
1936	第十三回支部對抗軟式庭球大會	花蓮					台中團冠軍

資料來源：竹村豐俊編，《台灣體育史》，台北，台灣體育協會，1933，頁 43-154。〈中華民國第五十六屆金木、天爵、明台杯軟式網球錦標賽大會秩序冊〉，彰化縣員林鎮網球場，2004.1.2，頁 3。

附錄四：柳金木參加「全島軟式庭球選手權大會」一覽表

比賽日期	比賽名稱	地點	主辦單位	比賽性質	比賽類別	單雙打	總比賽結果
1927.10.2	第四回明治神宮體育大會軟式庭球台灣豫選大會			預賽	雙打	(台中) 柳金木 (台南) 安藤 張火樹 伊藤 4 : 1	柳金木與張火樹獲雙打第二名(前三名可參加明治神宮大會)
				預賽	雙打	(台中) 柳金木 (台北) 大貫 張火樹 後藤 5 : 3	
				決賽	雙打	(台中) 柳金木 (台北) 小池 張火樹 石田 4 : 2	
				決賽	雙打	(台中) 柳金木 (嘉義) 相賀 張火樹 三上 4 : 0	
決賽	雙打	(台中) 柳金木 (台北) 蔡達 張火樹 染川 1 : 4					
1928.1.2	第四回全島軟式庭球選手權大會			第五次戰	雙打	(台中) 柳金木 (台中) 張有傳 張火樹 崛江守 0 : 3	
1928.7.14-15	建功神社奉納庭球試合				雙打	柳金木 張火樹	柳金木與張火樹獲得雙打優勝
1929.9.14	第五回明治神宮體育大會軟式庭球台灣豫選大會			六組, 決賽(循環賽)	雙打	柳金木 鳩宿 崛江守 山澤 4 : 1	柳金木與崛江守四勝一敗的成績, 獲前三名
					雙打	柳金木 蔡達 崛江守 三上 4 : 0	
					雙打	柳金木 張火樹 崛江守 今井 4 : 2	
					雙打	柳金木 張金爐 崛江守 辛瑞慶 2 : 4	
					雙打	柳金木 張如陵 崛江守 武久 5 : 3	

1930.1.12-13	第六回全島軟式庭球選手權大會			準決賽	雙打	(員林) 柳金木 (員林) 張火樹 (員林) 張有義 (員林) 蕭資深 (員林) (棄權)	總計共 65 組雙打報名, 柳金木與張火樹獲雙打第二名
				準決賽	雙打	(員林) 柳金木 (台北) 張如陵 (員林) 張火樹 (員林) 張有傳 4 : 1	
				決賽	雙打	(員林) 柳金木 (台中) 崛江守 (員林) 張火樹 (員林) 今井 4 : 6	
1931.1.2-3	第七回全島軟式庭球選手權大會	嘉義		第四次戰	雙打	(員林) 柳金木 (嘉義) 李如龍 (員林) 張火樹 (員林) 林文從 3 : 0	共 65 組雙打報名, 柳金木與張火樹獲雙打冠軍
				第五次戰	雙打	(員林) 柳金木 (嘉義) 樋口 (員林) 張火樹 (員林) 木村 6 : 4	
				準決賽	雙打	(員林) 柳金木 (員林) 高有置 (員林) 張火樹 (員林) 陳松柏 4 : 0	
				決賽	雙打	(員林) 柳金木 (嘉義) 蔡達 (員林) 張火樹 (員林) 三上 4 : 0	
				第四次戰	單打	(員林) 柳金木 (員林) 高有置 3 : 1	共 50 組單打報名, 柳金木獲單打冠軍
				第五次戰	單打	(員林) 柳金木 (嘉義) 樋口 3 : 1	
				準決賽	單打	(員林) 柳金木 (台中) 崛江 4 : 2	
				決賽	單打	(員林) 柳金木 (嘉義) 蔡達 4 : 0	

1931.9.12-13	神宮會出場選手豫選會			六組決賽(循環賽)	雙打	柳金木 齊藤 張火樹 今井 4 : 1	柳金木與張火樹三勝二敗的成績,獲第二名(前三名可參加明治神宮大會)
					雙打	柳金木 津田 張火樹 田村 2 : 4	
					雙打	柳金木 熊野御堂 張火樹 小出 4 : 3	
					雙打	柳金木 三宅 張火樹 鞠山 4 : 1	
					雙打	柳金木 張如軒 張火樹 石田 3 : 4	
					雙打	柳金木 齊藤 張火樹 今井 4 : 1	
					雙打	柳金木 齊藤 張火樹 今井 4 : 1	
1932.1.4	第八回全島軟式庭球選手權大會	嘉義	第三次戰	雙打	柳金木 胡周 張火樹 薛前達 6 : 4	柳金木與張火樹獲雙打第二名	
			第四次戰	雙打	柳金木 田子 張火樹 有馬 4 : 1		
			準決賽	雙打	柳金木 邱春安 張火樹 王志貴 4 : 0		
			決賽	雙打	柳金木 熊野御堂公福 張火樹 小出錠市 0 : 4		
			第三次戰	單打	柳金木 林王癸 4 : 0	柳金木獲單打冠軍	
			第四次戰	單打	柳金木 高有置 4 : 2		
			準決賽	單打	柳金木 熊野御堂公福 4 : 1		
			決賽	單打	柳金木 齊藤 4 : 1		

1932.10.1	第一回全島支部選拔軟式庭球選手權大會		A組預賽	雙打	柳金木 干 黃金鑑 張 4 : 3	柳金木與黃金鑑獲雙打冠軍
			A組預賽	雙打	柳金木 川田 黃金鑑 遠藤 4 : 1	
			A組預賽	雙打	柳金木 阿部 黃金鑑 中村 4 : 0	
			A組預賽	雙打	柳金木 胡周 黃金鑑 薛 4 : 3	
			決賽	雙打	柳金木 張金爐 黃金鑑 辛瑞慶 4 : 2	
				雙打	柳金木 邱春安 黃金鑑 王人志賢 4 : 0	
1933.1.2-3	第九回全島軟式庭球選手權大會	嘉義	第二次戰	雙打	(員林) (台東) 柳金木 有馬 黃金鑑 田子 3 : 1	柳金木與黃金鑑獲雙打冠軍
			第三次戰	雙打	(員林) (高雄) 柳金木 加良谷 黃金鑑 緒方 3 : 0	
			準準決賽	雙打	(員林) (嘉義) 柳金木 劉火盛 黃金鑑 三山 4 : 3	
			準決賽	雙打	(員林) (高鐵) 柳金木 津田 黃金鑑 田村 4 : 1	
			決賽	雙打	(員林) (台北) 柳金木 張如軒 黃金鑑 石田 4 : 0	
			預賽	單打	(員林) (台北) 柳金木 平島正俊 4 : 0	柳金木單打未能進入決賽
			預賽	單打	(員林) (嘉義) 柳金木 張煌武 3 : 0	
			預賽第四次戰	單打	(員林) (台北) 柳金木 富山堅三 3 : 1	
預賽準決賽	單打	(員林) (台南) 柳金木 熊野御堂公福 2 : 4				

1934.1.3	第十回全島軟式庭球選手權大會	嘉義					柳金木與張如軒獲雙打冠軍
							柳金木獲單打冠軍
1935.1.3	第十一回全島軟式庭球選手權大會	嘉義					柳金木獲單打冠軍
1939.1.3	第十五回全島軟式庭球選手權大會	嘉義					柳金木與張如軒獲雙打冠軍
1940.1.3	第十六回全島軟式庭球選手權大會	嘉義					柳金木與張如軒獲雙打冠軍

資料來源：竹村豐俊編，《台灣體育史》，台北，台灣體育協會，1933，頁 43-154。〈中華民國第五十六屆金木、天爵、明台杯軟式網球錦標賽大會秩序冊〉，彰化縣員林鎮網球場，2004.1.2，頁 2。胡文雄，〈全台灣軟式庭球大會歷年成績〉，《中華軟網》第三十一期，1996.12，頁 56；58。

附錄五：柳金木代表台灣參加軟式庭球比賽一覽表

比賽日期	比賽名稱	地點	比賽性質	比賽類別	單雙打	總比賽結果
1927.10	第四回明治神宮大會	日本		雙打	柳金木 張火樹	柳金木與張火樹以台灣代表預選第二名入選。在明治神宮大會比賽中，於第四次戰落敗
1929	一般府縣對抗試合			雙打	(台灣) (奈良縣) 柳金木 安達 崛江守 飯田 4 : 0	台灣與奈良縣比賽，五戰五勝，柳金木與崛江守打第三點
				雙打	(台灣) (群馬縣) 柳金木 木多 崛江守 萬張 4 : 0	台灣與奈良縣比賽，五戰三勝，柳金木與崛江守打第三點
				雙打	(台灣) (兵庫縣) 柳金木 中下 崛江守 三船 3 : 5	台灣與兵庫縣比賽，以二勝三負成績落敗，柳金木與崛江守打第三點
1929.10	第五回明治神宮大會	日本				第四回戰輸兵庫，獲得前八名
1931.10	第六回明治神宮大會	日本				打至決勝戰，獲得前四名
1933.10	第七回明治神宮大會	日本		單打		單打賽中，柳金木於決勝戰以0比三輸愛知，獲第二名
1935.10	第八回明治神宮大會	日本				第四回戰輸大阪
1937.10	第九回明治神宮大會	日本				第三回戰輸大阪
1939.10	第十回明治神宮大會	日本				
1940.10	第十一回明治神宮大會	日本				

資料來源：竹村豐俊編，《台灣體育史》，台北，台灣體育協會，1933，頁43-154。〈中華民國第五十六屆金木、天爵、明台杯軟式網球錦標賽大會秩序冊〉，彰化縣員林鎮網球場，2004.1.2，頁3。

# 台灣橄欖球之父—陳清忠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鄭健源

## 壹、前言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台灣光復初期百廢待舉。但是在1946年3月29日青年節，卻在淡水中學（即今之淡江中學前身）出身的校友號召之下，以淡水中學校友為主要班底分成紅、白兩隊，在新竹公園運動場舉辦了光復後台灣第一場橄欖球賽。<sup>1</sup>緊接著同年6月2日，於台北新公園運動場又舉辦了兩場對抗賽，由「虎隊」對「烏鶯隊」；淡水中學對建國中學。1946年，原本被當局誤解為粗暴易滋生事端而被排除在外的橄欖球運動，最後卻又被列入第一屆台灣省運動會成為正式比賽項目<sup>2</sup>，比賽在10月25日於台灣大學舉行，有台北市、新竹市、台中市及台灣大學等四隊參加，此後歷經台灣區運動會，以至於現今的全國運動會，橄欖球始終被列為正式比賽項目。就在該屆比賽結束前，大家即又商議成立台灣省橄欖球協會，獲得一致贊同，於是比賽一結束，11月1日即刻成立，推後來曾任立法院長也是淡水中學出身的黃國書為首任會長，並隨即加入台灣省體育會，成為台灣最早成立的單項協會，同日並舉行了第一屆台灣省橄欖球錦標賽<sup>3</sup>，台灣省橄欖球錦標賽後來更名為台灣區橄欖球錦標賽（又稱大會賽或全國賽），更是從1946起，至2004年止，已經連續舉辦五十八屆至今未曾中輟。

台灣的橄欖球運動不是1945年光復後從中國引進台灣，而是奠基於更早的日據時代，這可由戰後初期，台灣猶民生凋蔽之時即有橄欖球活動，且幾乎完全是台籍人士所從事，而所使用的術語沿用至今仍是日本外來語之發音，等諸多證據可以得證。但是日據時代台灣的橄欖球隊，根據《台灣體育史》所記載之各隊出賽名單，除了淡水中學以外，率多由日本人所組成，台灣人在其中可說是絕無僅有，淡水中學則正好相反，其橄欖球隊則多為台灣人所組成。因此，在日本人戰敗撤離台灣之後，台灣的橄欖球運動得以延續，並於日後繼續蓬勃發展，淡水中學居於無可動搖的重要地位。

淡水中學橄欖球運動的發展史，是從1921年陳清忠自日本同志社大學學成歸國，返回母校淡水中學執教開始。由於他對橄欖球運動的熱誠與無私的奉獻，在長期間的紮根之下，於淡水中學播下了無數橄欖球運動的種籽，而且正因為這些種籽日後紛紛地發芽茁壯，台灣的橄欖球運動才得以繼續延續並日漸開花結果。是故，淡水中學被稱為台灣橄欖球運動的搖籃，陳清忠則被譽為台灣橄欖球運動之父。

<sup>1</sup> 李鎰蔡，〈台灣橄欖球運動的回憶〉，《回憶》，台北：台北市橄欖球委員會，1997），頁32。

<sup>2</sup> 同上註，頁28-29。

<sup>3</sup> 黃國書，〈台灣光復三十週年與橄欖球運動〉，《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成立三十週年紀念特刊》，（台北：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1975），頁11。

## 貳、陳清忠的出身與求學過程

1871年10月19日，馬偕受加拿大基督長老教會派遣，從美國西岸乘輪出發，於1872年3月9日最終來到台灣北部之滬尾（今之淡水），開啟了其在台灣的傳道生涯<sup>4</sup>。1885年馬偕在淡水按立兩位本地學生為牧師—嚴清華與陳榮輝，嚴清華與陳榮輝成為台灣北部長老教會最早期的台灣人牧師。其中的陳榮輝後來育有二男三女，長子陳清義隨後也繼其父志擔任牧師，並娶馬偕長女偕瑪蓮為妻；次子即陳清忠，1895年5月14日，出生於現今之台北縣新店。陳清忠之所以出生於新店，那是因為1885年大清帝國欽差劉銘傳撥付一萬銀元予馬偕，以賠償中法戰爭中被台灣民眾因「反洋」而搗毀的教堂，馬偕便將此款撥用另建新店教會—「新店自治堂會」，並指派陳榮輝出任該教會首任牧師，陳清忠即是他在「新店自治堂會」任內喜獲之次子。陳清忠六歲時，父親陳榮輝不幸於新店教會任內病逝，此後陳清忠即由母親及長兄撫養成人。由於生長於父兄皆為牧師之家庭，因此陳清忠一生虔誠信仰基督教<sup>5</sup>。

陳清忠幼年喪父之後，隨大他十八歲的大哥陳清義遷居艋舺，並進入艋舺公學校（今之老松國小）就讀，因為其特殊的家庭背景，所以公學校畢業後，選擇進入馬偕所創之淡水牛津學院繼續其學業，當時牛津學院為五年制。1912年，陳清忠完成了其在牛津學院的學業，因為成績優異遂被教會選派負笈日本深造。他先就讀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學的普通學校（中學部，即後來之同志社中學，以下為了稱謂方便皆稱同志社中學）四年，1916年畢業後，再入同志社大學部英文系就讀<sup>6</sup>。

同志社創校校長新島襄（1843～1890）生於安中藩江戶一之橋家，22歲奉藩主之命，乘美國船隻經上海到美國學習「蘭學」（荷蘭學），學成回日本之後，於1875年11月29日成立同志社英文專科學校，這是一所基督教的教會學校，創校之初，由新島襄和一名宣教師擔任教職，學生只有八人，發展至今學生已達一萬多人。同志社由於是傳授新式西方教育，因此也積極推動各項運動，同志社大學的大門至今猶刻著新島襄的格言：「全身充滿良心的漢子，起來吧！」<sup>7</sup>在當時可說是一所具有朝氣蓬勃校風的學校。

日本在1899年之前，在橫濱就有外國人從事橄欖球運動，但是並無日本人參與的記錄。真正日本人的橄欖球運動是起於1899年（明治32年），最早的記錄是由英國籍教師克拉克在慶應義塾（今之慶應大學，以下為了稱謂方便皆稱慶應大學）傳習橄欖球運動開始。起先是自己組成兩個隊互相比賽，其後經過將近三年的訓練傳授，才開始與橫濱外國人Y.C.A.C.（Yokohama Country and Athletic Club）隊比賽<sup>8</sup>。橄欖球運動源

<sup>4</sup> 私立淡江高級中學校友會編，〈校史〉，《桃李崢嶸私立淡江高級中學校友名冊》，（台北：私立淡江高級中學校友會，2000）封面內頁。

<sup>5</sup> 林恩朋，《淡江中學橄欖球史（戰前史）》，（未出版，2003），頁25。

<sup>6</sup> 同上註

<sup>7</sup> 同上註，26。

<sup>8</sup> ラグビー編集部編，《日本ラグビー物語》，（東京：株式会社 ベースポ社，1977），頁14。

自英國，由英國籍教師克拉克在日本撒下橄欖球的種籽，是再自然不過了。慶應大學是由日本近代偉大的教育家福澤諭吉所創辦，福澤諭吉屬於日本最早赴歐接觸西方文化的精英之一，一生提倡西化，無論是在政治、經濟或教育、文化方面，因此橄欖球運動在學風自由進步的慶應大學獲得最初的推展，也是順理成章的。繼慶應大學之後，日本關西地方的京都第三高等學校，於 1910 年（明治 43 年）繼之成立球隊；1911 年（明治 44 年），同在京都的同志社大學也成立橄欖球隊。1912 年（大正 1 年）開始有慶應大學、同志社大學、第三高校的定期比賽，從而建立日本橄欖球運動發展的基礎<sup>9</sup>。

陳清忠在進入同志社中學之前，同志社中學的橄欖球隊已有一位截至目前為止所發現台灣人最早打橄欖球的李明家（即前台大心理學系教授、前全國橄欖球協會總幹事莊仲仁之岳父）加入，陳清忠由於身材高大魁梧，速度又快，（據說同志社目前猶存有當年他參加校內運動會保有的短跑紀錄）或許又由於有李明家學長做開路先鋒，因此也加入成為該校橄欖球隊之一員，在《日本ラグビー史》第四十七頁有一張 1912 年同志社橄欖球隊成立的第二年秋天之歷史性團體照片，裡面即有李明家與陳清忠這兩位台灣橄欖球運動史上佔有相當重要地位的人物<sup>10</sup>。

陳清忠在同志社中學與大學時期（1912 年～1916 年；1916 年～1920 年），橄欖球運動在日本猶是草創階段，當時的比賽都是友誼賽性質的對抗賽，尚未有正式比賽的舉辦，因此記錄並不多，只有粗略的記載。包括 1913 年 1 月 18 日對神戶外國人俱樂部，打前鋒四號位置；1914 年 2 月 5 日遠征東京與橫濱外國人俱樂部比賽、2 月 10 日與慶應大學比賽，都是打前鋒三號位置；1916 年 1 月 10 日再戰慶應大學，打後衛翼鋒十一號位置<sup>11</sup>。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當年曾經有一位與陳清忠並肩作戰打十二號正鋒的選手——香山蕃，當時就讀同志社大學預科，往後曾任第四屆全日本橄欖球協會會長，他所著的一本橄欖球教科書，後來因緣際會對台灣橄欖球運動的發展曾經產生相當重大的影響。

1918 年，日本開始有了全國性的比賽，在當年的第一屆全日本橄欖球錦標賽，陳清忠代表同志社大學出賽，並在與京都第一高等商業學校的冠軍賽中勝出。日本全國中等學校橄欖球大會賽始於 1918 年，從第一屆到第十一屆中，同志社中學拿了九次冠軍<sup>12</sup>，可見早期同志社在日本橄欖球界的水準，是執牛耳的地位。1919 年，這時陳清忠又改打後衛十三號正鋒<sup>13</sup>，陳清忠在同志社時期，從前鋒打到後衛，歷練了各個位置，可說是一位球技非常全面的球員，或許由於這樣的經歷，因此而奠定了日後回到台灣的母校淡水中學帶領橄欖球隊的基礎。這一年，陳清忠更榮任主將（隊長）的職務，同是留學日本的我國橄欖球界耆老柯子彰認為，身為台灣人而能成為同志社大學的主將，那必定不

<sup>9</sup> 同上註，頁 19。

<sup>10</sup> 《日本ラグビー史》，（東京：財團法人 日本ラグビー協會，1964），頁 47。

<sup>11</sup> 同志社ラグビー七十周年史編纂委員會編，《同志社ラグビー七十年史》，（京都：同志社ラグビークラブ，1983）37。

<sup>12</sup> 同註 10，236。

<sup>13</sup> 同註 10，155。

僅是在球技方面超於人，在人格方面也必定是受人尊崇的<sup>14</sup>。

在同志社留學期間，陳清忠不止在運動方面展露其才華，在音樂方面的表現也頗為傑出。由於在教會長大的背景，使他從小便開始習琴、練唱，因此在同志社留學期間的星期日禮拜，經常擔任學校教會裡司琴與領唱的工作。大學時也參加了該校的合唱團——Glee Club，Glee Club 和普通合唱團不一樣的是團員僅限於男生，個個都要有很好的嗓子和特殊的表演能力，並以無伴奏的合唱為特色，當時同志社大學的 Glee Club 聽說不僅在日本全國各地表演，還曾經遠至朝鮮、滿洲、上海等地巡迴演出<sup>15</sup>，因此應該是頗具水準的。

陳清忠的求學生涯中，早期在淡水牛津學堂部分，由於幾乎沒有史料可供論述，所以我們也無能憑空想像，不過幸好能藉其在日本留學的資料中，了解其後半段的養成教育，而事實上這後半段的養成教育，包括他修習的本科英文，以及他興趣所在的橄欖球運動、音樂，在他學成返回台灣從事教育事業時，陳清忠幾乎是毫無保留地派上用場，以之培育調教他所教導的學生們，真正做到學以致用。以下，將介紹陳清忠在日本完成學業後，回到母校淡水中學任教時期的事蹟。

## 參、陳清忠對母校淡水中學的回饋與對橄欖球運動的推展

1920 年，陳清忠從同志社大學英文系畢業返回台灣，同年，與馬偕在淡水所設立的女子學院第一屆畢業生謝香結婚。謝香於日據時代學習護理，擁有助產士執照，卻從未開業，她生長於台北艋舺的一個基督教家庭，本身也是一個虔誠的長老教會信徒，婚後相夫教子，育有七男七女。謝香在世 99 年，個性溫和慈祥，在陳清忠過世後每年所舉辦的清忠杯橄欖球賽，幾乎都可以看得到她出現於看台上，藉此追思懷念丈夫的身影<sup>16</sup>，由此可以想見他們夫妻之鸞鶼情深。也由於有這麼一位賢內助，陳清忠雖然家裡食指浩繁，生活儉約，卻始終沒有後顧之憂，因此而能全心全意致力於作育英才的教育事業。

1921 年，陳清忠回到淡水中學擔任教授英文的教席，雖然陳清忠過去所讀的是牛津學院，但是牛津學院於陳清忠留日期間的 1914 年一分為二，神學部遷往台北為現今的台北神學院，而在牛津學院原址，又另外奉准設立由馬偕之子偕叡廉所籌設之淡水中學，因此嚴格來說，淡水中學與台北神學院皆起源於



年輕時英姿煥發的陳清忠

<sup>14</sup> 柯子彰，〈回憶〉，《回憶》，（台北：台北市橄欖球委員會，1997），頁 261。

<sup>15</sup> 同註 5，頁 29。

<sup>16</sup> 同註 5，頁 31-32。



1926年陳清忠與班級比賽優勝隊之紀念合照

牛津學院，淡水中學某種程度上是陳清忠的母校。

陳清忠在淡水中學任教的科目是英文，但是陳清忠在教授英文之餘，為了讓學生有正當良好的課外活動，以及讓正值青春好動的學生們之精力能有所發洩，於是便以自己運動以及音樂方面的擅長額外來教導學生，而令人感動的是這一切都是他自動自發的，完全是基於自己對學生真摯的情感，所做的義務付出。

在運動方面，1924年修業生，後來長期擔任台灣橄欖球協會理事長的前立法院長黃國書回憶說：「陳清忠老師領頭組織足球隊，不久改為橄欖球，沒想到此後竟成為淡中體育（運動）的特色。」<sup>17</sup>剛開始的時候之所以組織足球隊，可能是足球運動是之前淡水中學原來已有的運動。除了足球、橄欖球之外，還另有田徑運動，1925年畢業生，後來擔任牧師的張崑遠寫道：「陳先生除了教授英文教法獨特，勤奮不倦，使學生進步神速之外，兼有音樂及運動之天才。倡導體育不遺餘力，如田徑運動等，成績至為輝煌，竟使台灣體育協會認為若非我校師生參加，必定黯淡無光，故每次運動會，都避免在禮拜日舉行。」<sup>18</sup>運動會所以避免在禮拜日舉行，那是因為淡水中學是教會學校，禮拜日規定學生須留校作禮拜。

雖然淡水中學的田徑運動在陳清忠的指導之下，成績斐然，但是陳清忠顯然更衷情於橄欖球運動，橄欖球運動似乎才是他的最愛，淡水中學橄欖球隊於1923年所謂的正式成軍之後，將近十年內幾乎未逢敵手，但是因為前述禮拜日不能出賽的緣故，因此始終未能參加正式比賽，即使當時中學組鰲頭台北一中與社會組冠軍鐵道部俱是其手下敗將，陳清忠對橄欖球運動始終未改其志，仍然樂此不疲。由此，也足見陳清忠對興趣的執著，以及淡泊名利的個性。



1927年11月於台北新公園與台北高商比賽之照片

許多人在記述淡水中學橄欖球隊史時，多半會引用下表（表一），並且以從1924年首勝台北聯合隊開始。

<sup>17</sup> 同註3

<sup>18</sup> 張崑遠，〈陳清忠先生〉，《台灣橄欖球傳球五十週年紀念特刊》，私立淡江中學校友橄欖球俱樂部編（台北：淡江中學校友橄欖球俱樂部，1973），頁17。

表一

時間	地點	對隊名	比數	註
1924年1月12日	台北	台北聯合隊	3：0	勝
1924年2月2日	台北	台北高商	16：0	勝
1924年2月11日	台北	台北高商	6：0	勝
1924年11月14日	台北	鐵道部	3：0	勝
1925年11月28日	台北	鐵道部	15：9	勝
1926年1月16日	淡水	鐵道部	19：0	勝
1926年2月11日	淡水	台北高商	9：6	勝
1926年2月27日	台北	鐵道部	38：0	勝
1926年5月1日	淡水	鐵道部	23：0	勝
1926年11月17日	淡水	鐵道部	34：3	勝
1926年11月23日	淡水	台北高商	27：0	勝

1926年11月27日	淡水	鐵道部	14：0	勝
1926年11月30日	台北	台北高等學校	48：0	勝
1926年12月4日	台北	鐵道部	20：0	勝
1927年9月3日	台北	京都留學生團	6：3	勝
1927年9月34日	淡水	台北一中	16：3	勝
1927年11月5日	台北	台北高商	14：0	勝
1927年11月12日	台北	鐵道部	18：0	勝
1928年1月28日	淡水	台北高商	3：3	和
1928年12月1日	淡水	鐵道部	8：5	勝
1932年10月22日	淡水	Cumberland	5：3	勝
1933年11月16日	淡水	Kent	18：8	敗

上表所記錄之比賽都是友誼賽性質的，或說是對抗賽，而非正式之比賽，其原因前已述之，並且大致上是無誤的，但是根據當年早期球員張崑遠的回憶：「我們僅有的一次輸球，是敗給陳先生召集日本留學生為試探我們的實力，自己加入虎隊那邊，與我們對抗故也。」<sup>19</sup>日據時代確實有主要由日本京都地區台灣留學生所組成的「京都台灣留學生橄欖球隊」（KFB）這樣的一支球隊，並且是唯一的一隊，根據其成員之一，目前猶健在的吳啟祥之口述，他們曾於暑假在台北會合，與當時台北的許多球隊包括淡水中學在內進行過友誼賽，並且從未輸過<sup>20</sup>。由於除了張崑遠的回憶之外，這場球不曾被記錄，所以不知道它的確切時間，而「京都台灣留學生橄欖球隊」泰半的成員是淡水中學畢業留學日本的學生，也都是陳清忠早期所教導的球員，因此與母校進行友誼賽是極可能的事，所以張崑遠回憶中的這場球賽，應該是確有其事，若果真如此，則上表顯然是將這場比賽給遺漏了。

此外，上表的第一場比賽 1924 年 1 月 12 日之前，淡水中學橄欖球隊並無正式成軍之記錄，但是根據《台灣體育史》所記載：「大正十年（1921 年）十一月五日，由台北地方足球同好所組成的老虎俱樂部對淡水中學的橄欖球賽，做最初的嚐試，混戰之後，老虎攻得好，以 11：0 獲勝而歸。」<sup>21</sup>這應該是台灣有史以來的第一場橄欖球賽，雖然比賽雙方可能都是倉促成軍，但是既然打的球是橄欖球，用的規則也是橄欖球運動的規則，並且也被記錄下來了，即使由台灣人組成的淡水中學輸了這場頗具意義的比賽，我們也必須承認這場比賽的存在，總不能讓台灣歷史上第一場橄欖球賽就這樣憑空消失，

<sup>19</sup> 同上註

<sup>20</sup> 吳啟祥之訪問記錄，2004 年 4 月 18 日。

<sup>21</sup> 竹村豐俊編，《台灣體育史》，（台北：台灣總督府構內 財團法人台灣體育協會，1933），頁 477。

或是忽視其之存在，這是違反橄欖球精神，也非視錦標為無物、淡泊名利的陳清忠所樂見的。球隊草創輸球是再自然不過了，尤其是第一場，《台北一中橄欖球部史》記錄他們的第一場球賽以 3：14 輸給淡水中學；<sup>22</sup>《日本橄欖球史》記錄日本有史以來第一次公開的橄欖球賽，是慶應以 5：35 慘敗於橫濱外國人隊；<sup>23</sup>《日本橄欖球故事》更記載，當 1908 年，慶應大學以 12：0 打敗橫濱外國人隊時，也已經是成軍第九年了<sup>24</sup>，所以對於淡水中學的敗戰記錄，我們實在應該正視而無須遮掩，並且這也無損於陳清忠及淡水中學之英名。

淡水中學於 1921 年 11 月 5 日，與台北地方足球同好所組成的老虎俱樂部所進行的橄欖球賽，是陳清忠回到母校任教的第一年，也是陳清忠在淡水中學推展橄欖球運動的開始而已。當時台灣應該也零星地有一些人在從事橄欖球活動，否則上述的老虎俱樂部便不可能組隊與淡水中學比賽，只是人數可能實在不多，以致於在此之前都未見有比賽記錄，或者根本就沒有比賽發生過。許多人包括柯設偕、謝禧得、鄭火盛、林永嵩等等，認為「陳清忠將自日本帶回的橄欖球公諸於世，是本省橄欖球運動的開端」<sup>25</sup>；「本省的橄欖球運動，歸根究底，是由淡江中學（原淡水中學）傳播出來的」<sup>26</sup>；「陳清忠將第一粒種子播種在淡水中學，台灣的橄欖球運動從此開始發展」<sup>27</sup>；「陳清忠在淡水中學任教，課餘傳授學生橄欖球運動，是橄欖球傳入台灣之始」<sup>28</sup>；「台灣之有橄欖球隊實是自民國十二年陳清忠先生創立淡中隊開始」<sup>29</sup>。這些看法，可能是早年資訊較為封閉匱乏或其他因素所致。在《日本ラグビー史》21 頁，記載著 1901 年 12 月 7 日，慶應大學與橫濱外國人 Y.C.A.C. 隊，舉行日本有史以來第一次公開的橄欖球賽時，慶應大學隊的出賽名單<sup>30</sup>，陣中打前鋒二號鉤球員位置的松岡正男，後來於 1913 年（大正 2 年）奉派至台灣總督府服務，做殖民政策的學理與實際的對照調查，利用公餘時間到台北一中傳授橄欖球運動<sup>31</sup>。所以最早將橄欖球運動帶進台灣的，應該是日本人松岡正男才對，比陳清忠在淡水中學開始向他的學生介紹、教導橄欖球運動的 1921 年，早了大約八年左右。

《台灣體育史》記載，松岡正男在台北一中指導之學生畢業後，至鐵道部（鐵路局）或其他單位奉職，紛紛正式或非正式組隊，時常做練習，台灣橄欖球運動的命脈才得以

<sup>22</sup> 野村正吉，大賀 宥，〈台北一中ラグビー〉，《台北州立台北第一中學校 ラグビー部史》，（八尾市：台北一中ラグビー部OB會 1982），頁 23-24。

<sup>23</sup> 根據《日本ラグビー物語》14 頁，橫濱外國人隊的得分有三種說法，分別為 39、35、32。

<sup>24</sup> 同註 8，頁 12-17。

<sup>25</sup> 柯設偕，〈淡江中學橄欖球史〉，《台灣橄欖球傳球五十週年紀念特刊》，私立淡江中學校友橄欖球俱樂部編（台北：淡江中學校友橄欖球俱樂部，1973），頁 13。

<sup>26</sup> 柯設偕，〈陳清忠先生與台灣橄欖球運動〉，《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創會三十週年紀念特刊》，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編（台北：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1975），頁 26-27。

<sup>27</sup> 謝禧得，〈清忠杯與淡水橄欖球〉，《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創會三十週年紀念特刊》，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編（台北：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1975），頁 42。

<sup>28</sup> 鄭火盛，〈光復後之台灣橄欖球運動〉，《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創會三十週年紀念特刊》，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編（台北：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1975），頁 44。

<sup>29</sup> 林永嵩，〈回憶〉，《台灣橄欖球傳球五十週年紀念特刊》，私立淡江中學校友橄欖球俱樂部編（台北：淡江中學校友橄欖球俱樂部，1973），頁 25。

<sup>30</sup> 同註 10，頁 21。

<sup>31</sup> 李鎰蔡主編，〈松岡正男先生〉，《回憶》，（台北：台北市橄欖球委員會，1997），頁 112-113。

繼續維繫<sup>32</sup>。松岡正男是早期在日本熱心推展橄欖球運動的人士之一，他在 1917 年之前即已離開台灣，正確時間無法考證，因為《同志社大學ラグビー史》中有他於 1917 年在日本活動之事蹟，及其後之活動記載<sup>33</sup>。松岡正男離台之前，在台北一中留下了一顆橄欖球，這顆橄欖球彷彿是一粒種籽，雖然它在松岡正男離開台灣後，不知何時開始被塵封在台北一中的倉庫裡，台北一中的橄欖球運動在松岡正男離開台灣之後，可能因乏人指導無疾而終，但是這顆橄欖球卻在 1927 年又重新被發現<sup>34</sup>，由於這個發現，竟意外啟動了後來維繫很久的台北一中以及後來建國中學的橄欖球霸業。

最早與淡水中學比賽的老虎俱樂部，由史料記載推測，這些人有兩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是這些人或許出身自當時的台北一中（即今之台北建國中學），或者台北一中的學生畢業後於社會所糾集的同好。第二種可能是根據 1930 年，當時的鐵道部 O B 橫田的回憶，「在大正 10 年（1921 年）的時候，台北高商有一英國籍的教授與小島氏，在校內教導學生做簡單的練習，大正 11 年（1922 年）冬天（也可能是大正十年冬去春來之際），小島先生開始嘗試組織「老虎俱樂部」，邀集同好在新公園練習，但是差不多只是踢球而已<sup>35</sup>。由上述看來，以第二種的可能性較大，因為至少名稱是相同的，不過也有第三種可能即兩者互相摻雜所聯合組成，甚至可能有其他由日本內地來台者，因為一般所記述淡水中學橄欖球隊首勝之對手，即名為「台北聯合隊」。但是無論如何，這些都顯示當時台灣的橄欖球運動，僅祇是處在萌芽階段而已，陳清忠雖然不是第一個將橄欖球運動帶進台灣者，卻是一個真正的開拓者。

淡水中學畢業校友，亦是學成返回母校任教的柯設偕，後來也加入了淡水的橄欖球隊，成為淡中的元老球員，他回憶說：「斯時由於沒有外隊的成立，只好將自己的球隊分成兩邊，作為練習比賽，藉以增加臨場經驗而激發球技的上進。後來，鐵道部也在台北成立一個橄欖球隊，乃常互邀比賽，以便觀摩切磋。不久，台北高商也組起隊來，比賽的機會由是增多。」<sup>36</sup>柯設偕的回憶，可能將鐵道部與台北高商橄欖球隊成立的先後對調了。台北高商何時開始有橄欖球的活動，一種說法是，1920 年日本京都一中隊長永嶺一虎畢業後來到台灣，升學進入台北高商（現在的台大法學院院址<sup>37</sup>，後來台北高商也組織了橄欖球隊，可能是以永嶺一虎為中心成立的<sup>38</sup>。這是根據《日本橄欖球史》中〈滿.鮮.台ラグビー〉（滿鮮台的橄欖球）一文中的說法。但是根據當時的鐵道部 O B 橫田的回憶，台北高商正式以橄欖球部為名成立組織，確實是在永嶺入學以後，但是時間是在 1923 年（大正 12 年）秋天<sup>39</sup>。對於這兩種說法，目前尚無法尋得可靠資料，加以考證何者為其真確的時間。但是顯然鐵道部是在台北高商以後成立球隊的，因為淡水中

<sup>32</sup> 同註 21

<sup>33</sup> 同志社ラグビー七十周年史編纂委員會編，《同志社ラグビー七十年史》，（京都：同志社ラグビークラブ，1983）242。

<sup>34</sup> 同註 22

<sup>35</sup> 記錄係，〈第三回ラグビー座談會〉，《台灣鐵道》215（1930）：94。

<sup>36</sup> 同註 25

<sup>37</sup> 張克振，〈國立台灣大學校園橄欖球運動之淵源探討〉，《台大橄欖球隊五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17。

<sup>38</sup> 同註 10，173。

<sup>39</sup> 同註 35

學第一次與鐵道部對戰，是在 1925 年 11 月 14 日，（見表一）《台灣體育史》所記錄鐵道部第一次出賽，是在 1925 年 11 月 29 日對當時的台北高商<sup>40</sup>，而淡水中學卻在 1924 年的 2 月即與台北高商對戰過兩次。此後，陸續有台北高等學校於 1926 年、台北一中於 1927 年分別成立橄欖球隊<sup>41</sup>。

淡水中學自從 1924 年與台北聯合隊對戰取得首勝，此後幾乎所向披靡，除了前述張崑遠所回憶曾敗給日本台灣留學生那一場外，上述後來相繼組成的台北高商、鐵道部、台北高等學校、台北一中，全都是其手下敗將，甚至後來也贏過京都台灣留學生隊。其中以與鐵道部之對戰記錄，最能說明當時淡水中學橄欖球隊實力之強勁。《台灣鐵道》，對於鐵道部於 1928 年 12 月 1 日與淡水中學之戰，曾做以下的評論與說明：

「大正 17 年（1928 年）12 月 1 日，與我鐵路團是積年仇敵的淡水中學比賽，大戰結果，雖然以一達陣一射門對一達陣，即 8：5 敗下陣來，但是戰況之激烈，到最後就像是以令人喘不過氣來的迫擊戰般，讓觀眾嘆為是近年來所沒有的好比賽。從來都是以懸殊的比數贏到底，讓觀眾常可充分地享受橄欖球賽興味的我鐵路團隊，把近來的進步，於此一戰真實地顯現出來，令人感觸良深。可是仍需更加勇猛地練習，以進一步能登上台灣橄欖球界寶座為意念。」

再者，稍向會員諸兄說明，淡水中學並非簡單的想只是該校的學生隊，而是同校執教鞭的教師，併加校友與在校生所編成的隊，所以嚴格說該隊應稱為淡水俱樂部才是，只是從來就習慣稱之為淡水中學隊。」<sup>42</sup>

這一戰已經是鐵道部橄欖球隊成軍以來，連續第十次對淡水中學隊打敗仗。但是淡水中學確實不是一支純由該校學生所組成的隊伍，對於這一點，當時淡水中學球員之一劉煥彰以下的說明足以證明，「練習時清忠先生是中鋒(Center Quarter)同時兼裁判。當時若有對外比賽時，就由在校生、畢業生、老師混合組成，清忠先生任中鋒，柯設偕先生任翼鋒(Wing)，日人大場先生任鬥牛頭(Scrum Center)」。<sup>43</sup>張崑遠也說：「特別陳清忠先生之表現，誠無敵手，其體力、速度、反應、傳球等等，任何人都不及其右，吾隊之勝因亦在此。」<sup>44</sup>因此日人說淡水中學應稱為淡水俱樂部，言之也成理。

另外，他們認為「仍需更加勇猛地練習，以進一步能登上台灣橄欖球界寶座為意念。」言下之意，也承認淡水中學確實才是當時台灣橄欖球界真正的第一名、最強的球隊，雖然根據《台灣體育史》所載之記錄，鐵道部橄欖球隊幾乎是當時所有正式比賽的常勝軍，



在淡水校園內自家人對陣擒抱搶球

<sup>40</sup> 同註 21

<sup>41</sup> 同註 25，19-24。

<sup>42</sup> 蹴球部生，〈同好會蹴球部部報〉，《台灣鐵道》200(1929):90-91。

<sup>43</sup> 劉煥彰，〈回憶〉，《淡水橄欖球》1983(1983)，頁 28。

<sup>44</sup> 張崑遠，〈六十年回憶〉，《淡水橄欖球》1983(1983)，頁 31。

正式比賽大部分由他們掄元奪冠，不過與由師、生、校友組成的淡水中學友誼賽卻從未贏過，足見淡水中學隊之強勁，以及陳清忠傳授球技、訓練球隊獨到的功力。

淡水中學所向無敵，無異是台灣當時最強的橄欖球隊，不明究理的人可能會想像陳清忠必定以相當嚴格的方式訓練球隊，否則何以能長期間維持不敗之記錄，但是頗令人訝異的是，事實卻非如此。有關於淡水中學早期的橄欖球運動活動之情形，根據 1924 年入學的劉煥彰之回憶：「當時通常在秋冬之際練球，球員是從一百多人住校生招募。下課後隊長就吹著哨子將隊員集合起來，差不多有三、四十人。隊員並不是社團性質，而完全是一種自由制度，起初是一種娛樂性質，也非以比賽為目的。練習比賽時用兩種方式來分組，一種是中鋒與中鋒互相猜拳分組，而翼鋒與翼鋒、前鋒與前鋒互相猜拳分組，這樣可分成實力均等的兩隊作練習比賽。若是在對外比賽前的分組，採用的是另外一種，前鋒選出最強的隊伍與後鋒的次強者為一隊，而前鋒的次強與後鋒的最強隊伍為一隊，互相對抗練習。時間大概是一小時，大家都玩得很開心。」<sup>45</sup>也是早期球員的柯阿騰（1928 年入學）也回憶說：「當時日據時代，能讓本省青年接受中等教育之學校甚少，而學生幾乎來自全省各角落，因此大部分學生都寄宿學校，由於師生早晚接觸機會很多，自然而然師生容易打成一片，建立深厚之情誼。清忠先生深知一般青少年學生活力充沛，於正課以外必須妥為誘導於正當之活動，藉以讓其發洩其充沛之體力，以達成身心教育之平衡。即銳意傳授橄欖球運動，由於校長反對，得不到校方支持，當初組隊訓練一切費用皆由師生自己負擔。」<sup>46</sup>

而林明理則回憶說：「1930 年春天，一共六、七個蘭陽的小孩子們（後來大多數都玩過橄欖球）來到了景色優美的淡水中學。開學後第一天下午，上完了一天課，回宿舍之後不久，整個宿舍響起了哨子聲，一打聽才知道是催同學們到操場去打橄欖球，從來沒有看過這種球，也沒有看過球賽，好奇的跑到球場去看，而看到體格魁梧的英文老師陳清忠先生，拿著橄欖型的球在操場上，還有幾位學長已在操場，開始練習踢球。在看台上，有好幾位新生都瞪著眼睛觀看。



1926 年送別日人大場老師之紀念照



雙方進行正集團爭球，場邊看台坐著許多學生觀看。



柯設偕老師抱球達陣，同隊隊友歡欣鼓舞。

<sup>45</sup> 同註 42

<sup>46</sup> 柯阿騰，〈憶恩師清忠先生〉，《淡水橄欖球》1973(1973)，頁 23。

上球場的學長差不多有了三十位，就分開兩隊，陳先生擔任裁判，哨子一響就開始比賽。那場面覺得很好玩，除了星期六日以外每天下課後都有這場面。日久漸漸地懂得了球規及聽了不少本校過去輝煌球史。當時因為是新生所以好奇拿球來看，其實不如說抱球(使用久的球膨脹得好大)，下球場打球是沒有份的，學校並無規定誰擔任球隊球員，就是有膽子的就下去打球，如人數超過三十名，也無人挑選，都是各自自量而退出到三十名，就開始比賽。沒有基本動作訓練或特別練習。只到了班級比賽時期(每年舉行一次)，各學年組隊才有各別練習。打久了像樣的體型自然產生，也可衡量其技術高低。無經常性校隊，可能是沒機會參加正式比賽為主因。通常是自家人和藹的打球，不曾有不愉快現象發生，偶有怪現象出現時，場內、場外都哈哈大笑。無須做小動作，都是正正當當打紳士球。」<sup>47</sup>



當時校長反對的理由，可能一方面沒有經費，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宗教關係，規定星期日學生須上教會做禮拜，因此無法參加通常在假日舉辦的球賽，並非反對學生打橄欖球，而這個現象並不只出現在橄欖球隊，無獨有偶地也出現在學生自組的籃球隊上<sup>48</sup>，否則當時的師生們勢必無法天天在下課後，聚集於操場由陳清忠老師領著打球了。林明理入學時已是 1930 年，由校方的不支持態度，也可以證明陳清忠在淡水中學課外之餘帶領學生打橄欖球，純粹是自發的義務工作，並且距他返回母校任教及開始傳授橄欖球運動，已經將近十年，至最後學校被日本人接收而致橄欖球運動被迫中輟的 1936 年，則是整整十五年。只有付出而沒有實質報酬，在淡水中學長達十五年義務傳授、推展橄欖球運動，不止毫無怨尤且是樂意從事，也可見其對橄欖球運動的熱愛，及柯子彰對他人格的讚譽並非虛言。

<sup>47</sup> 林明理，〈民國十九年以後的淡江橄欖球史〉，《回憶》，李鎰蔡主編(台北：台北市橄欖球委員會，1997)，頁 407-417。

<sup>48</sup> 同上註



1930年全校橄欖球選手之大合照

49



1932年與來訪之英艦坎培蘭號隊賽前之合照

陳清忠也不僅是在時間、精神上對學生義務付出，在物質上對學生也頗慷慨大方，後來曾經返回母校擔任校長的陳泗治回憶說：「陳清忠先生為人慷慨大方，經常邀請學生大夥兒地到家聚會，或者是去野外遨遊，每次都由陳先生自掏腰包作東請客，次數之多已經難以申算，而他卻從來沒有向人提起此事。陳清忠先生疼愛學生宛如自己子女，而一生獻身教育，誨人不倦，更而提倡橄欖球運動，培養大家團結合作的精神，功績大如瀚海，應是永垂丹青。」

當時陳清忠老師帶領學生打球，也並非為了參加比賽奪取錦標，除了本身興趣之外，可能誠如柯阿騰所言，純粹是為了調劑學生身心的一種教育方式，因為教授英文才是他的本務，而非帶領學生打球。並且除了橄欖球運動之外，陳清忠老師也提倡音樂，親自製作樂譜供給學生，組織合唱團在每天午飯後練習，並至各地巡迴演唱，頗獲好評<sup>50</sup>，而教授音樂同樣也非其本務。另一方面可能的原因為陳清忠本身對橄欖球運動的熱愛，根據林明理的回憶說：「三年級時，有一次為了準備次日考試不下球場，陳老師派人來勸說六十分就夠，還是下球場吧！」<sup>51</sup>

陳清忠每日下午放學後帶領學生打橄欖球，並非為了參賽奪冠，而只是一種教導學生從事有益身心的課外活動而已，就如每天午後練習合唱團一般。但是即使如此，淡水中學的橄欖球隊在當時的對外比賽，卻戰績輝煌，聲名遠播，雖然沒能參加正式的比赛，但是在與他隊的友誼賽中，曾經很長一段時間未曾嚐過敗績。「據說每一次鐵路隊（鐵道部）向當局申請去日本本土比賽時，（有說是申請增加經費，也有說是申請增加員額<sup>52</sup>，也可能三者兼而有之。）回答的總是去打敗淡水中學再說，而每次都是過不了這一關而垂頭回去。」<sup>53</sup>

在1928年與鐵道部之戰後，1932年10月22日淡水中學才再度出賽，迎戰來訪之

<sup>49</sup> 陳泗治，〈陳清忠先生〉，《台灣橄欖球傳球五十週年紀念特刊》，私立淡江中學校友橄欖球俱樂部編（台北：私立淡江中學校友橄欖球俱樂部，1973），頁19。

<sup>50</sup> 同上註

<sup>51</sup> 同註47

<sup>52</sup> 同註44

<sup>53</sup> 同註47

英艦坎培蘭號，淡水中學間隔了將近四年沒有出賽的記錄，似乎有些違常，但是目前為止的確仍無這段期間的資料，或許真實情況即是如此，因為 1930 年入學的林明理也回憶說，當時並無校隊，可能是沒有機會參加正式比賽的原因。

但是淡水中學校園內的橄欖球運動並未中斷，每年還是照常舉辦班際橄欖球賽（各年級的比賽，因為每年級僅有一班。）。迎戰英艦坎培蘭號一役，日後部分人始終津津樂道，但是曾親眼觀看過這場球賽的林明理卻說：「我們隊員大多是校友，曾經是傑出健將歸隊效勞參加。對方好像不少上年紀的。雙方打得很和氣，都表現正堂堂紳士橄欖球精神風度。甚至對方大個子（尤其亂集團時）還顧慮到不傷我們隊員。」<sup>54</sup>

不過當隔年 1933 年 11 月 16 日，另一艘英艦康德號來訪時，又是另一番景象，「康德，人高馬大，有速度，體力充沛，不少隊員像是青年軍官，可見這次是有備而來，要報上次仇似的。結果對方連陣幾個球，這一次陳清忠先生未上場，也是本校球史以來頭一次打敗仗，可是無可怨言。」<sup>55</sup>「到了第五年級（1934—1935 年）時，淡水鎮組織了橄欖球隊，常跟本校作友誼賽。不少隊員是本校出身，隊長曾經擔任過宜農校隊隊長（後來其公子就讀本校，也是球隊健將，記得畢業後常捐助本校隊）。已畢業的陳兆五郎學長，在場上總是成為這學弟的死對頭，以我們來講，到這時候才跟校外隊舉行友誼賽，也就是需要組織校隊，大多數多是本年級同學，有幾位學弟，例如潘太平，還有二年級的楊元勳學弟等，每次友誼賽總是我們贏球。就在這一年，也頭一次跟中學同的學校賽過一次橄欖球，對方是宜蘭農林學校，以本校五年級名義到宜蘭賽球兼舉行音樂演唱會。當時宜隊的教練就是張崑遠前輩（第七屆畢業，任職蘇澳鎮牧師，他的牛鎮姿態無人能鬥贏他），才能有機會賽球的。」<sup>56</sup>

上述部分，大多引用自林明理〈民國十九年以後的淡江橄欖球史〉一文，林明理於光復後返回母校淡水中學長期任教，並將橄欖球隊重整旗鼓一番，與柯阿騰共同帶領橄欖球隊多年，其〈民國十九年以後的淡江橄欖球史〉，由於多是親身經歷，因此敘述非常詳盡，但是此文中關於日據時代之敘述只到 1935 年為止，因為「1936 年本校被迫移交給日本人經營，由台北州知事今以淵所屬的團體接收，由於當時的日籍校長不重視，橄欖球運動乃就中輟了。」<sup>57</sup>

日本人在 1936 年接收學校，正值日本軍國主義瀰漫，預備大規模發動侵略東亞諸國的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推測是為了整軍經武，因此在學校內開始倡行武道，偏重劍



1933 年與來訪之英艦肯特號隊賽前之合照

<sup>54</sup> 同註 47

<sup>55</sup> 同註 47

<sup>56</sup> 同註 47

<sup>57</sup> 同註 47

道、柔道之類的武術活動，淡水中學每日下午放學後於操場進行的快樂的橄欖球活動，自然就因此消失不復存在了，例如也是淡水中學 1942 修業生的前總統李登輝，就於淡水中學期間習得劍道之技，而大概未識橄欖球為何物。

至於音樂方面，前面已有約略的敘述，但是因非本文重點，因此無法一一詳述。不過雖然本文旨在著墨陳清忠於台灣橄欖球運動之奉獻的歷史地位，但是對於其之多才多藝絕不能因此就略而不談，因為陳清忠正是因為具備了這些素養才成其為陳清忠，也正是因為陳清忠具有這些素養，在他的春風化雨之下，他的學生們皆深受其精神之感召，而非僅學得球技而已，因此橄欖球運動日後才得以在台灣繼續綿延發展。

張崑遠回憶說：「陳先生除了教授英文教法獨特，勤奮不倦，使學生進步神速之外，兼有音樂及運動之天才。因為他回台以後，在校內組織合唱團(CLEE CLUB)，提倡學習音樂，數次率團前往台灣南北部及日本各地演唱，並多次受聘在放送局(廣播電台)播音，獲得非常好評。」<sup>58</sup>陳泗治也提到：「陳先生的英語教學方法格外特殊，一席教言常能使學者印象邃遠，因此人人進步速，成績優良。他在教課之餘，更熱心提倡音樂，在校內召集愛好音樂的學生，組織合唱團(CLEE CLUB)。每天午飯之後，便鼓喉高唱，勤練不息，曾經數度率團遠赴日本京都等地巡迴演唱，並親自製作樂譜，供給學生，真是一時之雋。」<sup>59</sup>其子陳尊道回憶：「因家父是英文科畢業，在校所教的正課當為英文課程。玩球、唱歌皆非正課，但家父為使學生能有正當的課餘生活，親自領導學生組織球隊和合唱團。家父白日授課，練球或比賽，晚上還要親自寫鋼板劃五線譜讓學生練習唱歌之用。」<sup>60</sup>陳清忠除了橄欖球運動之外，對於學校裡合唱團的投入，似乎也是不遺餘力，並且使淡水中學的合唱團享譽一時。以前頗為著名曾經帶領榮星兒童合唱團的音樂家呂泉生，當他被推崇為台灣的合唱之父時，呂泉生反而謙虛地表示，台灣的合唱之父應為陳清忠先生<sup>61</sup>。

此外，陳清忠也曾翻譯許多著名的西方歌劇，「記得光復後，父親接掌純德女中，當時國語尚未普及，一切校內活動當然以閩南語為主。每年學校慶祝聖誕節晚會，皆有非常精采的話劇演出，其對白皆用閩南語，而劇本則是譯自莎翁的作品中，選擇其最精采之章節。直到現在，記憶猶新的有馬克白〔Macbeth〕、李爾王〔King Lear〕、凱薩大帝〔Julius Caesar〕等等。家父翻譯名劇能如此勝任愉快，可見其英國文學造詣之深，不愧為英文科畢業生。當時家父白日忙於校務，中午休息時間尚且抽出三十分鐘，教導學生練習聖詩。而翻譯工作大多在晚上進行，常常工作至深夜未眠。劇本是以閩南語白話文用羅馬拼音字寫出，不但親自動手翻譯，而且連寫鋼板也由其一手包辦。常常一齣戲就要寫幾十張蠟紙，然後由我們兄弟姊妹幫忙油印裝訂成冊，再攜往學校分發給演戲學生使用。這些事蹟，除了少數參與演出之學生及當時觀賞晚會演出之人士記憶良

<sup>58</sup> 同註 18

<sup>59</sup> 同註 49

<sup>60</sup> 陳尊道，〈慈愛與感念〉，《回憶》，李鑑蔡主編（台北：台北市橄欖球委員會，1997）143-144。

<sup>61</sup> 劉清彥，〈慈顏展馨〉，（未出版，1999）6。

深之外，很少為外界一般人士所知曉。」<sup>62</sup>這也是陳清忠多才多藝的一面。

## 肆、陳清忠與光復初期的台灣橄欖球運動

淡水中學在 1936 年被日人接收後，校內橄欖球活動被迫中斷，但是當時台灣橄欖球運動卻仍然延續著，光復前被記錄下來的，學校球隊有台北一中、台北工業、台北商業、台中二中、宜蘭農林、台北高商、台大農專、台北高等學校<sup>63</sup>、台南商（高）工、台中農校<sup>64</sup>；社會隊有專賣局<sup>65</sup>、台中 C A C 隊<sup>66</sup>、台電隊、煤炭工會隊、C B 隊<sup>67</sup>、鐵道部、高雄鐵道、ABC 俱樂部、3C 俱樂部<sup>68</sup>等，這些球隊幾乎都是由日本人所組成，除了宜蘭農林學校據說台灣人稍多外，台灣人在其中大概都是絕無僅有。而何以上述之學校球隊未如淡水中學隊般被迫終止橄欖球活動，例如台北一中戰爭結束前仍然有橄欖球隊，其箇中原因目前仍未能探索得知，或許是日本人與台灣人之間的差別待遇吧。

日、台的差別待遇至少呈現在升學的問題上，致使當時許多台灣人子弟，只好遠渡重洋到日本內地升學，尤其是南、北兩所基督教長老教會學校，淡水中學與長老教中學（今之長榮中學），由於學歷被認可的問題更甚。很特殊的是這些留日學生打橄欖球的風氣頗為興盛，根據柯子彰先生的回憶：「當時台籍學生前往日本內地升學，雖然分散就讀不同學校，但是除了身體不適者外，每人多少都對橄欖球有嗜好。」<sup>69</sup>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原因主要有二，一為受早期前輩所影響，尤其是陳清忠在同志社大學的優異表現，以及後來同志社中學畢業就讀早稻田大學，曾經膺任日本國家隊隊長的柯子彰，<sup>70</sup>更是對留日學生產生無形的激勵作用；其次為出身自淡水中學的學生們，來到日本之後，由於受過陳清忠的薰陶，對橄欖球之熱誠未減，於是再糾集其他非淡水中學出身的留日學生，共同從事橄欖球運動，這樣的球隊有前述之「京都台灣留學生橄欖球隊」（KFB），其中淡水中學出身的有林永嵩、賴獻欽、柯阿騰、陳朝揚、吳基雄、黃寬居、陳夢蘭、吳左煙、廖奐騰、鍾啟明、黃進材、吳添益等，台南「長老教中學」出身的有邱世豪、陳和傑、高俊雄、高俊傑等，另其他留學生有陳進東、柯子彰、洪清秋、吳啟祥、周四進、洪卓雲、陳光明。此外日據時代後期，尚有由淡水中學出身之楊廷謙於東京所籌組之「東京台灣留學生隊」，隊員有林宏、李沛然、林宗人、林天來、江建牆、

<sup>62</sup> 同註 60

<sup>63</sup> 同註 1，頁 28-34。

<sup>64</sup> 同註 37

<sup>65</sup> 淡中 O B 橄欖球俱樂部，〈前在台日本籍球隊〉，《台灣橄欖球傳球五十週年紀念特刊》，私立淡江中學校友橄欖球俱樂部編（台北：淡江中學校友橄欖球俱樂部，1973），頁 67。

<sup>66</sup> 塚英雄，〈ラグビー蹴求戦の見方〉，《台灣鐵道》196（1928）：46。

<sup>67</sup> 葉孟昕，〈綿延不斷的傳承——台大橄欖球水牛校友隊慶祝郭炳才 O B 七十大壽餐會記錄〉，《台大橄欖球隊五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70。

<sup>68</sup> 同註 1，頁 28-34。

<sup>69</sup> 同註 14，頁 261-263。

<sup>70</sup> 鄭健源，魏啟弘，〈紀台灣橄欖球運動的兩位前輩〉，《大專體育》65（2003），頁 78-83。

陳震基、楊建業、賴文禮、陳秋炎、陳海年等<sup>71</sup>。因此綜觀來看，這些淡水中學出身的學生對於當時台籍學生打橄欖球的風氣，應該有相當的影響，而若歸根究底，則主要歸功於陳清忠先生在淡水中學長期之培育並不為過。並且這些人在台灣光復後，對於橄欖球運動在台灣的延續，扮演著重要與關鍵的角色。

日據時代結束，日本人離開台灣，上述原有的日本人橄欖球隊無一不嘎然終止，但是橄欖球運動卻並未就此於台灣銷聲匿跡，雖然大戰甫結束，一切猶是百廢待舉。1946年3月29日青年節，在淡水中學出身的校友號召之下，以淡水中學校友為主要班底分成紅、白兩隊，在新竹公園運動場舉辦了光復後台灣第一場橄欖球賽<sup>72</sup>。緊接著同年6月2日，於台北新公園運動場又舉辦了兩場對抗賽，由「虎隊」對「烏鶯隊」；淡水中學對建國中學，並由陳清忠執法擔任裁判。「虎隊」是光復後首先成立的球隊，成員也是大多數是淡中出身的球員，初期隊員有陳夢蘭、邱賢進、柯阿騰、鍾啟安、張光斗、吳啟祥、楊元勳、廖忠雄、張啟震等，隨後加入的有鄭火盛、石孜義、林祺坤、洪適安、李資四郎、王添壽、楊廷謙、柯子彰等。由於虎隊是當時絕無僅有的一隊，孤掌難鳴，因此遂有烏鶯隊的誕生，由楊廷謙號召東京台灣留學生隊的林宗人、楊建業、陳震基、江建牆等人，另有也是淡水中學出身的鄭作贊、王添壽以及其他陳成慶、林章洲、張清萬...等人義助所組成<sup>73</sup>。中學組的淡水中學是光復後重新組隊；建國中學則由前台北一中時期僅有的少數歷屆台籍球員何良二、林肇基、張昭雄等前輩出面組隊。因為有了初期這樣的局面，再經過幾番奔走之後，所以在同年底10月25日的第一屆台灣省運動會，終於成為正式比賽項目<sup>74</sup>，此後歷經台灣區運動會，以至於現今的全國運動會，橄欖球始終被列為正式比賽項目。而橄欖球運動所以能如此繼續開枝散葉，大部分也都是這些人日後於各地推廣使然，尤其是光復初期在各地推廣組訓球隊者，大都出身淡水中學，包括老虎橄欖球隊的郭啟迪、新竹橄欖球隊的王添福、鄭火龍、李克承、郭連鑫等、豐原橄欖球隊的洪振聲、宜農橄欖球隊的林錦田、北工橄欖球隊的賴獻欽等<sup>75</sup>。

<sup>71</sup> 劉峻狼，〈橄欖球運動史之研究〉，《光武工業專科學校學報》7（1982），頁77-78。

<sup>72</sup> 同註1

<sup>73</sup> 李鎰蔡，〈介紹老球隊〉，《回憶》，（台北：台北市橄欖球委員會，1997），頁57-59。

<sup>74</sup> 同註1，頁28-29。

<sup>75</sup> 同註73



留學日本京都之台籍學生橄欖球員合照



第一屆省運會進場中之虎隊

就在第一屆台灣省運動會比賽結束前，由陳清忠以及他的學生郭啟迪、王添壽、楊廷謙、鍾啟安，和台中的廖忠雄，發起成立橄欖球運動協會，且於 11 月 1 日即刻成立，推後來曾任立法院長也是淡水中學出身的黃國書為首任理事長<sup>76</sup>。論經歷與德望，由陳清忠出任首任理事長乃理所當然，何況當時熱心於橄欖球運動者，由上所述，大部分又都是他長期於淡水中學所培養出來的學生，但是陳清忠以年事稍高為由，故予謝絕<sup>77</sup>。當時陳清忠不過五十二歲，還能上場執法，談不上年事已高，只是可能沒有辦法再像從前一樣繼續帶領學生於球場上馳騁罷了，他當時猶擔任淡水中學男、女生部合併前之純德女中校長，而其所以謙辭首任理事長之職位，或許另有原因，推測應與他淡泊名利、謙沖為懷的個性有很大的關係，受過他薰陶的學生們也都非常了解，所以也都未予勉強。

1946 年 5 月，奉派擔任純德女中校長職務，校長任內，雖然同一時期男生部的淡水中學，因治校歸屬問題而紛爭迭起，但是擔任女生部純德女中校長的陳清忠，卻能使學校繼續穩定發展，在女中雖然沒有辦法推橄欖球運動，但是基於對運動的熱愛，任內也創立了後來頗為聞名的純德女子籃球隊，由前國泰女籃名教練，當時也任教於純德女中的洪金生帶領。1952 年 2 月因故辭去校長職務，此後即過著恬淡平靜的歸隱生活，直到 1960 年 4 月 6 日因心肌梗塞逝世，享年 66 歲。

## 伍、結語

由於從小生長在父兄皆為牧師的家庭裡，因此陳清忠一生虔誠信奉基督，樂於奉獻。雖然本身學的是英文，但是由於天賦的條件，以及成長學習的背景，使他對於橄欖球運動與音樂，不止相當擅長，而且也相當熱衷。

在同志社大學就讀時期，陳清忠即已經是個優秀而傑出的橄欖球選手，甚至進而擔任全日本冠軍的同志社大學隊長，為台灣人增光不少。1920 年大學畢業回到台灣，1921 年到母校淡水中學任教，開始推展橄欖球運動，並籌組第一支純屬台灣人的橄欖球隊。

<sup>76</sup> 黃國書，〈台灣光復與橄欖球運動〉，《回憶》，（台北：台北市橄欖球委員會：1997），頁 147。

<sup>77</sup> 許尚文，〈陳清忠先生與橄欖球精神〉，《台灣橄欖球傳球五十週年紀念特刊》，私立淡江中學校友橄欖球俱樂部編（台北：私立淡江中學校友橄欖球俱樂部，1973），頁 7。

由於他的長期灌溉培育，而能培養出淡水中學這支當年打遍台灣無敵手的橄欖球勁旅，更由於其秉持著犧牲奉獻的精神用心耕耘，因此其所調教的選手，在步出校門後也能追隨老師的意志，繼續為橄欖球運動開疆闢土。

台灣的橄欖球運動雖然最早是由日本人所引進，但卻是藉由我們許許多多前輩們披荊斬棘才逐漸獲得發揚光大，因為在日據時代，除了由教會所辦的淡水中學之橄欖球隊，是純國人所組成的以外，其餘球隊率多為日本人所組成，在日本戰敗撤出台灣之後，台灣的橄欖球運動猶能接續命脈繼續獲得發展，淡水中學畢業之諸多橄欖球前輩們，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不管是在各地推展橄欖球運動，或是台灣橄欖球協會的催生，都貢獻良多，而這一切歸根究底，主要應歸功於陳清忠當年在淡水中學長期對橄欖球運動的推展與奉獻。因此，無可否認陳清忠是台灣人的橄欖球運動的開山祖師，其地位不容置疑。

而令人意外的是，陳清忠帶領淡水中學的學生們從事橄欖球運動，除了因為是自己的興趣與專長之外，純粹是基於為了讓學生有正當良好的課外活動，以及讓正值青春好動的學生們之精力能有所發洩，而非為了奪取錦標或其他特殊的目的，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學生們是以一種歡樂的心情，在課後從事這項活動。雖然當時淡水中學的橄欖球隊實力堅強幾無敗績，連當時最強的社會組球隊鐵道部都屢次稱臣，敗在他們的手下，陳清忠也因淡水中學是教會學校，星期日必須做禮拜，而從未帶領他們參加正式比賽，爭取獎盃或名次。由此，足以充分顯示陳清忠的教育理念與淡泊名利的個性。此外，雖然學校並不反對，但是也並不特別支持體育活動，陳清忠傳授學生打橄欖球，純屬義務性質的奉獻，從 1921 年到淡水中學任教開始，一直到 1936 年日本人接收學校為止，時間長達十五年，從未中輟。不止帶橄欖球隊如此，對於他所帶領的學校男聲合唱團亦復如此，而這一切都是他自動自發的，完全是基於自己對學生真摯的情感，所做的義務付出，這種犧牲奉獻的精神，實在偉大與令人欽佩。

為了紀念陳清忠先生，淡江中學校友橄欖球俱樂部從 1968 年起，每年春天舉辦清忠杯橄欖球錦標賽，以紀念陳清忠先生的辛勞和表達播種栽培的恩情。清忠杯連年舉辦，迄今已經三十六屆，是台灣非政府或協會所舉辦歷史最悠久的橄欖球賽會，足見陳清忠先生被尊崇的程度，以及其個人在台灣橄欖球界崇隆的地位。

## 陳清忠年表

年份	事件
1895	5 月 14 日出生於台北新店。
1907	艋舺公學校畢業，入淡水馬偕創辦之牛津學院。
1912	牛津學院畢業，因成績優異被選派負笈日本深造，進入同志社中學，並加入學校之橄欖球隊。

1913	1月18日首度代表學校出戰神戶外國人俱樂部。
1914	2月5日遠征東京出戰橫濱外國人隊；2月10日出戰慶應大學。
1916	1月10日再戰慶應大學；中學畢業進入同志社大學，就讀英文系。
1918	參加第一屆全日本橄欖球錦標賽獲得冠軍。
1919	膺任同志社大學橄欖球隊隊長職務。
1920	大學畢業返回台灣；與謝香小姐結婚。
1921	回淡水中學任教，開始向學生推介橄欖球運動；11月5日首次組隊與台北日人所組成之老虎俱樂部比賽。
1924	率領淡水中學出戰台北聯合隊獲得首勝，此後除曾敗給京都台灣留學生隊一場外，至1933年止，將近十年未嚐敗績。
1936	日本人接收淡水中學，橄欖球運動中輟。
1946	5月1日奉派擔任純德女中校長職務。
1952	因故辭去校長職務退隱。
1960	心肌梗塞逝世。

# 南部橄欖球運動的啟蒙者—黃茂卿先生

長榮大學 陳良乾

## 壹、前言

台南市橄欖球運動自黃茂卿先生於 1947 年（民國 36 年）創設以來，至今已逾六十年，在這漫長的歲月中，經過地方有心人士集結力量艱辛開展，歷經無數的挫敗及奮鬥，橄欖球運動，不但成為府城的特色運動，更成為台南市的象徵及市民的驕傲。以台灣橄欖球運動發展歷史，台南市的起步不算早，在這之前台北縣市、新竹縣、宜蘭縣都已經發展多年，黃茂卿先生在台南市開始倡導本項運動後，帶著一群有志之士，包括自己動手製球，自行研究規則、探討技術訓練，一切均從零開始。到 1948 年十月首次組隊參加第三屆省運，台南市橄欖球隊走過一段十分艱辛坎坷的日子。

台南市橄欖球代表隊在黃茂卿先生率領下，經過十年努力，終於在 1958 年第十屆省運會首獲冠軍，並且在以後的比賽均名列前二名，一直到 1974 年省運更名為台灣區運動會。在選手連貫培訓上，黃茂卿先生具有睿智獨特的眼光，成年隊雖獲得冠軍，但他深知選手銜接的重要性，所以他以長榮中學校友的身分，全力培植後起之秀，雖仍然經過艱辛地過程，終於在 1966 年阻斷台北建國中學欲蟬連二十連霸之美夢。台南市橄欖球隊在他領導下更在 1976 年至 1991 年間的台灣區運動會上締造十六連霸之輝煌紀錄，台灣區運會於 1999 年改制全國運動會後，此項成績已成為台灣橄欖球史上空前絕後的紀錄了，這份榮耀首要歸功於台南市橄欖球隊的精神領袖—黃茂卿先生。沒有他的創建成立，辛苦播種、耕耘、栽培，就沒有今天台南市茂盛的橄欖球林園。在府城只要提起橄欖球運動，一定會想到黃茂卿先生，因為他所播下的種子已成蔭成林，並且一代接一代不斷的承襲，樹立起地方特色的優良傳統。

台南市橄欖球隊運動人口多、成績卓著，只是表面象徵，真正無形無價的是運動員在接觸此項運動後，其品德、精神及為人處事，得到充分薰陶所改變的氣質及培養出面對社會生活的適應能力。數不完曾經是年輕氣旺、無惡不作的小流氓，因為接觸橄欖球運動後，改變他的一生，筆者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也特別有感觸。

筆者 1969 年在台南市就讀國中時，開始接受橄欖球運動訓練，就認識「師公級」的黃茂卿先生（我的啟蒙教練徐正武老師是他的學生），至今已有三十年。因此；對黃茂卿先生以基督博愛的精神，關愛球場的每一位子弟，只知默默耕耘，不問收穫的個性，特別敬重。他率領台南市橄欖球隊在台灣創造體育奇蹟，除了他的用心投入，他熱愛橄欖球運動的精神，他的為人處事，及對台南市成林的子弟兵呵護與關懷，都深深烙印在我心中，至今難忘。當鄭健源老師告知，希望共同參與此項撰寫工作時，我欣然答應。為了搜集更完整資料，我特前往黃茂卿先生隱居的花蓮玉里鄉加蜜山教會探視，並當面

採訪請教，受到他與夫人十分親切的接待。本人才疏學淺，或許無法充分表達黃茂卿先生對台南市及國家橄欖球運動之貢獻，不過我仍希望從採訪黃茂卿先生口述過程，整理一些記憶及本人在球場上追隨他三十年之感觸，整理後，提供日後同好追憶者，共同品嚐台南市一群橄欖球前輩們，在球場上留下來的酸甜苦辣奮鬥過程。

本人約好黃茂卿先生後，於二〇〇四年九月十一日，前往花蓮玉里探視黃茂卿先生。那天台灣全省受到颱風侵襲，東部諸多路段無法通行，所以我只好自高雄搭東部幹線火車到台東，轉搭到花蓮玉里，再轉搭巴士到座落山邊的加蜜山教會。雖然多年不見，但是黃茂卿先生那份慈祥 and 靄的模樣，紳士俊拔的外表依然清晰存在。受到他與夫人親切的接待，彷彿與久別的雙親相見，頓時我覺得好溫馨。黃先生因為退隱花蓮已多年，雖然有媒體請求採訪，但已交棒且生活趨平淡的他，在不受干擾情況下，婉拒許多採訪。當我八月中電話與黃茂卿先生約訪時，他一句拒絕也沒有，爽口答應接受我約訪的請求。當天侃侃而談一個下午，最主要關鍵是我沾上曾是台南市橄欖球隊隊員的光，他看著我在台南市橄欖球場長大。訪談「約會」結束後，他還偕孫兒開車送我到玉里火車站，使我順利踏上歸途，讓我好溫馨、好感動也很感謝。在此；更要感謝台南市多位橄欖球前輩提供寶貴照片，讓我在整理上增添諸多心思與方便。



台南市橄欖球之父—黃茂卿先生 於 1947 年一手創建的台南市橄欖球隊徽

## 貳、生平及就學經過

黃茂卿先生出生於一九二二年六月四日，彰化縣大肚鄉，家中排行老大，有一位弟弟及三位妹妹，父親是牙科醫生，在地方上頗具盛名，母親是助產士，在當時醫術尚不發達進步的年代裡，父母親行醫濟世，自然是功德事業，尤其母親從事的是幫人生產，是第一個接收上帝賜予的生命。受到父母懸壺濟世及家庭信奉基督教雙層影響，黃茂卿先生自然而然隨著父母親的導引與生涯規劃，自小即往醫學方面深造及為教會奉獻服務。一九二七年黃茂卿先生五歲那年冬天，跟隨著父親旅居東瀛日本東京並在東京受一年小學教育，二年級時再隨父親返回台灣並移居台南，進入南門小學就讀，畢業後至長榮中學初中部就讀一年，二年級時，因父親傳教關係又移往日本京都定居。黃茂卿先生

因而進入日本橄欖球名門的同志社中學就讀，當時日本橄欖球運動十分盛行，同志社又是橄欖球名校，雖然他也跟著同學玩橄欖球，但是學校代表隊球員實力太強了，根本無法參與，尤其來自台灣殖民地的學生，起始點已受到歧視。但是黃茂卿先生仍然受到校風影響，參與橄欖球比賽活動。他說：「進不了校隊，在班際賽打打球互相對抗也不錯，尤其像我這種三腳貓的技術，根本很難進校隊」。每逢假日班際間的賽事，安排得滿滿的，學校到處都在打橄欖球，每位學生都以參與橄欖球隊而自豪且受尊重。完成中學三年畢業後，在父親的安排下赴韓國京城大學就讀，承襲父親衣鉢就讀牙科，1945年學成返國後於台南市定居，並於中山路開設受惠牙醫診所行醫。

## 參、黃茂卿先生與台南市的第一顆橄欖球

由於在日本同志社就讀時受到學校風行橄欖球運動之影響，返國後一方面投身太平洋境教會傳教工作，一方面在台南市中山路建國路口，開設受惠牙科診所行醫，繼承父親衣鉢。平時工作之餘，三五成群年輕人在台南舊市政府南門城下的鳳凰球場踢足球，作為休閒活動。因為球場人數多，大家喜歡自行組隊比賽，當時球員人數較多、實力比較好的是長中隊與太平洋境教會隊。有比賽就有輸贏，有輸贏就會競爭，一群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在不服輸的足球競賽中，難免因身體碰撞而發生磨擦，常常演變成打架風波，久而久之就變成世仇。在一次比賽的群架後，黃茂卿先生突然十分感慨的說：「踢足球為何要變成打架，如果喜歡打架，乾脆就打橄欖球算了」。這句話雖然很多人不知道甚麼是橄欖球，聽得大家「霧煞煞」，但也得到許多同好迴響，打橄欖球好像很時髦。就如1823年在英國 RURBY SCHOOL 的一場足球賽中，威廉艾利斯(Willias Webb Ellis)因技術差，老是踢不到球，氣而善意的將球抱起來奔跑，這個動作引起觀眾的興趣，也因此演變成今天的橄欖球運動。台南市橄欖球運動，大概也是因為這句話，就這麼自然而喜悅的誕生了。

從踢足球改打橄欖球的提議，許多人有興趣，但是沒球、沒規則、沒有場地，一切都是零，如何開始呢？經過大夥討論後，決定自己動手先製球，大夥開始張羅。那時正是一九四七年中秋之際，黃茂卿先生忽然想到，他有一本由日本橄欖球協會前理事長香山蕃所著《橄欖球運動》的書。他回憶說一九四三年日本戰敗僑民逐漸撤離台灣，當時台南市是台灣首善之府，日僑特別多，撤僑之際，一些無法帶走的文物書籍堆放在路邊叫賣，他就是在孔子廟前南門路邊看到這本書而買下。這本書內容詳細記載著橄欖球球體，球型大小，接縫口必需縫幾針……等等詳細製造步驟及過程，以及橄欖球比賽規則，技術訓練資料。雖是日文書，但對受日本教育的這群年輕人，要熟知書中內情根本不是問題。尤其隊中高振南先生是製圖專家，可以先繪製圖型，線路圖樣逐步進行；洪南海先生自己是製作足球出售的生意人，由足球改縫製橄欖球應該更不是難事。

一句不經意的話，勾起大家回響，一群年輕人異口同聲，自己來製作橄欖球，結果是一群同好幹起了一件歷史的大事。就在台灣發生歷史上永難忘懷的二二八事件那一年

的中秋節，大夥商議後買了二張牛肚皮，在台南市太平境馬雅教會開始自己動手縫製橄欖球，太平境馬雅教會就成了台南市橄欖球大家庭第一個棲息地，也是各路橄欖球英雄好漢相處的家，白天大家在舊市政府的鳳凰球場訓練，晚上在太平境馬雅教會自習、進修；作息活動在一起，感情比親兄弟還要好。

談到台南市第一顆橄欖球製造的過程，黃茂卿先生回憶說：中秋節那天一群年輕人備妥材料，從傍晚展開製作橄欖球工程，一針一線慢慢的由足球製造商洪南海先生主縫。大夥在微弱的燈光下，屏氣凝神觀看，絲毫不轉移開視線，黃茂卿先生則按香山蕃先生所撰述的《橄欖球運動》書中製球過程，逐步提供南海先生縫製。到了半夜即將告成，準備進行修飾工作時，才發現接縫口縫得太接近球嘴，無法翻開，大夥從準備慶功的興奮中跌入谷底，只好重新再來。但這一次有了經驗，縫起來也比較順手，但縫製完成時也已是天亮了，大家興奮的心情，幾乎可以掀起太平境馬雅教會的屋頂。這顆球也就是台南市第一顆的橄欖球。

有了橄欖球，就需要有球員，雖然教會裡的弟兄人才濟濟，當然是基本成員，也是主要戰將，但是大家仍認為還要擴充兵源，繼續招兵買馬。由於好奇、時髦及橄欖球運動本身所具備豪放的特性，很快吸引許多年輕人加入，隊中擁有各項運動高手，尤其柔道、劍道高手特別多，各個勇猛無比。黃茂卿先生開始與大家商議計劃組隊、研究規則及訓練技術要領，決定後開始進行訓練，這也是台南市第一支橄欖球隊。訓練開始第一個目標鎖定在 1948 年在台南市舉行的第三屆省運會（區運、全國運動會前身）。為了參加第一次的省運比賽，黃茂清先生特地托人從台北買了二顆標準的橄欖球回來供大家訓練，首次看到標準的橄欖球，大家興致高昂的投入訓練，希望省運比賽時，在家鄉父老面前有好的表現。黃茂卿先生回憶，當時他擔任隊長號召各路球友凝聚力量，組成台南市代表隊，隊員主力以教會隊與長中隊為主，大家對他都很捧場，也很認真投入訓練安排，可惜因為球員接觸時間短，大家對規則及技術並不成熟的關係，輸球本來就在意料之中，不過從比賽過程各個表現過人膽識，勇猛無比。

## 肆、率台南市橄欖球隊參加省運會經過

### 一、首次參加第三屆省運會

1948 年台南市橄欖球隊踏出關鍵的第一步，第三屆省運在台南市舉行，面對台北市超級強隊勝算不大，雖然如預期輸球，但大家表現好得超出預料，教練、球員因而產生無比的信心，也因為在家鄉父老面前比賽，引起廣大民眾的熱烈迴響及後來有大批的球員加入。由於參與第三屆省運會球員令人激賞的表現，為台南市橄欖球運動往後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至今已五十餘年了，台南市民一直以橄欖球為榮，台南市橄欖球隊在國內外的表現也一直是佼佼者。台南市橄欖球隊歷史的第一場比賽雖然輸了，但是並沒有讓球隊洩氣，賽後黃茂卿先生領著大夥仔細檢討，討論結果認為最主要還是對規則不熟，亂集團中犯規太多，有勇無謀，缺乏技術、戰術訓練。黃茂卿先生回憶隊中

的悍將蔡吉兄勇猛無比，但對規則不熟悉，在亂集團的動作中的犯規個人就多達 22 次，最後他還是以強壯的身體衝鋒陷陣達陣一次，算是留下最完美的結局，不過就是對規則了解有限。本次比賽結束後，教會隊因缺乏球員來源產生斷層，取而代之的是以學校為主的長中、南英、南商、一中、二中、南工、成大附工等球隊，後來台南市有廣泛的兵源，也就是有許多學校紛紛組隊，提供台南市代表隊充足且實力強勁的兵源。

## 二、參加第四屆省運會

1949 年第四屆省運在台北市舉行，台南市政府受限經費不足，評估參加項目實力及奪取獎牌之可能性，以上屆首次參加之橄欖球隊，首戰慘敗遭淘汰首當其衝，被列為「黑名單」球隊。經過台南市政府的評估報告，認為橄欖球隊實力薄弱，得牌機會不大，尤其上一屆參加時並未獲任何勝績，而且橄欖球隊人數眾多（每隊報名 25 人），需要的經費也龐大，經過市政府評估後認為：橄欖球隊參加不但沒有贏球的希望，又要花掉大筆經費，覺得沒有參加的意義；因此，寧可選派人數少，既可省錢，又好管理的女子壘球隊參加，也不要橄欖球隊參賽。這項消息傳到正在台南市鳳凰球場辛苦訓練的球員耳裡，大家情緒非常憤慨，個個心情從激昂的備戰狀態，跌落到失望落寞的谷底。但是大家又無法自力救濟，畢竟赴台北需要大筆經費，報名參賽又必須經過台南市政府核准。無法參賽對平日辛苦投入訓練球員無疑是一項重大的打擊，為擔心球員情緒失控引發事端，黃茂卿先生與幾位資深球員冷靜商議後，只好安慰眾弟兄面對並接受現實，但是不能因而洩氣喪志，而且必須自立自強，讓別人來肯定。幾天哀傷失望的日子過去後，大家又重回鳳凰球場訓練，而且大家也都能記取市政府核准參加省運的原則，以實力第一做後盾，因此，接下來的訓練大家更賣力更認真了。

## 三、參加第五屆省運會

1950 年第五屆省運會在鄰近的高雄市舉行，台南市隊經過一年之努力，雖然有備而來，但仍未獲上帝眷顧，出師不利，首戰再次迎戰實力強勁的台北市隊，不幸以 0：45 慘敗。就這樣第四屆省運想出賽，因實力受質疑未獲台南市政府核准；第五屆同意參賽，卻一戰敗北慘遭淘汰。台南市橄欖球隊這顆幼苗，在成長過程中遇上最坎坷最惡劣的環境，在球場因實力不佳，常常面臨最殘酷的摧殘。

## 四、黃茂卿先生與台南橄欖球界的三仙

台南市自成軍以來屢吃敗戰，球隊士氣大受影響，市政府自不會給予關愛的眼神，球隊正處於低潮時，在黃茂卿先生努力奔走下，幸有林全錄，翁海棠，辛文炳等三位台南市政商及教育界名人伸出援手，出錢出力支持贊助台南市橄欖球隊，促使於四十一年成立台南市橄欖球協會。有了這些強而有力的支持者，台南市橄欖球界在自主成立協會運作下，球隊數及球



黃茂卿先生(左一)與台南市橄欖球界的『三仙』前輩

隊實力加速往上提昇，這些成果完全要歸功於以黃茂卿為首的一群橄欖球前輩們自力救濟、自立自強的結果，才有後來外力的協助與推動。成立台南市橄欖球協會，也是因為要整合台南市橄欖球出身的運動員，以具有社、經背景之同好擔任會長推動橄欖球運動，奠定台南市橄欖球代表隊在省運會、轄區各級學校球隊在全國的比賽中屢勝佳績，創造橄欖球王國霸業的基礎。黃茂卿先生說：自此時開始台灣橄欖球運動的代表性，也自北部逐漸南移台南市。說功成身退也好，說環境所逼也好，期間為台南市橄欖球運動默默耕耘付出的眾多弟兄們，為了生計辛苦打拼，走的走，離的離；只有全祿，海棠，文炳三位前輩始終如一陪著台南市橄欖球隊成長、茁壯，以行動愛護，擁護著一群對橄欖球運動執著的年輕人，因此；在台南市橄欖球界的弟兄們，都敬稱他們三位是台南市橄欖球的「三仙」。

提到他們三位必須介紹他們的背景：



台南市橄欖球主委黃嘉祥（左）與「三仙」的辛文炳前輩

**林全祿先生**，長榮中學畢業，留學日本明治大學，曾任台灣省議員，1952（民國 41）年擔任台南市橄欖球協會第一位理事長，1959（民國 48）年帶領台南台隊遠征日本以三勝四敗一和的成績返國，也開創我國橄欖球隊首次出國比賽的紀錄。

**翁海棠先生**，長榮中學畢業，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曾擔任台南市議員 1953（民國 42）年接任台南市橄欖球協會第二任理事長，致力於球員的培訓養成，成效卓著奠定日後球員之基礎，促使台南市培養的台南附工橄欖球隊進軍全國賽，曾經威脅台北市建國中學隊，也是 1966 年

長榮中學能夠阻斷建國中學二十連霸的斥埃軍。

**辛文炳先生**，台南一中畢業，留學日本明治大學，是台南市教育政商界名人，曾經當選台南市議長，在黃茂卿先生的配合下，帶領台南市橄欖球隊進入茁壯期，1973（民國 62）年起擔任台灣省橄欖球協會會長。

## 五、參加第六屆省運會

第六屆省運在台北市舉行，台南市首場迎戰上屆的冠軍台北縣隊，台北縣隊由淡江中學校友組成，實力堅強，而且每年有固定赴日本訪問比賽的計劃，因此論實力，絕非初出茅廬的台南市隊所能匹敵，由於橄欖球比賽長久以來一直採用單淘汰制，所以有些人獲知首戰將迎戰去年冠軍隊時，心中難免已經感到洩氣。尤其當時有位自淡江中學轉來長榮中學的簡如祥隊友深知兩隊實力，他估計兩隊差距台南市隊大概要輸 60 分以上，也就是說台南市隊第一戰役，就可以慘敗回家了。以當時達陣 3 分的計分方法，在今天換算應該已接近百分大關了，就如球場常說的一句話：「比賽看結果，裁判結束哨音未響前，輸贏都難定」，果真不錯，經過激烈廝殺鏖戰，上半場結束，雙方居然是零比零，

震驚在場觀眾，大家只能用不可能會如此來形容。論技術、戰術、整體實力，台南市隊絕非台北縣隊對手，但是台南市卻依靠潛在無窮的鬥志，以勇猛的擒抱技術（tackel）封鎖台北縣隊凌厲攻勢。下半場再戰，台北縣隊不再輕敵，打來也比較正常，畢竟是實力不如人，僅靠勇猛的防守還是無法阻擋台北縣隊凌厲的攻勢，不過終場也僅以 0：12 小輸。幾位老球友至今在球場都還津津樂道，這場以高昂鬥志對抗高超技術的比賽，也是台南市成軍以來的代表作，充分展現橄欖球運動的真義，也塑立了台南市橄欖球隊的球風，從中可以體會出橄欖球比賽是強攻、嚴守並重的運動。

## 六、參加第七屆省運會

第七屆省運在屏東舉行，有十個縣市派代表隊參加，台南市政府給橄欖球隊 18 名代表隊、職員經費，但為了培養後備球員，黃茂卿先生堅持要帶 30 名球員去。由於台南市政府核撥的經費受限無法住旅社，只好借住民房睡地舖，節省經費開支，雖然不能像住旅館舒適，卻也培養球友間同甘共苦的患難情誼，更樹立了台南市隊日後參加省運比賽，以核撥規定人數的經費，多派選手觀摩比賽的好慣例。這一屆賽前黃茂卿先生對球隊深具信心，去年（第六屆）僅輸冠軍隊 12 分，經過一年的努力，大家誓師要報回一箭之仇。但是運氣卻好像背著台南市隊走，也許是代表抽籤的人「頭尖尖」的，還是抽到籤王，第一場又碰上去年冠軍台北縣隊化身的陽明山隊。比賽進行到上半場三十分時，台南市隊悍將董金榮，一個明顯的達陣竟被誤判無效，大家雖覺得裁判不公，但在不能抗議規則的約束下還是比賽到底。事後雖與執法的鄭姓裁判討教，董金榮那個大家認為是壓地達陣（try）的球，為何判五碼前正集團（Carry back）？裁判解釋是董金榮壓地之處，尚未到達陣區內，是構成亂集團後他才拿球入陣內壓地。不過如果是這樣的動作，按照規則規定，這個動作應該是「倒地持球不放」（pick up），應該判給對方罰踢機會（penaly kick），而不是在五碼前的正集團（carry back）。裁判鄭先生一時無言以對，只好道歉表達誤判。比賽結束，台南市橄欖球隊在沒有抗議、沒有改判、不可能重賽的情況下，一年來辛苦的訓練，結果是在裁判誤判下落敗，但是台南市隊仍展現完全服從的橄欖球精神接受比賽結束。

返回家鄉台南，大家最難過的是愧對長久以來，全力協助推動台南市橄欖球運動，並提供後勤支援的三仙及諸位前輩們，大家一方面檢討屢戰屢敗的癥結，一方面力策如何再振作起來。為了要諷刺大會裁判「無法（髮）」誤判，影響球員一年辛苦的訓練付諸流水，並表達對諸前輩們的支持鼓勵，全體球員以「剃光頭」宣誓力圖重振的雄心，當時身為教練的黃茂卿先生受到感動也跟著加入落髮行列。這批球員經過多年的努力，雖然沒有顯赫的成績，但是在球場表現堅強不拔的意志力及戰鬥力，就是奠定日後台南市橄欖球隊，堅強實力及傲人鬥志穩固的根基。用筆路藍縷、披荊斬棘，來形容這批先鋒部隊，再貼切不過了，台南市慶幸有了他們，才有後來台南市橄欖球隊稱霸全國，遠征國際，創下諸多傑出的成績。

台南市在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初完成建基大工程後，又努力邁向另一個境界，球隊包括教練沒有個人英雄主義，對內在台南市各項比賽的競爭雖然激烈，一旦有對外比賽

的時候，卻都能摒棄私見，以團結為合力抵抗外來球隊，共同以贏取勝利、奪取錦標為最終目標。

1973-1976 年間，筆者就讀台南市六信高商時，與長榮中學多次在台南市的比賽及全國高中賽中相逢，戰況往往比迎戰他隊更激烈；但是只要入選台南市代表隊後就格外團結，砲口都是往外，這一點筆者最能體會，感觸也最深。這一切都是黃茂卿先生一手帶領培養的橄欖球隊員團結合作的風格，也是長久以來眾前輩們所樹立的精神表徵，也成為台南市橄欖球隊最引以為傲的優良傳統。

## 七、參加第八至十二屆省運會

有穩固且強大的基礎做條件，台南市橄欖球隊逐步邁向成功，漸漸嶄露頭角，第八屆省運就獲得第三名；第九屆獲第四名；到第十屆以 8：4 首次擊敗強敵台北市隊，但是不幸卻在冠軍決賽敗給以淡江校友組成的陽明山隊，屈居亞軍。由於球員實力不穩定，第十一屆又退居第三名。民國 1957 年第十二屆省運已進入第十年，但是卻還沒得到冠軍，大家共同允諾，如果再輸，就準備進行世代交替，將代表資格讓給年輕一代的球員退居幕後。

於是大家破釜沉舟，誓師實現十年宿願，今年省運會沒有達成稱霸目標，就該履行承諾，高掛球鞋讓出代表資格，誰知道準決賽迎戰將捍衛北台灣球隊連霸任務的新竹縣「竹虎」隊。奮戰的結果，雖然闖過頭關獲勝，卻也付出相當慘重的代價，造成五員大將腦震盪，手腳骨折，傷痕累累。當天晚上擔任教練的黃茂卿先生召集開會，整個球隊瀰漫在哀傷、擔心的氣氛中，負傷的弟兄擔心無法繼續出賽，完成奪冠之目標，尤其隔天決賽將迎戰台北市隊，誰都不願意冠軍決賽缺席。翌日到了球場，完成賽前熱身操後，依慣例由隊長宣佈出賽先發的 15 位選手名單，曾任台南市橄欖球委員會主委的黃嘉祥先生，雖年近三十仍勇猛無比，但是因前場奮戰負傷在身，當隊長公佈名單發現沒有他在列後，當場嚎啕大哭，哭相壯志激烈，感動其他隊友，擔任教練的黃茂卿先生也被感動與隊員相互擁抱，掉下來英雄淚，互傳加油鼓勵的激勵聲。

比賽開始，緊張、激情可想而知。論實力台南市還不是台北市隊的對手，但是以精神意志力及激昂的鬥志，台南市遠超過台北市隊。無奈，老天還是沒有眷顧府城來的英雄，終場以 3：14 又敗下陣來。這一敗，大家都無法接受，認為因前場新竹隊的「犧牲打」，致使台南市幾位主將受傷無法出賽，並不是以最完整陣容出賽，當然輸得心不甘口不服。賽前共同相約不稱霸此屆省運即退休的承諾，一下子被共同推翻了。滿腔熱血、壯志凌雲，大家準備再忍耐一年，暫時負起學業及事業的壓力，相約再為台南市打拚一年，身為教練的黃茂卿先生自然也投入「毀約」行列，為一年後再出發！

## 八、媳婦熬成婆，第十三屆省運會終於奪冠

默默含辛茹苦的訓練，滿懷信心熱忱的等待，該來的還是會來臨。1958 年第十三屆省運會在台中市舉行，台南市召回了所有臥薪嘗膽的老將，試圖全力一博，此時的台南市橄欖球隊經過多年用心培植，年輕一代球員的實力也相當被看好；老將們經驗雖好，

但體能也隨年齡逐漸往下坡滑落，大家也深知此屆如無法翻身也不怕後繼無人，只是在人生功名簿上將留下永難忘懷的遺憾。因此，老將新秀結合的台南市橄欖球隊，在本屆省運各負有承先啟後的歷史使命，當然球員上了球場奮戰精神自不在話下，本屆共有十隊參賽，經過一番廝殺後，南北兩市代表隊各連勝兩場，如預期順利晉級冠軍決賽。台南市橄欖球隊是第二次進入省運冠軍決賽，在當時的府城是件重要的大代誌，來自雙方支持的啦啦隊把台中球場擠得水洩不通。以觀眾人數比賽，台南市人數氣勢之浩大遙遙領先台北市隊，這真是足以讓台南市地動山搖值得紀念的日子。這場扣人心弦的比賽由柯子彰先生主審，未開賽雙方球員對視就格外眼紅，戰況之激烈可想而知，上半場進行到十七分鐘時，台南市隊攻至北市陣地門前，在亂軍中台南市球員將球踢進北市達陣區內壓地達陣成功，隊長邱漢生先生攻門又進，台南市暫以 5：0 領先上半場（當時達陣為三分，達陣後的攻門加踢二分）；下半場台北市在落後情況下越打越急，台南市雖領先，但仍然小心翼翼穩紮穩打；球賽進行到十三分鐘時，隊長邱漢生得球，以滾地踢（dribbling）進攻，連闖台北市傳鋒（half）及接鋒（stand off）球員，再踢過最後一道防線後衛（full back），雖被對方後衛球員攔下，幸好有接應補位的林榮三跟上補踢一腳，球在陣前，再由隊長持球躍入達陣區達陣，射門又成功，比數形成 10：0 台南市隊領先。此時，台南市場內的球員、場外的觀眾激情歡呼，在場邊的黃茂卿先生趕快囑咐球員，球賽尚未結束，必須堅持到一分鐘不能大意，球員雖興奮但也能自制，因此 10：0 的戰果才能維持至終場。獲勝稱雄的瞬間，心底湧上的辛酸，十年的努力，滄桑的往事都隨著眼淚洩湧而出，教練黃茂卿先生與球員、觀眾的眼眶隨著淚水流成兩條溝。台南市橄欖球隊在 1958 年第十三屆台灣省運，終於登上橄欖球賽冠軍寶座，在閉幕頒獎典禮上，台南市由選手蔡宮桂，邱漢生，林榮三等三位球員裹著傷上台領獎，各個流出英雄淚。

台南市名將蔡宮桂先生淚流滿面的說，這已經是我第十次參加閉幕典禮了，卻是第一次拿到冠軍，十年真的是好漫長的歲月，冠軍更是遙不可及的目標，但是台南市做到了。隔天的報紙出現的形容是「戰情激烈，戰績輝煌，帶傷上台領獎；旁觀出神，脫帽拋過人牆」、「橄欖球冠軍台南市隊領獎的代表，各個負傷上陣，一身球衣襌，破汗不堪，槲猛作戰之跡歷歷可見」。這些形容詞，也就是台南市橄欖球，付出無數血汗，等待十年所得到的結果。以第十三屆省運來作分野台南市橄欖球隊結束輩路藍縷階段，邁向台灣省橄欖運動強林之中最為貼切。台南市橄欖球隊從陪賓，到球場的配角躍升為最佳男主角，而且至今久盛不衰，此後台灣省境內舉行之橄欖球賽，缺少台南市隊就不是高水準的比賽。雄心勃勃的台南市隊當然不以稱霸台灣省為滿足，因此，在台南市一群前輩及橄欖球委員會主委林全祿先生領導下，台南市橄欖球隊於 1959 年 5 月 20 踏上日本國土遠征，寫下中華民國橄欖球隊首次遠征國外的歷史紀錄。

## 伍、積極紮根工作，奠定良好基礎

黃茂卿先生帶領台南市橄欖球隊完成稱霸第十三屆省運後，風靡府城大街小巷，橄

欖球員各個都是英雄人物，是老少市民共同崇拜的偶像，台南市橄欖球委員會在市政府支持下，積極協調各級學校組織橄欖球隊，橄欖球運動逐漸成為台南府城特色運動象徵，也帶動學校組訓橄欖球隊的流行風潮，例如：長中、一中、二中、附工、南農、南商、南工、南英等校都有橄欖球隊，而且每天都有正常的訓練課程。以長中最具代表性，從台南市橄欖球運動的萌芽期，長中諸多校友在教會弟兄的薰陶下，就加入開天闢地；不過因為全國高中霸業始終由台北建國中學獨霸，組訓起步較晚的南部球隊，一時還無法追趕。但是經過十年的努力，台南市成年隊既然已經稱霸省運會，當然初高中球隊的實力也逐漸拉近，在委員會協助推展下盼望台南市的高中隊、初中隊也能錦上添花，奪取高、初中組的冠軍。

當時因為建中在高中組稱霸多年，培養諸多精英，畢業後升上師大，台大，並組成強有力的台北市隊，縱橫全省橄欖球場，至今建中長勝軍的美譽還令人聞之色變，有鑑於高中球隊是成人球隊的基礎部隊，是後備人才培訓中心，因此黃茂卿先生特別關心基層球隊的組訓工作。台南市隊經過十年的努力才擊敗台北市隊，才能形成南、北對峙局面，可是高中組要動搖建中霸業談何容易，不過台南市橄欖球委員會自有遠大眼光，社會球隊強球員是由高中培養，高中隊要強，球員來自初中，雖然台灣初中球員發展較慢，（1957年才有初中組比賽）但是台南市也同時成隊，但只是在地域性比賽自我切磋，以實力而言，尚拿不到檯面上跟北部球隊競爭。所以前六屆初中組都是北部球隊的天下，冠、亞軍均由基隆中學與新竹二中輪流稱雄，直到第十七屆，長榮中學初中隊在台南市奪冠後，大家才認為其實力已經可以在全國賽與北部球隊抗衡，所以才由長中陳坦霖老師率領北征，果然一舉摘冠。到了第十八屆在台南市舉行，台南市的子弟兵長榮、安南、延平中學等球隊，囊括了冠、季、殿，幾乎是台南市球隊的天下；如此一來，三級球隊就剩下高中組的霸業未了，論當時實力，長榮中學橄欖球隊自然是府城希望寄託。

台南市鳳凰橄欖球場，每逢比賽時擠滿熱情加油的觀眾



黃茂卿先生(著長褲者)，帶領台南市隊奮鬥五十餘年



台南市橄欖球隊在省運激戰



台南市橄欖球協會50-90年代的主委，右起翁讀勳、黃嘉祥、黃茂卿、城燦樹



台南市橄欖球隊在家鄉，迎戰來訪的日本隊



1991年區運會，黃嘉祥主委(左一)陪同黃茂卿先生由，為子弟兵16連霸加油

## 陸、助長榮中學阻斷建國中學二十連霸之推手

### 一、長期策劃，按步進行

回顧 1958 年第十三屆省運會，以建中校友組成的台北市隊敗給台南市隊後，壓力落在建國中學的高中組霸業，尤其台南市的初中球隊也在第十八屆全國錦標賽獲一、三、四名，建中隊可是面臨成人隊與初中隊，前後被夾攻的地步。但是建中畢竟是全國第一高中，除了具有豐富的資源、兵源不缺外，球隊優良的傳統精神，更是穩固的根基。所以在高中組的比賽仍是一枝獨秀。也就是因為有難度，才會讓台南市弟兄們團結一心，整合優秀球員，加強訓練，試圖衝破建中連霸不破之門挑戰冠軍，這個重大責任自然是落在由陳坦霖老師率領的長榮中學隊身上，奪標的規劃第一步是先要拉近實力相差的距離，從精確的選才開始；第二步強化技術訓練厚植實力；第三步再伺機而動一舉擊潰。此時，甫獲第十八屆初中組冠軍的長中隊成員就是最佳的人選，這些長中幼苗升上高中部後，也逐漸茁壯，有了優質選手作基礎，又有台南市橄欖球前輩及長中校友作後盾支援，陳坦霖老師毅然接下這項歷史任務。

### 二、長中越敗越勇、終於達成奪冠目標

長榮中學橄欖球隊能夠擊敗十九連霸強敵——台北建國中學隊奪取冠軍，曾歷經幾番殘酷的波折，受到無數次的挫敗，教練選手奮鬥的過程，至今令人敬佩，甚至可以拍成一部感人勵志的電影。長中在陳坦霖老師培育下，1965 年第十九屆全國賽實力就已經十分可觀，論實力、條件已有資格登上高中寶座了，無奈上帝並未撥時間給予關愛的眼神，讓長中飲恨而歸，留下遺憾。長中茁壯實力可觀後，對年年想冠軍，每次想尋求連霸的建中隊，自然形成無窮的壓力。但是建中黑衫軍的氣勢，不但橫掃橄欖球場所向無敵，甚至已導入人心，甚至與建中扯上關係的人，都會以建中的黑衫軍自豪為傲，負責執法的裁判也不例外，在球場內萌生壓力，無形中也成為建中王朝、連霸的保護者。第十九屆全國錦標賽在台北市舉行，從台南北上踢館的長中隊當然知道作客台北，要在客

場擊敗主場球隊所要付出的代價必須更大，面對主場觀眾的壓力、場地的熟悉度、氣候（全國賽在冬季舉行，台北氣溫低且下雨，與南部差距甚大）的適應及裁判受觀眾、球隊知名度……的不利影響，大家必須更賣力拼搏。

1965 年南、北兩強建中、長中隊如大家所料，在第十九屆全國錦標賽，順利擊敗對手晉級決賽，雙方的實力也在伯仲間，球賽未結束前勝負都難卜。兩隊球員對自己都很有信心，卻沒有把握一定會贏。上半場廝殺激烈、你來我往，建中以兩次罰踢成功得六分，長榮以一次達陣及攻門成功得五分，建中暫以一分領先。球賽進行到下半場尾聲，幾乎可確定勝負之際，長中的勇將黃正雄得球後一個漂亮的觸地達陣（Try），使勝負的局勢頓時扭轉，球場氣氛也隨之改變，為建中加油的觀眾在緊張中由喜轉哀傷；為長中加油的啦啦隊雀躍瘋狂；然而此時裁判卻從成功達陣（Try）的手勢，改判成球落地後才觸地，判決向前落球（Knock on），球場如一場晴天霹靂，場外觀眾嘩然，球場內建中的球員在起死回生中，感覺莫名其妙鬆了一口氣；反觀長中隊的好漢，從幾乎獲勝的興奮中，掉落到失望兩極化強烈的對比。在裁判的導演下，兩隊就如洗了一場橄欖球三溫暖，球賽以進入尾聲，長中已無機會扭轉頹勢，最後長中就是以 5：6 落敗。不論是達陣或落前，這個球是影響兩隊 50 位球員一生的轉捩點；如判達陣，長中隊獲冠軍，將有 25 位球員獲保送升大學；如判落前，建中完成十九連霸歷史紀錄，球員將獲升學保送待遇；對長中、對建中橄欖球隊的建軍史將有重大改變。

### 三、失敗為成功之母

在台南市上萬關心高中橄欖球爭霸戰的市民殷切期盼下，長中雖然失利，但是並沒有阻斷其再往前邁進的決心與鬥志。黃茂卿先生在校友會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當然也是重要且有力的推手，他全力號召台南市橄欖球協會委員作後勤，鼓勵長中再振作起來，所以接下來的 365 天裡，大家背負著長榮中學及台南市歷史任務，認真投入訓練，以奪取冠軍做唯一的目標。該來的總是會來，第二十屆全國錦標賽，本來是在台南市舉行，全國協會卻在比賽前更改在台中市舉行，也許是預知南、北兩強將爭奪冠軍，有所顧忌應該先平衡地域先「中立」吧。當時台南市兩強兄弟長中、六信，在準決賽先相逢，長中技高一籌取勝晉級決賽，將與建中決鬥。緊張氣氛在台中點燃卻瀰漫全台灣，建中要保持雙十連勝，長中要負起阻斷任務，也要為學校、為台南市爭取第一個高中組冠軍，兩隊各負有歷史神聖任務，難怪台中球場聚集來自南北爆滿的觀眾，1966 年 2 月 6 日是令人難忘的日子，第二十屆全國橄欖球錦標賽高中組冠軍決賽，在台中由來自南北雙雄長中與建中爭霸，哨聲一響，兩隊激烈纏鬥，場內大戰血淚交集，場外雙方支持觀眾吶喊、震撼全國；上半場長中靠一次對方犯規罰踢射門攻得三分，下半場再靠一次達陣，加添三分（當時規則）終場就以 6：0 擊敗建中達成歷史任務，這完全是黃茂卿先生以校友身分，號召台南市橄欖球界長期全力支援陳坦霖老師的成果。

比賽結束，建中二十連霸失利，長中獲得勝利甜美的果實。雙方教練、球員、觀眾互擁嚎啕大哭，只是悲、喜不同。黃茂卿先生於撰述的《勇者，長中》乙書寫著：「長中是被上帝安排要來完成此項重任的吧！」也應驗了「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有一大堆的長中校友跟



1966年擊敗建中獲20屆全國賽冠軍的英雄

隨黃茂卿先生從縫製台南市第一顆橄欖球開始，吃盡苦頭、歷經滄桑，才有這個高中組的全國冠軍，才能阻擋建中欲登二十連霸之美夢。

#### 四、長中橄欖球隊的精神領袖—陳坦霖老師

談到國內高中橄欖球歷史，自然而然會提起建中王朝十九連霸，也會讓人聯想阻斷建中欲二十連霸的長榮中學，更會令人懷念該校橄欖球隊的精神領袖陳坦霖老師。「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這句話對長榮中學橄欖球隊能阻斷建中二十連霸美夢再貼切不過了。陳坦霖長期辛勞投入球隊訓練工作，一群校友、前輩無怨無悔的支援，球員們經過無數的折磨、吃過無數的敗戰，心靈受到莫大的壓力，都能忍耐過來，長榮中學才有1966年獲得第二十屆全國錦標賽的冠軍。這是長中第一個全國冠軍，也是台南市繼成人隊、初中隊稱霸台灣橄欖壇後又一項創舉，這個紀錄至今仍讓許多的球友追憶懷念，也將是台灣橄欖球史上的一個里程碑；而了解內情的人都明白，其間所付出的代價是難以估計的。



長榮中學在台南市運獲冠軍

在將達成這項艱辛的歷史任務之前，一大群人走過一段辛酸的過程，最令人難過與懷念的莫過於陳坦霖老師；陳老師長期致力於長中橄欖球隊的訓練，跟著黃茂卿學長默默奉獻的運動家精神令人敬佩。黃茂卿先生特別回顧他對球員有如嚴父慈母，球場內嚴格訓練期許子弟成才、球場外關心球員家庭生活的情形，諄諄教誨點滴在心頭。有了千里馬就需要陳老師這種好的伯樂來達成贏的目標，這個榮耀也是黃茂卿先生心頭的一個願望，由他疼惜的陳老師代他完成任務，當然黃茂卿先生是幕後主要推動取得這個冠軍的功臣，他以校友身分及在台南市橄欖球界崇高的地位，全



長榮中學校徽與橄欖球英雄獲冠軍後合影

力引導眾兄弟才能完成。



為陳坦霖老師義賣之徽章



黃茂卿先生一直保存著，1968 年為陳坦霖老師義賣的徽章

在拜訪中，黃茂卿先生特別憶起陳坦霖老師對長中、對台南市橄欖球運動的貢獻，台灣光復後，陳老師即在長榮中學任教，原是田徑名將改行打橄欖球後是為十分出色的翼鋒，曾參加六屆省運，投入長中橄欖球隊訓練後埋頭苦幹，用真心、真情、用愛心疼惜球員，雖經歷多次的失敗，但他以堅強的毅力帶領長中橄欖球隊擊敗建中，阻斷建中二十連霸美夢，完成幾乎不可能的任務，也創下台灣橄欖球歷史紀錄，至今仍讓人回味無窮。

正當府城鄉親還在慶賀品嚐台南市球隊獲三冠王（台南市隊在省運；長中、延中獲全國賽冠軍）之際，突然傳來陳老師積勞成疾猝逝之惡耗，實在令人鼻酸惋惜。陳老師一生擔任教職，病逝時家境並不寬裕，留下二位女兒孤零無依，親戚也置之不理。黃茂卿先生獲知此事，隨即號召台南市橄欖球界製作紀念領帶夾義賣，並請商界友人伸出援手，首先獲得橄欖球前輩翁海棠先生響應，提供二位遺孤入學註冊費用，黃茂卿先生也結合長中校友及台南市橄欖球弟兄們，籌措二位遺孤教育生活費，此舉也感動其親友回頭加入協助行列。長榮中學為了感念陳坦霖老師為學校付出，創造橄欖球隊輝煌歷史，在告別葬禮上特將長榮中學校旗覆蓋棺木，學校也響應黃茂卿先生之義舉發動樂捐，溫暖之情至今仍留存在二位女兒身上，這都是受到黃茂卿先生感召，秉持以「基督」博愛之精神，疼惜、奉獻需要幫助的人。

## 五、黃茂卿先生與台南市專用橄欖球場

台南市專用橄欖球場是國內唯一的專用球場，它的誕生至今已是三十五年前的事了，但對台南市橄欖球運動的每一位球員，卻有著深厚的感情，有了它就像自己有了家不必再流浪了，也不必為了比賽到處借場地。但是在申請公有地興建球場的規劃、測量、整建過程，卻經歷層層困難，非常幸運的都能在天時、地利、人和之緊密配合下達成。1970年（民國59年）台南市主辦第二十五屆省運會，在黃茂卿先生領軍的橄欖球隊委員會委員城燦樹、黃嘉祥、邱漢生、蔡宮桂、翁讀勳……等多位人士奔走，再加上時任台南市議員的蘇南成先生合力爭取，好不容易在竹溪寺北邊的農地劃出一塊球場



台南市橄欖球場原貌，只是一片塵土飛揚的荒地

範圍，地點在當時來說雖偏僻些，但是有比沒有好，其規模只能以粗糙的一塊農地來形容，地上沒有花草樹木，只是一片黃土，因為時間倉促，根本來不及周詳整建，只能勉強應付當年的省運會。但是當大家在球場聚會時，總會討論著如果球場再大點，設備再完善些該有多好，於是在黃茂卿先生積極策劃下，幾經商議後決定首先進行較經濟的植



台南橄欖球場土地的取得與興建過程，蘇南成市長(中)居功厥偉

木計畫。因為球場地質屬黃色黏土，相當貧瘠，透水性差，請教專家後選擇抗旱性強的木麻黃，由台南貨運任總經理的翁讀勳前輩，自台南縣山上鄉運送樹苗，雇工種植，才有今天球場兩側成蔭的樹牆。

1977年(民國66年)台南市橄欖球隊成員的蘇南成先生當選市長，又適逢爭取到隔(67)年區運在台南舉行，橄欖球界在黃茂卿先生召集下，把握住千載難逢良機，進行擴展球場疆土與充實設備的計畫，包括竹溪排水溝工程及興建球場北側檔土牆，經協調後將前門的射箭場遷移忠烈祠後，原址整建為橄欖球場附屬停車場，並予種植台南市橄欖球隊隊花—鳳凰花美化。



經過前輩們的耕耘、整理，台南市橄欖球場目前已成為標準又漂亮的球場

至於內部設施工程；因市府經費受限，為不讓蘇市長為難，所需之工程費由台南市橄欖球界的弟兄自由樂捐，所得138萬元，配合台南市政府完成球場內排水工程，整地及灑水設備等，台南市橄欖球場主要建築工程及範圍均告底定，1981年(民國70年)蘇南成先生再度蟬聯市長寶座，而且又爭取到隔年的台灣區運在台南市舉辦。於是黃茂卿先生又號召委員會利用舉辦區運會的機會，再強化充實球場尚未臻完善之工程，包括衛生設備、看台、灑水系統等。至此台

南市橄欖球場已是標準化，足以舉辦國際比賽，目前球員能在舒適的球場享受球賽，這都是台南市橄欖球前輩們另一項奮鬥的成果，最主要的功臣當然要屬黃茂卿先生登高一呼，連蘇市長也要親自出馬參與假日種草整地工作。

## 柒、與台南市橄欖球隊第一個區運十連霸

黃茂卿先生特別記得台南市區運的第一個十連霸，民國74年台灣區運在彰化舉行，台南市橄欖球隊在10月30日完成第一個區運十連霸的壯舉。台南市橄欖球人才濟濟，六信與長榮兩校代表在台南市代表選拔時，以六信校友為班底取得代表資格，長榮校友

代表隊則被挖角代表地主(彰化縣)隊出賽，當時兩隊應該是國內最強的兩支橄欖球隊，台南市全心要達成第一個區運的十連霸紀錄，所以代表隊選出後，就積極加強球員體能、技術訓練。

筆者在那屆區運會擔任台南市代表隊隊長，背負著鄉親、前輩的期許與歷史任務，肩負的壓力非常大，偏又面對以長榮校友為主的彰化縣隊；曾經是球場上多年的戰友，兩隊都很了解彼此的球員及戰術優缺點。果然如預料，兩隊在預賽準決賽都輕騎過關，將爭取冠軍。雖然在主辦城市彰化縣比賽，但是因為彰化地區並無橄欖球隊，因此，爆滿的觀眾幾乎都是來自台南市的鄉親，將要目睹這場台南市隊十連霸的歷史偉業。黃茂卿先生看著兩隊子弟兵為了冠軍榮譽將要進行廝殺，心裡百感交集，他雖出自長榮中學，但是仍然希望一手創建的台南市代表隊能達成任務，最後台南市技高一籌獲得冠軍，完成橄欖球隊第一個區運的十連霸。

隔日(10月31日)成為各家媒體的頭版新聞，民生報副總編輯孫鍵政先生特別在〈金人隨筆〉這樣形容記載著：「台南市橄欖球隊以血汗鑄成『十連霸』壯舉；令人佩服。台南市有雄心壯志長期確保橄欖球第一的精神，為體壇樹立了標竿，有了台南市永遠爭第一的大志向，無形中也刺激出部分縣市橄欖球不服輸的精神，有競爭才有進步，這是體壇最期望的」。

另外；民生報在社論以專欄報導，內文是這樣寫著：

「台南市橄欖球隊贏得十連霸的過程極為艱辛，隊長陳良乾打成獨眼龍，前鋒劉益周肩胛脫臼，接鋒鄭炎坤大腿拉傷，贏得一個冠軍，付出慘痛的代價。但是帶給台南市民的卻是歡欣與滿足，如此一支好球隊，從社會價值的觀點來論它，是台南市所不可或缺的，國內各地實在需要很多像台南市橄欖球隊，能給予社會歡樂和團結地方的運動團隊」。

這篇文章說明了台南市橄欖球隊在市民心中的地位與驕傲，也證明了台南市橄欖球員為榮譽而戰的精神，前輩辛苦奮鬥，留下戰果不能任意棄守的意志力，代代相傳，才能有16連霸的成就，至今台南市的大門—台南火車站前噴水池，中間上豎立著橄欖球比賽的雕像，其涵義是這樣：「有位身著台南市球衣的球員持球奔跑時，遭受敵對球員擒抱，在即將倒地前，將手中的球傳給接應的隊友繼續前進。正形容著台南市橄欖球隊前赴後繼及代代相傳永不倒地的精神」，而這份驕傲的成就，完全要歸功於黃茂卿先生，一手創造建立的台南市橄欖球隊特有的精神，他永遠是台南市每一位橄欖球員心目中的精神領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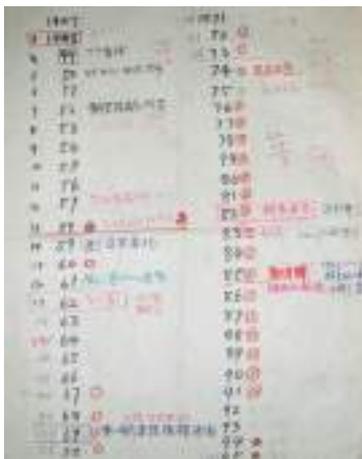
1985年台南市橄欖球隊獲得第一個區運十連霸



台南市球員為十連霸付出相當代價  
(圖中為本文作者陳良乾)



台南市橄欖球隊獲得區運十連霸，將黃嘉祥主委拋向上空慶祝勝利



黃茂卿先生依舊保存著，台南市橄欖球隊參加省運、區運紀錄

## 捌、以團結合作精神，創建台灣橄欖球王朝

台南市橄欖球隊自從參加第三屆省運以來，除了第四屆省運在台北舉行，因實力不佳，未獲市政府同意參加外，到六十二年省運結束為止，計參加 25 次獲得冠軍 8 次、亞軍 8 次、季軍 3 次、殿軍 3 次，有 3 次淘汰未獲名次。六十三年省運會改制為台灣區運會後，至八十七年區運結束，台南市橄欖球隊計參加 25 次，獲得 22 次冠軍 3 次亞軍。並在第三屆至第十八屆連續 48 場不敗獲得十六連霸，這項成績隨著區運會於八十八年改制為二年舉行一次的全國運動會，將成為空前絕後的區運歷史紀錄。

筆者曾經代表台南市參加第一屆至第十四屆區運會，最能感觸茂卿前輩對台南市子弟兵之關懷，在訪談中他拿出一份牛皮信封，信封上面詳細的記載每一次比賽的時間、地點及主要事蹟，讓筆者驚訝於茂卿前輩對台南市橄欖球隊用情之深，這份歷史紀錄深深烙印在他腦海中，他為承接的子弟兵引以自豪、驕傲。

黃茂卿前輩特別強調，台南市橄欖球隊有輝煌的成績，完全是來自市內各球隊團結合作、點石成金。這期間在境內台南市的大小比賽，就曾經因為長期對抗，心中難免產生嫌隙，久而久之，彼此都會因為球場上的競爭影響互動，但是只要經選拔產生代表隊，只要是迎戰外來球隊或出外比賽，球員間一定是團結合作，絕無惡鬥、內鬨情事發生，所以台南市隊才能維持良好的傳統創下歷史紀錄。最主要的關鍵都是黃茂卿前輩在台南市每一支橄欖球隊一言九鼎。他特別強調，來自台南市的各位弟兄，都是我的寶貝、我的心頭肉，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我當然一視同仁疼惜大家。因此，幾十年來台南市橄欖球隊，競爭雖年年激烈，卻相安無事，對外都能一股作氣，為府城爭取優異成績。黃茂卿前輩雖隱居花蓮山間已有十餘年，當筆者拜訪他時（2004 年 9 月 11 日）適逢我國參加雅典奧運代表團完成奪金任務返國不久，全國還沉醉在慶祝中，黃茂卿先生以台南市橄欖球隊的例子說：「國內許多運動項目的實力，早跟上國際水準，足以及在奧運奪金了；就是因為在國內選拔自己先惡性競爭、內鬨，造成實力削弱，未戰先傷無法以最佳陣容出現在國際舞台」。如果體育界都能像橄欖球運動重視倫理、輩份，大家理性協商，將力量整合迎戰外隊，我國的體育成就一定更有可為。



1999 年台南市橄欖球隊，慶祝創隊 52 週年



1975 年黃茂卿先生領著弟兄在球場



勇往直前是橄欖球的精神，也是台南市隊的球風特長

## 玖、承襲基督博愛精神

黃茂卿先生自小受基督教義深遠影響，無論是在家庭、在教會、在球場與弟兄相處，他總是十分文雅面對週遭的人，他的外表英俊挺拔，筆者早年在台南市接受訓練時，總是將他作為崇拜的偶像。雖然他常自嘲自己是三腳貓的鶩三級球員，其實以他 184 公分的身材，在球場裡他是位悍將，但離開球場他卻溫儒斯文，從沒有看過他生過氣或大聲嘶吼過。與他多年不見，此次訪談過程中，還是可以清晰看出他俊俏紳士的影子，他說橄欖球運動競賽需要，以身體大動作使出技術玩弄球，所以都會被形容粗魯、野蠻，但是離開球場就不能與球場內一樣，否則將被視為野蠻人。尤其離開球場必須充滿愛，包括愛你的對友及對手，無論是擊敗你的對手，所給予崇敬的愛；或是你的手下敗將，施予的憐愛。

黃茂卿先生特別強調接觸橄欖球運動，讓他將基督教的愛潛移默化再昇華，那是一份「疼惜的愛」；今天在台南市橄欖球隊，甚至境內的學校裡還留著濃郁的倫理感情，就是一份疼惜的愛，身為前輩，必須懂得疼惜後輩，用愛心真心去教導後輩，自然會受到尊敬。橄欖球運動能在台南市長久維持這項傳統，不是學校教本規定的，而是在橄欖球場用心接觸後，自然而然在內心中產生的倫理精神。黃茂卿先生說，台南市橄欖球隊論條件都不是北部球隊的對手，甚至連發展較早的新竹縣、宜蘭縣隊都贏不了。但是在台南市橄欖球隊裡每位弟兄，都有互相疼惜的心，對球隊的疼惜，球員間的互相疼惜，甚至對球場裡一草一木的疼惜。球場的弟兄共同歷經艱辛的訓練，無數的挫敗，一起拼搏奮鬥、流血流汗，為的也只是球隊的榮譽，維繫球隊光榮的歷史，創造球隊及個人更精彩的人生故事。



1991 年黃茂卿先生為爭取區運 16 連霸的子弟兵加油

1984年台南市政府為了標榜「府城人以橄欖球運動為榮」，特於火車站大門前噴水池中央，高高塑起橄欖球比賽雕像，其中有位身著台南市紅黑球衣的球員，持球奔跑受到對方球員擒抱（Tackl），在倒地前將球傳給接受的隊友。黃茂卿先生認為圖中涵義是年紀大了，在倒地以前將台南市橄欖球未來發展，存續之大任交由年輕一代，撐起更輝煌的未來，免得在倒地後，還持球被擔任裁判的上帝判罰球（橄欖球比賽倒地後必須放球，否則將被判犯規處予罰踢）。

1999年台南市一群過去在球場奮鬥的戰友，突想球隊已創立五十餘年，球場上的成就也十分非凡，應該利用球隊生日擴大慶祝一番，並且邀請隱居花蓮已經十年的大家長黃茂卿前輩返鄉探親，與諸弟兄共聚一堂，回味球場點滴。黃茂卿前輩難得回故鄉，他在慶祝會場說：雖然人在花蓮，但是他的心時刻惦記著府城，一大群還在台南市橄欖球場奮鬥的諸弟兄。

當年他毅然離開他鍾愛的台南府城隱居花蓮玉里鄉，興建「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加蜜山教會」，他說東部花蓮地區雖不如西部平原繁榮發達，各項建設緩慢落後，經濟條件也不及西部城市，但是人民生活儉樸，需要幫助的人更多，尤其在原住民部落可以感覺出他們樂天率真的一面，在教會裡每週有固定的聚會，平時教會開放供弟兄姊妹們活動，並有住宿場所，可供教會裡的朋友使用，他說希望用剩餘的愛去給需要幫助的人，使其心靈上在生活上得到慰藉，平時黃茂卿先生深入簡出以教會為家。

民國四十三年南門城下的運動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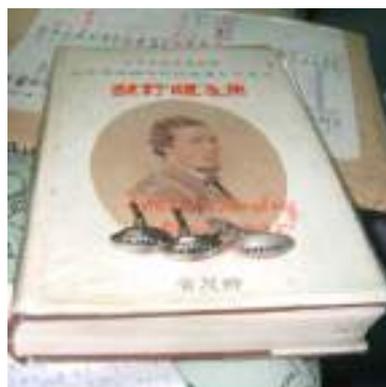
台南市火車站前，豎立著台南市橄欖球員前赴後繼、薪火相傳的精神



台南市橄欖球隊自1947年創隊以來，代代相傳、綿延不絕。右二為黃茂卿先生。

## 拾、結語

黃茂卿先生從 1947 年自製第一個橄欖球，開啟台南橄欖球運動開始，經過十餘年努力奮鬥，於 1958 年始獲第一個省運冠軍。再接再厲以長遠的宏觀培養後備球員銜接計畫，才有 1966 年長榮中學阻斷建國中學，想獨霸台灣橄欖球運動二十年之美夢。並且繼續帶領台南市橄欖球眾弟兄，於 1968 年爭取到市政府撥地興建全台第一座專用橄欖球場。接著率領台南市橄欖球代表隊，自 1976 年起到 1991 年創造台灣區運會橄欖球賽，連續 48 場不敗，獲得十六連霸紀錄。到 1988 年交棒年輕一代隱居花蓮，黃茂卿先生一直是台南市橄欖球隊的精神領袖，他對球場上同甘共苦的弟兄晚輩，仍然懷著濃郁又親切的愛，這份愛遠勝於來自父親的愛。黃先生以基督最可貴的兩種愛—「求取的愛」及「施予的愛」，帶領台南市的子弟兵，創建了台南市橄欖球隊在台灣的王朝。黃先生無論在教會或球場，總是默默的付出，不求回報，當台南市橄欖球隊茁壯後，他隨即退居幕後，以他「疼惜的愛」再去幫忙需要幫助的人，他說：「人的生命有限，但是心中的愛無盡，必須善用所有的愛」。



黃茂卿先生以基督精神著有「愛的教育」乙書



1989 年退隱花蓮創建加蜜山教會，偕夫人共享寧靜又真愛的晚年的生活

# 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 (一)

發行人：許義雄

總編輯：曾瑞成

主 編：張素珠

編輯小組：李坤培 林聯喜 林雅娟 徐元民 程瑞福 楊婉儀  
(依姓氏筆劃排列)

審查委員：王同茂 王宗吉 邱金松 葉龍彥 蔡禎雄 戴寶村  
(依姓氏筆劃排列)

出版者：臺灣身體文化學會

電話：02-27350713

傳真：02-27355664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18 巷 4 弄 28 號 5 樓

E-mail：service@bodyculture.org.tw

郵政劃撥：(帳號) 19868584 (戶名) 臺灣身體文化學會

承 印：博創印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電話：02-82215966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七月

ISBN：[986-80899-1-3](#)

定價：300 元

圖文版權所有，非經同意不得轉載



臺灣身體文化學會 編印  
Body Culture Society of Taiwan

ISBN 986-80899-1-3



9 789868 089914

00300

